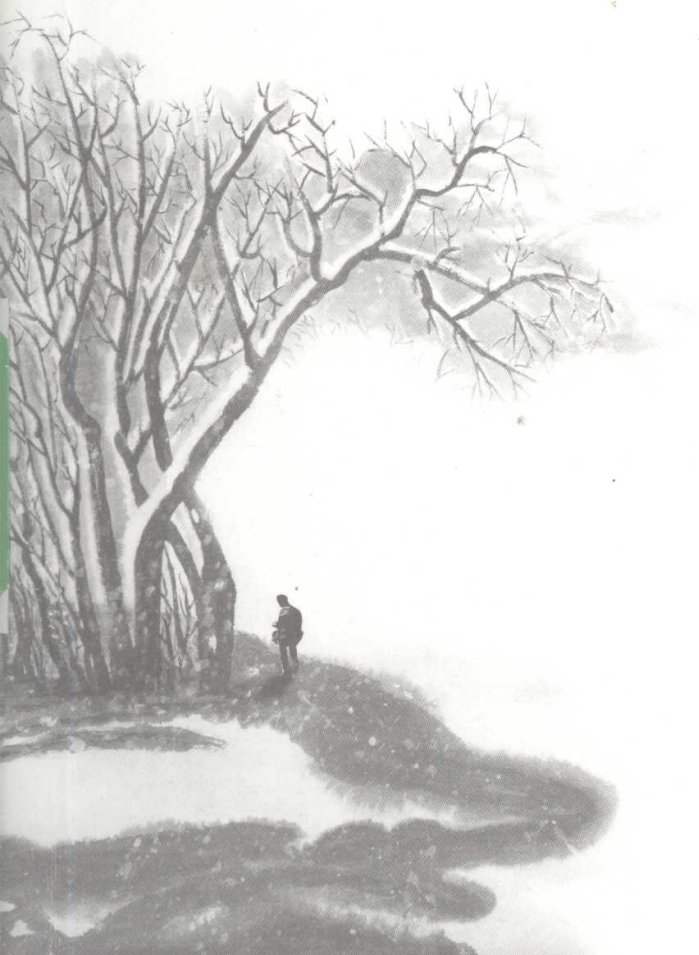


阎连科◎著

天官图

岳依泉书

作者曾获得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第四届十月文学奖，
《年月日》被誉为中国的《老人与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苹姐成为艺妓，完全是因为自觉自愿，她自从看了名妓桃花表演的《桃花扇》，就着了魔似的，不顾家里的极力反对，毅然追逐桃花而去。改艺名为芙蓉的苹姐后来很快成为名噪一时的红妓。她后来自己开了芙蓉茶园，有王先生愿意和她婚配永远厮守，她坚决不受，仍然过着她的唱戏生涯，直至文革开始后明智地提前投河自尽……

金莲时装店的老板金莲为了能把生意做得更大更好，也因着刘街老二的帅气，和对她的承诺，毅然嫁给了老二的哥哥老大，注定了她悲剧命运的开始……

阎连科以他独特的视角，把他对旧时东京九流人物以新的解释呈献给读者，让你重新定位，重新认识……

我非常喜欢阎连科的作品，写得很好，有沉痛感，他写作很有感情。反观有些作家，大概是写多了，故事、文字、情节、语言、技巧、文体都很漂亮，但就是没有感情。

——王安忆

在普遍帮闲化和优孟化的中国当代作家中，阎连科却是一位罕见的例外。

——余 杰

他的文字常常被一种强烈的绝望感、苦难意识、生命抗争精神所控制。面对现实，他下手既凶狠，又严厉，并在一种绝境生存的书写中，毫不掩饰地说出一个作家面对基本世界时那种悲凉而荒谬的感受——这种感受，给许多读者带来了很大的震动。

——谢有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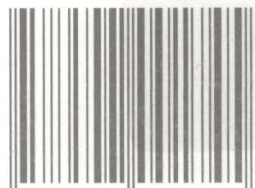
真正好的作品是经得住冷落，也经得起炒作的。一部作品写得好，媒体怎么帮忙都不过分。但一部作品不好，不是媒体炒作过度，而是它本身经不起炒作。一个作家的作品要经得起各种折腾。

——阎连科

天宮圖

上架建议：文学·畅销

ISBN 978-7-5470-0174-5



9 787547 001745 >

定价：25.00元

天宮圖

阎连科◎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阎连科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宫图/阎连科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9

(阎连科经典作品)

ISBN 978-7-5470-0174-5

I.天… II.阎…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48845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7mm × 234mm

字 数: 230千字

印 张: 16

出版时间: 2009年9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策划编辑: 王慧敏

责任编辑: 赵鹤鹏

装帧设计: 余一梅

ISBN 978-7-5470-0174-5

定 价: 25.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目 录

001		金莲，你好
075		艺妓芙蓉
130		天宫图
164		年月日
212		耙耧天歌

金莲，你好

第一章

春日降临时候，金莲想起了许多冬日的往事。冬日的往事，半暖半寒地朝她叮咚而来，宛若解冻的溪水，明明水面还有薄冰，然水下的暖意却是鹅毛一样浮了上来；明明的已时涉春日，温暖无可遏止地来到耙耧山脉，来到了山脉间的刘街，可那薄冰却还依旧坚固在溪水的两岸。金莲在营生着她的金莲时装店，坐在店门口的小凳上，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脚步声如船桨样拍打着街面。卖烧饼、卖油条的吆喝声油淋淋地在街上碰撞流动，好像有一个乡下人和街那头铁匠铺的张铁匠在争吵啥儿，许多人都关了店门，丢下生意朝那头拥着热闹去了。街这头立马安静下来，冬日的往事就借着安静，如春发的芽草样在金莲的脑里绿茵茵了一片。

那当儿，山脉上的阴坡还厚着白雪，金莲被老大娶到了这刘街的北端。金莲原是不想嫁于这个老大，她嫌老大太过瘦小，且为人处事也都萎缩，她看上的是他们家的老二，老二高高大大，肩宽腿长，是个真的男人，可老大样儿不像男人，其实也真的不是男人。她对娘说，我在刘街见过他们家的老二，要是老二娶我我这就嫁去。娘说媒人说的就是老大，天下哪有小麦早熟于大麦的理呢。她说一辈子嫁给老大，委屈了我的命呀，宁可老死在家，我也不愿嫁哩。婚事就这样天长日久地搁浅下来，直到第二年她去刘街赶集返时，隐隐觉得身后有人尾随，脚步不轻不重，亦远亦近，回身去看，又不见那人是赶集人群中的哪位。于是，她的脚步快捷起来，到了街头梁下路边王奶的茶屋，和王奶说了几句闲话，又拉着她孙儿郗哥问了三二，把茶杯往桌上放下，冷丁儿走出那间屋子，捉贼一样就看见那尾随她的老二，有些愧疚地站在王奶的屋外，脸上起了一层淡耻，仿佛他知道跟在一个闺女身后，贼贼偷偷，是多么不地道的一件事情。她说，你一个大男人家跟在我身后干

啥？这大日头亮地里你壮胆到了哪呀！

他急慌慌地说你先别生气……你是后山的金莲吧？

她说是了又咋儿？

他说你嫁到我们刘街来吧，嫁过来赶集就不用跑这几十里路了，说我哥人是矮些，可他人品好呢，他娶了你会如牛如马一样侍奉你。有的男人是好，长相周正，人样齐全，可他仰仗着长相，在外边和别的女人不三不四，回到家又摔盘子又摔碗，你说哪一样日子过着好呢？她没想到老二能说出这样一番道理，仿佛俊女人嫁个丑男那就准是她的福分。他说我们街上有一个姓林的人，人比我长得还好，娶的媳妇也如花似玉，可新婚第三天就往一个寡妇家里跑，新媳妇一气之下上吊死了，卸吊下来人都僵成了石条儿，你说她是图个啥？图了一个人样，可把自己的命都搭上了。他说你就嫁给我哥吧，嫁给我哥，他对你好，我也会对你好呢。

于是，她便怔怔地望他，看见他身后公路上开过的汽车像一团流云夹着响雷飞过去，扬起的烟尘撒在他的一蓬厚发上，借着灿灿的日色，那尘星在他闪亮的发梢上呈出金红的颜色，仿佛金粉铜末在他的头上飘了一层。说这一番话时，他开始还有些矜持和大男娃见了女人的羞样，可几句话后，矜持和羞涩就在他脸上荡然无存，话说得绸布一样流畅。那时候她就想，这老二能说会道，怕是刘街的一个人物哩，怕一生要做成大事呢。她盯着他那张墙是墙、门是门的脸，看得天长地久，看得日出日落，直到把他嘴角的一颗黑痣中透出的半红半绿的薄薄紫色都辨认出来，她才惊天动地的郑重道——

我嫁给你哥你咋样对我好？

大嫂如母，他说，我像敬着母亲一样敬着你。

她说，别的呢？

他说，凭你说，咋样都行哩。

她说，你家临街吧？

他说，临哩。

她说，我嫁给你哥，一分彩礼不要，用这钱在街面上开个服装铺儿，我卖衣服，你去进货，行不行？

他说，行呀，挣来的钱全都由你管。

她就在这年的腊月嫁到了刘街。两班响器，一辆汽车把她从后山运到了前山，运到了前山繁华的刘街，运到了这座长长方方的新宅里。嫁过之后她

才日渐地明白，嫁给老大她原本不是为了老大，而是为了老二。她是为了老二才嫁给老大的，为了每天能看见老二才和老大进了洞房。初夜里，当老大发现他那样丑陋的身躯，面对着她如玉样一尘不染的身子，男人的那样东西总是面条样软在他的两腿之间，无论他如何焦虑，如何激动，那东西总是冷若冰霜，总是无动于衷，似乎那不是他的东西，没有长在他的身上，永远与他人夜昂奋的男女之情没有瓜葛。甚至他当着她的面用手去抽打自己的脸，说我咋这样不争气呀，又用手去拍打他的东西，说我哪儿对不起你了，你让我不能做成男人的事，它都没有太大的响应。而她，只是瞟见他的东西时有些震惊的恶心，想往床下吐一口酸水，而嘴里却如往日一样并不真的能吐出啥儿。她把她的脸扭到了一边。扭到了墙壁这边，老大骂着自己，骂着他的东西，在那悔死悔活的骂声中，她看见墙壁白滑的泥灰上，有一层流动着的暗红的新砖味，她闻到了那砖味潮润阴凉，像水面的白雾在洞房缓缓地散开了来。那一刻她没有为她的命运感到丝毫的悲哀，反而有一股侥幸温和地漫在心上，宛若她发现自己的身子终于可以不立竿见影的破在老大身下，而有可能留给某一个人时，使她的内心为嫁给老大的失落得到了补偿似的，她就在他无奈的对自已的责骂声中，走进了她的梦里，安全地过了男女的最初之夜，过了那所谓的一个蜜月。

金莲感到痛苦朝她降临是在蜜月之后，为盖门面房子，老大和老二拿出家里的全部积存，又托人让村长庆写了条子，到信用社贷出一笔款来，这就买齐了砖灰、钢筋、水泥和钉钉绳绳，半月间就临着路边盖了三间平顶的预制板房，一间作为过道，通往院落，供人进进出出，那两间从房中留下一间整房似的宽敞大门，置装了现时盛行的铁皮卷闸大门，在门口的上方，请学校的老师书写了“金莲时装店”五个红字，从此，金莲就从山里的农户人家，转成了刘街的商媳。老大终日地守在田里，该耕时耕，该播时播，该吃饭了回家吃饭，该睡觉了就为自己的无能叹着长气上床；老二精明强悍，每半月一月，替金莲到洛阳或是郑州进一批款式时新、价格低廉的衣物扛着回来，剩余的时间，除了帮老大到那一包三十年的几亩责任田里干些活儿，就是在街上最繁华的地段走走逛逛，说一些城里、市里乃至省会人的笑话，议论几句如果刘街成为一个城市，成为一个省府村人会是咋样的颇像梦境一样的远景规划的闲话，然后，就是在村长庆的安排下，到买卖集中之地，维护一下社会治安，他的日子也就一天天打发了过去。而金莲则自时装店开张

以后，每日坐在店里，按老二标好的衣价，上下浮动不过十元地守着店铺，守着时光，看钱像自来水龙头一样，只消打开店门，它就哗哗啦啦地流将进来，尤其老二每次刚刚进货回来的最初几天，从乡下走来的那些满是朝气的姑女，和金莲当初一样，见了时新的衣裳，腿都有些软得抬不起来，不进店里面用手摸摸捻捻，无论如何不肯从店前空走过去。那样的日子，金莲守在店里宛若不是为了守着，而纯粹是为了看那些和她年龄相仿的山里姑女惊羨她卖的时装，看那些姑女望着她的脸色向她讨价还价时脸上乞求的神色。有些时候，她见一些特别会还价的姑女要买某件衣裳时，就把那衣裳价格抬得极高，又咬牢着不放；见一些诚实厚朴的来了，又把价格自压到地上。还有一些时候，她见某一个姑女确实想买，又没有钱时，尽管那衣裳货缺，她也会以比进货还低的价格卖给人家。卖了之后，她以为老二无论如何会怪她几句，也该怪她几句，她做好了让老二说叨的准备，可是老二却说，赔了就赔吧，赔几件衣裳信誉好了，日后还是赚呢。这样的日子，流畅得就如从刘街通往城里的加宽公路，笔直笔直，没有一丝的磕磕绊绊，想穿啥儿自己去店里挑，有时穿了几日生了厌烦还可以挂回店里再卖，时装店就和自己的衣柜似的；想吃啥儿了，老大从田里回来，将锄、锨挂靠在檐下，便慌不迭儿照她说的下灶房做饭。独自在店里空静的时候，她懒懒地晒着门口的阳光，望着街上背了大包、小包的行人的脚步，想着自己因为婚姻而突如其来的美好人生，从内心升上来的惬意会使她感到自己像跋涉了多少山路，冷丁儿浸泡进了一池温泉，温馨的幸福如酒一样醉了她的身心，而丈夫老大夜里的无能，除了她对他的可怜以外，她觉得他们夫妻的相安无事，也正是她婚姻某种不足的补充，反而使她的幸福更加温和、神秘和平静。她感到一切都好，房屋、街道、空气、树叶、电杆、灯泡、筷子、锅碗、庄稼、草粪和男人们的胡子、女人们的头发，甚至清晨店门口街上谁家的猪、狗留下的热腾腾的粪便，一切都充满生活的温馨。她从内心里感谢老二那次在她身后的尾随，若不是那次老二的尾随，不是老二说的那番俊女与丑男成家的道理，她想终生的幸福怕都会因她的一念之差，擦肩而过，没有踪影。

然而，这样平静如水的日子只维持了一个多月，在过了人家说的蜜月不久，在按照习俗完了那些过门、回娘家、走亲戚的一切繁琐之后，在她关了店门，拿着那些店里卖不出去的衣服货底去姑家、舅家给表弟、表妹们作为礼品各个送了一件，赢得了一堆赞许和对她婚姻的许多羡慕之后，回婆家刘

街时，她路过街头王奶的茶店，几岁的郗哥正在门口捅着炉火烧水，翻搅那些煮着的茶鸡蛋，用倒拿的筷子，一个个把蛋壳敲碎，以使浓香的茶味浸煮到茶蛋的脏里肺里，这时候她把从娘家带回的干红枣给郗哥抓了一把，王奶给她搬了一把凳子，倒了一杯浓茶，她就坐在那两间路旁的茶屋门口，晒着春阳，歇着脚儿，和王奶说了一片闲话。

王奶说，娘家都好吧？

金莲说，我妹银莲快比我高了。

王奶说，人家都说乡下今年粮食不收哩。

金莲说，想不到这刘街做啥儿生意都赚。

王奶说，老大他真的命好，离了婚谁都以为他再难成家了，料不到他娶了你，不光比他离了的媳妇长得好几倍，还和他不吵不闹，平平安安，说他那个媳妇过门的第三天就和老大吵了架，不出一个月就要闹离婚，连老二都给人家跪下了，可末了人家还是和老大离了又嫁往了别处去。王奶这样说着时，正把锅底的茶蛋朝着锅上翻，把面上离水的茶蛋翻到下面去，那浓稠的煮水呈出黑红，香味如丝线样在半空飘飘荡荡。王奶她不看金莲，说话仿佛自言自语，一如她七十多岁的年龄一样，声音苍迈悠然，偶尔夹杂着将落的水珠般无色无味的颤音，脸上既没有热冷，也没有颜色，永远是那么一块皱布似的。在几年前刘街还是刘村的时候，一条公路从村头绕过，将外边的繁华一夜之间带了进来，终于使县志上说的有上百年历史的刘村成了崛起的刘街，随着来往车辆的增加，她过了三十岁才成家的儿子，就死在了醉酒司机的车轮下面。一年后，她的儿媳在一个黑夜，丢下六个月的郗哥跟一个从南方来的木匠奔了别样的日子，她就在这路边开了茶屋，她就把郗哥从六个月养到了六岁， she 就把人生和刘街看得透透彻彻，仿佛透过一个晶莹的玻璃瓶儿，看瓶里装的物物件件。王奶她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说话就是为了说话，煮茶蛋就是为了日子，直到把茶蛋翻完，又给一个停车司机卖了几个，将钱收进一个塑料袋里，卷起来塞进腰里的一个贴兜，才想到她的话说到到了一个段儿，一层意思过去了。似乎金莲没有接上一句，似乎金莲已经走了，已经不在她的茶屋门前，身后的安静不知起于何时，早已漫无边际。她慢慢地关小了蜂窝煤的炉火，回身朝金莲坐的那棵小槐树下望去，却看见金莲依旧还坐在那儿，像母亲一样把郗哥揽在怀里，只是原来梳理郗哥头上乱发的手僵在郗哥的头顶不再动了，有一层浅浅的红晕，如粉湿的纸样贴在她的脸上，

使她显得有些羞红，又有些木呆。

王奶缓缓地朝金莲挪近过来惊异着，

你成家前不知道老大离过了婚？

金莲又开始用手在郗哥头上梳着头发说，

隐隐的知道一点儿。

王奶枯坐到了一小竹凳子上，

金莲，我说了不该说的话啦。

金莲说，

该说哩，我结婚前全都知道呢，老二他一星儿半点没瞒我。

王奶说，

老大、老二问你了，你就说是我说的吧，我过了七十啦，没事儿怕的呢。

从王奶的茶房那儿回来，金莲心里因出嫁给她带来的幸福人生的感觉渐渐没有了，就像满满的一盆水给人一瓢瓢舀走了一样，前所未有的空荡荡的感觉，山崩一般堆在了心里，压得她有些喘不匀气儿了。她没有那种常人被欺骗和愚弄的受辱感，没有急于回家摔盘摔碗的发泄感，只是想立刻见到老二，问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似乎多少有些明白，刘街的人为啥儿每天见她都客客气气，朝她笑笑，或是点个头，或是问句不见疼痒的话，就迎面走过去。原来她以为街面的人都是因为繁忙，因为营生和挣钱，没有工夫像他们乡下人一样，见了面不是立在门口、村头，就是立在磨道、井边，总要那么张长李短说上一阵儿，是因为街面的人见多识广，懂些礼仪，不和新娘说那些三不三、四不四的闲嘴杂话儿，却原来是因为老大是个二婚，是因为都知道老大是二婚，都知道她金莲不知道老大是二婚。金莲很为自己明白了受骗而不是十分气恼感到奇怪，走在街上时，她想到了回家把锅摔在院落里，把那一打儿青碧瓷碗摔在院落里，让老大、老二穿过临街房的过道，一踏进院里，就看见满地的青瓷黑铁，花瓣儿一样碎得满山遍野，然后便惊恐地望着她，无话寻话地求问她，不过想到老二并不在家时，想到老二到省城去进春衣，要到明日才能回来时，她摔盘摔碗的念头，未及真正形成，就如遇了倒春寒的芽草一样，又缩将回来了。至于老大，她真正的男人，除了她回娘家不住的日子，已经与他同床共枕了三十余个夜晚，可她却不愿在他面前有些作为，尽管是他离了婚，是他与另外一个女人曾经有过夫妻间的许多事情，她却硬是要把那些债务都算到他的弟弟老二头上去。

回到家里，金莲甚至没有给老大一个脸色。老大在洗菜做饭，蹲在灶房门口，他矮小的身子紧缩一团，如瘦小的孩娃捏成的一个拳儿，自以为很有力气，金莲却知道那是一掰就要开的。她似乎生怕轻轻一问，那捏成拳儿的小手中的秘密就要昭示天下似的，所以就只立在院里怔怔地看了他一会。他感到有一人影儿在眼前晃了一下，抬头沿着人影望去，看见自己的媳妇亭亭地立在眼前，叫了一声莲呀，问说你回了，又问娘家都好吧，接着给她端来了洗脸水，让白毛巾像莲花一样开摆在水面上，放在她面前的一块青面石头上，然后说来回几十里路，不通公共汽车，那些蹦蹦跳的小四轮坐上去比走着还累，我给你烧一碗绿豆汤还是烧一碗白面鸡蛋汤？他一如既往宛若奴仆一样奴仆在她的面前，她一如既往享受着俊俏女人在丑男面前的贵重和情趣，甚至到了入夜，他两天没有摸碰她的身子，动手去解她的衣扣，她也就如别的夫妻一样，由他随手解了。他动手去摸她身上的任何贵处，她也都由他摸了，有两次因为急切而粗鲁，动疼了她的皮肉，她都没有像往日那样，宛若扔一个切掉的萝卜头儿般，把他与人相比小了一圈的手扔到哪儿。她一切都由了他。她的温柔显得突如其来，且莫名其妙。连他天天扶锹拿锄、切菜洗锅的粗如沙石的手在她身上最为隐秘的嫩处的粗暴无礼，她都没有给他一个不快的眼神。直到老大死了之后，她重新忆起这一夜的事情，她才明白她的这些反常，完全是为了证实老大他不仅离过了婚，而且是因了啥儿离了婚。

她是在老大对自己无能的痛骂中睡着的，睡着了她还听见老大在砰砰地抽打他那无用的东西，直到老大对自己骂累了，打累了，把胳膊压在她的胸身睡了去，她才又从梦中醒过来。

醒过来她再也没有睡过去。

睁着眼，直到从山梁后生出的日光劈啪一声落在窗户上，她都在盘算今儿老二进货回来，她如何地把锅碗摔在他面前，如何地劈头盖脸地骂一通，让他无地自容地跪在她面前，然后，她再声声泪泪地讨诉他兄弟二人如何地骗了她，如何地让她受了辱，如何地让她在刘街、在娘家矮人一等，无脸见人，甚至活着还不如死了更光彩。

日头已经升至街头，刘街的暖意在街面上叮当着流动。从乡下走来的赶集人，有人卸了帽子，有人索性就脱了棉袄，他们从山梁上带来的田野、尘土的气味，甜甜淡淡，从金莲的面前流过去。金莲倚着那卷闸铁门的红漆门

框，望着行人的脚步，就像看着流云从她面前飞来又飞去，飞去又飞来。至尾，往事就在她眼前凝在了一个点上，凝在了过一阵子老二回来，她见他后她的脸色该是啥样儿，第一句话她该如何说。这第一句话如同她头顶卷闸门儿上的红铜钥匙，只要找到了第一句，卷闸门儿就开了，大幕也就迅速分拉到了舞台两侧，该谁出场、该谁唤唱、该谁吹拉哪一样乐器，金莲都已成竹在胸，连冲进灶房，端起锅摔在院里的什么地方，把碗至少摔碎多少个，金莲都已考虑周全，可她就是找不到见了老二后要怒说的第一句话儿。

她为找不到这第一句话儿而苦恼。

日光从她细亮的额门上翻过去，使她的眼皮有些生涩起来，红绸薄袄在日光中泛出的色泽像文火一样烤着她。她在苦恼中有些瞌睡了，在瞌睡中还想着老二回来她该说的第一句话。去张铁匠那儿看争吵的人都又回来了。他们从她面前走过去，议论的却不是张铁匠，也不是那因为锄头缺钢就要砸了铁匠铺的乡下人，而是村长庆。他们说村长庆心胸阔如山脉，说村长可不会让刘村成为刘街就算了，说刘街多亏有了庆，不是庆刘街就一定还穷得如耙耧山的后山人们一样儿。

金莲听着人们的议论，从凳上站起来，为了摆脱瞌睡她走进了阴凉里。对面卖山货的嫂子从她面前走过去，说金莲，今儿的生意发市没？她说老二还没回，老二一回来，生意就该旺火了。那嫂子就立在了她面前，说知道吧，村长庆去上边跑动了，想把刘街改为镇，改为镇就要把前面的丁字路口改成十字路口了；改成十字路口，咱两家就都处在了十字路口的正角上，处在正角上这儿就成黄金宝地了，生意就天天顾客盈门了。那嫂子被刘街改为镇的愿望激动着，说话时眼睛睁得要与日争辉似的，从她嘴角喷出的口水溅到金莲的鼻尖上。金莲不关心刘街是否改为镇，她只关心老二如何还没有回到家，他已经走了四天，无论如何今天该回了，她想我见了老二到底该质问他一句啥儿话。她顺着嫂子指的路口望过去，看那些行人中没有老二的身影，又见一辆客车从她店前开过去，也没有刹闸停下来，她就扭头擦了鼻子上的唾沫星点儿，向着嫂子说，真的要把刘街改为镇？

那嫂子道真的哪有假。她似乎还想和金莲说些话，可有人去她家买核桃，唤了几声不见卖主，又朝别的店铺走去了。于是，她男人从家里走出来，骂了她一声猪，就把脱掉的一只球鞋掷过来。她躲过那只风尘仆仆飞来的黄球鞋，慌不迭儿去守她的山货铺儿了。

金莲还立在路边的阴凉里。

金莲看见有一辆小型货车停在丁字路的角上在卸货。

金莲看见在车上往下帮人递着纸箱的那人有些像老二。

金莲走到了路中央，把手棚在额上，挡着日光往那车上看。

金莲的手一搁在额门上，砰的一声就僵住不动了。那人果然是老二，高高大大，宽肩长腿，穿了一件新的灰色夹克衫，铜拉链在日光中闪着金色的光，每提一下纸箱，夹克衫就在他身上扭动一下，他那朝气透红的脸，也就跟着夹克衫儿绷紧了表情，好像那纸箱有三二百斤的重，把他的脸都累压得涨红了。金莲急切地朝小型货车走过去，有顾客朝她的时装店里走去了。她不管那顾客。她只管朝着老二走。这时候就是顾客偷了她店里的衣服她也不会拐回去。老二回来了，她等老二等得心焦火燎，她恨不得见了老二就一头撞死在老二的心口上。她朝着老二走去时，脚步细碎，心跳轰鸣，她听见她的脑里有火车开过的哐咚声。一街两岸林立的店铺房倒屋塌样朝她身后倾过去。那辆小型货车发动着朝她开过来，她感到汽车喇叭的声音砰咣一下打在她脸上，她脸上的肌肉弹动一下，那声音又朝别处拐去了。

她哐的一下立在了路边上。

小货车的绿色车头擦着她的身子过去了。

——老二。

老二一扭头，竟从开着的车上跳了下来。

——嫂子。

她冷丁之间，张张嘴无话可说了。她觉得老二似乎比往日进货回得快了些，没等她把见他的第一句话想好他就回来了。他如从天而降一样使她措手不及，猝不及防，宛若昨夜还做梦某一个人上路去了远方，早上醒来一开门，那人却站在门跟前。她望着他，心里有些慌乱，手心出了一层细汗，她把手汗往红袄上擦了擦，把目光朝停下的货车瞟过去。

她说，你回来了？去了整四天。

他说，回来了。这次去了郑州，还去了武汉。

她说，人家说村长想把刘街改为镇子呢。

老二愣住了，老二怔怔地看着她，像看一个企图骗他的人。

他说，真的？嫂子。

她说，人家都这样说哩。

他甩了一下胳膊，像扔出去了一样东西，又猛地接回了一样东西。

奶奶的，他说，改为镇怕村长就要当镇长了，我无论如何要立马当上治安室的主任，当上主任，村长当了镇长，我就能当派出所的所长了。

老二这样说着时，他把目光从金莲的身上移开了，他看着刘街主道上的人流和房屋，目光噼噼啪啪，说话的声音却低得和他哥老大的个头一样矮。这时的金莲，立在他的面前，文文秀秀，宛若水柳头年新发的枝条。忽然之间，她感到有些寒冷，风是从她身后丁字路的横道上吹来的，可她觉得，那凉阴阴的清风，是来之于她的叔弟老二哩。

这一年，金莲虚岁二十，老二二十三，老大已经二十六周岁。

第二章

刘街是那样一个处境，在耙耧山脉的一道川地里，借着公路带来的繁华，就有人在路边设摊摆点。因为方圆数十里的农民，日常赶集要到山外的乡里，于是，在四十六岁的村长庆的呼吁下，给有关部门送去了许多花生、核桃，政府就下了一纸批文，刘村正式更名为刘街，成了耙耧山中的一个集贸中心。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还因为庆的才干，庆被县委破例地任命为五十里铺乡的乡党委委员，由于刘街的地理位置和刘街一夜间膨胀的繁华，刘街每年上缴的税款，意料之外地竟是往年全乡税款的两倍之多，论功行赏，庆就又成了副乡长。虽说是七个副乡长中的最后一位，又仅仅分管刘街和刘街村委会下属的几个自然村，可毕竟是乡里的副乡长，毕竟为他决心把刘街从乡里独立出来，成立一个镇的思路打下了政治基础。

他已经把他的思路写在纸上呈到了县长手里。

他已经为他的思路开始付诸了行动。刘街的风貌是一街八胡同，眼下，他要在二年内，让刘街变成三条主街，二十四条附街。三条主街的中央街，就是今天金莲家门前的商业街，除了向两侧各扩宽三米以外，就是如山货店的嫂子所说，要把丁字路口扩改为十字路口，要在那儿如城里一样，建一个圆盘的街心花园。问题就出在这街心花园上。街心花园一诞生，十字路口扩大了，就扩大到了金莲的金莲时装店，就要求老大家里扒掉半间房。这时候已时值仲春，街外的小麦都已筷子高低，终日间刘街除了它的商业气息，就是从田野上漫过来的小麦的青冽冽的腥气了。老大在街头上王奶茶屋的对面，用土坯垒了一个公用厕所，一男一女，他的小麦就长得黑旺旺冒着绿

油，和假的小麦一样。在扩街的过程中，村委会成立了一个民兵队，民兵队的任务是专门扒那些影响扩街的房屋和建筑，比如谁家门口的猪圈、公厕、炸油条的棚子，卖钉耙的农具柜台、卖吃食的锅灶、小酒馆侵伸到外面摆放桌子的水泥地面，还有挂卖衣服的铁皮屋，专卖地下书刊的书报台和盗版磁带的劣质的塑料楞板房。民兵队总是跟在村长庆的身后，前呼后拥，扛着铁锹和镢头，像将军身后的士兵扛着的枪。他们走到哪儿，村长往路边上站一会，闭着一只眼瞄上一阵，指着一样东西只说一个字——扒。

那东西的主人还没醒过神儿，民兵队就呼啦一下，把那东西推翻扒倒了，尘烟腾腾了。

老二是民兵队的成员之一。

老二统共亲手扒过九间房子、十四家柜台、十六个锅灶和饭店的六个简易水泥吃饭桌。这一天傍黑的时候，老大往地里挑了一天人粪尿，金莲没有让他进灶房。金莲自己到灶房烧了菜和汤，馍是到街上买的热烧饼，一家人正吃饭时，老二说村长让扒掉店头上的半间房，说完就又低头吃他的烧饼了，仿佛那扒房不是大不了的事，并不消与谁商量似的。

老大说不扒不行？

老二乜一眼老大，说当然不行。

老大就悠然叹了一口气，说那你在村长鞍前马后干啥？不是白在民兵队里干了，知道村人们骂你啥吗？

老二偏头瞟着老大，说知道哩，骂让他们骂去。

老大说，骂你们是村长喂的狗哩。

老二说，管他狗啊猪的，有一天我当了民兵队的队长，看他谁还敢骂。吃了一口烧饼，又说，奶奶的×，当了民兵队的队长，刘街成了镇，设立派出所，我要成了派出所的所长，那些骂我的人不给我叫爹才怪呢。

老大就不再说啥了。老二的志向做哥的自然明白。当年父母死后，老大十几岁就退学下来，挣工分种地，供老二读书。老二在初一年级升级考试中，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理想》，班里的同学都长篇大论，飞翔着幻想的翅膀，有的要当工程师，有的要当科学家，有的要当作家或记者，最不济也要当一个人民的好园丁，而全班只有老二的作文仅写了一句话，五个字——我要当县长。四十分的作文，老师给老二的只有一分，可见了老大后，老师却说，怕将来全班只有你兄弟最有出息呢，你就好好供他读书吧。老大虽然只

供老二读书供到高中毕业，可老大坚信老二是要成为一个人物哩。事情似乎这样就算过去了，扩街扒房，扒的并不只是老大一家，然又吃了一阵饭后，老大好像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说我们家的是水泥预制板房，扒半间那半间不跟着塌了嘛。老二说扒半间，其实也就是扒一间，这样嫂子的时装店就只剩一间了。

这当儿一直低头吃饭的金莲抬起了头。

金莲说留那一间干啥儿，全都扒了才好呢。

老二有些惊愕了。自金莲走进这个家，她哭过，哭的时候是独自躲在屋里或厕所，碰到老二时，就把头扭到一边去；她也忧伤过，忧伤时她在时装店里呆坐着，见了老二那忧伤就烟消云散了。在老二面前，她从来都如早熟的妹样听他说话，看他做事，仿佛家里的老二是老大，才是她的真丈夫。她没有像大嫂如母那样对过老二，也没有像大嫂老姐那样对过他，她把他当作这个家的顶梁柱。老大也把他当成顶梁柱。他也把自己当成顶梁柱。不知道她在屋里有没有冷眼恶语对过他的哥，可她从来没有像这一刻样对过他老二。落日行至街外的山脉后，一抹血红带着腥气投在院落里，把院里桐树下的几根青草染成了紫绦色。仍在低头吃饭的金莲，背对院落坐在门口上，老二面对金莲坐在桌上方，老大挨着金莲坐一侧。老二抬头惊异着嫂子金莲时，他看见她水嫩如露的脸上，被透过来的一片落日映衬着，那张脸就红得似乎将有颜色掉下来，且在她薄润的皮肤下，因激动而跳荡的脉管哆哆嗦嗦，清晰可辨，宛若是错落在一面红绸上青色的绣线样。他把放到嘴边的汤碗朝下拉了拉，本能地望了望呆在一边的哥。

老大憨厚着一张笨脸说，老二是民兵队的人，专管扒房哩，我们该支持着兄弟呢。

金莲端碗喝了一口汤，亦冷亦热地说，兄弟要干大事情，我做嫂的能不支持呀，真的全都扒了我都没意见。

老大无话可说了，想说话的嘴僵僵圆圆在半空中。

老二放下了手中的碗，唤，嫂子。

金莲没有应。金莲起身走进灶房，把铝制的汤锅端过来，如主妇一样朝老大碗里舀了一勺汤，给老二添了半碗汤，剩下刮着锅底倒进了自己碗，然后仰头一喝，就往门外走去了。走得义无反顾，步子快过往常，和她过门做媳这几个月的温和做派判若两人。老二听到了她在院里蹚着日光如蹚过河水

样的哗哗啦啦，闻到从她身上掉下来的刘街的姑女和年轻媳妇们都有的那种粘人的香味，成片成片地朝他袭过来。他急忙地问哥说，嫂子去哪儿？老大摇了摇头，他便忙不迭儿站起来。

——嫂，你去哪？

金莲立在过道下，

——我去找村长。

老二跟到了院落里，

——村长脾气不好，扒就扒了嘛。

金莲半旋着扭了一下头，

——就扒了？私人的房子，扒了也得赔个啥儿哩。

老二往前冲了两步，又急急地刹住脚，

——你去。你去找村长是断我前程呢。

金莲慢慢地把身子全都转过来，

——我没去过村长家。我嫁到你们家还没去过村长家，我去村长家坐坐总行吧？

大街上因为扩街工程，到处都破破烂烂，路两侧堆的碎砖乱瓦和石渣土堆，相互扯着连着，把街面挤得又瘦又细，被阻拦在土堆下和石渣缝里的柳絮、杨花，滚成球儿如丰收落地的棉花一样。那些为了不影响生意的店店铺铺，迅速把扒掉的摊位、建筑朝后缩了几米，又重新开张营业起来。有的借机索性重新盖房，几天的工夫，新的饭铺、店铺就站在了路边，墙壁上镶满了花花绿绿的瓷砖，装了彩色滚动的营业灯，为街道凭空增加了许多颜色。金莲走在落日的街上，经营了一天的商店的关门声和推着凉皮、馄饨、泡馍、拉面等当地小吃餐车的车轮滚动声，和着街上的说笑、嘈杂声，混合成一股泥黄的声音，从她的耳边流过去。她是第一次要去村长家。刘街倘若是一个国，村长就是这个国家的皇上或总统，刘街如果是兵营，村长就是这座兵营的总司令，若刘街仅仅是一个大家族，那村长也是这个大家族中的老族长，德高望重的祖爷爷。说到天东地西，刘街老大的新媳妇，刚二十岁的山里姑女金莲，她都是不该独自去见村长的，不该去找村长论说长短的。

然而她去了。

金莲之所以壮胆贸然地去找村长，是因为金莲的媒人和村长媳妇纠缠有远门的表亲，媒人又和金莲的娘纠缠着表亲，千丝万缕，终能找到一牵之线。

另一方面，自那一日她没有向老二质问她想问的话，三天的后悔之后，她就不再想去问了。她发现老二那次进货回来，给老大捎了许多中药。初开始，老大每天半夜偷偷下床熬药，蹲在灶房偷喝。一天夜里小解，金莲出门见了，问你贼着喝药治啥儿病哩？老大尴尬一阵，涎着脸说，我们不说受活，可总得有个娃儿。金莲看着药锅说是老二给你买的？答是他从武汉捎的。自此，金莲就再也没有了质问老二的打算。她开始从内心里怨恨老二，就像没有仇人的人一定要给自己找个仇人一样，每天夜里躺在床上，或是白日里独自时候，她把老二想象成自己千仇万恨的一个敌人，想象着如何地报复老二，如何地让老二臣服于己，如何地对她言听计从。有一个时候，老大正在灶房熬药，她想到在一个雨天，她在路的中央挖一个大坑，坑内灌满雨水，让老二路过时候落进坑里，哭爹叫娘的唤着救人，然后她就突然出现在了那个水坑的边上。她为这样的想象情节激动不已，为自己站到水坑边上那一瞬间的情景感到身上有从未有过的快乐和舒畅。那时候，老大熬的药味苦香香地从门口飘进深夜的屋子里，忙了一天的老二，在另一间屋里睡得鼾声如雷，而她独自躺在床上，望着房顶，为她的想象不能自制。当她看到自己出现在水坑边上，老二把求救的手伸到她的面前时，当她伸手拉住老二那冰凉水湿的大手时，浑身一阵哆嗦地快活，她就在突然之间，明白了男女之情给女人带来的最大冲击是个啥儿模样，啥儿滋味。她清清明明知道，她的婚姻，她的幸福，她的快乐与忧伤，寂寞与悲凉，都是由她自己选定的，至少说最为重要的主张是她自己拿定的，可她却愿意把这其中的一切，大大小小，长长短短，全都归罪给老二。她不恨老大，不恨自己，不恨父母，不恨刘街的繁华，也不恨她娘家后山的偏野。她只恨老二。只有恨老二的时候，她才感到一种婚姻的快活与幸福。她想她就是为了恨老二才嫁与老大的，不恨老二她就白嫁给老大了，尽管那些黑紫白亮的仇恨，在天亮之后，在见了老二之后，都无可奈何地风吹云散，化作乡间日常的叔嫂间的敬重，她也还是愿意把那仇恨在想象中一日一日地肿胀起来。她想去见见村长，哪怕仅仅地见上一面，说一句平淡无味的话，如问你吃饭没有，答我吃过了，即便这样她也决计要往村长家里去上一趟。她要把对老二那种想象的仇恨从黑夜引进白天，从幻想引进现实。她想让老二真的掉进一个水坑，朝她伸出呼救的手呢。

村长家住在刘街东侧的第三条胡同，因了那胡同细长无比，宛若一根鸡肠，就叫了鸡肠胡同。鸡肠和大肠似的街道相连的口上，就是村长的家，

新起的瓦屋、砖灰院墙和青石门楼，使得村长家很有一股威凛之气。金莲知道村长媳妇长年有病，瘫在床上，是著名的刘街的病秧子。她在街上买了几斤糕点、水果提在手里。不消说，村长家不缺水果和糕点，可她想她初来面见，她不能不提一些糕点和水果。到村长家院落时，村长正在黄昏中吃着夜饭，一碗玉蜀黍生汤端在手上，用大拇指和无名指卡着碗沿和碗底，小拇指相对碗肚夹了一小碟儿菜，菜是葱花炒熟的黄豆酱。另一只手，拿了筷子还夹了一个冷白馍。金莲见了村长没有叫村长，她叫了一声表姑夫，村长愣眼看她时，她说我是街北老大的媳妇呀，是民兵队里老二的嫂。村长有些惊异地望着她。借着村长家拧在一棵桐树上一百瓦的灯泡光，金莲看见村长似乎不敢相信她是矮人儿老大的媳妇哩，就那么久长久远地盯望着，如盯着一个陈宅老桌上摆的花瓶儿。她说我表姑住在哪个屋？这时一声沙哑沉暗的谁呀——从她面前的上房飘出来，她就看见村长的媳妇出现在了屋门口。望见村长的媳妇时，金莲身上当的一声响，所有脉管中的血液都凝着不动了。王奶给她说过村长媳妇是瘫子，可她没有想到村长的媳妇竟瘫到了须把双手穿在两只鞋里当成双脚，才能在那专门为她铺的水泥地上挪动着走。她看见村长媳妇头发已经花白，脸上的皱纹像旱地的裂口一样深。不足四十五岁的人，仿佛已经过了六十岁。金莲吃惊着，偷看了一眼已是副乡长的村长庆，忽然之间她就可怜起了村长来，想这样一个呼风唤雨的人，能把集贸市场搬到村街上，让全村两千多口人，几年间家家都住瓦屋、吃白馍的人，走到街上谁见了都想和他说话的人，原来过的却是这样的日子哟。她听着村长平淡的吃馍喝汤声，叫了村长媳妇一声大表姑，走进屋里，放下东西，说了娘和媒人的关系，提醒了媒人和村长媳妇的关系，村长媳妇立刻热情起来，仰头拉着金莲的手，劈头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

老大、他的那号病、好了吗？

金莲不知该回答啥儿了。她想老大大正在熬药治着呢，这时候村长在外面用力地咳了一下，厉声说不好他还会结婚嘛。

村长媳妇知道自己问了不该问的话，她拉着金莲坐在她身边的一张凳子上，又要挪着身子去给金莲取苹果。金莲追到里间屋的门口才将她拦下来。就在那隔着一张鸳鸯戏水图案的布帘撩开又落下的眨眼间，金莲看见了那屋里摆着两张床，一张低的只有矮凳一般高，地铺一般，不消说是村长媳妇的，另一张有床头的单床靠在墙里边，不消说那是村长的。

看到那分开的两张床，金莲心里咚地一下，仿佛有一块木板砸到了脚地上，连腾起飞尘的声响她都听到、看到了。相随着那响声，她产生了一个冷凉的念头：回家她也要和老大分床睡。好在这念头一闪即逝，被一股潮腐稠滞的怪味给挤走了。那是一种金莲在娘家村里常闻的那种住在低矮的屋内，又懒得端屎倒尿人家的霉臭味。她已经好久没有闻过这种浑浊的气味了。她有些恶心，可想到这是村长家，想到自己娘家村十户八九都有这气味，便忍着心若无其事地和村长媳妇退回来坐到门口的凳子上。

村长媳妇好久没人和她说话了。金莲陪着她说了许多的话，说了她娘家的山，娘家的水，娘家的庄稼和树木，牲畜和村人，当转回话题要说刘街时，村长吃完了饭，他的闺女月穿着一条刘街只有金莲卖过的那种灰呢毛裙从厢厦屋里出来了。

村长冷言问月，你去哪？

闺女说出去走走。

村长恶语道把裙子脱了。

闺女嘟囔说街上许多人都穿了裙子呢。

村长说敢踏进那些歌厅舞厅我打断你的腿。

闺女说我到我同学家里还不行？

村长说去把你娘的屎盆倒了再出门。

闺女说我前天才倒过，咋又轮到我倒了？

村长说我就偏要让你倒，看你那个衣裳架儿，还真的以为你就是城市的洋人了。

闺女就扭着身子朝着爹娘的屋里走，从嘴里挤出了一路委屈的话。到门口时村长的媳妇说，有客人，明儿让你哥来倒。闺女正想获救似的往回走，村长又立在了她的身后。

村长说，让她倒。

媳妇说，明儿再倒出也流不到屋子里。

村长说，我今儿就要让她倒，刚才我在外边就闻到臭味了，不能养个闺女连亲娘的屎尿都嫌脏。

媳妇说，总不能当着客人的面就倒屎盆吧。

村长说，是亲戚都是自家人。我今儿偏就要让你闺女把屎盆端去倒了哩。好像矛盾不再是倒不倒一盆屎尿了，而在于一个要让倒，一个有碍于

金莲不让倒，村长和她媳妇一递一句，闺女被夹在中间不知所措。这时候金莲冷不丁儿就有了惊人之举。金莲的惊人之举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哪儿有惊人之处，她觉得一场争吵完完全全都是因了她，因了她坐在那儿才祸起萧墙的。所以她就从凳上站起来了，站起来说表妹有事让表妹忙去吧，我去倒了就是啦。说着她就往里间屋子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熟悉地撩开那地铺床的方格花单子，沿着臭味一伸手，就拉出半盆屎尿来。她没有捂鼻子，也没有如村长的家人倒时那样把头偏扭到一边，她端着那半盆屎尿，像端着无色无味的半盆水，在村长一家还愣着时候从屋里出来了。村长媳妇连连哎哟说，脏臭哩，你快放下。金莲说有啥儿脏臭呀，在娘家我娘病时我也天天倒。村长家闺女见金莲端着屎尿出门了，忙不迭儿去接时，金莲从她身边快步地绕过去，说有事你立马出门吧，我闲着也是闲着呢。然后瞅瞅院落中一圈瓦房的排座，朝上房山墙下有路灯的风道走过去，就把那盆屎尿倒进厕所了。

又舀了水在厕所洗了那个洋瓷盆。

再把空盆端回来塞进了村长媳妇的床下边。

做完这一切的时候，村长的闺女月已经不在院落里。金莲想仔细看看她穿的灰毛裙，想问问她在哪儿买的呢，价格啥样儿，可惜金莲还未及细看她人长的啥儿模样她就不在了。村长媳妇让金莲去水龙头上洗洗手，金莲摇着头说又不脏。

村长媳妇说，你洗洗。

金莲说，真的不脏呢。

再一次走进屋里去，村长已经坐在屋里抽起了烟，抽着烟村长不时地抬头看金莲，看得金莲不得不把头低下去，到一支烟将抽完时，村长感叹一声，和长辈一样说，他娘的，这娃老大倒真是命好哩。把烟头拧灭在鞋底上，说说吧金莲，来找你表姑有啥事。

金莲说，没啥事，就是想认认表姑哩。

表姑说，说吧，有事了就给你姑父说。

金莲说，表姑，真的没事儿。

村长说，是想说那十字路口扒房的事情吧，是了你就说，我明儿让把那房子留下来。

金莲说，留下来那服装店倒还是完完整整的，可老二他人在民兵队，专扒人家房子的，留下对老二不会有啥儿影响吧。

村长说，不扒自然有不扒的理，挨不着老二啥事儿，谁有意见让他来找
我村长提。

一切都迎刃而解，风吹云散。从村长家里出来，金莲感到少有的轻松和
快活，仿佛她人从鸟笼里飞将出来了，脚步轻得如春季里飞舞的柳絮杨花。
大街上虽不像城里的夜色那样，辉辉煌煌，灯红酒绿，可在耙耧山脉的皱川
中，也很有几分不夜的景色。从外地来的女子开的那些名称俏丽的发廊和酒
屋，绿灯红光，还都在忙着；酒店里当地人的划拳声，如洪水一样卷在大街
上；还有名声不好、生意却异常暴烈的简易歌舞厅，砸锤似的音乐，哭唤的
爱歌，震得街上的水泥马路都在轻微地颤抖。金莲没有立刻回家。金莲沿着
大街往王奶的茶屋走去了。路上碰到从附近矿山来的几个淘金的男人们，他
们笑着叫她喂、喂，她冷那些男人一眼，说你们认错人了，我是刘街的，死
了我都不会做那事。几个男人便遗憾着朝发廊、发屋那儿走去了。

在王奶那儿用洗衣粉洗了两遍手，吃了一个卖剩的茶蛋，喝了一杯新泡
的信阳毛尖茶，教郗哥学写了上字和下字，与王奶说了一阵闲话，谈到村长
时，金莲说村长也可怜，王奶说与县长、省长比着他是可怜哩。金莲说他媳
妇原来那样儿。王奶说村长天天忙在外，可怜的是他媳妇哩。可金莲觉得他
媳妇是可怜，似乎更可怜的是村长，然她不能把这话说出来，也说不清村长
哪儿更可怜，待郗哥有些瞌睡时，金莲就辞了茶屋回家了。

· 018 ·

金莲重新路过鸡肠胡同口儿时，她看见老大、老二弟兄两个在那口儿前
后荡游着。她说你们在这干啥儿，老大说，找你哩。金莲说，我又丢不了。
老二说，我们怕你到村长家出点啥事情，村长一急不打人骂人他就嘴手痒。
金莲便不耐烦地朝前走，老大、老二便保镖似的跟在她后边。

老大问，你没去村长家？

金莲说，去了。

老二问，村长没有厉害你？

金莲说，村长答应那房子不扒了，一条街只留我们一家不扒房。

老大老二收了脚，站下来看金莲仍然往前走，弟兄俩又快步跟上去，说
真的不扒了？金莲不回头，说扒不扒你们明儿就知道。见金莲忽然有做成大
事端出了架子的模样儿，就都一言不发地回了家。睡觉前院落里异常安静，
落地的月光声，像雾气从树梢上流过那样响。老大已经不再偷偷熬药了，他
改在饭后熬睡前喝。老大喝完药就拉开被子上床了，金莲出门倒她的洗脚

水，看见老二没有睡，在院里愣着望天空，仿佛初懂人事的孩娃在天上寻找哪颗是属于他的星。金莲倒了水，把盆倚在门礅儿上，过去说该睡了，老二。老二就望着金莲，说嫂，村长真的说不扒房子了？

金莲说我哄你干啥儿。

老二说我不信。

金莲说你总以为家里啥事离了你都办不成。

老二说嫂，村长没提过让我当民兵队长的事？

金莲说没提，我也没问。

老二叹口气，说我托他姑女给他说过了，还给他送过几条烟，他姑女答应说帮忙让我不当民兵队长就当村里的治安委员哩。

金莲又有些可怜地望一阵老二，说我们家吃有吃、穿有穿、住有住，你进货我卖，经营好时装店不就行了吗，为啥偏要干那呢。老二说嫂呀，你不懂刘街的事，不懂如今社会上的事，在刘街、在这社会上，没有点权就别想挣大钱，别想过出人上人的好日子。说我们的时装店一个月得报多少税？可村里的干部哪一家都比我们生意大，哪一家都没报过税，没交过电费、卫生费。不是说集资办教育是功在千秋吗，可刘街的百姓家家户户都集了，村长家没有集，村长还成了全县乡村教育的典型哩，连来县里视察的省长都和村长合了影，你说这人活世上没点儿权势行不行？

这时候老大在屋里像吐痰没有吐出那样啊了啊，金莲便回屋关了门，也一下老大说，你睡你的吧，有啥儿啊。老大笑了笑，说我喝了几天药，觉得身上又热又烫，肚脐下边好像也憋着一股气力儿。说着动手去解金莲的衣扣时，金莲一下将老大的手打到了一边去，自己脱了衣服关了灯，背对着老大躺下了。月光从窗里挤进来，如金莲的肌肤一样晶莹薄亮地落在床旁。从门口过来的风，青色透明地朝着床上吹。老大被金莲生冷地打了一下手，坐在被窝不敢再动了，而金莲想一时半刻就睡着，睡着了老大也就不敢再指望有以前那做不成事儿也要寻些快活的疯癫儿。先前，金莲只要不硬把老二拉到自己脑里仇仇恨恨的，忘了老二，说睡也就关门样眼前一片黑暗了，梦像秋天的金谷一样丰收着，在梦里她总是欢快又愉悦。可今夜她用尽了力气还是睡不着，不仅想老二，她还想村长，想村长家那分开的两张床。她把眼睛闭起来，看见时间如一条黑线从她眼前的墙上抽过去，吱吱有声，走走停停。大街上的脚步声，居然能穿越墙壁敲在她的枕头边；发廊和据说村长也有一

束股份的舞厅的锤乐，在她心里轰鸣不息，使她身上的血液比往日流得急切了三五成。她睁开了眼。她觉得她使村长决定不扒她的店铺了，连老二都不敢相信她竟然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她不能那么急于地睡了去。她该做些事，该做些让自己快活的事。

金莲翻了一个身，把床上的月光朝床下推一推，看见老大还端坐在床那头，宛若一段经了许多风雨的枯木头。她说睡吧你，老大的眼睛啪地一闪，说你没睡着呀？吓得我也不敢动。又说药像有效哩，我浑身燥热得像是着了火。

她没有接话儿。

他大着胆儿过来蹲在她身边，说药真的有效呢。

她看了一眼他团在一起单穿条裤衩的黑身子。

他试着把腿伸进她的被窝，拿手去她肩头摸了摸。

她一动不动，两眼望着夜里的房顶。

他胆子壮起来，说无论咋样我们都是两口儿，咋样你都是我媳妇，都该在夜里侍奉我。我真的觉得夜里身上比先前有气力，有时候憋得小肚子都要炸开来。他把话说得呢喃不清，哼哼叽叽，又快如豆裂，像有火烧在他嘴上，说着把双手从她的肩上往下滑，身子一团肉样朝着热暖四溢的被窝里边滚，双手在她身上哆嗦着。当他的双手哆嗦到她的胸前时，他便不能遏止了。他感到这一夜她和先前不一样，她的身子在他的身下响着动哩，如白绸在风中急切地吹着的模样。他感到了她松软又鼓胀的血管在他的身下，从她薄滑白亮的皮层凸出来，像一条条的热蛇在他们之间游动着。他猜她想那样了。她需要那样了。他想如别的男人一样，轰轰烈烈一次，让她觉得他也是一个男人哩，是一个百病全无的男人呢。他在她身上手脚并用，忙忙乱乱，亲她时想一口把她吃进肚子里。然这样疯乱狂热的时候过得只有一根筷子那么长，类同于先前那异样的感觉就又如泄洪一样来到了他的身子上。他觉得老二给他买的中药果然有效了，他的东西似乎要硬了，似乎要硬得如铁如石了。他兴奋地压着嗓子说我行了金莲，我真的行了哩金莲，你看我真的行了呢。他为这一刻的到来激动不已，汗淋淋地要去做那样的事情，可就这一刻，金莲在他身下当地一下把身子紧紧团缩在一起了，仿佛受了惊吓样，在月光下，原来她微带暗红的脸，立马成了苍白色。

这时候，老大在她身上不动了。

时间一团墨样滩浸在床上凝干了。

月移的声音又响又亮，如水在沙地漫润着。

金莲如月的脸色又有了湿润的红。一切都又一次如出一辙样过去了。吃了一个疗程中药的老大，又一次轰然倒塌了，如刚栽的一棵树样被风吹倒了。他从她身上下来蹲在床中间，目光无望地望着门口的那儿，把脸躲在黑暗里。金莲看不见他的脸色啥儿样，可她挨着他后腰的大腿，感到了他身上倒塌后立刻到来的冷凉如冰一样。她没有说也许你再吃几服中药就好了那样熨帖病人的话。可她心里又有些像可怜村长一样可怜他，想他毕竟是自己男人哩，结过一次婚，为这样的倒塌那个女人和他离婚了，如今又有女人躺在他身边，苦烈的中药吃了那么多，可倒塌病却依然还缠在他身上，然在可怜中，她又有些逃过了劫难的侥幸感，想幸亏这次的中药还是没有效，她虽是他媳妇，却用不着夜里侍奉他那样的事。大街上的锤乐没有了，脚步声由远至近，又由近至远，寂静像细雨般淋在一街两岸的各家宅院里。偶尔响起的狗吠，孤寂如扔出的一块无力的土块慢飞在村落的上空。从初春开始醒来的夜虫儿，在院落的树下、石缝或窗台边的哪儿，叫得流水越过草地样，叽叽吱吱，带来了许多潮润和寒凉。

老大依然地木呆着蹲在床帮上。

金莲想去洗洗自己的下半身，尽管那儿没啥儿脏污她还是想去用温水洗一洗。洗了似乎就周身干净了，也好入睡了。她起身穿着衣服，对老大说睡吧你，你自个儿不行，不怪我夜里不侍奉男人哩。

老大没看她。老大朝自己脸上打了一耳光，颓然地倒进了金莲脚头的另一床被窝里。

走出屋门，明亮的月光水哗哗地泼在了金莲的眼睛上，她抬头看看如湖的夜色，去灶房倒完热水，看见了老二还没睡。厢厦房里的老二的灯光还亮着。她在院里站住了，望着那灯光欲走时，却说老二，你睡着不拉灯，不是白白浪费电吗。

从厢厦屋里传出了话，说嫂，我还没睡哩。

金莲把手里倒好的温水放在了院中央，朝老二的窗前走过去，在那窗前淡淡脚，好像想了啥，又好像啥儿也没想，好像要说啥，又好像突然间想不起了要说啥。她过去推了老二的门，那门清亮哗哗被她推开了。推开了她就走进去，撩开界墙上的月色门帘，看见老二果然还没睡，穿着衬衣钻在被

窝里，两只胳膊背到脑后让头枕上去，双眼惘然地望着天花板。看见嫂子金莲，他起身坐起来，说嫂，你找我有事儿？

金莲愣一下，似乎有一样东西噎在了喉咙里，可在这一愣之间，有一句得体不过的话出现在了她的嘴唇上，使那喉咙的堵物转眼消失了，喉咙伶俐流畅了，村长家闺女穿的毛裙和咱店里的一模样，金莲说，老二，我猜十有八九是你送给她的呢。

老二低了头，说我托她办事儿。

金莲说，办事儿有送闺女裙子的？

老二抬起头，我们是同学。

金莲说，你说过大嫂如母，这事你不该瞒着我。

老二说嫂，你放心，杀了我都不会娶村长家的闺女哩，她在村里长得丑，又懒又馋不说，眼睛还斜着。金莲没有看见那闺女是斜眼，可听老二说了她眼睛还斜着，说杀了他都不会娶她时，金莲觉得心里平和舒畅了，如丢了的一样东西忽然找到了，失而复得了。站到老二的床前，离老二只还有二尺远，她看见老二穿着衬衣，扣子却全部解开着。在明亮的灯光下，他露出的胸脯如褪色的红漆门板一模样。她想起了刚才还精赤条条的老大，老大脱光时就像一个老了的孩娃儿，肋骨如一排镰把弯翘着，胸脯上陷着一个坑，如一眼窟洞的大门开在老大的心口上。她看完老二的胸脯又去看了老二的脸，她发现老二的脸在她滚热的目光中有一层血液在漫散，把他的脸染成了殷红色，且那宽亮的额门还闪着紫绦的光。金莲似乎受了他红色脸膛的召唤样，感到双腿有些软，软得就要倒塌摔下去了。她怕她真的倒下去，像要扶床样往老二面前挪着小步走过去。就在这当儿，老二把他敞露的胸脯拉拉布衫盖上了，说嫂子，我听见我哥叫你了。

金莲听到她的心里咚地一响，浑身有一股寒冷从脚下冲到了头顶去，使她浑身的烫热都没了。她伸过手如姐样去老二的头发上捏下一朵柳絮花，顺手拉了桌边的开关，说睡了吧，明天还替村长扒这扒那，开着灯尽是费电哩。然后她就从老二屋里出来了，把老二的屋门严严地关上了。

在院里，金莲一脚踢翻了院中央的半盆水。

第三章

老大去武汉看他独自拥有的性病了，老二说南方治这种病的广告贴满了

大街的电线杆和显眼醒目的墙壁上，专治阳痿不举、梅毒淋病的字样和早先万岁的口号一样儿，噼里啪啦打人的眼。

不知道老二跟老大弟兄两个说谈了一些啥，一日午后，老大去山脉上收拾三十年不变的田地边，在老大走了不久，老二从刘街民兵队的治安室里走出来，看看天空，看看又归繁闹宽敞的主街，这条街的两岸每隔不远，都竖了水泥路标，路标上写着西门东路、西门西路、西门中路，另一条大街，被命名为乡都路，路标是乡都南路、乡都中路、乡都北路，其余修好和正在修整的胡同分别被命名为经一胡同、经二胡同、经三胡同和纬一胡同、纬二胡同、纬三胡同。胡同的多少，以经纬的顺数类推下去。西门路和乡都路相交的街心花园，为了体现时代的气息，被村长庆找来的模范教师取名为新时期花园。老二把目光从西门中路的路标上搭过去，看见那儿正有人在剪修新栽在花园里的翠柏和绕花园一周的冬青，这时他就看见突出在花园一角的自家的金莲时装店，因为果真没有扒房，便突出的城墙一角样兀立在那儿。其时，日头悬在街顶，光泽灿灿金水般在大街上流动不息。依然不是集日，乡下人都还没来赶集，街面上的行人稀稀落落。从稀落的人群缝里，老二看见金莲时装店的门牌下，嫂子金莲正亭亭地玉立在那，痴迷地望着哪儿，金莲已经穿起了裙子，似乎她穿的那条红裙是他新进的平绒旗袍，腿侧的开口长如胡同，被初夏的风沿街劲吹起来，于是乎，她的腿就玉柱般地裸露在外。他离嫂子金莲约有二百余米，那儿的电线杆在他眼里如笔杆一样粗细，可嫂子象牙白的大腿，他却看得一清二楚，似乎连嫂子大腿上微白微银的汗毛，他都历历在目。不消说，他知道她穿那衣服是为了卖那衣服，可这几日他看见她着那件衣服时，他都后悔当初他对嫂子说过的话。他说嫂子，你长得好哩，以后啥儿衣裳时兴你就穿啥儿，店里啥儿衣裳积压你就穿啥儿。金莲按他说的忸怩着穿了，那些时兴的难卖的衣服就果然地迅速卖了出去，然到了今日，金莲穿啥儿都不再作态忸怩时，他觉得似乎他做错了一件事情，宛若在一个十字路口，他给问路的乡下人指错了路向。

老二怀着一种悔不当初的想法回到家里，看见嫂子金莲在门口并不是痴迷啥儿，而是店门口那棵杨树上流了许多黏黄的伤水，有一行蚂蚁正排队从那凝固的伤水上上下下，搬家到杨树身的一个洞内。他说嫂子，你在看啥？

金莲一愣，受了一个青寒的惊吓，不好意思地嫣然一笑，说我看这蚂蚁

搬家，竟能把一粒大米从树下运到树腰。又说老二兄弟，你让我给村长说的我都给我表姑说了，表姑答应说给村长说说试试，十有八九能说成让你当治安室主任的事儿。

老二立在过道的门口，喜出望外的神色粉淡淡地挂在脸上，说真的，嫂子？

金莲说我会哄你？

老二说嫂子，说成了下次进货我给你买一双高跟的皮鞋，鞋跟和指头样又细又长，头上还镶着一圈儿黄铜，眼下城市里流行得很哩。

金莲往兄弟面前挪了一步，喜悦悦地说，老二你可说话算话。

老二挺了一下胸脯，说我哄过你吗，嫂子？

金莲笑笑，问我穿那高跟鞋能走路吗？

老二说又不走山路。

金莲说你放心老二，你对我好，我咋样也让你当那治安室的主任。听那口气，似乎她在村里说话有着庆的分量。可不知因为啥儿，也许是因为她上好的长相，和古典的美人并无相差，所以老二竟信着那话，连声地谢她不止。在老二感谢的话声和神色里边，金莲似乎还要说啥，又朝老二近了一步，老二却退着身子，走进过道，在家呆了一阵，背着镢头出门朝山梁上去了。他仿佛是因为金莲总对他有许多话说才上山去帮哥哥干活的，又仿佛是有话要跟哥说，才上了山去。总之，在老二破例去替哥干了半天土活之后，老大回来见了金莲，便不自在了几分，连吃夜饭时都把头低在桌下。到了夜里，本都已安睡，可老大却怯怯地从床上坐起，蹑下手脚到了金莲这头，把金莲从梦里摇醒。

——金莲，我对不起你哩。

金莲眯眯地望着他，身子却朝他远处挪挪。

——睡吧，月都落啦。

——给你商量商量，我想去武汉看病。

金莲披衣坐了起来。

——看病呀？你连火车都没坐过。

——老二说从这头上车，到末尾下车，出了站有他朋友接我。

——其实不用看呢，我觉得这样还好。

——我不能一辈子对不起你，我不是男人，你也就白做了女人。

——真的，我觉得这样好哩，我不怪你一句，你听我怪过你吗？

——反正我得去治病，老二把钱都给我备了，给武汉的电话也都打了，说他那个服装厂朋友的邻家，就是专治我这不硬的病呢。

金莲在黑暗中努力地瞪着大眼，说老二还给你说了啥儿？老大说老二没说啥儿，老二说我这病治好了，你就从心里对我好了。金莲的眼睛眨了一下，又有一股浅寒的凉气，沿着床腿漫升上来，穿越金莲裸在夜里的水色玉肤，浸浮到了她的内心。她不再说啥，默默地躺下睡了，把被子掖得又紧又压，对老二那种无力的仇恼莫名地再次涌满了身心。然而，无论如何，老大是在老二的安排下，去南方治他的阳痿不举去了。老大没有想到，这一去疗治，他就再也见不到刘街和他的那些朝夕邻人，见不到他的几亩在山脉上耕作好佳的土地，倘若想到，他不会在那个昏暗不清的黎明，借着晨前的朦胧，同老二悄无声息地到村头远处去截搭从县城开来的早班汽车。金莲把他们弟兄两个送到大门口儿，老二说你回吧嫂子，金莲也就住脚立在了街边，老大说到那儿请人写一封信寄回，你在家不用着急，金莲想说句啥话，老二却说电话这么发达，你写信干啥，到此他们也就去了。

立在那潮润的朦胧之中，金莲想他终还是去看他的病了。她对他的离开感到有些轻松，仿佛捆在身上的一条绳子被人解卸下来，可似乎有些余悸，有些不便言说的担心，想他若果然治好了他的不举，不知道那对她是福是祸，作为人家媳妇，她不敢说他的下身不能挺举反而更好那话，可他不能挺举却使她有些安慰，使她感到她某一种隐秘的希望之火还在远处闪着光亮，而倘若他从南方回来，成了一个真的男人，她怕那远处的一星火光会骤然熄灭，从此使她的生活变得黯然无光。她有了一种急切的压迫，似乎某一件事情到了不能不办的时候，到了再不去操持办理，就再也没有机会的时候。望着走远的老二、老大，她想着那件似清晰明亮、又似混浊模糊的事情，手在额门上理了一下头发，脑里当地一响，那手就搁在了她滑润饱满的额上。她冷不丁儿灵醒，那件事情的开头，是她该去再找一次村长，把老二当治安室主任的事情明定下来，最好在老二明天又从洛阳回来之前，有一个春华秋实的结果，使老二一踏进门里，便被喜悦荡漾起来。

如同是为了一个阴谋，金莲被一股兴奋弄得一天坐卧不宁。她没有营业她的金莲时装店，连找上门的生意都懒得开门应酬。在家里，她大半天都是这里坐坐，那里站站，且到了午时，才想起她吃过早饭的锅碗，都还未及洗

涤。她已经想好一套策略，这次去村长家里，她除了给村长媳妇拿一些鹌鹑蛋外，她要给村长带一些土法炮制的烟叶。村长媳妇吃洋鸡蛋多了，说吃了洋鸡蛋她就恶心，想必街上卖的鹌鹑蛋她吃着定会好些。而村长也是一样，有次她又给村长媳妇端倒尿盆，有意无意地撩开了村长的床单，她竟然发现村长的床下，好烟好酒，堆在那块放鞋的木板上，如同耙耧人丰收后堆在房墙跟脚高处的玉蜀黍穗儿一样。那浓烈浊潮的烟霉气息和醒鼻郁香的清冽酒气，混合着在她掀开床单的一瞬间风飞过来，气浪掀得她差一点坐在地上。她已经亲眼见了村里人为计划生育和宅基地的乡间里事，提着刘街商店或县城的街上那最好的烟酒去到村长家里，笑吟吟又怯生生地把烟酒放在村长家的桌上或者墙角，而村长是那么地不屑一顾。自春至夏的两个来月，她统共去过村长家里五次，她发现那五次村长吸的烟都不是一个牌子，也都不是一般的牌子。她想，再好的烟酒、补物都已不能打动村长的心了，家用电器村长家里已经应有尽有，她只能给村长拿些土法炮制的烟叶去了。

烟叶是上个集日娘家爹来刘街赶集，买好后忘在她店里的，眼下就挂在她屋里门后。每月逢五是个集日，算起来那烟叶才在那儿挂了三天，可蛛网却已缠绕上去。吃过午饭，到乡都北路家禽蛋类市场的零星买卖中，拣买了五斤小如葡萄的鹌鹑蛋儿，金莲就开始动手炮制她的烟叶。在娘家时候，她自明了世事就见爹炮制烟叶，大了又帮爹炮制。她懂得那炮制的全部过程。把那捆烟叶从墙角卸下，在风口拍打了灰尘，又在日下的一领席上摊开晾晒稍许，用手巾勒住鼻子，把烟叶揉碎成谷糠大小，如麦麸一样，然后把纯正的小磨芝麻油细雨润物样薄洒一层，搅拌均匀，在日下晒上片刻，等油味浸入烟里，再薄洒细油，放阴处晾着，使风能吹入烟中，如此洒晾，次数越多，那烟就愈发地好吸。金莲在一个晌儿，洒四晾四，看天色晚了，到村长家门口走走，又至王奶的茶屋坐闲喝水，教郢哥学写了改革、刘街和郢哥的郢字，终于就看见那辆村里的吉普车，把村长从哪送回来家里吃饭，然后自己就别了王奶和郢哥。

王奶说，金莲，你好像有啥儿心事。

金莲说，我想去村长家里，又怕村长不在，白白去了一趟。

王奶说，你嫁到刘街刚过半年，对村里的事情都还不明黑暗，到村长家要多长几个心眼。

金莲说，谢你了王奶，我记住了这话，你让郢哥每夜睡前都把学过的字

写上一遍。

回到家，草草匆匆吃了几口夜饭，把碗推搁到院里地上，金莲就提上那五斤鹌鹑蛋和一包约有二斤的烟叶，去了村长的家里。选择的时候，正是村长家将吃完饭的当儿。金莲一走进上房，叫了一声表姑，村长媳妇刚好把最后几口汤面送进嘴里，金莲就慌忙接过空碗，送进灶房，过来和表姑聊天，说娘家今儿有人来了刘街，捎来几斤鹌鹑蛋儿，小得可怜，怕都是山里野生的蛋呢，说若是人工养的，那蛋儿一定大得和小鸡蛋不差上下。说着解开那个浅蓝的布兜，果然见那些鹌鹑蛋儿，全都如同品质低劣的笨葡萄，颜色淡黑淡灰，壳上布满了褐红的斑点。村长媳妇小心地抓一把蛋儿仔细看了，捏出一个小如指头豆儿的鹌鹑蛋放到眼前审视一阵，笑着说这和麻雀蛋儿一样。金莲说人家说野生的比人工养的补人。村长媳妇说眼下这个年月，连生豆芽都用化肥，连生孩子都不用奶水，啥都没有原汁原味的好呢。金莲说听说西门东路的富贵大酒楼里吃的老鳖也是人工养的，吃了连一点鳖味都没有，村长媳妇说这社会不知是到底比先前好了，还是不如了先前。这当口村长擦着饭嘴走了进来，说金莲来了？吃过了饭吧？金莲红着脸站将起来，回答着给村长让过一个凳子，村长没有立刻坐下，而是到里屋床下抠了一包红塔山牌号的香烟出来，拆着包儿欲坐时，闻到了一股金黄色奇异的烟味，他吸了一下鼻子，趴在拆开包的烟上闻闻，抽出一支，吸了两口，又把鼻子举在半空吸吸，再捏捏看看手里的纸烟，才开始尽情地悠出一口长气，静心地抽起他饭后必抽的烟来。

金莲知道村长不像厌烦别人找他办事一样厌烦着她。金莲每次来陪表姑闲坐时候，村长只要有空，也都来闲坐一会。村长看见金莲的年轻文静，长得比刘街、县城乃至洛阳的漂亮姑娘丝毫不逊，却还有山里人的淳朴之美，其穿戴虽都和刘街的女人一样时新，行为却和刘街女人完全不是一个样儿，连端屎倒尿都不把头偏到一边，说起话来，吐字清晰，有一说一，羞羞答答绝不忸忸怩怩。面对金莲的时候，村长委实感到累了一天的身子，仿佛忽然之间，被习习凉风吹了一遍，如若不是年龄上的千里差别，看上去他是她的父亲，而她却是他的女儿，他会对她生出许多荡心的想法。年龄使他的想法在萌芽的当儿就干旱死了。他不想别的，她来了他就过来坐坐，她走了他就忘了一切。他为了让刘街在行政区域上，从一个村委会升迁成一个镇党委，终日跑县里，跑地区，吉普车的轮胎都跑爆了两只。他实在是为刘街的繁荣出

了过量的血力，需要放松着喘些均匀舒畅之气。而这饭后的抽烟，就是他一天中最为解乏弃困的时候，然在今夜，他能闻到烟叶烈烈的浓香，却是抽不出那纸烟的香味，于是，他就每抽几口，都把鼻子仰在半空吸上几下。

金莲说，村长你吸的是啥儿烟呀？

庆把纸烟在手中转着看看，说这烟，他妈的有价钱没烟味。

金莲犹豫着把那白色的塑料袋儿往村长面前推推，像推一个去找失散父亲的孩娃。她说，你尝尝这个，怕没有纸烟好呢。

村长盯着金莲。

——啥儿？

金莲羞惭地瞟着村长，

——烟叶。

村长咚一声把目光落在那塑料袋上，

——是烟叶呀？闹半天是烟叶的味儿。

金莲不好意思地解开了那袋儿的捆绳，

——你尝尝，在娘家时我爹、我爷都吸这个，有钱能买纸烟了，我爹还吸这个呢。

村长就看见从那袋儿里飞散出来的烟香气息，在灯光下金黄灿灿，如被日光照透了的薄云，在他眼前缓缓地升腾飘散。他抓了一撮在手上捻捻，放在鼻子下猛烈地闻闻，从口袋取出一个记事簿撕下半页，在那纸上折出一条渠沟，撒一撮烟叶，又撒半撮烟叶，卷成一段炮筒，从牙缝中刮出一点饭泥粘了，点火吸上一口，闭嘴用牙嚼嚼，让烟在嘴里停顿一会，咽进肚里，停顿一会，又吐将出来，接着又猛吸几口，脸上的笑便满山遍野堆了起来。

他说，——金莲，这是哪的烟叶？

金莲说，——我娘家村里种的。

他说，——种得多吗？

她说，——好多家责任田里都种。

他说，——是你爹炮制的吧？

她说，——不是，是我。

他静静地望她一会，——你会炮制烟叶？

她羞着脸笑笑，——原先还怕你不爱吸哩。

他说，——以后我出门办事拿纸烟，回家就吸这烟叶。

她说，——你吸吧，吸完了我再给你炮制。

村长狠狠地一连吸了三根自卷的炮筒烟叶，他媳妇说看你那副恶相，像要把那烟叶吃进肚里。他说你懂啥儿，这和南方的喝茶人碰到了好的茶叶、绣花人碰到了好的丝线一样。然后，灭了筒烟，抓一把金黄细碎的烟叶在手里看看，将那袋烟叶细细捆严，生怕那烟味跑了一般，最后把手上的烟油在墙上抹了一把，说金莲，你表姑给我提过老二的事儿。

金莲说老二他满肚子文化，想跟着你干一辈子事哩。

村长说我看那老二干事还算利索，又有魄力，能干好治安那一摊儿事情。

金莲说，好歹他是自家的人，处处都和你一个心眼，都维护你的威信。

村长说你跟他说不要让他声张，待我有空组织村委会开上一个会，让党支部过一下讨论的形式，我就在全村宣布他当治安室主任的事情。

金莲说，不会有啥儿变化吧？姑夫。

村长说，笑话，村里哪个党员、干部，敢跟我说一个不字，日他祖先，我不撤了他算我白跟着共产党干了半辈子。

一切的一切，都似乎已经铺定到位，只待着东风吹来，水到渠成。从村长家里回去，金莲像考了高分的学生娃娃似的，一路小曲儿低声唱着，到家不仅没有停嘴，且因家里没人，反而放开嗓子。她唱着她爱看的乡戏，洗了手脸，洗了锅碗，关了大门，想睡又没睡意，便拉开被窝，把老大的枕头从床上拿下，放进柜里，不让它在床上占那一席之地，然后她才脱衣躺下。因自嫁给老大以来，这是第一夜老大不在家里睡觉，虽然他们从未有过床上真正的男女情事，夫妻之间，多半时间宛若兄妹那样有规有矩，然而今夜老大不在床上，她反而有些不适，觉得猛可一下，屋里人烟稀少，床上空空荡荡。一面觉得轻松而又安静，另一面又觉得寂寞而又空虚，心里如被人掏走了一些东西一样。她钻在被窝里边，如一条鱼孤零零地游在一面湖里，随心所欲着年轻媳妇各样的睡觉姿势，脱了往日睡觉从不脱下的贴胸的兜肚衫儿，又解了嫁到刘街以后，才学着戴的乳罩兜儿，单穿一个针织的三角裤衩。轻薄的夏被，是红绸表面，为了天寒时被里不冷刺身子，那被里就用了娘在她出嫁前特意纺线机织的白色粗布。如今粗布的被里已经成了稀罕的贵物，听说城里人为买粗布被里还特意开着小车跑到深山沟里，出的价格比买绸子被面还愈加昂贵。可是，金莲却从来没有觉得粗棉被里有啥儿好益，布面上留下的纺线疙瘩，虽只有半个谷米大小，在她身上划着，却宛若砂纸在

她光洁的皮肤上拉来磨去。她拿手在自己肚上摸了一下，又在大腿上摸了一把，皮肤的滑润使她自己大吃一惊，就像她出嫁时才发现自己到了该出嫁的年龄一样，到眼下静无声息，只有独自时候，金莲才发现她的肌肤如玉般的光滑，絮一般的柔软。她的手放将上去，又不自觉地滑将下来。她为自己光润的身子激动起来，学着十几岁前的模样，脱了仅穿的那条针织裤衩，浑身一丝不挂地在被窝里翻动游荡。她觉得身上的轻松，如累了一年的身子在温泉中泡了一场。在耙耧山脉的中段，有一个叫烫池的地方，那儿的温泉不热不冷，每次农闲或是年前，去那儿泡上半晌，走路轻得能飞到天空。眼下，金莲觉得自己只消一跃身子，不飞到门外窗外，也能跳到房梁上去。她望着瓦屋的房顶，听见新瓦新砖的硫磺气息在屋子里缓淡流动的声息，听见汗从身上向外浸润的滋滋的音响，听见脉管里的血液湍急的铿锵叮当。她觉得她的脑里云里雾里一团，看见了老二，看见了老大，看见了刘街，在那雾里时隐时现。她有了些激动后的急躁，将手按在自己的乳头儿上去，心里咚地一下，那手就又被饱胀的乳头弹了下来。

她从床上坐起，久久地低头盯着自己裸天露地的双乳，脸上的热燥到了火烧火燎时候，便穿上针织裤衩，戴上乳罩，下床到镜前审看了一会自己的玉裸，开门从屋里走了出来。

· 030 ·

院子里盛满了习习凉风。时值上弦月正为尖利当儿，水泥地上的月色厚如铜钱。院中央留下的树坑里，由于桐树的疯长，居然把水泥地面撑胀下许多裂口，夏夜欢歌的蚰蚰，就在那裂缝中舒弯着嗓子叫唤。金莲坐在桐树黑淡的荫里，双手交在胸前，弯腰护着她那兔头似的双乳，把脸仰在半空，迷傻地盯着一颗蓝莹莹的星星。热燥从她脸上、身上立马消散去了。大街上简陋舞厅的音乐，一如既往地 from 院墙上漫流过来，像丝绸一样从她的心里滑了过去。树荫在不知不觉间慢旋到了别处，月光在她的身上浴淋得又明又亮。有一只麻雀不知为啥从房檐下飞了出来，撞在稠密的桐树叶上，扑棱着落至半空，又闪着翅膀飞进了夜里。

她望着麻雀飞去的方向。

她想它又不是蝙蝠，在夜里无异于盲瞎，它会飞到哪呢？

她想也许又落到了谁家的房上。

她想一个院里没人，我要能睡着了该有多好，安静得和没有了世界一样。

可她没有一星儿瞌睡。

她想老二现在把老大送上了火车吧。

她说老二你是明晚儿赶到家吗？又说金莲，明晚你去接不接老二？

金莲说，想去倒是想去。

她说不去算了，你在家给老二做上好吃的等他，把洗脚水倒在盆里等他。

金莲说我还是该去接他，接他到村头的岔路口上，他只要从末班汽车上下来，第一眼就看见我立在路的中央。四处空无一人，只有我穿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身上的香味顺风飘到十里八里之外。

她说，那你就接他去吧，倘是路上有人，你就站到王奶的茶屋门前。倘是没人，你就站到路边的树下，待老二从车上下来，那汽车又朝别处开着走了，你突然走到他的面前，叫上一声兄弟，接过他手里的行李，他说这行李不重，还是我来拿吧，你就说，你坐了一天汽车，还是我来拿吧。你说你拿，你却提着行李不动，不走，就那么痴痴地借着月色看他。他为人熟练，又长你三岁，你看他时候，他啥儿也都明了在心，这当儿他会说，咱回吧嫂子，大街上不定让谁撞见，回到家里多好。然后你就跟在他的身后，踩着路灯下他的人影，躲着偶尔碰到的熟识的目光，回到家里，关上大门，一直跟着他走进他的屋里。

金莲就走进了老二的屋里。

院子里的树影转涂到了她的背后。星星悄无声息地稀落下去，月光变得淡薄如纱。村街上往日夜里繁闹的红绿声音，也都悄然去了。村落的静谧无边无际，耙耧山脉在夏夜的呼吸声，使金莲脚下的地面有些轻微的晃动。如月色一样柔洁的皮肤，在夜深之处生了一层细密的因寒而起的疙瘩。金莲把手在胳膊上抚摸了一下，她摸到了皮肤上的冷凉，如井水一样清明，也摸到皮肤下的血液，热旺腾腾如文火上的水流。

她抬头看了一下天空，想我该去睡了。

她就起身进屋去了，没有再走进她的屋里，而是向前走了几步，向右一拐，进了厢厦老二的房里。她知道电灯开关就在进门后的一侧，可她没有开灯，而是摸黑进了屋内，虚关了屋门，试着脚步走进界墙东的门框，蹑着手脚到了老二的床前，探一会步子，摸着拉开被子就钻进了被窝，头一挨着枕头，瞌睡便如期而至地仿佛一块黑布蒙在了眼前。直至第二天醒来，她在床上闻到了一股半是熟悉、半是陌生的男人的浊汗的香味，她才顿时灵醒，这

一夜她睡得又香又甜，却是睡在兄弟老二的床上。

在这张床上，她上演了和老二惊心动魄的一幕。

老二果然是坐着来日夜里的末班长途汽车赶回村的。那时候夜还较浅，王奶的茶屋里还有闲人从刘街出来，在门口磕吃着她降了价的茶叶煮蛋。酒楼里碰杯的声音清脆欲滴，那些山里淘金的外地人，喝得醉醺醺地在街上唱着黄浪的情歌，有的商店见了他们，闪躲瘟疫样忙慌慌地关了店门，有的所谓的发廊和洗脚屋子，正敞开着门户等待他们。老二背了一包顺路捎脚进来的便宜衣货，从街上走过时候，朝那些酒醉的男人们吐了一口，想我要做了治安室的主任，首先惩治的就是他们。这么想着走到西门中街，推开自家关着的大门，进去又将其掩了，在过道叫了一声嫂子，不见回应，便踏进院内，把衣包放在地上，接着又大叫一声，回应仍是无声无息，这才看见嫂子的屋里没有灯光，想她也许是上了厕所，坐在衣服包上歇了一息，不见金莲从上房山墙下的风道出来，就到风道口上，迎着厕所连叫几声，证实了金莲不在家里，想夜半三更，她会去了哪儿呢？思摸着推开自己的厢厦屋门，顺手拉亮电灯，撩开界墙的门帘，他的眼球咣的一声，就被打了一下，人顿时桩在界墙下面，如镶在门框中的一个木人。

金莲就在他的床上。

· 032 ·

金莲赤身裸体地坐在他的床上，脱下的衣服挂搭在她身后的床头。灯光又明又亮，她坐在那儿，用被子盖了下身，上身端端的直立在床头，宛若城里街头上那些女人的汉白玉的雕刻。她看着老二，往日和老二说话时的羞怯仍在脸上淡淡薄薄，微红在她白嫩的脸上，如一点粉脂一样。头发乌乌地披在身后，有几缕不听召唤地披搭在她的肩上，使她那玉裸的坐姿，显出了十几分的美静。她看见他撩帘进来，身子一动不动，表情也一动不动，连眼珠也都一动不动，那样凝固的姿势，仿佛是从昨儿深夜睡到老二的床上，到今早醒来之后，她就未曾走下过床，未曾扭动一下肩膀。她就是这样等了他整整一天。且仿佛等的不是一天，而是十年百年，一个世纪。仿佛她来到这个人世，从一个女婴长到亭亭玉立，到嫁给老大，再到老大离开这个宅院，她就是为了这样一个夜晚，为了让老二进屋，突然看见她赤身裸体地坐在他的床上。屋子里静得能听见他们彼此的呼吸流动到一块的碰撞声，像风中飞舞的麦秸和鸡毛那样撞到一块儿，能闻到老二的目光落在她热辣辣的身上那种被烧糊的焦燎味，宛若头发在火盆沿上被烧烤了一样。她竟就天长地久地

望着他的脸，看见他凝在门框下的身子晃了晃，那张脸却始终没有动，直到有一层细汗出现在他的额门上，积聚起来，沿着眼窝、鼻侧、嘴角，一路叮当着流进他的脖子，他才把他的目光无力地从金莲的身上轰隆一声软塌下来了。

他说，嫂子，你把衣裳穿上。

她说，老二，我把你的事情办好了，村长庆答应让你当村里的治安主任了，还说要培养你入党，让你当村委会的委员哩。

他说，嫂子，我哥今夜就到武汉了，也许眼下人家正给他在治着那病哩。

她说，老二，你没有给我说实话，你一辈子害了我。你害了我一辈子。原来你哥是离过婚的人，你哥是因为那病才离的婚。你哥有病离了婚，你对我说你哥虽长得矮小，可他人品好，人品好得没有毛病挑，身上没有一丁点毛病可挑剔。给你说老二，我是冲着你老二才嫁给你哥的，是喜爱着你老二才嫁给你哥的。我不管你哥的病好不好，我只要你老二一夜我就没白嫁到你们家里了，我就死心塌地对你哥好了，和你哥安安心心过正常人的日子了。

她说，过来呀，老二，你愣着干啥儿？我留心了你们刘街的人，你们刘街的姑女媳妇谁都没有我的脸盘儿好，谁都没有我身条儿顺，谁都没有我的身子白。你过来老二，你过来我至死就对你哥好了。如牛如马侍奉他我都没怨言。

她说老二，我不是坏女人，我是见了你一面后，忍不住对你的喜爱，才嫁进你们家来的。你要今夜不过来，我就不会和你哥把日子过到头。他治好了病我也不会和他过到头。我原本就不是为他才嫁的。我是为你才嫁给你哥的。要为了他我凭啥一分的彩礼不要呀？凭啥你们说让我哪天出嫁我就出嫁呀？凭啥我知道他离过婚后还没有和他大闹一场呀？凭啥知道他有了男人的病我还半年只回了两次娘家，两次都没住够三天，而一天到晚守在他的身上呀？

她说，你说呀老二？你为啥不说话了昵？老二。我委屈你了吗？我对你哥不好吗？我不配你吗？老二。

她说，老二，你是男人了你就走过来，你是女人了你就站死在那儿不用动。你立马就成治安室的主任了，还等着刘街变成镇，想当派出所的所长哩。天下的派出所所长有你那么胆小的人没有？派出所所长连死人都不怕，

敢拿着枪往偷庄稼的人的胸口上打，可你有派出所所长那胆儿吗？

她说从床上站起来，把盖着下身的被子扔到一边去，咣咚一声立在了床中央，洁白光润的身子在灯光下闪着半青半白的光泽，像一柱青白色的玉石立在晨时的日头下。身上仅穿的那个紧身的红色呢绒裤头，如一团火样烧在她的身腰间，把一间屋子都映出了一层深暗的红。就这样说了许多话后，她忽然变得平静起来了，脸上刚才因激动而泛出的血红色的兴奋，慢慢不见了，无影无踪了，留在脸上的是一层浅淡的青，像初春时杨柳叶上的那种颜色儿。她盯着老二，像盯着一个陌生的人，嗓音冷硬坚定，说出的话每个字都有一斤几两重。

她说，老二，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让我嫁给你哥以前是不是哄骗了我？

又说，你不用死不开口，老二，我只问你这一句话，你今夜过来不过来？

再说，说话呀，不过来你就摇个头，要过来你就点个头。不过来我金莲一点不怪你。我不怪你可你也不用怪我和你哥闹离婚。要过来我金莲感着你的恩，有这一夜，有这一场事后我要不好好和你哥过日子，我金莲只要天上有云就遭天打五雷轰。我全家都遭天打五雷轰。娘家妈天晴出门遇狼蛇，娘家爹天晴出门遇着大路就遭车祸。

· 034 ·

她说，老二，你不过来不是？不过来我就叫你后悔一辈子。

金莲从牙缝生冷地挤出这样一句话，正要弯腰去床头拎自己的衣裳穿，老二却抬头看了她一眼，双脚挪过了门框儿。金莲去拎衣裳的手在床头上方僵住了，她缓缓地直着身，浑身冷了的血液突然又滚沸起来了，无可遏制的战栗使她双腿软起来。老二朝她走来了，他盯着她光洁玉嫩的身子，脚步轻轻地朝她移过来，脸上涨溢的红潮哩哩啦啦滴在屋里边。她是真的控制不住自己了，手心里的汗水淋淋地落在了床单上，且喉咙猛地干起来，她想唤一声老二，再说一遍我真真切切的是为你才嫁到你们家来的，可张开的嘴，发紧的嗓子使她没能说出一个字。他已经到了床前，抬头望她的身脸，眼睛上还潮润润地挂着泪。金莲把身子蹲下了，她因为浑身颤软，又有些头晕目眩，她把身子蹲下了。蹲下来她想一下扑到他怀里，或一下就搂着他的脖子，去他脸上、眼上吸着他的泪。然就在这当儿，就在金莲头晕身软地要瘫在床上时，老二在床前立下来，仰着头天塌地陷地跪下了。他双膝落地的声音震耳欲聋，仿佛一架山脉倒在了她面前。跪下来他还仰头望着她，唤着说

金莲嫂，你喜爱我我从心里谢你哩，我一辈子都在心里记住你，可是你我不能呀。你是我的嫂。我读书时哥去街上捡纸箱子卖了让我交学费，过年时哥没有一年添过新衣裳，可他宁可不吃不喝，也要在每年过年前给我添件新衣裳。

他说，嫂，不是我不喜爱你，是我不能对不起我哥呀。

说，他是我一奶同胞的亲哥哟，是如同我爹我娘一样把我拉扯大的亲哥哟。

说，嫂啊，真的不能这样啊。这样才要遭那天打五雷轰呢。我求你把衣裳穿上吧，穿上回到你的屋，不是我老二对不起你，也不是我老二不像你喜爱我样喜爱你，更不是我老二没有那个胆，是因为老大他真的是我的亲哥呀，因为世上没有这样相好的道理呀。

说，嫂子，求你快穿衣裳吧。这半年有好多人给我提媒我都没有答应。我为啥没答应？因为那些姑女谁都不如你。谁都没有你的模样儿好。我想找一个和你一个模样的人，我真的是从心里也恋着你的呢。可恋着也是不能呀，我们不能干那没有天伦的事儿呀。

说，嫂子，念在我也从心里恋着你的情分上，你就穿上衣服回到我哥的床上去，千万别和我哥闹离婚，好坏同我哥过上这辈子。我老二这辈子要不对你好我才遭那天打五雷轰，我才上山遇狼蛇，出门遇车祸。

说，嫂子，兄弟我求你快把衣服穿吧，我求你以后再也别这样儿好不好。

说，嫂子，你穿不穿衣服呀，你不穿我老二今夜就是睡在露天的院里也不再来这个屋里了。

金莲就从床边慢慢直起身子来，慢慢扭身去拿她的衣裳了。金莲拿她的衣裳时，忽然愣一下，从愣中醒过来，把衣服揉成一团，突然朝跪着的老二砸过去。又拿着枕头朝老二摔过去。再扯着被子朝老二扔过去。她如疯了-一样，在床上看见啥儿抓啥儿，抓到啥儿都朝老二砸，都朝老二掷，边砸边哭、边哭边唤，唤着说老二你是猪，你是狗，你是叫驴你会害我一辈子坑我一辈子让我一辈子没有好日子让我这辈子白来人世走一遭。你二十多岁站在那几个子像是树，肩膀如门板，以为你是个长成大人了的男人哩，没想到你老二原来不是人，原来压根你不配做男人，原来是得了骗病的男人哩，和你哥一模一样的假男人。不得好死的老二你害我一辈子坑我一辈子，没胆儿过

来你还说了满嘴好听话，还要我侍奉你的哥。今夜你错过了我叫你永生永世都后悔叫你永生永世也找不到顺心的女人过日子叫你出门撞汽车在家遭墙倒找个女人不是不会生孩娃就是好吃懒做长得丑在床上恶着那样的事情，叫你有媳妇和没有媳妇一模儿样。

第四章

老大死了。

金莲一辈子都认为老大的死应该是老二一手造成的。

老大死后许多事情都在一夜之间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老二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了他的治安室主任。刘街改镇的事也有了长足的进展，据说批文上所需的十四个公章已经有了十一个，其余三个都在地区的三个部门里，只要那三个公章盖到村长庆藏地契似的藏着的那些报告和批文上，刘街就不再是刘街了。刘街就要更名为镇了。眼下，刘街上下都为刘街改镇而出力，村长庆的嘴唇着急上火，燎泡白烂烂长了一层儿。村民们虽不能替村长出把力，但所付出的激动和兴奋，却是一点儿不比村长少。就是这个当儿的一天夜里，老大从武汉回来了。老大回来的前一日，老二的裁缝朋友给老二通了一个电话。

——老二，明天你哥坐火车到洛阳。

——病好了吗？

——能不好吗？让你嫂子等着享受吧。

——真这样，我老二记住你的恩。

——你别记住我的恩。你把咱事先谈好的那笔钱给我寄过来。

时候已经临秋，老大共去武汉医病两个半月。这两个半月金莲没有开过一天时装店的营业门。她回娘家去了。那一夜她和老二的风波之后，天色不亮她就回娘家去了。因为老二已经是村里治安室的主任，因为西门路和乡都路上的繁华及各条经纬胡同中的经济都需要老二的治安，所以嫂子走了，他也不消做饭，只是走到哪儿，治安到哪儿，也顺便把饭吃到哪儿。然现在哥要从南方回了，他不能不去接嫂子金莲了。

村委会买了一辆桑塔纳，村长把吉普车淘汰给了治安室。老二开了治安室的吉普车，两个小时后到了嫂子家门口，将车上的苹果、梨搬进嫂子家，然后站到正喂猪的嫂子身后，说嫂子，我哥病好了，他今夜儿到家哩。金莲

不回头。金莲说我不是你嫂子，我也不认识你的哥。老二说，两个月都过去了，你还生着我的气？金莲说你也配让我生气呀。老二说就是离婚你也回家跟我哥见个面，跟我哥办一下离婚手续嘛。话到这儿，金莲就不能不回婆家了，加之娘家爹说，我日你祖宗你这姑奶奶，小叔子说饭不好吃你就再烧嘛，哪能一气之下就回娘家住上两个月，现在你男人要回了，小叔子来给你陪着不是了，你要再不回婆家我就打断你的腿。娘把她从婆家带回的衣服行李已经收拾进包了，已经先自提放到村头的吉普车上了。娘把她拉到一个屋里说，再不回家你就没理了，男人病好了，兄弟来接你就等于给你赔理了，你去村头看一看，村里人看见老二开着小车来接你，看见老二把梨和苹果一箱一箱往咱家里搬，谁的眼睛不红呀，谁不说你嫁了一个好婆家。各家各户都是来客人了，才去村头给客人的孩娃买一包方便面。可老二这一来，就给咱家带了一整箱方便面，你说你还有啥理儿不回婆家去？

金莲说，娘，你那么欠苹果、梨和方便面？

她娘说，不是东西，那是情意。

金莲吓地一下，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液，在娘还怔在吓中时，她转身从家里出来了。

山脉上的大道，已经在金莲出嫁之后，被各村的人们分段修缮一遍，新铺的沙土路，在山梁上随形而弯，遇物赋形，宛若一条起伏荡动的布带在一架又一架的梁上飘逸不止。吉普车在那沙路上急速地开着，路两边的槐树、杨树一路被抹杀着倒往身后去。旷野如落在地上的天一样，无边无际，呈出深红色。刚出土的玉蜀黍苗，细弱在田地里，嫩黄稀疏，一棵棵都翘首望着梁路上的车，和车里的老二和金莲。

老二说，嫂子，你看我学会开车了，这车是先前村长坐的一辆，现在村长把它给我了。给我就等于咱家的私车了。

老二说，没想到当治安室主任的好处比我想的还要多，有车坐不说，街上那些开饭馆的，你不去吃人家的饭，人家说是我当官了，有架子了，不白吃人家一顿还得罪人家哩。

老二说，嫂子，你给我做个垫子放到我这车座上，让我靠靠腰，城里有卖的，可我还是想要你给我做一个。

老二说，嫂子，我看透了，眼下这社会有了地位肯定就有钱，有了钱你却不一定有地位。可你有了地位以后，钱要不足，你的地位不仅上不去，还

不一定能保住，这年月钱和权双胞胎样分不开，如鱼儿离不开水，水又离不开鱼。老二说，嫂子，我只给你一人说，连我哥我都不会说，我想先当这治安室主任，等村改镇后，我无论如何得当派出所所长，派出所所长肯定是党委委员，当上了镇党委委员，我再当副镇长。当了副镇长再设法把镇长庆给弄下去，等我当上镇长这镇就是咱们家的镇子了，想干啥咱家就能干啥了。

老二说，嫂子，你说我凭啥这样一路地往上爬？凭咱家的时装生意肯定不行哩，再说以后我也没工夫去洛阳、郑州进货了。我想把西门西街的四川酒家承包下来，我已经和那外地老板谈妥了，他知道我老二不是先前的老二了，得罪不起了，我把它包下来你就去当老板，兼管着财务行不行？

老二说，等我当了派出所所长，我得给咱们家弄两个商店、三个酒楼、一家歌舞厅；当了镇长，我要让凡是来咱们这儿做生意的人，无论啥儿营生，都得有咱们武家一份儿，要让钱像水一样往咱武家流。有了钱我的官就越当越大，权大了钱就越多。钱离不开权，权也离不开钱，这两样东西像人家形容的绿叶和红花，相辅相成哩。等我钱多了，权大了，那时候你说你想要啥吧金莲嫂，你要汽车我给你买，你要城里人住的别墅我给你盖，金银首饰只要你看上，不出三天我就派人去城里一串一串买好送给你。

老二说，嫂子你咋不说话？我说一百句你总得接一句。问着他把车速减下来，回头望一眼，看见金莲坐在吉普车的后排上，抱着她的衣服包，脸上平平淡淡，隐凝着一层浅青，而她的双眼，却是始终始终，都望着窗外的山脉和世界，似乎对老二的话，压根没有听，或者听了却压根儿没有听进去。

老二把车停下了。

停了车，金莲就真真切切地看清，秋庄稼已经齐了小腿的深，瘦的浅黄，肥的乌青，齐齐整整队伍似的站在一块连一块的田地里。天是深蓝色，云彩和白絮一样洁净地飘动着。天地间那股腥浓的青稞气，在山脉上烟雾一样流动不息呢。有行人从他们的车边走过去，金莲去看那看她的行人时，看见刘街就在她的脚下边，连各家房上落的柴棒、树叶上的土灰、大街上赶集人的草帽，都在她的眼皮下。因为是集日，西门路和乡都路上云满了从四面八方走来的赶集人，因为耙耧山脉男人女人都戴草帽遮日头，刘街上游晃的灰灰白白的草帽就如无边的帐布，把刘街的大街小巷遮得不见了，仿佛那是草帽的街儿了。金莲从车上走下来，朝路边上吐了一口痰，独自从车旁擦着往刘街上走。

老二从前门下来拦住了她。

嫂子，老二说，我站到那儿一米七八高，好坏也是村里的干部呢，治安室的主任了。你要我咋样儿，还让我再给你跪下一次吗？

金莲说不用哩，抬头瞟着老二的脸，就像冷眼看着一面挡了去路的墙，说你不就是要我对你哥好吗？不就是你哥今晚儿要到家，他病治好了，成了一个男人了，接我今夜回来和他睡觉吗？金莲说我陪他睡觉就是了，我在床上侍奉他就是了，用得着你一路不停地给我许愿灌那迷糊人的汤水吗？

老二说，嫂子，话不能这样说。

金莲说，那该咋样说？让我说谢你了，老二，你给了我一生一世的好日子？

老二说，那你说咋样儿，老大是我亲哥，你能逼我和你不伦不理吗？

金莲说，从今往后你再也不要提过去的事儿了，我金莲懂事了，我能看人认人了，我已经知道你老二其实不是男人了。说到这儿，她冷眼寒目地斜了一眼老二，从老二的肩下挤着走过去，往刘街走去了。老二朝前追了几步，说你上车呀嫂，金莲没有回头说，你走你的老二，用不着对我低三下四，我是老大的媳妇，你放宽心，我到夜里像别的媳妇一样打发你哥如意就是了。

金莲就走了。

金莲果真如别的媳妇侍奉男人一样侍奉老大了，老大却死了。

老大死在金莲的身子上。

死后的脸上还隐有喜洋洋、快活活的笑。

老大是在这一夜更深时候回来的。因为坐了末班汽车，车又坏在路上，回到家刘街已经睡得梦聚梦散。白日逢集留下的狼藉，如卖猪留下的腥粪，卖鸡蛋垫篮的麦秸，卖青菜丢的菜叶，裁缝剪衣裳丢下的布条，百货商店门口的塑料袋儿，化肥农药店前的氨味，七七八八东西与气味，在街上绊人的脚脖和裤腿。老二去接了老大。老二一直在王奶的茶屋门前等老大，王奶和郗哥睡后灯熄了，他还坐在王奶家的凳子上，直到来了一辆灯光如炽的车，老大从车上走下来。

——哥。

——老二呀，还没睡？

——接你哩，你夜饭吃没有？

——车坏在半路了，车坏时旅客都吃了，我吃了一碗热干面。就你一人来接我？

——我嫂她在家等你哩。病治得咋样了？

——你答应给人家一笔钱，那钱是多少？

——你别管。

——在那儿每副中药我都给了钱，他凭啥再要你一笔钱呢。

——我当上治安室的主任了，钱算狗屎呀，日后挣钱容易呢，给他妈的就是了。

这是老大和老二说的最后几句话，他们沿着西门大街，踢着集日残存的零乱，到家时金莲已经睡下了。金莲从娘家回来就躺倒在床上，吃饭时她既没有起床烧饭，也没有下床吃饭。老二一回来就去忙他的治安了。从外地来的一个乡痞偷了刘街一户人家的自行车，老二领着民兵去抓了那乡痞，关在治安室的一间铁窗小屋，狠狠揍了一顿，就被那丢了自行车的人家请去吃饭了。喝的是正宗的汝阳县的陈酒老杜康，直到月挂梢头才从酒桌回到家，进灶房揭开锅盖，伸手到锅里摸了摸，出来对着上房说嫂子，你没吃饭呀？见金莲没回应，又说那我上街到汪家酒楼让大厨师给你烧一碗，你是想吃鸡蛋面条还是炸酱面？这当儿金莲在屋里说话了。金莲说我不饿，我啥儿也不吃。老二说人是铁，饭是钢，不吃哪行呀。金莲说你是觉得我没给你哥准备夜饭吧？心疼你哥你就上街去给你哥准备吧。

老二既窝火又无奈地站在院内的夜色里。

嫂子，我对不起你，我一辈子在你面前输着理，可有的事你别把我哥牵进去。

金莲又从屋里传出半是平静半是气恼的话。

老二，你哥有你这样好的兄弟是他命好哩，说千道万你就是怕你哥到家，我给你哥脸色看。放心吧老二，从今往后你是我兄弟，你哥他是我男人，我金莲死了都不会喜爱你这样的人。

在院里呆了一会儿，老二便出门去接老大了。老二把老大接到家，把行李放到屋子里，给老大端了一盆洗脸水，听见金莲在床上翻身时床铺那干柳裂杨的吱吱声，说我去睡了哥，就回了自己的屋。

老二像拉开了大幕样把哥嫂推到台上自己走出去了。老大洗了脸，洗了脚，洗着时叫了一声金莲，说我回来啦，听不见应声，想也许金莲睡着了，

就如两个多月前一模样儿，到房檐下轻轻倒了洗脚水，借着月光浏览了院里他走前挂在墙上的镢头和锄头，看了插进墙缝的镰刀，还有临走时倒在地上由他扶靠在墙角的锨。他看见一切都是原样儿，连爬上窗台的月色，树根边的蚰蚰的叫声，都和他走前没二样，这才微微地怀着心安回到了屋子里。

他把屋门关上了。

当他把水亮亮的月色关在屋门外，将自己溶在屋里的墨黑时，慢慢就有些心慌意乱了，胸膛里充满了和前妻、同金莲初入洞房那一夜没有二色二景的心慌和激动。在汉口那平房小院住了两个半月，大包的中药喝了七十二服，堆起来药渣如一堆牛草了。吃着那些药，大夫就河弯路直地问他病咋样，夜里想女人时男人的东西硬不硬。问东西硬不硬就像问夏天热不热，冬天冷不冷，大夫的脸上没有半点羞怯和不适，还说我的药治愈率是百分之九十多，吃够三十服你们可以让你们的爱人来武汉旅游三天，试试你们的病好没。说路远的可以睡到半夜把你们爱人的照片拿出来，看着照片想想那号事，如若还是举不起来我不收你们一分钱，连收过的药钱也还退回去。果然就有人让媳妇去汉口旅游了，旅游了几日，夫妻俩就欢天喜地说，大夫，我病好了哩，我们回家了，要生个孩子就认你做干爹。有人就在没人时掏出女人的照片，看着看着脸上桃花灿烂了，不久也跟着出院了。还有的男人，既没有拿照片，也没有让媳妇去旅游，人家夜里到哪个旅馆去住了，拿钱找女人试病了，回来说他妈的，还真行哩，我该出院了，就兴致勃勃地走掉了。老大没有金莲的相片，老大也不敢说让金莲去武汉由他试试病，老大就那么在那平房小屋，和另一个从湖南湘西赶去的农民住在一个屋，那么一住就是两个多月，直到有一天大夫给他送了一张电影票，躲在影院一角看了一场外国电影，他才去找了那总是一脸冷色的大夫说，

——我该出院了。

——病好了吧？

——外国的电影，一点儿都不懂。

——你懂那电影干啥儿，能硬能传宗接代就行了。

——大夫，没想到你也是实在人，都不知道该咋样谢你哩，待我家里的怀上孩子我来给你磕仨响头吧。

老大是看见电影上的男女在床上翻腾时，发现自己病愈的。发现自己病愈的那一刻，他恨不得转眼之间就回到金莲的身边去，可眼下果真到了金莲

的身边时，他反倒有些恐慌了，有些不知所措了，有些害怕旧病复发了。摸着黑色他朝金莲走过去，他的心跳声如油锤落在地上一样响。他在屋子中央立下来，待适应了屋里的黑，便看见金莲侧身睡在床里边，后背一如往日地对着他。他想去叫她，想去摸摸她，他看见她露在薄毛毯外的肩头在月光中像卧在那儿的一只兔，有一股粉红香烈的女人的味道从那儿飘过来，如被热水烫了的花香飞进他的鼻孔里。他又慢慢朝她走去了。他已经觉得他的下身有一股力气要裂要炸地胀在那儿，然却因为她一动不动地睡着使那力气无法集中到一处炸裂开。

他过去站在了床下边，死死地盯着金莲裸在外边的肩头儿。

金莲在床上动了动。

他说莲。

金莲睁了一下眼，扭头瞟了他一下。

他忽然蹲下来，把手放在两腿之间做了一些事，仍还蹲着朝床前挪了挪，说金莲，我怕是真的病好哩，大夫让我看那外国电影时，我真的和别的男人一样哩。

金莲拉上毛毯把她受凉的肩头盖上了。

· 042 ·

他猛地就上前抓住了金莲的手，像抓住一只生怕飞走的鸟样把她的一只手捂在他的双手里。说金莲，夫妻一场，你给我说几句温顺的话，哪怕只一句，也许我就又和看电影时一模一样了。

金莲翻过身子盯着他。

他说我下身就和想要炸开一样儿，求你给说一句温顺话，就说老大，你是个男人哩。

金莲乜了他一眼，停了片刻，说老大，你不用来求我，你那好兄弟已经替你求过了，不就是想和我睡觉吗，想和我睡你就上床吧。

老大怔了怔，就把金莲的手放掉了。

金莲就势把手缩进了毯子里。

老大说，金莲，你忘了咱俩是夫妻。

金莲说我忘了你就别想碰碰我。

老大说哪一家的夫妻都得生娃儿，都得传宗接代呢，不传宗接代还要夫妻干啥儿。

金莲说那你就生娃传宗接代嘛。

老大说传宗接代就得有那样的事。

金莲说想有你有嘛。

老大说金莲，说这话你不是生气吧。

金莲说生不生气你别管，你只要记住今儿是你兄弟把我从娘家接回的，是你兄弟求我让我今夜看在夫妻的分上侍奉你，不是我金莲下贱、不是我金莲不要脸、不是我金莲离不开男女的事才从几十里外赶着回来侍奉你。

老大不再说啥了。

老大不说啥又蹲了一会儿，起来坐在了床沿上。

坐一会老大把手伸进了金莲的被窝里。老大伸手时又慢又迟疑，然当他的手触到金莲的身体时，仿佛被烫了一样缩回来，借着窗光看看仰躺着的金莲的脸，见她虽没有激动和兴奋，甚至连他没去看病前碰摸她时的那种半羞的热切都没有，可毕竟她没动，没有把他的手扔拿到一边去。于是乎，他的胆壮了，拿手去她的身上抚摸了，捏抓了，晃动了。当他的手从她脸上朝着她的身上叮当哆嗦着下移时，刚才摸黑进屋的那种欲炸欲裂的力气又回到了他的身子上，又回到了他的下半身。他感到了热燥不安，心跳如雷。他开始忙忙乱乱地解着扣子脱自己的衣裳了。脱着衣裳他呢呢喃喃说，金莲，我脚也洗了，脸也洗了，身上也洗了。在洛阳火车站那儿，一下车我就去城里的浴池洗了一个澡。说城里的浴池没有大池子，都是淋喷的水龙头，不能泡身子，还不如咱耙耨山这儿的温泉烫池子，可我满身都用了香胰子，你闻见了我身上的香味吗？我身上光得滑手呢，摸上去就如摸一条热鱼儿。他说着拿起她的手去了自己身上摸一把，然后就掀开了那毛毯钻进了毯窝里。就在这一刻，就在他的身子滑溜溜地贴着金莲的身子时，他听见了他下身力气骤然炸裂的轰鸣声，听见了他浑身血液滚动的山洪声，听到了他的心跳从胸膛里弹出来被他压瘪在金莲的两乳间，像被砍掉还依然活着的蛇头在他的皮肤之间窜动着。他知道在看电影那一瞬间的情景又回到了他身上。他的东西涨鼓起来了，突然间硬得如烧热的一截儿铁，兴奋和激动如被子样包满了他全身。从窗里透进的月光，温暖明亮地照着他的脸。空气中有一种扎耳嗡嗡的声音如汽车轧着他的耳膜开过去。他浑身战栗着把金莲压在身子下，双手勒着金莲的脖子仿佛要把金莲勒死在他怀里。他说我硬了，我硬了哩金莲，天呀我和别的男人一模一样了。他把他那坚硬的东西朝着她的水处引过去，呢呢喃喃说着我行了和别的男人一样的话，就借着月色看见金莲的脸哗哗啦

啦变形了，恐慌的苍白和冬霜一模样，整个五官都在扭动着响。他知道她被他突来的坚硬吓着了，知道她的恐慌扭动是为了躲着他，他说金莲你别怕，好坏我们是夫妻，是夫妻你就得让我这样儿，不这样再好的女人也不会生娃儿。说我好不容易有了这一夜，好不容易才这样，我知道我不配你哩，可你成全了我我会如牛如马一样侍奉你。说你答应过我今夜侍奉我，还对我兄弟说会像别人的媳妇侍奉男人一样侍奉我一夜。他像要捆住一个羊样在她的身上找到了她的手，把她的手按在了她的两个肩头旁的枕头上。他还想用别的动作把她钉在床上让她顺了他，然在他这样动作着说完了话，他就发现她的扭动猛然没有了，人像一摊儿泥样在床上不动了。她把她的脸扭到了一边去，一切都任由他去了。他不知道她是想到了啥，还是他的话把她打动了，总之她就那么泥一样任他捏摆了，任他梦里梦外地云雾了。

这当儿，事情便砰地一声发生了。

天空如一面新砖墙壁样压在窗子上。月色挤入窗缝的声音如水从山缝挤出来。时空呈出黏状的黑色凝在金莲的眼前。一切都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在恐慌的隐疼中，她闻到了一股血腥的气息从她的身下漫上来，整个世界就在她眼前消失了，只有汗水如湖一般浸泡着她，只有老大炸裂的喘息和兴奋呢喃如雨滴冰雹一样落在她的脸上。她感到她是死将过去了，感到一辆汽车从身上轧过去，又倒着开回轧过来，就那么反反复复轧着她，直到她成了血浆浆的一片那辆汽车还在来回疾驰着。就这样那辆车也许开动疾驰了上百年，也许就那么一会儿，那辆汽车停下了，如飞奔中突然熄火了一模样。她不知道究竟发生了啥儿事，就在一熄时候她从昏死中灵醒过来了，明白那浸泡她的不是一湖水，而是从老大身上如雨样落下的汗，那汗滴在她眼里，她想擦汗时，举起手发现如疯如癫的老大在她身上不动了，脸压着她的脸，仿佛一块石碑压在她脸上。

她不明白发生了一件啥样的事，用力把他的脸推到一边时，才感到她推的不是一张脸，而果真是一块断石碑，可那石碑被她刚推走就又弹回来，贴到了她脸上。她又一次有些厌恶地用力去推他的脸，那脸却又弹着压回来。

心里咚地响一下，她把床头的电灯开关拉开了。她第一眼看见的是老大快活地笑着，然那笑却是扭曲着，犹如画在一块布上的一张笑脸本来灿灿烂烂的，可那布却被揉得皱巴得无法伸开展平了。

她说老大你咋了？

又说你咋了？老大。

连问了三声，老大都那么扭曲地笑着不答她，且压在她身上沉沉重重，山一样不知比往日重了多少倍。

她知道事情不好了。心里一紧，轰然一声，浑身上下的毛孔都喷出了冰凉的汗，并跟着生出的第一个念头是要把老大从她身上推下去，自己立马躲开这间屋。就在她用力撑着胳膊想坐起来把老大从她身上推下时，她又躺下了，又让老大如停开的车样压在她身上，让老大的脸断碑般压在她肩上。

她知道，老大死在了她的身子上。

她把脸挣到一边，扯着发紧的嗓子，对着门儿叫。

——老二——老二——你快些儿来看看你的哥。

她一连叫了几声，直到听见了厢厦那边的开门声，才停扯了她的青嗓子。

老二就立在了静夜的院落里。

——嫂子，你叫我？

金莲说，

——你来一下，你赶快来一下。

老二说，

——有啥事，你说吧嫂。

金莲说，

——你赶快进屋里看看你的哥。

老二没有动，

——嫂子，半夜三更，有事你说就是了。

金莲默一会，更大着嗓门道，

——你哥死了，你进不进屋来？

老二也默了一会儿，压了嗓儿说，

——嫂，我敬重你，你也要敬重你自个。

金莲说，

——老二，你不进来就算了，可你不进来你不要怪是我害死了你的哥。

老二就迟疑着推开了上房的屋门，叫着哥、哥，试着脚步往北屋里边走，当掀开窗帘，看见老大赤身裸体地趴在金莲的身子上，笑曲的脸半青半紫地面对着门口时，老二哐地一声站下来，脸色唰啦一下青白了。

第五章

老大死了。

真真切切是快活死了呢。

整个刘街的老少都知道，老大的病好了，一时抑不下那种激动便快活地死在了金莲的身子上。也有人说，老大人儿小，金莲的井太深，活活生生把老大淹死了。可卫生院和街上的私家药房的人都说，老大死是因为脑溢血。无论咋样，老大是死了。一时间连刘街将成为镇后公章又多了一个也没人议论了。老大的死如好香食样把每个村人的唇噪占满了。在葬了老大，且过了七七之后，老大才从人们嘴边退下去，金莲的去留却上了人们的嘴。

谁都说不出半年金莲会改嫁，改嫁前会回到娘家住些日子的，可金莲不仅没有回娘家，连改嫁的意思也没有。金莲一如既往地睡在那张水曲柳做的双人床铺上，一如既往地无论逢集、背集都按时开着时装店的卷闸门，有人买时帮人家选衣服，帮人家试衣服，生意成了那衣价能抬高到哪儿就往哪儿抬，抬不上去，乡下姑女又想买，人家若叫她一声姐或妹，有时赔钱她也卖。没人买衣服时她就坐在卷闸门下的竹凳上，望着街上行人的脚步，望着不时阴晴变幻的西门大街的天空，既看不出她有什么死了丈夫的伤悲，也看不出她有死了丈夫的窃喜。老二是更多次数地不在家里吃饭了，有时人虽在刘街忙着那所谓的社会治安，每天都从自家门前走过三五次，却是一连几日本不回家吃饭，甚至夜里也不回家睡觉。金莲知道，他是在有意躲着她，于是她守在店的门口，看见老二领着几个民兵，手里提着涂有红漆白漆的木棒，从远处走来时，她就当众拦着说，老二，你晌午回来吃饭啊，不能老是做了你的饭，又剩在锅里，家里没有鸡猪，剩下的饭咋办？老二也就当着众人回答，嫂子，你吃你的，别等我哩，改镇的批文快下了，大家忙得没有黑地，没有白天。金莲说我不信忙得回家吃顿饭的工夫都没有。老二指着他的手下们，说你问他们，有谁回家吃饭啊。就有一个手下答，别人想回家吃饭还没人管饭呢。

终于就过了老大的百日，因为老二是村里的人物，百日这天家里就来了许多老二的朋友，连村长也都亲自来了呢。摆了几桌酒宴，一旗人马全都在老大的像前磕头烧纸，说了些听起来一脉情深的话，开宴喝酒后，老二和朋友们都围在村长左右，又说了满地让村长听了高兴的话。

金莲在人家吃喝时候，没有忘了给王奶端一碗大锅熬菜，拿两个白蒸馍，更没有忘了给村长媳妇端两碗让厨师特意烧炒的小锅肉菜，拿两个暄白的细面蒸馍。这也都是刘街红白事的规矩，可以忘了给年迈的王奶端菜，不能忘了给村长媳妇的端敬。所不同的，是金莲端着去时，村长媳妇拉着金莲在自己身边坐了许多，说了许多有关她人生的话儿。

说，金莲，听说有许多媒人找过你。

答，我烦哩，两个月就有十几个提媒的。

说，新的社会，该嫁了就嫁。

答，表姑，我不嫁哩，老大刚过百日。

说，你对得起老大了，不用再为他守着活寡啦。

答，我真的不嫁哩，我在家里老二还可以吃一碗热饭食。

村长媳妇就叹了一口气，说了金莲很多善良的好话，也说金莲你真的傻呢，哪有男人死了，为着小叔子多守活寡的人哟。这时候村长家的姑女月就回来了。月在院里看了金莲一眼，金莲主动去和她搭腔说话，月却撇撇嘴，回自己屋里去了。季节已是初冬，有人都早早穿了毛衣，月却仍然穿着毛裙，只是腿上裹尸样穿了一件紧身的呢绒弹力裤。她是真的丑极，几个月前，金莲在街上有意地仔细端详过月，月脸上如小麦杂面地黑灰，无论如何有粉也是涂盖不下，盖得厚了，反而有些青色，如在冰天雪地冻了一番。加上她左边那只上吊的斜眼，每当看人时候，那只眼球就躲到一侧，眼白铺天盖地地露在外边。还有她的双腿，那样的短，那样的粗，立在地上如两个麦场上的石碾呢。金莲想，她不该穿裙暴露她的双腿哩，可她总是穿得最早，脱得最迟。想她不该在脸上涂抹粉油，青色不如黑色滋润人的眼目，可她却总是要涂，以为那就是美，是乡间领潮的时新。想她幸亏是村长家的姑女，不然怕难以嫁出门去，要嫁出去，也得找一个老大那样的残缺或是瘸秃呢。金莲想，自己总是对她那样热情主动，她也常叫着表姐同她说话，可她今儿为啥却撇撇嘴，不答不言，回了自己屋里。金莲不知她是哪儿得罪了月，从村长家回来时，一路都想，你长得不好能怪我吗？我长得好也没瞧不起你呀，想我长得好不是也才找了老大这样的男人。找了老大这样的男人也守了活寡，你凭啥不仅不同村人们一样同情可怜我，还冷眼看我？

金莲一天都想着这样的问题，直到宴席上喝倒了几个，被人抬着送回家里，直到散席时金莲出门去送村长，村长立在过道说，金莲，有的话我都

给老二说了，老二今夜跟你谈时你态度硬着，有我给你撑腰，啥都不要怕，金莲才把月的冷眼放到一边，开始想村长说的话，开始想老二他要和我谈啥儿。当时金莲想问村长老二他要和我谈啥儿，可老二的朋友都打着酒隔出来了，她只好让村长走去了。村长走时像父亲样推推金莲的肩，又摸了一把金莲满头的发，说回吧金莲，有事了你就去找我。金莲开始想老二要和自己谈啥儿。金莲仿佛猜到了老二要和自己说啥儿，想证实老二要说啥，可她偏偏不去问老二，而是收拾了残席，和厨师一道洗了锅碗，规整了满院的摆放，原计划是连夜把借来的桌、椅、碗筷和酒具都还给各自主人的，这时候她偏偏决定不还了，在老二让他的手下去还时，她果敢地摆出了大嫂如母的架势儿，完完全全是一家之主的模样说，都早些回去睡吧，累了一天啦，明儿再还也不迟。

老二的手下都望着老二的脸。

老二说，嫂，还了吧，还了心净哩。

金莲说，都为你忙了一整天，你让人家歇一夜明儿再还可咋了。

老二犹豫一会，转身对手下的说，那就都先回去吧，我哥不在了，家里的事都听我嫂的。

· 048 · 在人走席散，一院冷清之后，金莲想老二该和她说啥了，看见老二给她递来一张凳，又叫了一声嫂，她却偏偏没有坐下来，而是说睡吧老二，累了一天，你也喝了不少酒，有话儿明天再说吧。说完金莲就先自回屋里，在屋里弄出了很响的铺床声、洗脚声和关门声，然后她就坐在床上关了灯，听院里老二的动静了。

老二在院里站了站，又回屋里呆一会，重又回到院里来。他这样来回几趟，到夜色降临得严严实实，连村街上的路灯不开人就不能走路时，金莲听见老二终于站到她的窗下，轻轻叫了几声嫂。

金莲说，谁呀。

老二说，我，嫂子，是我。

金莲说，老二呀，有啥事？

老二说，我想给你说个事。

金莲说，明儿再说吧，我睡啦。

老二说，明天村长安排我有别的事，今夜不说我就睡不着，你起来把门开一下。

金莲说，你哥不在了，有话你就隔着窗说吧，我不想让村人背地里嚼我和我的舌根儿。

老二说，嫂，你开一下门，这不是隔着窗能说的话。

金莲依然坐在床上，拉亮了灯弄出一些明明亮亮的穿衣扣扣的窸窣后，趿着鞋把屋门打开了。老二进屋先在灯光下揉了揉眼，坐在床对面的一张条凳上，望望扶着下巴坐在床沿的嫂，默了一会，说，嫂，有个事我想了多日了，不和你商量不行哩。金莲说你在村里人五人六哩，酒饭桌儿都坐不完，能有啥事和我商量呀。老二红一下脸，说再人物也是嫂促成了我当村干部的事。说村改镇就缺地区行政区域划分办的一个公章了，谁都知道村长快当镇长长了，镇党委书记、副书记和副镇长由县里派，别的干部都由村里选，可我跟村长说了想当派出所所长的事，村长却说难办哩。

金莲说半夜三更你把我从梦里叫醒就是为了说这呀。

老二说还有别的事。说我知道你早晚要改嫁，可又不想离开这刘街。说刘街改成镇，怕比县城的繁华也不差，先前你来我们家时我隐瞒了我哥离过婚，如今哥已不在人世了，缺你人情我还你。说你和村长媳妇是亲戚，要把我当派出所所长的事情办成了，你提啥条件我都答应你。

金莲说，话可是你老二说的啊。

老二说，我说话从来不悔哩。

金莲说，我没有啥条件，我就是想住在这儿不改嫁。

老二说，这不是啥条件。说村长在酒桌上和我谈过了，我也点了头，答应这家产有一半归给你，自然房、地一半也归你，你就改嫁了也是归给你，有这一半家产，加上你人品出众，完全可以住在这家里招一个女婿上门来。说你把我的事办成了我就答应让你招一个男人住在我们家，时装店的生意全归你。

金莲死死地盯着老二的脸。

——我要不要那一半家产呢？

老二吃惊地抬起了头，

——你想咋样儿？

金莲说，

——我不要家产，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让我住在这家里侍奉你。

老二从鼻子里哼一下，

——你咋还想这事儿，你想这事可能吗？实话说，我死了都不会做对不起我哥的事情呢。

金莲瞟一眼老二，

——那你就别想让我替你去找村长。

老二站起来冷冷地笑了笑，

——地球离开谁它都照样儿转。你不去我照样能入党，能成为镇党委的委员和派出所的所长，照样能一路把官当上去，把钱挣回来，大不了就是我把刘街最丑最懒的闺女娶回来，让满刘街的人私下取笑我。可笑后他们照样像敬村长一样敬着我，像敬爹敬爷一样敬着我。

老二说完这些就走了，走前他又在金莲脸上剜一眼，这一眼使金莲感到，老二再也没了老大活着时对她的那份忍耐和敬重，再也没了老大死后的百日里，他对她的那份叔嫂的情分和躲闪。他已经把她当成了世上最坏的女人了。他出门时拿脚在门框上踢一下，响声和他在治安室里打那外来的小偷一模样，就在那咣咚的一响之后，金莲一把推开了窗，把头伸在了院子里，说老二你娶呀，娶回那月叫你白天恶心，夜里更恶心，我就要在这家里看着你每天咋样和那斜眼黑脸石碓身子房梁腿的闺女过日子，咋样儿和她脱了衣服爬到一个床上去。

· 050 ·

一个月后，老二就果真把村长家的丑月娶为媳妇了。

时值正月末梢，冬寒又一次在山脉上淡薄下来，敏感的杨柳又一次在刘街的经、纬胡同中率先萌发了青绿。伴着初春的到来，刘街也迎来了盛世的春日，村改镇的最后一个公章在地区行政区域划分办公室对刘街的一番实地考察之后，就要盖在那份批文报告上了。地区和县两级组成的考察组是在阳历二月二十八日到刘街，老二和村长家月的婚事是定在农历正月二十六，阳历二月二十七，比考察组提前一日。为了让考察组吃好、住好，在刘街看到刘街未来的繁华和希望，刘街人停集半月，让那些急于买卖的乡下人，一律在二月末的这天来赶集。而停集的半月间，则是刘街家家户户整理街道容貌，各扫门前尘土的日子。到了老二娶月时候，刘街的街道已干净得鸟雀无食了。饭店、酒楼、美发厅、洗脚屋、铁匠铺、时装店、银行、邮电所、肉铺、杂货屋等一应街岸上的营业场所，都在门前摆了塑料花草，门口挂了红纸灯笼，西门路和乡都路上每隔20来米，均挂了欢迎考察组的红布横幅，各经纬胡同中的住宅村人，家门口都插上了红纸小旗。为了保持街容，猪狗都

被关在了家里，鸡鸭也都不再开窝，连那些爱在街上脱衣吐痰的村里傻子，也都在村委会的通知中，一并同鸡、狗、猪、鸭写在一句话里，被关在屋里不让出门了。刘街真的已经不再是了刘街，街道一尘不染，空气清新迷人，见过世面的人，从西门路或乡都路上走过去，不敢相信自己是走在北方的乡村里，说北京的中南海也不过就是这样儿。站在村头的耙耨岭梁上，望刘街的红色，看见半空中有虚晃耀眼的紫色祥光，宛若那街道上明日来的不是地区的考察组，怕是外国的首相、总统啥儿的。

老二和丑月就是在这样的时日和环境中结的婚，尽管两家只有千米之距，步行着一支烟抽不到一半也就到达了，可因为月是村长家闺女，因为老二是治安办的主任，不多日后的派出所所长，所以那婚事的隆重在刘街就旷古奇今，用了五辆轿车、两箱鞭炮，在两家酒楼里摆了三十六桌席宴。从上午十一时开席喝酒，到晚上十时才把新郎新娘送进洞房。

洞房仍是老二住的厢厦，家具也没有太多的添设，因为月想等村改镇后，由父亲村长出面，在乡都路中段把一家塑料厂的地皮要过来，盖上两层小楼，一楼装修后租出去，二楼住上他们两口，安乐着坐吃房租，因此只在厢厦的墙上涂了白漆，在厢厦的地上添了必须有的席梦思床和一组衣柜，一套大尺寸家电。酒宴时候金莲也是去了，无论如何，她还是老二的嫂子。在靠墙的一桌女人宴上，金莲说了许多明理的话儿。有人说，金莲，该想想你的事了，她说等给老大守够三年妻孝再说。有人说，啥年代了，你还有这种想念。她说，好坏夫妻一场，老大对我不薄，老大尸骨未寒，我不能就先自嫁了别人。这当儿老二和月轮流为客人敬酒，到了女人桌上，敬到金莲面前，老二说，今儿是我和月的大喜，我俩敬嫂子一杯。

金莲接过了酒，望着月笑笑吟吟，说月你穿一身红的果真好看，气色好得没法儿说哩。

月就打量一下金莲的表情，又低头看看自己的红绸薄袄，半阴半阳说，嫂子，我长得不好，可我命好，老二他喜爱我哩。说着把胳膊挎在老二的胳膊弯里，扭扭身子问道：是吧老二？

老二说，是哩，不喜爱不会娶呢。

金莲举起了酒杯，说我们山脉里的人，一向都不喝酒，今儿我祝兄弟和月在日子里不争不吵，快快活活，白头到老。

就仰头喝了那杯满酒。

老二有些愕然，望着金莲手里的空杯。

——嫂子，你多吃些菜。

金莲笑笑，

——我醉了也就醉了，兄弟你可别醉，别进了洞房醉得不知道东西南北。

老二脸上掠过一层暗影，

——醉了我也高兴。嫂子，忘了给你说了，昨儿天我还入了党哩，成了村支部的委员。

金莲怔了一下，

——要这样嫂子再敬你一杯，怕派出所所长的事十成有了八九吧。

老二果真喝了金莲的敬酒。

——当不当所长无所谓，重要的是月儿爱我，我也爱着月儿。又扭回头去，说是吧月儿？

月儿说，

——是哩。老二当派出所所长不是我爹定的，是将来镇党委研究的，要报县委批准的。县委组织部的来人考察啦，都说像老二这样的人才难得呢。

金莲又端起一杯酒举到月儿面前，

——来，咱妯娌俩喝一杯，老二出息了，我这当嫂的日后就有靠山啦。

也就和月又喝了一杯。金莲原是不会喝酒，自嫁到刘街之后，见酒多了，也可抿上一口半口。然今儿这样唇枪舌剑地连喝三杯，竟没让人听出那话中的跷蹊，连她自己都感到有些惊异，到老二又和别人碰杯时候，她偷偷地去看老二脸色，却看见月儿端着酒杯走路，双膀宽宽地炸开，走起路来左扭右摆，屁股也沉沉地下坠。她又留心了乱哄哄的餐厅，发现许多女人大都那般姿势，而几个未婚的月的同学却都不是那样。

她把老二悄悄叫到了一边。

——老二，和月结婚你会后悔哩，月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老二说，

——我当派出所所长的事县委组织部已经研究通过了，这汪家酒楼也答应转包给我了，村改镇后税务所长也要让我兼当了，到死我都不会后悔和月结婚呢。

说完这些，老二丢下金莲，急紧地去别的席上敬酒了。金莲在窗口站一会，望望老二和丑月，对席宴上的人说喝得猛了，空腹喝酒多了，说头晕

就先自下了酒楼往家去了。回到家金莲才发觉她果然喝得太多，头真的晕了起来，很想去老二的洞房做些事情，比如砸一个电视机，或者撕碎一条新婚被，再或者在那新床上倒上一盆水，用被子把那湿床盖起来，然她晕得腿软打晃儿，想想只好算了，并没有去那新房做上一件事情，甚至往新房多看一眼都没有，到院里只扭头朝着门上的喜联干干呸了一口唾沫星，回屋里瞟了一眼老大的遗像，便倒在床上睡了。

一觉醒来，老二和月正从酒楼回到家里，男男女女送着他们，说了许多床上的笑话。正月的夜里，冬寒依然酷浓，在老二和月到家后反送客人的时候，就有哪个年轻人说，月，老二，天像冷哩，晚上睡觉你们搂得紧些。不见老二回敬啥儿，月却在那粉红烈烈的笑声中，说眼馋了你也结婚，别看老二娶了我你就眼红。还说了一些别的笑话，都带着桃红的颜色，金莲听着有些恶心，可心里生出的妒意却顿时旺盛起来。她已经彻底摆脱了白日的酒晕，去厕所做了小解，出来时正好是老二和月反送客人回来。月光融融如水，院落里正是黎明时分，潮润使白日里轰鸣喜庆的鞭炮气味，一律留滞在地面迟缓地流动，仿佛云雾绕着脚脖子，闻起来又香又浓，如大年初一乡里的氛围。金莲就在那炮纸和火药的气味中站着，看着月儿吊着老二的脖子从外面回来，那样的亲热仿佛有些迫不及待，仿佛恨不得就站在院里做一番男欢女乐。金莲把步子淡了下来，躲站在了树影里边。她听见月儿在老二脸上亲着时，那水渣渣的响声，如同手掌拍在水面，看见老二被月儿亲了几下之后，人就不安起来，突然把月儿抱在了怀里。他们在院里亲吻，在金莲面前热火朝天。金莲听见月儿娇嗔地说，你轻一点，要把我吃掉是吧。终于也就忍无可忍了，终于到了不能不做些事情说些话儿的时候，金莲感到有一股妒火是从她腿下烧起来的，首先烧疼了的是她的双手。她不知道她的双手啥儿时候揪住了她的灰羊毛裤，像揪住了月儿的头发一样，把她的裤布揪得哎哟着疼叫，也不知道她把自己的裤子到底揪了多久，直到被火烧热的双腿感到了脚脖上有丝丝的寒意，才发现她把自个儿的裤子揪提了起来。月色潮润寒凉，从过道吹来的穿堂风窃窃地从她身上溜过。金莲感到喉咙发紧，仿佛憋着一口恶痰吐不出来。肚子里有一股气团，胀在她的下腹如发酵的面样使她有隐隐的疼感。心口那儿也郁结着一块坚硬，仿佛半块砖头窝在胸内。她没想到老二给丑月的一个亲吻竟有始无终，长有十里，居然使她等得血被烧干熬尽，那一个长吻还没有结尾。她真的是不能不做一件啥儿事了，不能不说

一句话了，再不动不说，她将会被活活地憋死在人家的新婚夜里，会如老大一样，因血液冲脑，突然就死将过去。她把提揪起来的裤子从手里放了下来，把窝在手里的两兜汗擦在裤上，咳了一下，从树影里飘了出来。

——老二，天冷哩，亲热到屋里亲去，在外边冻感冒了还得吃药。

老二和月儿砰一下弹着分开了来。

——是嫂呀，还没睡？

金莲过去站到他们面前，

——你们大喜哩，可你哥不能喝你们一杯喜酒，他从小如爹如娘一样照看你老二，我不能不回来给他说说你和月儿完婚的事，不能不替你在他的像前倒一杯喜酒哩。

老二缓缓把头低了下去。

——嫂子，我都忙昏了头呢。

金莲说，

——连亲哥都给忘了，急着和月儿亲热也该到屋里，你哥死了还不到半年，你最知道你哥是咋样死的。在这院里亲热不怕你哥看见了难受呀。

老二再也无话可说，把头扭到一边，又回来去看上房灯光下哥的遗像。不知道他能否看见老大在那像框中缩头萎脸的模样，然金莲却是看见，老二脸上厚着一层愧疚，在月光中如脸上蒙了灰布。她知道老二不是为她伤心，而是想到了那为了做一回男人才死了的大哥，她想让他每每和月儿亲热时候，都想到他的大哥，想到他哥那男人的无能和成了真的男人却快活死了的景象，想让老大永远成为他和月儿中间的一堵推不倒的隔墙。她说，记住你哥是咋样死了就行，你们进屋亲热去吧，只要别把床铺弄散了架儿，惊了你哥在家游荡的魂儿。

老二不动，月儿也站着不动。

金莲说，你们进屋上床亲热去呀。

老二这才搬山样抬起头来，说嫂，我对不起哥哩，哥死不足半年我就操办喜事，可哥一生良善，他知道我为啥儿要慌慌草草结婚，他真的有灵儿，也不会怪罪我做弟的一句。

金莲浅浅笑了一下，说你哥不会怪你，你嫂也不会怪你，那就快进屋和月儿上床接着去吧。

老二狠了一眼金莲，月光中的青冷恶寒酷浓酷烈，只是因为夜色，金莲

没有看见罢了。金莲无所顾忌地说着，心里的郁结似乎渐渐有些化开，有了些复仇的快意和温暖。她看着面前的老二和月，接着说你们进屋睡吧，床和被子都等得急呢，快进屋去吧。这当儿月就接了腔去。月本来不是村中的绵善闺女，爹是村长，是快要做镇长的人物，哪儿能受了这份辱气。刚才一阵不语，是因为在亲热中突然被人兜头浇了冷水，有些被人捉了奸的感觉。现在她从那误感中灵醒过来，似乎明白了金莲话里含的意思，她朝老二侧跨一步，将胳膊从老二的后腰拦抱过去，把老二紧紧地箍在怀里，说金莲嫂哟，人家说我是斜眼黑脸石碓身子房梁腿，我长得这样恶丑，和老二热热乎乎上了床去，怕你心里不好受哩。

金莲说，好受哩，我兄弟老二一表人才，要他果真看上的是你，不是你爹村长，不是你爹将要当镇长，而是你月儿本人，那我才真正的难受哩。

老二说，嫂子，这是你做嫂子说的话吗？

金莲说，我说的都是实话，不想听就和月儿上床去嘛。

本来金莲还想说些啥儿，说你们上床去吧，我今夜就在这院里站着，听一夜婚床，看你们能如何地快活，能把那床铺弄得多响，然她没有想到，她要说的话却被月儿先一步说了。月儿说的和她想说的一模一样。待她话音生冷地飘在地上，月儿竟真的推着老二往洞房走去，且边走边说，说嫂子，没想到你这样知情达理，那我就和老二进屋上床睡了，想听我和老二快活时的声音，你就站在院里一夜，不想听了你也回屋早些睡吧。如此地说着，老二被月儿推进了洞房。关门的声音温顺而又柔和，像二胡中拉的哪一曲过门的乐谱。就在这乐谱之后不久，随即就传出了月儿那夸张的快活的尖叫，相随着尖叫的声音，是月儿故意撒娇的说话。

——老二，你要把我勒死不是？你把我搂得紧死了，你松松手让我喘一口匀气儿嘛。

第六章

二月末的这天，刘街的集日空前绝后，从四乡赶来的买卖人，多得如秋天槐林的落叶。春暖已经铺天盖地，杨柳吐了嫩芽，桐树没有芽叶，喇叭似的粉花却把天空染得拥满粉黛。空气中四溢着温暖的香味。赶集的耙耧人们，或挑或背，有的解开扣儿，敞露了他黝黑的胸膛，有的索性脱了棉袄，搭挂在他的行李担上，单穿着已不更多见的白色土布衬衣，衣领上漆黑的

脑油，使清新的空气中夹杂了一丝温馨的垢味。大街上人山人海，西门路和乡都路上水泄不通，连经纬胡同中也都堆满了买卖家禽和农副产品的生意人，吵声、闹声、讨价还价声，洪水样流溢在刘街的上空，把欢迎地区乡镇区域划分检查组的红色横幅掀得风吹草动样哗啦哗啦。

检查组是午时集盛时候到的刘街，三辆轿车停在村委会门口，将行李卸往特意整出来的招待房间，便由一位副县长陪着对刘街开始了询问和抽样检查，从人口到税收，从乡镇企业发展到刘街的人均收入，再从耙耧山脉的人口密度到每一个集镇间的距离，村长庆都一一做了回答。那兼了组长的地区乡镇区域划分办的李主任，要了材料，做了记录，最后，李主任就领着大家到街上去看了。

村长问，要把赶集的疏散一下吗？

县长说，人越多越好，繁华哩。

村长说，午饭吃些啥？

县长说，要廉洁，也要丰盛，全吃土特产，野鸡、野兔、蝎子、蚂蚱、蛇。又问，狗鞭有没有？

村长说，狗鞭、钱肉全都准备了。

县长很满意，说这就妥当了，村改镇十有八九办成了。李组长走在大街的最前边，县长和村长在最后窃议了这样几句话，就又赶到前边陪检查组的同志了。一行人从赶集的人群中走过去，看商店、看酒楼、看集贸市场、看农副产品。李组长比县长大一岁，比村长庆却小一岁，长得年轻、精干，没有当官人通常都有的大肚子，穿了夹克服，直筒裤，黑皮鞋，说一口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李主任到一个卖大棚蔬菜的老汉面前问，现在的政策好吗？老汉说千好万好哩，能吃饱肚子啦。李主任说知道邓小平是谁吗？老汉说知道哩，小小个子嘛。李主任说想不想让把刘街改为镇？老汉说改了就好喽，有专人管税了，不用张三李四都来收税了。李主任说，想不到这儿的群众觉悟这么高，对政治和经济都懂一点儿。李主任还看了洗脚屋、美容厅，询问了服务员的籍贯，是不是当地人，夜间营业到几点，又到几家乡镇企业、个体企业看了看，到午时一点才回到村委会里去吃饭。

饭后就研究村改镇的问题了。以为一切都已水到渠成，李主任拿出公章现场办公一下就完了，没想到从后晌两点十分开始，到五点半李主任还没拿出那公章。研究时村长庆和乡里几个干部都在门外边，只有县长在屋里旁

听。五点三十五分县长从屋里出来了。出来时县长的脸上云着一层雾，说他妈的，事情节外生枝了。

村长的脸色咣咚一下变白了，说咋儿了？

县长说没想到耙耧山那边的邻县也有一个村子想要改为镇，离我们这直线距离不到二十里，按规定新改镇的距离不该这么近。

村长说不一个县不搭界的事儿呀。

县长说只隔一道山脉彼此影响发展经济嘛。

村长就急了，那咋办？

县长说我做工作让检查组在这儿住一夜，剩下的事情就归你办了。

村长说办啥儿，县长，你把话给说明白，只要能办成村改镇，就是让我蹲班房我也没意见。

县长乜斜了一眼村长庆，说办啥事儿你问我，我知道你要办啥事儿？这样迷糊你能当镇长？你能把一个镇的经济搞活吗？县长训斥着，在地上吐了一口痰，又用脚搓了搓，说不是给你说过嘛，李主任是离了婚的人，家务事顾不上做，要能给李主任送个保姆比送啥儿都强。说完这句话，县长有几分不满地进屋陪李主任们研究事情了。

村长怔在村委会的大院里。

村长立马想到了金莲。

村长派人一时三刻就把金莲找到了。金莲在村街头王奶的茶屋里。金莲从昨儿夜里就来了王奶的茶屋，那时候她在院里听见月儿有意快活出来给她听的新婚的尖叫声，真心实意想拿一把菜刀进屋把月儿的喉管割下来，想让月儿的血水龙头一样喷在婚床上，让老二漂在那血里，望着没了喉管却还依然痉挛抽动的月的脸，脸色苍白地跪在血泊里求着她，求她手下留情让他老二活在这世上。说让我活在世上你让我干啥我干啥，让我当狗日夜跟在你的身后都可以。金莲是果真走进灶房了，果真把菜刀握在手里了，就在她提上菜刀欲要出门的那一瞬，她想起了老二的肩膀和门板一样宽，想起了月儿的腰和石碾一样圆。她又把菜刀轻轻搁在了案板上，就着水缸撩水洗了一把脸，到上房望了老大那缩成侏儒一样的像，听着月儿那夸张炸裂的快活的叫，她抓起男人老大的遗像框，出来朝老二洞房的玻璃窗上有力地一砸，随着那清脆的玻璃落地声，立刻间月儿不叫了，世界安静了。

金莲朝大门外边走去了。

大街上流动着的静谧如细雨般潮润着，白天炸响的婚炮纸，在脚下如铺了棉花一样软。天空中月落星稀，街巷中空无一人，谁家白日被关在家里的狗，那时候在街上孤寂地站着，朝夜空无休无止地探望着。金莲回头望了一眼她时装店的招牌，迈着清寒的脚步，朝西门路的东端走去了。

金莲去了王奶的茶蛋屋。王奶说金莲，你千万想开些，人生在世哪能事事尽心如意哟，金莲说我没有做对不起他老大的事，他死了我还替他照看着让老二完了婚。王奶说老二和月是你做的媒？金莲说谁让村长媳妇是我表姑哩。王奶说老二和月过不长远呢，金莲说他们好得疯了样，因为和疯了一样我才来到你这儿。王奶说金莲，你该再走一家了。金莲说，我是喜爱刘街这个地方的热闹我才嫁到刘街的，眼下刘街要改为镇子了，越发地繁华哩，我嫁出去不是亏了我一辈子，我才不想嫁呢。郗哥睡在她们身旁，她们就那么一句一句地说到将天亮。到来日都从床上醒来时，王奶说金莲，你是嫂你该回去给老二和月儿烧一天饭。金莲说，王奶呀，人家正新婚亲热哩，我回去其实碍着人家事儿哩，你让我在这待两天教郗哥多认几个字。王奶卖着她的茶蛋，金莲教着郗哥写字，教他写了赵钱孙李，写了人之初，性本善，又写了北京、郑州、洛阳都是好地方，这当儿村长就来了，领了副村长、会计、经委会委员和妇女干部。似乎除了老二，村委会的干部都来了。他们站立在王奶的茶屋前，和王奶说了一些话，谦谦恭恭地挤进王奶的屋，坐在床上，坐在凳上，或蹲在门槛上。王奶说，金莲，村长找你有事哩。金莲半懵半惊地立在那，郗哥不知所措地拉着金莲的手。妇女干部便亲热地把郗哥揽到怀里去。村长说，王奶，刘街改成镇，我在最繁华的地段给你盖两间房，你除了卖茶蛋，还可以卖卖茶叶水，出租军棋、象棋啥儿的，把闲人都朝那儿引，再装一部公用直拨收费电话在屋里。王奶说，我七十多岁了，夜夜有噩梦，怕等不到那天哩。村长说金莲让你等到你就等到了，现在刘街改不改镇就看金莲的了。

所有的目光就噼噼啪啪落在了金莲的脸上。

金莲的脸火烧一样干红了。

村长说，你坐呀，金莲。

金莲在手里卷弄着郗哥的写字本，说姑夫，我坐一天了，我站一会儿。

村长说，有好长日子你没去找你表姑聊闲了。

金莲说，老二见天找月儿，不能一家人都去堆到你家里。

村长说，亲戚上加亲戚，你更该见天去找你表姑呢，她没有一天不在念叨你。

金莲说，姑夫，你找我有事儿？

村长低下头，拿手为难地在脸上抹一把，

——实在是说出口哩，说出来怕你骂我哩。

金莲说，是因为老二和月儿？他们好着哩。

村长脸上掠过一层暗影儿，

——他们死了我都不会管，我只管一村人的事，只管刘街改为镇的事，只求你金莲为了咱刘街帮我一次忙。

金莲说，姑夫，你说笑话哩，刘街改镇，我能帮上啥忙儿。

村长说，地区的李主任不同意咱刘街改为镇，可李主任家缺个保姆，你随他去洛阳他家帮一段日子忙，他就同意把咱刘街改镇了。

金莲说，我不会烧城里人吃的饭，洗不净城里人穿的衣。

村长说，你去村里人给你开工资，每月你要一千、两千、三千块钱都可以。

金莲说，钱是不少呀，可我有那时装店，不太缺钱花。

村长说，你这是帮刘街几万口人的忙，帮了忙几万人都会感谢你。

金莲说，我还是不去吧，老大刚死半年，我是寡妇，又是重孝，我不该到人家家里去。

村长说，你去吧，你去了村里把老大按烈士对待，在他坟前立块碑，将来你是烈士家属了，在村里无论啥都照顾你。

金莲说，我得回娘家，我好几个月没回娘家了，我想回娘家住些日子呢。

村长说，你不去你就得罪了全村的人，得罪了全村人你以后还在刘街咋儿活？你去了你维持了全村人，全村人有谁不敬你？连我村长也得敬重你。

金莲说，去不去我听我兄弟老二一句话，他说让我去我就去，他说不让我去我就不去哩。

就有人把老二找来了。老二一整天都在维护社会治安，生怕检查组在刘街期间，街面上因为那屡见不鲜的短斤少两和偷偷摸摸打了架。打了架官司就要闹到村委会。闹到村委会就撞见了检查组的李组长，那时候李组长就对刘街的印象不好了，更不让村子改镇了。老二来到茶屋的时候，已经日临西

山，赶集的人开始陆续地往四面八方的家里走，都是一脸的疲惫，一脸的灰尘，来时肩上重的人眼下肩上变轻了，肩上轻的人肩上变重了。扁担的吱呀声黄灿灿地响在落日中，脚步凌乱而又响亮，如跑了一天归圈的马队样从王奶的屋前踢踏着过去了。老二一来就知道是因着啥事儿，立在王奶的屋门口，血红的落日把他蒙了一层粉尘的脸照成了浅褐色，像一块陈旧的红色湿布蒙在他脸上。见了金莲，他那红色湿布越发地红重了，仿佛在染水中蘸了蘸。

金莲说，老二，村委会让我去洛阳李主任家侍奉人家哩。

村长说，不是侍奉，是帮一段日子忙。

金莲说，老二，你说去不去？

老二仰了一下头，脱口而出道，去呀。

金莲说，你仔细想想再说去不去。

老二说，不用想。有啥儿好想呢？这是为了刘街几万口人，为了刘街的世世代代，哪能不去哩。

金莲说，你还是再想想。

老二说，嫂子，还有啥想呀，你去吧，就是单单为了咱家，为了日后你在刘街的日子，为了我的前程你也该去呢。

金莲说，你真的让我去？

老二说，当然让你去。

金莲说，可是你让我去的啊。

老二说，你去吧，天塌下来我顶着。

金莲就决定要去了。

当夜，金莲被村长领着，在晚宴上给李主任倒了几杯酒。李主任见过人后，问了几句问过村长的话，如你家里还有谁？男人是得了啥病儿？没留下孩子吗？有的金莲如实做了答，有的寻话搪塞了，像你男人得了什么病的问，金莲和村长都说是脑溢血，至于为啥儿年纪轻轻就得脑溢血，李主任不便问，谁也没有多解释。总而言之，李主任听金莲说她愿意去李主任家帮些忙，听金莲说能去李主任家里帮忙也许是我们乡下人的一份福，李主任就说，我今夜就不住在你们刘街了，我连夜到邻县的那个村，不让他们村子改为镇，我得去做一些思想工作去，得和他们村委会好好谈一谈。

村长说，李主任，刘街几万人口谢你了，刘街改成镇后我们在街心花园

给你塑个像。

李主任说，我们都是党员，都是党的干部，谁都别搞个人崇拜、树碑立传那一套。说你在那儿给我塑个像，我马上把村改镇的公章盖到人家的报告上。

村长说，金莲，你今夜就搭李主任的车走吧，到洛阳一段日子，回来时我领着全镇的居民去公路边上夹道欢迎你。

金莲连夜就走了。金莲没有和李主任乘坐一辆小卧车，因为李主任真的要邻县村里做思想工作去，要去那儿收回他说过的话。副县长专门给金莲安排了一辆豪华桑塔纳，让她先到县招待所里等着李主任。在副县长陪着李主任走了之后，那车就停在金莲家门口，停在金莲时装店的招牌下。金莲回家收拾行李了，收拾她该带的衣物了，自然也要拿一些零花钱。当金莲收拾毕了后，已经是夜里九点钟，她从屋里走出来，看见村长、老二和月都站在院里的檐灯下，他们谁都一言不发，脸上凝了恭敬，仿佛他们在那儿等的不是她金莲，而是县长、省长，是地区专管乡镇区域规划的李主任。金莲出门时，在门口把脚步淡了淡，老二便慌忙上前把她的行李接在手里了，悄声说，嫂，村长答应把汪家酒店和村头那个农贸市场包给咱家了，还答应说过半年一年让我到党校进修进修回来当个副镇长。金莲没有看老二，只梗着脖子说那好呀，就到村长面前了。月在她爹身后道，嫂子，你走好。金莲说，月儿，你和老二过你们幸福美满的日子吧，门口的时装店其实是一棵摇钱树。村长说，你安心去吧金莲，时装店我让月儿或别人替你营业着，好好立本账，你回来掀开账本一看那收入会吓你一跳呢。

说话间到了大门外。

大门外的景象倒真把金莲吓了一跳儿。无论如何她也没有想到，大街上灯光明亮，辉辉煌煌，所有的路灯，各临街房的门灯、厅灯全都打开了，色彩斑斓，连天空都花花绿绿着。似乎刘街几万口人都从家里出来了，老老少少都挤在了金莲家门口，从台阶上向东望，竟看不到那人群的边尾在哪儿；往西望，西门路和乡都路相交的街心花园里，人们头靠头、肩挨肩，连花坛的砖池沿上都站满了人。大家谁都不说话，谁都把目光聚到金莲家门口，聚到金莲的身子上。金莲能听到人们的呼吸声，能听见人们目光相撞的碰击声。她把目光从奇静的人群头上掠过去，看见站在最前的是村委会的干部们，靠后的是有头有脸在刘街都被称为老板、经理的人，及他们那成了老板

娘的媳妇们和成了千金公主的姑女们，再后边是各店、厅、营业部门的服务人员和刘街普普通通的村人们。金莲想在那一圈层的村人们中看到王奶和郢哥，她把目光迟迟缓缓从这边移过去，又迟迟缓缓移过来，却是连王奶和郢哥的影儿也没有。村长已经亲手把小车的车门打开了，他说金莲，你找谁？金莲说，不找谁。又说村长，刘街改为镇，真的要给王奶找块热闹的地皮盖两间房，要让郢哥去学校读书哩。村长说金莲，我要说话不算话我还算人吗？以后镇上的工作我还咋搞呢。

金莲就往车前走去了。

老二把她的行李放到了车后厢。

金莲扶着车门，又往人群里瞅，仿佛不瞅见啥儿她就不肯上车样。

村长随着她的目光，在人群中扫了一遍，扭过头望着金莲说，金莲，拜托了，我代表咱刘街几万人口拜托了。说着他弯了一下身，朝金莲鞠了一个躬。跟着，老二、月和村委会的干部们都弯腰朝金莲鞠了一个躬。接下来，那些有头有脸的人，一层层、一圈圈，受了传染又如事先安排好了样齐哗哗地都朝金莲弯了腰。金莲看见他们直腰后，所有的目光都哀伤乞求地望着她，金莲的眼就潮润了。

金莲也便上了车。

人群慢慢如搬山移地般地为金莲闪开了一条路。

金莲就被那锃亮的豪华车带走了。

· 062 ·

第七章

金莲是在将近半年之后回来的。

金莲走时正值冬末，回时已是正夏，耙耧山上的小麦都已干焦了头，脱壳的粒儿落在田头和路边，麻雀在田头和路边便成群结了队。她坐着长途客车离开洛阳时，第一眼看见金黄的小麦，心里啍啍咚咚一阵热烫的狂跳，猛然想起她已经在李主任家侍奉将近半年了，不经意间小麦都熟了。世上的事情，真是百奇千怪，无穷的曲折，让金莲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一个透儿哩。李主任是他媳妇和他离的婚，离就离了吗，可当她知道李主任从乡下请了一个保姆时，就先是不以为然，以为不就是一个乡下保姆吗，然这样平静了几个月，当金莲不仅可以给李主任烧他爱吃的饭菜和鱼时，还可以给李主任铺床叠被也如给自己铺床叠被一样自然自如时，有一天，她把洗好的李主任的衣

服在阳台上晾晒着时，那女人就冷丁儿闯进了李主任的家，一脸青色，满脖子暴筋，说你就是从那刘街来的金莲吗？金莲怔怔地望着她，说是呵，你是谁？她竟说我是谁？我是李主任的老婆哩，离婚了我也是这个家的主人哩，你别以为你年轻漂亮，迷住了李主任，就想离开那穷乡僻壤来城市做压寨夫人了，来跟着李主任吃香喝辣了。她吼着说，你休想，给你说，从几天前我在菜市场见到你就看出来你不是好东西，这几天我请假不上班，天天都在楼下瞅你晒衣服，终于看见你不仅给李主任洗外衣，竟还给他洗内衣，你到底和他什么关系你给他洗内衣？男人的三角裤衩是随便哪个女人都能洗的吗？她说，我不提着那三角裤衩去法庭上告你和李主任的关系了，我要你给我走，要你立马给我离开这个家，我今天下午就搬回这套房子里。她没有像金莲见到的那些女人那样又摔盘子又摔碗，急了还把床单和枕巾一条一条地撕成布条儿，她就那么吼了吼，说了说，把自己的头发往脑后一甩就走了。她走了不久，李主任就从办公室连三赶四回来了，进屋先在几个房屋瞅了瞅，坐下点了一根烟，当金莲给他端来一杯沏好的茶水时，他拿手在金莲的手上疼爱地摸了摸，说她来了？没骂你打你吧？

金莲说来了哩，脸都气青了。

主任说，说了啥？

金莲说说让我立马就回刘街去，说她下午就搬回这房里。

主任就哭了。

那么大个人，那么大的官，说把一个村子改为镇，松口吐出一句话一夜之间村子就成镇子了，村委会就改成镇党委，可他哭起来也竟如孩子一模样，鼻子一把泪一把，说金莲呀，我咋样也舍不得你走呢，可不走不行呀，她爹是市委副书记，她妈在深圳的生意大得一句话能把一个县城买下来，能买这洛阳的两个区。说我和她过了十七八年我知道，她是说到做到的人，你要不立马离开，她会千方百计把我从这洛阳调到最偏远的乡下去，调下去还会给我降两职。

金莲就走了。

赶末班汽车回来了。她像出远门旅游了一趟一样，一转眼过了将近半年不能不回了。李主任替她买了汽车票，替她往村里打了电话，给她买了许多水果让她路上吃，还给她身上塞了五百块钱，说金莲，这不是你的工资，是我的一份情谊。金莲接了水果，又把那五百块钱塞进了李主任的口袋里，

说李主任，这钱我不要，你有这话就行了。李主任就又一次掉了泪，依依不舍地拉着她的手，说金莲，下乡了我拐弯儿去看你。说我快调正局了，调了正局我就到市委组织部里工作了，倘要不是你，我老婆怕不会答应和我复婚呢，她不和我复婚，我就难调到正局级，难调到组织部里管干部，我一辈子只从心里感谢一个人，就是感谢你金莲呢。

汽车开走了。

她和李主任就含着眼泪分了手。

一路上的颠簸，金莲都想着李主任的泪，清清亮亮，滚滚圆圆，从两个眼角流出来，七拐八弯，流进了李主任的脖子里，又被李主任雪白的衬衣领子擦去了。山脉像流水样从车窗外边流过去，刘街也如流水样从她心里流过来。她知道刘街在她离开的三天之后，被李主任的一个公章最终改为镇子了，村长庆做了镇长呢。老二做了什么，虽没确实的消息，但她也都可以想得到。她已经半年没有见过刘街的人，李主任说过村长庆和老二去洛阳看过他，可李主任因开会忙没见村长和老二，也没有让他们去家看金莲，说刘街改为镇，是因为经济建设上去了，改革开放搞得好，说这样看来谢去反而有些不太正当了。眼下，金莲就要回到刘街了，就要看到村长、老二、月、王奶和郅哥他们了。最终是因为她刘街才终是改成了镇，她知道她一从汽车上下来，镇长庆就要领着许许多多半年前在门口送她的刘街人，在西门路的东头候着她，见了她就都会慌忙来她的手里抢行李，问这问那，说许多热烫人的感谢话。不消说，老二是要对她毕恭毕敬的，月也再不会如半年前那样乜眼看她了。也许，街心花园里会塑着她金莲的青石像，或汉白玉的雕像啥儿的，因为城市的公园、街心花园都塑有半裸着的女人像，那女人都是年轻、漂亮，头发飘得风中柳枝样。还因为，因为她金莲刘街才被改成了镇，因为，刘街再也没有女人比她金莲柔秀貌美了。她想，街心花园如果有她的雕像时，刘街若还需要她去为刘街死，她就毫不犹豫地为刘街死了去。她想，日头说偏也就悄无声息偏西了，黄昏就将飘然而至了，倘若村长和村里人都到村头来接她，而这长途客车不急不忙地摇晃着，村长、老二们在那儿等着该是咋样焦急呵。金莲坐在车前的座位上，她想催司机把车开快些，可又觉得自己没啥儿资格催人家开快车，就那么无奈地坐在窗口边，望着道道山岭朝车后慢慢滚过去，片片麦田朝车后慢慢扯过去，路旁的杨树、桐树、柳树朝车后慢慢倒过去，然后闭了一会眼，好像睡了一阵儿，又好像没有

睡，待她睁开眼睛时，落日就在车窗上血浆浆的转为红色了。

刘街愈发地近了呢。

金莲的心里开始狂烈地跳起来，胸脯上有如马队奔过去。她看见了车外山上的关帝庙，庙里有人在烧香，有人挑着割过的麦捆从庙前朝着山下走。刘街快到了，三几百米就到了。她把手放在行李包上擦擦手心的汗，将头朝窗外伸出去，试图看看在西门路路口等急了的村人们，可司机呵斥了她一句，说不要命了嘛，她就又把头给缩回了。

车终于就停在了路口上。

金莲忙慌慌提着行李下了车。

客车又按部就班地开走了，往县城开去了。

落日干燥而又酷烈，仿佛是铁匠铺那被火烧红的薄铁皮铺在村头、路上、山坡和宽敞的西门大街上。有一股淡淡的细尘在街面溜着脚地腾动着，落日把那细尘照得锐红刺眼。车上有汽车开动时的风，下了车却一切都迟缓滞动了。静得很，落日西移的声响如飘旋的枯柳叶样响，大街上嗡嗡的声音仿佛几只蝇子在金莲的耳前飞。

村街头没有一个人。

没有人来接金莲，只有当初写有刘街二字竖在村头丁字路口的路标，被一米半高、两米半宽、墙似的一块巨型青石取代了。青石竖在一个长方形的砖垛上，正中凹下二指深，凹坑里凸出了三个字——西门镇。西门镇三个字皆用红漆涂抹了，艳红如新，仿佛还能闻到刚涂过腥鲜的红漆味。金莲朝四周迷惑地打量着，看见西门镇的巨大路标上落着一只灰麻雀，麻雀飞走时，在金莲的心里蹬落了一层灰，她把目光朝街上望过去，看见了许多家店铺正在关门窗，看见新开张的一家酒店正请电工在门口收拾门牌灯，看见有两座楼房在大街的这头像炮楼一样突兀地站立着。半年前那儿是集贸市场的平房管理站，现在那儿的楼房已经拔地而起了。街上的行人都是脚步匆匆的，她看见了一个媳妇仿佛是她家对面山货铺女主人，想唤叫一声时，人家却朝纬几胡同拐走了。她心里开始滋生了一股浓烈厚重的落寞感，发现村头没人来接她，如同发现了对西门镇来说，她金莲不过是一个外乡人。宛若走错了门，金莲提着行李，忽然有些想退回到哪里，退回到公共汽车上，或洛阳李主任的家里去。然她知这西门镇就是她的家，她只能回家不能退将回去了。应该是有一片村人站到这儿接我的，金莲想，没有一片也该有上三五个，至

少村长、老二和那些当了镇上干部、原来只是行政村村委会的干部们，他们应该像接回娘家的闺女一样来接我。金莲想，这时候有谁来接我，是男的让我脱衣我就给他脱下来，是女的让她跪下叫娘我就跪下给她叫声娘。金莲的脸上凝了一层悔灰色，仿佛受了多大的委屈样，心里酸酸的，想和李主任与她分手时一样流出两行泪，可她终是忍着没让那泪流出来。日头仅剩最后一抹红色了，从街头抽走的日光如谁在那头抽去铺在街这头的一匹红绢绸。她听着那落日的抽退声，看见从西门镇的巨大青石路标下钻出了一个孩娃儿，蓬头垢面、赤背光脚，仅穿个早该洗的黑布裤衩儿，仿佛是从土粪草窝刚刚睡醒的一个脏兮兮的精灵朝她飘过来，到距她几步远时，精灵立住了。

——郗哥。

郗哥望着她不说一句话。

她慌忙朝他走过去，丢下行李，蹲下拉着他的汗脏的两只小手儿。

——郗哥。

郗哥依然望着她，脸上半痴半呆，宛若有一层布贴在他脸上。

她说，你是来接我的吗？

他微微朝她点了一下头。

她说，你知道我今儿回镇上？

他又朝她落叶飘飞样轻点一下头。

她说，你咋知道我今儿回来哩？

他迟疑一会说，全镇人都知道你今儿回来哩。

她慢慢地在他面前站起来，

——你奶呢？

郗哥勾着头。

她说，

——你奶在屋里烧饭没来接我是不是？

他张张嘴合上了，合上了却又张开了，盯着金莲慢声细语说，

——奶走了。你走了三天，村委会扒房盖镇委会的大楼哩，奶去那架子下面捡柴火，掉下一块砖就把奶给砸倒了。没流血，也没破上一层皮，可夜里奶她叹了一口气，好好睡着，来日日头一照进屋里奶就在床上不动了。

金莲心里先是由慢到快地跳荡着，后来轰隆一声，冷汗立刻袭出来挂在了她的额门上。

——你说啥？

郗哥死死盯着金莲的脸，

——奶走了，奶不管我她先走了呢。

金莲抬头把目光从路角的两棵桐树间穿过去，看见王奶的茶屋一如既往地立在路边，石棉瓦的房坡上，落了许多树枝和麦秸，还有为了压风的砖块和石头。就那么盯着那房子怔了一会，她看见黄昏从西门大街的那头走过来，所到之处如半空飘着一层浅黑暗灰的纱。她开始提着行李，扯着郗哥朝着黄昏里走，走得不急不快，过王奶的茶屋时，还淡下步子看了看那挂在门上的锁，到踏上西门路的水泥路面时，有许多家的生意夜灯开始闪亮了。一切都如有人安排了一模样，一家的灯亮另一家也就跟着亮起来，于是乎，一条街，一个镇都亮起了灯，就宣告着说白天过去了，夜晚开始了。这当儿金莲才看清刘街果然不是原来的刘街了。西门镇就是西门镇。街道还是原来的街道，房屋也都还是原来的房屋，可原来临街的生意人和营业房的门厅招牌却面目全非了。半年前街这头只有一间房的理发厅，成了有三间大厅，装修现代的鸳鸯浴池，原来路东张姓的铁匠铺，改成了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贤人饭庄。路那边的棚房川菜馆成了上下两层楼房的重庆火锅城，还有卖丝袜、耳环、乳罩和透明女人三角裤的夜市部，卖各种小吃的手推车，全都和原来不是一样了，灯光更亮啦，小摊主们也都统一穿上了卫生白的工作服。一个标着咖啡屋却是卖各种茶叶水的营业厅前，全都用假的树皮装修得又野又新鲜。一个名为现代音乐厅的地方，播放的都是地方戏。一个露天舞场，音乐现代，去跳舞的男人却都穿着拖鞋叼着烟，姑女们勾肩搭背，进舞厅如同去看戏，手里都还提了累身后坐下歇息的小凳子。然而这些门厅前边的灯光招牌，却和古都洛阳的一模一样呢，闪烁闪烁，花花绿绿，果真昭示了都市的形态和气息。金莲拉着郗哥沿着路边朝街心花园那儿走，路上碰到两个熟人，她立下欲要和人家说话时，人家却把头扭到一边了。扭到一边和别人去说话，或者去看别的啥儿去。她不知道人家是不愿和她说话儿，还是确确实实没有看见她。她清晰地记得，半年前她离开刘街时，那些人都还夹在人群向她鞠过躬。她想他们一定是因为夜色没有看清她，想自己该走到路中央引人注目地方去，想自己从洛阳回来前，特意换上了还没流行到西门镇的齐膝短裙子，且裙色是入目的粉红色，只要走到大街的中央谁都会一样认出她金莲。她想着便往路中央挤过去了一步多，然刚走了几步，仿佛有人在路边

拉她样，她竟又走回到了路边的暗影里。她想，还是走在这儿好，谁看见我了我就热情地说说话，看不见我就悄然回家了。

金莲就和郗哥沿着街边的暗影走。

走了一段，身后有两柱车灯照来了，金莲又往路边靠着时，一辆叫不出车名的小车停在了她身边，有一个花白头发的平头脑儿从车窗露将出来了。金莲把头朝那花白脑儿扭过去，看见的却是郗哥脸上惊一下，一脸的灰垢便如墙上的泥皮样被惊得哩哩啦啦掉下来。她说郗哥，你咋了？郗哥不说话。郗哥把手从她手里挣出来，猛地朝那黑亮的车上恶恶地吐了一口痰，车转身子就往身后跑过去，仿佛他害怕车上的人，仿佛车一停下他就看见了车里装满了一车恐惧啥儿的，仿佛那车上的人会突然下车抓了他，会开着汽车追上他。金莲有些不知所措，叫着郗哥——郗哥——他便如精灵鸟样飞进了不夜的西门街巷里。

怔怔地呆站着，小车的前窗摇下了，以为是因了郗哥把痰吐在了车身上，人家才摇开车窗的，金莲刚要说些好话时，却从车窗里探出了一张极熟极亲的中年的脸。

——是金莲吧，你回来了？

金莲惊惊喜喜。

——村长，是你哟。

村长说，

今儿忙着开镇党委的会，学习中央关于乡镇改革的文件哩，没有顾上去接你。说金莲呀，我没想到当镇长还不如当村长，闹得今儿得连夜到县政府汇报学习情况呢，就不和你多说了，明儿天你有事就到镇政府里去找我。

镇长说着那车就躲似的开走了，好像镇长的话没说完司机就加油门了。停得急，走得急，使金莲压根没有看清他从村长庆到镇长庆这半年有啥儿变化车就走远了。

金莲木木地立在路边上，一家关门的鞋店的墙影铺在她的脸上，如一块黑布挂在她的脸上。她本来还想和村长说些话，问一下王奶咋说死就死了，可话在嘴边，只等她张嘴说出来，谁知未及张嘴车就离开了。做了镇长的村长就在车上走远了。失落开始在金莲心里铺天盖地着，像冬日时一早开门，湿润粘稠的雾冷不防从她身上卷过去。她想村长不该这样呢。想村长也许真的是忙得没有一丁点儿工夫呢，洛阳的李主任不是也经常为开会和文件忙得

晚上赶不回家睡觉吗？想不为文件和会议忙那还是国家的干部嘛。想这郗哥怎就见了村长和见了狼样呢，怎就往那车上吐痰呢。想郗哥你跑到哪去了。金莲在路边站了好一会，瞅不见郗哥，却瞅见了好几个似生似熟的男人在街上拉着外地的妇女说着笑着往经纬胡同的黑里走，往那露天舞厅里走，往本是茶屋的咖啡厅和酒馆里走。

金莲便走了。

金莲回到家，才知道老二和月已经不在家住了，金莲时装店的招牌字样也改成了月儿时装店。所幸的是大门、屋门上的锁都还没有换，使她还能有些如回到家了一样进到家。屋里的一切都如走时一模样，被子还是一条儿叠在床里，窗帘还是那样拉着却露了一条缝，连她走时洗过脸的脸盆都还一成不变地靠在门框脚儿上。唯一有所变化的，是灰尘厚重了，桌上、床上都可写字儿，如洛阳的李主任在某个星期天陪她到洛河边的沙滩闲逛写金莲我爱你时的沙尘一样儿。扫了桌子，换了床单，抹了床头。做这一切在李主任家常做的事情时，金莲明白无误地发现她心里有一样东西丢掉了。她不知她到底丢了啥，但她知道那样极为珍贵的东西不在心里了，那东西原是藏在心底无人知道的，可不知因了啥儿那东西却忽然不在了，丢失了，似乎永无可找了。她很想弄明白心里的哪一样东西丢失后不复存在了，收拾了屋子就独自出来站在院落里。

夜是渐渐地凉爽着，不知从哪儿吹来的风在院里无声无息地盘旋。立在桐树下的甬道上，望着半年前做了老二洞房的厢厦门上的锁，金莲又有些奇怪起自己来。她不知道自己为啥儿一踏进这个院，似乎想起了老二，又似乎压根没想起老二来。看到厢厦上落的铁锁时，她料定老二已经不在这个家里住，可对老二不住在家里心里竟又有些无所谓，就如一个租房的人又搬到别处去住了，和她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无非是做了一段邻居而已。她对自己这种无所谓的姿态有些惊奇，宛若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经过了许多人间大事，对啥儿都能应付自如了，能独自决断了，能不太存放于心，不仅对老二的离去感到无所谓，而且还对自己能对老二生出无所谓的感觉感到一丝欣慰来。

只是，因为空空的院子，因为缺月的夜色，因为浓重的黑色树影和寂静、凉爽的夏夜，使她感到心里有些凄楚。她就是在这薄薄淡淡的凄楚中，起身回屋了。以为一切就是这样呢，一切要发生的事都将拖到明儿天；坐了半天的长途客车，疲累和瞌睡迫着她要上床去睡时，没想到这当儿老二出现

了。老二的出现，使异常意外的事情噼里啪啦快速降临了，发生了，轰轰烈烈开始了。老二是在她翻箱倒柜寻找要换的枕巾时出现的，木板落地样的脚步声把老二从院落送到了她眼前。她问谁？老二说我。然后一转身老二就立在了她身后。灯光是一种灿黄色，老二立在她身后如一个演员忽然换了角色站在了舞台上。他的个子高多了。他穿了一套国家制式的公安服，肩上扛着公安的肩章牌，大壳帽使他一下显得比往日高半头。金莲看见他时，心里叮当一下，像老二拿锤子在她胸膛上猛地敲了一下。不消说，老二已经如愿以偿了，已经开始飞翔他那暴黑色的鲲鹏大志了。她说，老二，大夏天你穿戴整齐不热呀？老二笑着说，我当派出所所长了，是镇党委的委员哩，专门穿好衣裳来让你看一看。然后把帽子卸下放在桌子上，理了理被帽子压塌的板寸头，说嫂，咱们家在西门镇有钱有势了，能过上人上人的日子了。说你是今儿天黑到家的吧？我去办一个案子没能去接你，说他妈的，有一个酒店的赵老板把他前台的迎宾小姐给奸了，开始不承认，我把枪往桌上一拍，就把他吓尿了一裤子，一五一十全招了。说赵老板还给我跪下哩，答应不判他，他酒店十年内算有我三分之一的股。说我让赵老板当场拿出五千块钱赔给那小姐把事情就算结掉了。最后，老二说，嫂子，明天我领你去看一看，你看那小姐长得有多丑，赵老板真他妈没出息，枉有一堆钱不知该往哪儿花。然后，老二就自己坐下了，好像刚才那话是路上想好背熟的，说完就再也没词了。只是脸红红地瞟着金莲，等着金莲开始对他说啥儿，开始问他一些啥话儿。屋子里有些闷，绕着灯光飞的几个蚊子发出极其响亮浑浊的嗡嗡声。灯光下晃动的蚊影儿，仔细听时，也有细微飘飞的声音响在地面上，绕着人的脚脖子。金莲有许多话想问老二，比如说村改镇的事，镇里干部们的事，从县上来的镇党委书记、副书记叫个啥名儿，还有王奶咋就被脚手架给砸死了，郗哥怎么就那么仇怕当了镇长的村长呢；还有月儿和你老二，搬到哪儿去住了，咋就把我的金莲时装店改成了月儿时装店，这时装店到底是我金莲的，还是她月儿的。七七八八，有成千上万个问题待要问老二，可金莲就是不想开口说话儿。也许是坐车颠簸累了呢，也许是老二穿的板正威严的公安制服使金莲不想说话了。总之，金莲就是不想说话了。她坐在床边上，不时地把飞着的蚊子从头顶赶过去，望着坐在对面的老二沉闷着，仿佛该问的都已问过了，该说的都已说过了，剩下的就是老二走后她就上床睡了去。可是老二没有要走的意思呢，老二前后加在一起，来看她还没有抽支烟的工

夫哩。老二坐在那，时间水浸大堤样迟迟缓缓从他的汗中流走了。天气虽为夏夜，可还不是太过地热，然老二的汗却从额门上汨汨潺潺流。就这么闷坐了天长地久一阵子，金莲说，你说的赵老板是哪家的赵老板？老二说就那家重庆火锅城的赵老板，你回来路上没看见重庆火锅城？金莲说见了哩。老二说你见新盖的镇政府的办公大楼没有？金莲说我从那儿过时没扭头。老二说你该扭头看一下，六层楼，村改镇的批文一下来，连扒带盖只用了五个月，上月底各机构都才搬进去，我的办公室在一楼东角上，一个人一间屋，办公桌上有电话，电话号码是2746739。金莲说，天不早了呢，老二，你该回家睡了吧。

老二哐地一下抬起头，眼巴巴地望着金莲说，还不到十一点，夏天夜长哩。

金莲说，我坐了大半天的车，月儿等你也该急了呢。

老二说，她去她表姨家里耍了哩，省会有她一个狗表姨。

金莲说，睡吧老二，我真的瞌睡呢。

老二就极没趣地拿起帽子出来了。没有月光，天空却有几粒瑞星，院里的光色潮湿淡白，如刚刚落下的霜。金莲出来送老二，把老二送走想把大门锁死了，使人有钥匙也不能从门外走进来，可刚到院子时，老二忽然回了头，声音有些沙哑哆嗦地说，嫂子，你咋了？你出去半年没有先前对我好了哩，我看见你看我时眼里不明不暗，脸上不冷不热哩。金莲说你还用我对你好？当上派出所的所长了，成镇党委委员了，承包了两个大酒楼，一个纸箱厂，镇长是你丈人哩，月儿对你服服帖帖，你在镇上有钱有势呢，你缺谁对你好坏嘛。老二说，我有今天还不是托了嫂子你的福。金莲抬起头看看天，说该睡了，都睡吧，有话明儿天再说也不迟。老二便又转身往前走。然只走了两步，他猛地回身一下抓住了金莲的手，说嫂子，我不走了呢，我今夜就睡到这儿哩。金莲感到了老二说话时嗓子发紧如绷直的弦样颤抖着，感到了老二握住她一只手的双手又烫又大，如烧红的两片铁，她心里随着他的举动潮荡一下子，立马就又风平浪静，风息浪止了。朝后退了一步，把手从他的手里抽出来，金莲说老二，你忘了你是你哥的兄弟了？

老二木然地站在夜色好一阵，

——嫂，结了婚我才知道你是对我真好哩，知道女人长得好、脾性好和长得丑、脾性坏是大不一样哩。

金莲说，没忘你是老大的兄弟，你就啥都不用再说啦，快回去睡吧。

老二停一会，嫂，我真的想在这儿住一夜，哪怕只一夜。

金莲说，别辱坏了你家名声哩，你忘了你的前程哩。

老二说，我给你钱行不行？

金莲死死地盯着老二那被夜模糊了的脸，你说啥？

老二说，只要让我在这住一夜，你要多少钱都成呢。

金莲从鼻子里哼一下，你有多少钱？

老二说，一夜五百块。五百不行就一千，一千不行就两千。又说嫂子，我的亲嫂子，三千五千块钱我都给，你不知道做兄弟的我心里有一肚子苦水呢。说月她不光丑，我日她祖先呢，她不是好东西，给她睡了三夜我才知道她不是好东西，才知道她结婚前就和人睡过哩，不知道和多少男人睡过哩。老二说，金莲嫂，我肚里的苦水胀破了肚子我都不能说，谁让我他妈的有钱了我想有个官，有官了还想有更多的钱，更大的官。谁让我想过有钱有势的日子呢，明知道丑月不是东西我还不能说，更不能和她闹离婚，也不敢偷偷去街上找别的好姑女，让她知道了咋办呢？不到她爹下台我当镇长那一天，有多少苦水我都得咽进肚子哩。老二说，金莲嫂，我的亲嫂子，我心里不平哩，想到天东地西都不能平衡哩，我求你让我在这住一夜，住一夜我的心里也就平衡了，后悔时我再到哥的坟上跪下来朝自己脸上掴打耳光都行哩。哥若真的在天有灵，他骂我老二不是人，骂我是猪是狗都行。我不会让他骂你哩。他来世上值了呢，有你和他结婚他死了也值啦。可我心里不平呀，嫂子，我一生心里都亏呀。你让我和你住一夜吧嫂，住一夜我几辈子都记住你的恩。说到这儿时，老二的嗓子又开始哆嗦了，有些说不下去了，似乎要哭将出来了。他望着金莲，看见金莲的脸色平静如水，深湖样不可猜知，于是他就突然朝金莲跪下来，如一座大山轰然倒下一模样，双膝着地的声音雷鸣隆隆的。他跪着朝前挪两步，到金莲身下仰起头，乞求地抱着金莲的腿，求着说金莲嫂，只这一夜好不好？这一夜我给你一万块钱好不好？说亲嫂呀，你可怜可怜兄弟你就点个头，我知道先前我伤了你的心，眼下我跪着向你赔这不是还不行？赔了不是再加一万块钱还不行？说你不是说你为了我才嫁到刘街的吗？说我老二难道还不如那洛阳四十多岁的李主任？说李主任他官是比我大，可你去侍奉他半年他给你啥儿好处呢？他给过你一块一毛一分吗？我一夜给你一万块你还要我咋样呢嫂子？兄弟站在那儿和一扇城门一模样，

跪这求你半天你都不肯点一个头，好坏你兄弟也二十多岁呢，好坏你兄弟在这镇上也有半片儿天，全镇有手枪又有子弹的就你兄弟一个人，你就不给你兄弟一点面子吗？你就不想想你以后的日子在镇上靠谁撑腰撑面子？你就不怕你兄弟对你和对别人一样发脾气？

几粒瑞星像几粒玻璃弹球儿一样滚到了浮云后。村街上又开始宁静下来了，能听见从村头过去的汽车声和耙耨山的官道上那些来西门镇过了快乐生活的工人走回矿去的脚步声。云移的声响，在发梢和耳旁如羽毛一样抚过去。就在这深深的夜静里，金莲闻到了从西门镇漫进家来飞扬了一天的尘土味和白清色的腥臊味，还有山脉上庄稼地的清新和潮润。她从老二的大手间挣出她光滑的双腿后，一直就站在那气味中倾听着老二那热燥不安的说话声。她听到老二对她说的最后几句话是——

嫂子，你真的以为洛阳那李主任是对你从心里好的吗？对你从心里好你今儿回来他咋不亲自把你送回来？就是抽不开身也该给你派个车，他有专车专司机，派车和掀一张日历一样容易呢，有一点情意他会让你大热天挤公共汽车回来吗？实话对你说，老二说到这儿声高气大了，和日常的老二一样，他说嫂子，去不去村头接你是镇长开镇党委会研究过了的，考虑到李主任连车都不给你派，镇长才让大家在你身上注意影响，让谁都不能去村头接你哩，才对你说是开会学习文件哩，你以为镇里真忙吗？以为那狗日的李主任对你真有情分吗？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一夜就这样过去了。

这样发生的事情，就这样火爆爆地悄无声息了。

几日之后，镇长庆领着原是村干部的几个镇干部和镇上另外几个有头有脸的人，跟在老二的身后，趁街上人少时，还是如约地来看了金莲。来看金莲时，才知道金莲已经不在这个镇上了，无影无踪了，和王奶的孙儿郗哥一道从这个镇上消失了，如飘失的柳絮杨花一样不见了。而她屋里的东西，除了一柄女人必用的梳子和一面镜子以及属于她的衣物，其余都还完完整整摆放着，一样也不少，连老大的像也又规规矩矩地又回到了桌子上。

第八章

收麦的时候，天气酷热；在耙耨山的深处，各家各户割麦的庄稼人割

到累极的当儿，都到自家田头树下歇息着，喝着罐里井拔的凉水，望着那起伏不止的山梁和麦田，小麦那浓烈的热香在山脉上川流不息，宛若流动的雾霭从人们的鼻下叮叮当当淌过去。金莲的爹和金莲的娘是坐在田头的槐树下面歇着的，割麦磨钝了的镰刀挂在树身上。他们在等金莲的妹妹银莲从家提水来，喝了水再割一阵就该回家了。麦田里有旱蛙在爬动。割倒了麦的田地里，原来的青草冷不丁儿裸在日光下，叽叽哇哇就被晒蔫了。对面山梁的村落里，谁家大夏天在赶着娶亲呢，响器班吹得热热闹闹，花花绿绿，听来如酷热中流淌过了一股水。还有那村里的一头牛，立在村头如堆下的一垛泥，只有它懒洋洋地仰头叫着时，才觉得那牛原来不是泥，是一头活着的牛哩。就在那迟滞淤黄的牛叫中，长大了的银莲，提着一罐水，擦着头上的汗，像一个泥点儿样从身后的沟里爬着上来了。金莲爹唤，你快点呀，要把你爹你娘渴死呀。银莲脚步快了些，回唤说我是连三赶四跑着哩，再跑快我都要死了哩。这就到了近前啦。到了近前金莲娘忙不迭儿上前接过那满满一罐水，把为防止水荡水溅放在水面的草叶捡出来，将罐递给金莲爹，让他喝着水，又扭头打量一眼银莲说，过了夏天你就十七啦，银莲说是过完了十七，朝十八岁起脚呢。娘说你看你姐命多好，再不用酷夏天里割麦了，不用赶个集一早起床，半夜还赶不到家里。银莲说娘，你让我姐给我找个婆家找到镇上去，人家说西门镇发展发展也许还会变成一个城市哩，把我婆家找到镇上了，我和姐就把你和爹接到镇上住，咱再也不回这山里。金莲娘就顶顶认真地望着金莲妹，叹了一口气，说你没有你姐长得好，你姐要腰有腰，要胸有胸，脸上嫩白和城里闺女没有二样儿。银莲把胸挺起了，说我还不到十七哩，姐十七岁时还没我好看呢。这当儿金莲爹喝完了水，把罐还给了金莲娘，说收完麦得去给银莲买两身好衣裳，闺女大了，七分长相，三分衣裳，没有好衣裳闺女在人前哪能舒展地抬头儿。

银莲就一脸粉淡的笑容了。

一家人喝了水，便都快快活活地弯腰割麦了，浓郁的麦香、草气和他们脚下踢出的热烫的土味，汇成一股一摊，便哗哗啦啦朝着四野漫散了。

艺妓芙蓉

一

苹成为艺妓，很难说是从哪个年月正式开始的。从分析看，她不厌这个职业。她感到这职业中有乐趣可以吸引她。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是东京广大妓女毕生难忘的日子——封闭妓院从凌晨四时开始，到七时结束，仅用了三个小时。行动是由共产党部署的，事先召开了有民政、公安、文教、卫生、妇联、救济院等部门参加的会议，成立了东京封闭妓院委员会。共产党是把这次行动作为一个战役打的。事隔几十年，东京很多人都还记得当时情景之盛。特别都还记得第四巷的艺妓苹，多半老人都能说出她一二生活琐事，似乎其音容笑貌也历历在目。

一个艺妓能让后人记得，这不是易事，加之她又不是绝代佳人。

东京是七朝古都。中国的文化圣地之一。早在北宋时期，公元九六〇——公元一一二六年间，妓业就已达达到枝蔓丛生的境地。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曾多处提及，说有的街道，除少数店铺外，余皆妓馆。而外，“诸酒店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阁子，吊窗花灯，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由此可见，东京妓业是何等昌盛。宋徽宗赵佶钻地道约见名妓李师师的千古丑闻就在这里。到了明代，不但客寓、旅馆亦有妓女，连专住妓女的娼客店也相继生世。清末以至民国，妓业就更为发达。据民国十四年间，一位在东京警察南区分署缮写统计文件的录事回忆，当时，第四巷领过政府油印盖章的特许证的一等窑妓有三百余人；会馆胡同的二等窑妓四百余人；卧龙宫的三等窑妓三百人。四等窑妓在外马号街高高山附近，五等窑妓多在禹王台一带，政府不发给她们特许证，则更多。还有暗娼。这么多人从事这行当，又有那么悠久的历史，为何苹没有像李师师那样幸会过皇上，偏让后人如记李师师一样记住了，我想她身上也是有着光辉的，不然，

何以能照亮后人的记忆呢。

苹是我姐。

我尊敬苹姐。我一直都想知道苹姐身上的光辉是什么，光辉的源泉在哪里，竟会隔朝不衰，隔代不灭。这是值得探寻的，我想。

民国元年，苹姐十五岁，已经能做很多大人的事情。父亲病了，咳，请中医号过脉，写下处方，让她拿上搜寻出的五百制钱到寺后街同仁药堂去抓药。她去了，穿街走巷，到了同仁药堂，钱不够，还差十几个，只好就快快地回来。到山货店街的一个胡同口，她听到一个茶园的歌唱极嘹亮，像清风从她耳下飘过，仿佛将她的头发都撩起了好几撮，就淡下步子，迟疑一阵，拐了进去。

这茶园每日下午，都有第四巷歌妓前来清唱。近日，有位从苏州来的角色，学唱了半年河南梆子，一下便唱红了。她艺名桃花，嗓子格外甜润，吐字也清晰，吸引了很多商贾达贵。其实说，这嗓子并不十分适合唱梆子，只是东京人听北方嗓子惯然了，有了厌意，猛一听南方嗓子，又是唱北方名戏名段，就像燥热天气里突然吹进了一股细风，叫人觉得爽快。也许东京还会有人记得桃花，她的容貌与北方姑娘不同，显得清瘦白嫩，讨人欢喜。旧时茶园有个惯例，开戏时售票入场，票卖完了主家也就不再计较，尤其戏到一半，卖票的小二也去听戏了，园门时常虚掩着，一推就可进去。我苹姐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走进茶园的。也许她这一进是个关键，对她的生涯起了历史性作用。她站在茶园方桌最后的草坛上，脚下松松软软，手里捏着处方，提着一个青布小袋，里边是那五百制钱。

桃花在台上唱着最后一段戏，戏词是《桃花扇》里的，她摇着腰肢，抖着裙子，唱腔在戏园上空弥漫，人们都听得呆怔了。可苹姐并没认真听她到底唱了什么，她只感到耳边有两股透清的溪水在汨汨潺响，水花撞在耳膜里，痒极了。看见的也不是戏的做法，而是桃花那一身绸缎，在飘飘地摇摆。

戏完时，桃花又送了两段清唱，人们才恋恋走去。她从台上下来，到茶园屋里洗了脸，按成从经理手里接过报酬，出来时手里的一个绸袋就显出沉甸甸的模样。脸呢，依旧是一副倦怠神情。

桃花从我苹姐面前过去时，没有看苹姐。

苹姐从她身上闻到了一股桂花香，便跟在她的身后闻。出了茶园大门，

夕照在山货店街零零碎碎铺开，国槐的椭圆叶子微微晃动。街上的商人有人指指桃花，朝她笑笑。桃花也朝那人笑笑。相互点了头，那人就朝着桃花走过来。

可是，桃花却转过了身子。

我苹姐一下就亮在了她眼下。

“你叫啥？”

“苹。”

“我看你站在茶园后边拾听戏尾巴。”

“我想跟着你学唱。”

桃花怔了怔。

“你知道我是干啥的？”

“……？”

“第四巷的……知道了吧。”

“不知道。”

“是妓女！”

“妓女有啥不好，穿得好，吃得好，想唱啥唱啥。”

桃花对我苹姐笑了笑，从绸袋里撮出一把制钱递给苹姐就走了。我苹姐望着她走在山货店街上，直到她化在那片夕照里。

二

在东京北区的油条胡同中间，有个二分七厘地的小院，大门用青砖砌了圆顶，那就是我苹姐家。

油条胡同住着几家穷屠户，天天杀猪，街上流的洗猪肉水都是很油很油的，所以人们就以街容称之为油条胡同。苹姐家住了两间房，是低矮的老瓦屋。山墙头上，一端是棚起的厨房，一端是后院——如今东京人都说是茅厕所。房前有一道塌豁的院墙，院墙下放了柴火和煤饼。煤是苹姐她娘去铁路上和一家工厂捡来的。苹姐有时也跟着母亲干些这样的营生。简单的房舍布局构成了小民世界，容纳了苹姐乏味的年华。

冬天，白雪皑皑，把东京城全给埋盖了。国槐枝条上结着冰，像鞭子一样在空中扬动着，发出脆裂的声音。我大娘脚下蹬着没有生火的炭炉，手里拿着绣盘，眨着眼睛，一针一针绣着枕头花。她手上的功夫已经炉火纯青。

凡她绣的物品玩意，到马道街、大相国寺没有人压过价，没有压货出不了手。家里的光景，吃的、喝的、穿的，偶尔和我伯、苹姐到相国寺玩耍的零星开支等，都靠的是我大娘这手艺。她一生只可惜自己有这等手艺却没有干一番事业。比如开个绣铺，或行呀店的，用个吉利字号，在马道街或鼓楼附近租一间门面房子。那样日子也许就十分发达显贵，至少不会如此清贫。可终于，她一生没能实现这个小愿。

“苹。”我大娘望着里屋床上唤。

苹姐坐在床上被窝内，双眼盯着窗外那个白茫茫的世界。这个时候，苹姐已出落成了第四巷的姑娘形状，身材里透着几分窈窕，眉眼鼻梁唇角都隐藏着动人的水色，灵灵秀秀。只是贫困在她那肌肤上留下了疲弱的痕迹，白而无泽，缺乏活力，从而少女的美极难被人觉察。下雪天，她感到有些压抑，就像一块厚冰搁在心上，又没有力量、热情去融化它。

“有啥事？”

“你总得起床干些啥儿，半晌了。”

“我啥也不想干。”

“人要成器。姑娘家学绣才有出息，是手艺，是本事，也是本钱！”

“我一辈子不能靠绣挣饭吃。”

“你靠啥？”

“不知道。”

苹姐无精打采地叹了一口气，随之起了床。

我伯回来了，披了一身雪。人没进屋，咳声就挤了进来。他是先生，有很深的学问。不过一生也不过是个先生，先是给人教了几十年的私塾，后又当了一家私立中学的教员。他对范仲淹的文章挚爱到了癫狂的程度。前几年，还时常模仿着写些赋文，写些七言绝句，和古人对做些诗词。这两年，身体虚垮了，肺病常治不愈，阴冷天气咳得非常严重，做文就做得少了，也不再和东京的文友一块儿去喝茶议论。早先，他尚有怀才不遇的感觉，认为自己的人生很委屈，觉得和我大娘无话可谈，嫌她除了能绣，字画一点儿也不懂，更不要说范仲淹的文章了。可想到他们婚姻里是自己求的她，自己看上了她的一手好绣活，还有人的模样，就也无话可说。中年时，他对她没有给自己生下儿子有过气恼，且女儿也只生了一个还生得那么晚，三十几岁才开怀把苹送到东京城油条胡同这个小院里。直到这些日子他病情重了，书也

不如先前教得勤奋尽力，校长给的钱少了，生活担子几乎都压到了妻一个人的瘦肩上，看她硬是用小脚和绣手担当起来，过去的恩恩怨怨才都在无形中化为乌有。现在，他唯一觉悔的是没有把自己的学问给苹姐留下多少，认为自己作为父亲没有对女儿尽职尽责。他怕这将成为他的终生遗恨随着亡灵进入坟墓。

站在房檐下，我伯抖了抖身上的积雪，走进屋里，把胳膊夹着的一本线装诗书放在桌上，瞅了瞅轻声唱着什么的女儿，眉头皱了皱。

“你不能天天都是哼哼唱唱的。”

苹姐不唱了。

“人要做点正经事，你连《唐诗一百首》都还不会背。我像你时《三百首》就能背能解了。”

“诗能当吃能当喝？”

苹姐这样问父亲，这使我伯噎了一下。平平一句问话，从苹姐口里出来，在我伯看，已经有了足够的分量。他很想像东京的粗人那样打她一耳光，可自己是先生，就下不了手。他决定呵斥一句：“那是学问，比吃喝更重要！”可惜嘴张开了，喉里痒极，一咳就咳了老半天，一口痰卡着，憋得他满脸青红。大娘急了，扔下手中绣活，过来扶着丈夫，给他捶着背，替他嚷了话：

“诗不当吃当喝，你总该好好学绣吧！可你整天学了啥？吃好的，穿好的，天天唱唱哼哼，哼哼唱唱，难道家里养你是为了养个戏子？你也好好想想，自己日子过到了天堂上，还是不满足。人一辈子总该正正经经过，亲戚邻居谁像你。”

苹姐本来不想哭，父母这样的吵嚷不是第一次，可母亲说到她吃好的、穿好的时，她就忍不住哭起来。她想起了第四卷那个每天到山货店茶园清唱的桃花，觉得自己的日子委屈至极。

三

日后，桃花的位置完全被我苹姐取代了。其中，苹姐所作出的努力和付出的代价也是难以道清的。她说，我这样作为，这样活人，开始并不十分清亮，但是后来我明白了，弄懂了自己，原谅了自己，只是想到自己跟父母走了个背道，心里难免有点儿不安。

开春时，天气日趋暖和，街巷两旁的槐树开始生出绿豆似的青苞，鼓鼓胀胀结在无刺的枝条上。小胡同里的家树——榆呀，桐呀，椿呀，也都泛出了绿色。第四巷、会馆胡同、卧龙宫、高高山的青楼姑娘们都有人早早脱下绸袄，换上夹衣了。按说，这时候天气该日日热下去，可忽然就来了个倒春寒。寒冷来得突然，上午还温暖得令人瞌睡，下午一阵风就干冷起来。当时苹姐正在听戏，起风了，茶园里的灰草飞得像城郊打麦场上的秸秆儿。

“天冷了——改日多唱一段吧？”

桃花在台上唱完一段词。

听的人都摇头不答应，说一日票价一日戏，明日多唱十段我们也听不到。桃花便接着唱下去。

这时候，邻居找到了茶园来。

“苹呀！你还有心听戏，你爹不行啦。”

苹姐一呆。

“咋回事？”

“他上午穿夹衣去教书，下午一遇风雨，肺病严重了，咳得死死生生。”

苹姐这才知道，这个倒春寒来得不公平，像是专给她爹备下的。一个东京城，城北干天干地，城南就落了倾盆大雨。

· 080 ·

苹姐从茶园回到家里，我伯在屋中间，周围都是邻里街坊的叔叔伯伯，婶婶娘娘。他们给苹闪开一条路。苹首先看见的是她爹那张苍白的脸，无力地歪在椅背上。我伯已经昏过一次了，人似乎魂灵不在体上，连看一眼闺女的力气也没有。苹不敢哭，过去蹲在我伯身边，握住他那冰了的手。

“爹……”

伯瞟了苹姐一眼，动动身子，张嘴说了话，却谁也听不见，一急，又突然来了咳，有痰咳不出来，就血红着瘦脸，用着命咳，终于吐出了一口又白又粘的稠痰来。

大娘说：“你不要说话……”

这时，中医来了，号了号脉，起身取出一张处方，一支洋笔，递给了我伯。

“有话说你就写上吧……”

我伯盯着中医的脸，滚出了两滴很大的泪。伯明白了意思，接过洋笔，却没有接那处方纸。

大娘递给他一本万年历书，让他垫纸，可他依旧没有接。

人们都不知我伯要什么。

“你不敢说话了？”中医又把处方纸伸到伯笔下，“写吧……只能写。”

伯不写。

我大娘怔一会儿，突然转过身子，从屋里取出一本书，又窄又长。钉线断着系在书角上。大娘把这本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在伯的眼前晃一晃，伯就不急了，他凭着感觉在那发黄的软纸书面上写了半句话：

“苹要出息……”

他写得极吃力，终于又咳了，笔从他手里滑下来……民国初时，东京没有大医院，私人医院都是中医，不兴人工呼吸。说到氧气瓶，是见也没见过。我伯没有力气再吐出一口痰来，就终于写了那四个字离开油条胡同离开人世了。

街坊们不知道伯为什么要把那四个字写在书上，且不是万年历书，而是《范文正公集》。可娘知道，苹姐知道。那里有我伯对我苹姐很深很厚的愿望和寄托。然苹姐到底没有出息，背叛了我伯写在《范文正公集》上的那层情意。

照理，苹姐去做了艺妓，该有一种追悔，深感对不起父亲。可苹姐说她知道，但无论如何也恨不起自己来，不觉得自己的作为是种不孝。这也真是怪事。她还说，来世上为人，像父母们希望的那样活着固然很好，反过来，像她那样把偷生看成也是一种活法同样并非坏事。真是人生在世，百人百相，百相百个活法，谁说谁的长短都不占足理。

四

妓业是一种复杂的行当，其中有很多的规矩。苹起初被桃花引荐给她所在的云雀书寓，老板见苹的长相，问了苹的年龄，眼角纹就舒展开了。他没有见过像苹这样的东京姑娘找上门来和他联络的，很是惊讶。

“自愿的？”

“家里不让。”

“那你要专卖白天啦？”

“我不接客。”

老板笑了。

“你是东京人，又到了这个年龄，该懂得妓女就是为了接客呀。像你这长相，我们四、六分成，光‘开苞’就能赚上一大笔钱，要是成为红妓呀……不得了的钱。”

老板给苹说话时，低三下四，苹觉得他没必要这样儿。这样儿苹就有点恶心他。

“我不为钱，”苹说，“我就为了跟着桃花姐学戏。”

眼角不再舒展了，也不再低三下四，老板认认真真盯着苹，口气变冷了。

“这样呀！也好……我们是和茶园订了合同的。你这样我就不给你一分钱，也不能给你一套艺服穿，由桃花据情安排你在场上唱一段。”

就这么，苹姐成了书寓不在编的姑娘，常常和桃花一道跑茶园。时日久了，就知道妓业也是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和跑江湖的一样，有种种忌讳，种种迷信。为了交易方便，有自己一整套的行话，其实也都是些贼语。行话中主要是些忌讳语，俗称“块”。妓女最避忌的有八大块，即龙、虎、梦、灯、桥、塔、鬼、哭。行语是龙为海条子，虎为海嘴子，梦为幌晾子，灯为亮子，桥为海空子，塔为锥子，鬼为倭罗子，哭为撇苏。此外，还有七十二小块，如头为顶壳子，头发为苗，眼为槽子，眉为高吊子，牙为财，嘴为合子，脸为桃，舌为鱼等等。书寓的姑娘们如忘了行语，说了原话，叫做犯块，必须立即自拧耳朵，连唾三口，或撕破衣角，摘掉衣扣，作为破法。每月朔望两日及过年前后，忌之尤严。犯块又撞见老板，就要被提耳揪发，三次碰壁，重者要头破血流，青包累累。

妓院规矩很多，苹姐最怕的就是规矩。人一陷进规矩里，就什么事情也不能由己了，仿佛鸟入了笼子。

有天，从茶园回来，苹挎着桃花的胳膊走。“桃花姐，你在书寓不怕呀？”

“怕啥？”

“犯规。”

“小心着就不会犯规啦。”

“小心几天行，人不能小心一辈子。”

“就是这样光景嘛。”

“我可受不了！”

这时候，桃花已完全成了东京人，吃饭、说话没了南秀的模样。她朝苹笑了笑。

“这就叫人乡随俗，吃了人家饭，就要受人管。”

苹也笑笑，把桃花的绸袖朝上撩一下。

“要这样管我，一辈子饿死到路边，也不会进书寓。”

说话间，她们就到了第四巷。傍晚的时候，是第四巷的一个黎明。这里书寓一家挨着一家。一九五〇年统计时仅有十三个寓，而实际上，苹姐初入寓时，一街两行都是经营妓业的。那里只要天黑下来，人力车川流不息，巷里灯火彻夜通明，照着各家书寓的金色字号，什么豫新书寓、名花书寓、云喜书寓、双雁书寓、金花书寓、天宝书寓、晏乐书寓，都是有历史的老字号。姑娘们一个个穿得花枝招展，白天把瞌睡送走了，入夜就精神起来，各自站在自家的书寓门口，想方设法摆弄突出着自己，勾引着从人力车上下来的客人。只要哪个客人朝哪个姑娘瞟一眼，哪个姑娘就会用浅薄的热情上去和他搭讪着。有经验的老妓女，能看准从人力车上下来的人是老手还是新手。老手来了，她站着不动，显出一副娇媚等着他挑选。新手来了，就不顾一切上前扶着他，把他搀下车。新手总是很脆弱，只要一搀一扶，姑娘手下来点小动作，他就瘫软了，跟着姑娘进了书寓里。老手不行，他们感情硬朗，有经验，万万使不得这种把戏。第四巷是东京的一等妓业，客人只要阔气，都往四巷来。这里的姑娘年轻、漂亮，只消半个钟点或一个钟点，各书寓就差不多客满。有很多红妓，压根也不需等客，她们有老主顾。新客要和红妓过宵，还得提前到书寓里和老板、鸨儿商定时间排队。这里度资昂贵，民初时为一夜六贯。一般人是拿不出六千制钱挥霍的。且预订红妓，都得连定两夜。

桃花自然是红的了。她也不需在书寓门口接客，客人若空等只要等到她便很乐意，所以她不急着回去。她带着苹姐在第四巷逛了一个来回，让苹开了眼界。

东京人，一般是不来第四巷的，姑娘就更不必说了，都认为第四巷是个大染缸，近墨者黑。来第四巷的都与妓业有关。那个时候，苹姐没想到她已染指了第四巷，也没想到自己的生涯是从妓，想到的只是第四巷果真热闹。傍晚已过，巷里人稀了，姑娘们都有了主顾，回到书寓的夜欢间干自己的营生了。然灯火依旧通明，照亮了书寓一侧和小胡同墙壁上的广告。广告当然不和如今一样，那时只写字，不画画。字都和字帖一样，写得端正洒脱，一色儿柳体颜骨，一色儿是治花柳病的，都写得十分神奇。有人在各家书寓出

出进进，进得快，出得也快。走了这家串那家，拎个洋提包，来匆匆，去也匆匆。苹姐很奇怪这些人，上好的书寓难道没他们满意的姑娘？看他们穿戴也并不是多有钱。

“他们是干啥的？桃花姐。”

“卖保险套的？”

“啥是保险套？”

“你……真的不知道？”

“我咋能知道呀！”

“……”桃花姐想给苹解释保险套的作用，可没有说出口。她站下来，借着一家书寓的大汽灯，盯着苹的脸，看了半天，似乎看透了，她叹了一口气很深的气。

“苹……算啦！我不打你的主意了。老板同我商定，说只要我让你在他书寓接一个客人，就给我二十五贯钱……现在，你太纯，我舍不得毁了你，就单单跟我学戏吧，以后也别来第四巷找我了。在巷里寓里走多了，就见怪不怪，自己忍不住要去干那事，要往火坑跳。”

五

· 084 ·

过了年，就开始熬春日。东京人祖祖辈辈都会说：“年好过，春难熬。”我伯死了，油条胡同这两间小屋就显得十分孤寂。不知怎么，大娘和苹姐总是没有更多的话讲。吃过夜饭，母女俩偎在被窝，亮着油灯，各想各的心事。

苹姐在家总觉得饭差，衣差，日子清苦，自己想学戏，可连听戏的五十个制钱的门票都买不起。她不知道日子为什么这样，心里暗暗怨恨。

大娘不同。伯一死，她就病了，先是手麻，后来就抖。吃了几剂中药，双手反而萎缩了。左手轻些，勉强端碗；右手重，筷子也不能拿。她说病没啥，问题是日后不能绣了，这才是大事。手不行啦，她心行，心还健康。她一心想让苹姐学刺绣，将来在马道街里开个刺绣店，字号都想好了，叫“祥福绣店”。

“苹，你爹死了，你连一点儿书也不读呀？”

“眼下都行白话文章了，爹留的书都是古语，没人教真是看不懂，眼一见字头就懵。”

“那就别读了。”

苹姐的眼睛亮一下。

“天不成器地成器，不能学文章，娘就教你学绣。”

苹姐心里又注进了一股冰水。

“娘……你的手？”

“针法你都会了，眼下该学技法啦。铁佛寺下的‘四季春’绣铺里的张姨，是我年轻时的干姐。我就是跟着她学了绣才嫁你爹的。她没女儿，儿子死读书。你去绣铺吧，她说喜欢你。到时她把绝活一教——其实东京也只有十四种‘绝针’，你要会了咱家就能开绣铺啦。”

我苹姐并不认真想学刺绣，可也不能总呆在油条巷。好日子过不上，赖日子必须还得活下去，想想，她就进了“四季春”。

东京的刺绣，距今已有八百年的历史。北宋时，京城有过一座官办的文绣院，招了三百名绣女，专门为帝主嫔妃及官僚们刺制衣物用品。其间，民绣也十分盛行，大相国寺的佛殿两廊里，摆满了绣售品；领抹、花朵、珠翠头面、花样幞头帽子等。相国寺门东还有一条街，家家刺绣，叫“绣巷”。当时，举国上下最优秀的刺绣艺人云集东京，制作了大量的绝世绣品，除供臣宦贵妇使用外，东京的服务人员，如妓女、丫环，也都打扮得锦绣团身，结束不凡，依时新装，曲尽其妙。大街小巷的繁华场所，如酒楼饭庄书寓会馆，也都是珠帘绣额，花艳华丽。明代屠隆在他所著的《画笈》中写过这样几句话：“宋之闺绣画，山水人物，楼台花鸟，针线细密，不露边缝。其用绒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故眉目毕具，绒彩夺目，而丰神宛然，设色开染，较画更嘉！女红之巧，十指春风，回不可及。”由此可见，东京刺绣曾有过它辉煌鼎盛的年月。然到了靖康元年闰十一月，金兵大破东京城，技匠们多被掳掠屠杀，剩下几个刺绣艺人，皇室贵族南迁时都随之带到了江南。明末清初，江南刺绣兴盛起来，多靠的是祖籍东京的艺人的绝世绣技。如今苏绣、杭绣世家们还常说他们是籍贯中州。然而，东京刺绣艺人死亡、南迁，加之黄河水患，到民国初，像“四季春”里张姨这样有“绝针”的人已经寥若晨星。

实说，苹姐到“四季春”里学刺绣，该讲路是通达，走下去会有出息的。

我说：“苹姐，张姨不吝绝地教你，你可真是好福气。”

苹姐淡然笑笑：“我不是有出息的人。我除了爱吃爱穿爱唱再没什么爱

的了。”

我很惘然。

爱什么就要干什么，太勉强自己就没多大活头了。苹姐说，她到“四季春”以后，也着实认真了几日。张姨的绣铺有很多珍品，均绣面工整，不见俗气。像门帘上的嫦娥奔月，腰布上的天女散花，挂画上的黛玉悲秋，件件精致细腻，顰笑逼真。加上又绣了几行诗句，如：“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再如“弱柳千条可一枝，半含春雨半垂丝”什么的，更显出绣得典雅。谁望见，都会觉得张姨不同凡响。

六

可是，苹总不能放弃对戏的迷恋。“四季春”里很难有空闲，绣活其实就是工夫活，坐在窗光下，捏着发针，无始无终地穿针引线。张姨家的儿子大她两岁，在一家私立中学读书，回家时总坐在她的对面读诗诵文，这时候他们有话可说，她方觉得轻松，针也走得匀称快捷。

有天，苹在给一家生意人绣窗帘，绣的是月下仕女图，张姨就教了她两种针法：滚针和反吃。张姨的儿子奔举见了，显得十分喜悦。

“我娘从来没把这种针法教过人。”

苹抬头望着他。

他说：“真的……可她教给了你，是把你当成我们家的人才教的。”

苹显然很疑惑。

“我怎么会是你们家的人。”

奔举就笑得一脸灿然。

“总会是的吧。”

“我压根就不爱学绣！”

“笑话。姑娘不爱学绣还能学啥，读书也不是你们一辈的事。” 她认真地盯着他。

“我爱学唱。”

“唱？”

“唱梆子。现在我能唱下《莲花庵》的全部戏文了。”

“跟谁学的？”

“第四巷云雀书寓的桃花。”

奔举震一下，惊惧地看着苹的脸，眼睁得瞳球都要爆开来。

苹依旧再用滚针绣着月光下青波涟涟的湖水，没有注意奔举看她。

过一阵，灵醒一个神儿，回身看见母亲正在铺里和人谈生意，奔举才起身关了窗子。

“苹，你疯了！”

苹姐心一走神，针就扎进了手里。

“第四巷是啥地场？妓女街！”

“我又不是不知道。”

“桃花是妓女呀！”

“还是红妓哩。”

“那你还……”

“妓女又不是狼虫虎豹，人家的戏唱红了东京城。”

“你一辈子总不能卖唱呀……”

“就怕没人听，有人给我鼓掌我就去唱啦！”

这样说了气话，苹竟感到很轻松，像一间屋子闭死了，没空气，人将昏去时，突然间开了一个天窗，人就一下缓过了一口气，整个身子都舒坦了。苹脸上挂着浅浅的笑，伸手又把窗子打开来。她猛然发现铁佛寺塔就框在窗子里，塔顶上的瓦是墨绿色，瓦缝里长了一层草，还有一棵指头粗的小榆树在塔顶摇摇摆摆。苹很奇怪，自己在这窗下坐了两个月，竟没发现窗里还框着这般景致。怎么回事呢？

“苹，人来一世不容易，要努力去干正经事。”奔举想开导苹。

苹姐把目光从窗景上拿回来，搁在奔举脸上，像研究古文那样研究着他的脸。她很奇怪奔举会说出那样的话。

“我干了啥事不正经？”

“你不能去学戏。”

“我又没误了你家刺绣，你管得太宽了。给你说，我每天太阳落时都要去山货店街茶园听几段，隔三差五还要替桃花唱几段哩！”

奔举把手里的书紧紧一攥，扔在了桌上。长袍的袖子一扬，扇出一股风。

瞟奔举一眼，苹冷淡地又开始了绣。

“爹在世时也没有这样管过我……我今儿还要去学戏。”

七

在云雀书寓里，姑娘们有二十来个，若站成一排，莺莺燕燕，凤凤鹤鹤；有的年轻貌美，有的擅长诗画，还有的与客人谈话应对如流，很适宜陪外地来的大商客到东京游览。铁塔观光，两湖划船，繁塔考古，禹王台里论学问，都能把客人打发得称心如意。使客人离开东京时，对云雀书寓恋恋不舍，下次又到东京，必然又来云雀书寓过夜度日。在这些姑娘中，苹姐比较起来，并不怎么闪光耀眼。姿容算不上是绝好的美人；学问上，这里有当官的前姨太太；艺上，她自己什么乐器都不懂。她只是对唱戏酷爱。总之，从哪方面说来，她都算不得上乘。然而和书寓来往之间，老板已发现她有与众不同的人品；脸部表情正直不阿，瘦弱的身体里也总显英锐之气，这是东京妓女群中所没有的。且她学戏聪颖，有一份唱的天资。这就使老板不断动上她的心思。

“桃花，你如让苹接客，我给你三十贯钱。”

“钱是不少，可她一心学的是戏。”

“那就让她多试着登台，唱红了，客人要差就专门让她去。”

进了仲春，东京近郊的柳絮、杨花，飘飘扬扬飞满了京城的巷子。这个季节，气候冷热适宜，各地商贾都往东京来，除了中州的洛阳、南阳、郑州、禹州的商人到这儿卖布匹、红枣、钧瓷，连江南远方的商客也成群结队到东京卖绸子、刺绣。这些人到东京一住就是十天半月，有的甚至要过一个春天。中州人到东京就要听唱，南客像苏杭二州的人，则离家时间长，就要到书寓要堂差作终日陪伴。南方人听不懂北方人的话语，所以苏、杭姑娘便日夜繁忙。有天，桃花去陪客人踏青，看黄河故道，客人也是苏州人，同乡见面话就格外多，说好下午回来还要去茶园清唱，可硬是到日偏西时还没回来。那个时候，古道很有景致可看。有一首民谣说：四十五里朱仙镇，四十五里瓦子坡。四十五里招讨营，四十五里老黄河。四十五里远，桃花当然回不来，老板知道这一点，何况东京北面的黄河两岸上，有柳园口和陈桥驿的爱情传说，那里的黄河大堤巍然宽阔，杨柳杂树，无边无沿。往北是拍岸河水，奔腾滚滚；往南是无际的庄稼地，罕见人踪，无情人到那儿也会有情的。不要说桃花和她的苏州老乡又都是一见面就动眉动眼的人。

这下，苦了云雀书寓的老板，和山货店茶园订了合同，人家茶园戏票卖

出了，这边桃花没回来，看客们要骂的可不仅是茶园。老板已经经营了十四年的妓业，深知失信不光得罪茶园经理，那买票的人中不乏云雀书寓的老主顾，让这些人空等半天，他们就再也不会回头光顾了。

没有办法的办法，一边租辆快骡马车，到黄河故道寻桃花，一边让苹先救场，到茶园独自清唱。

“救场如救火，钱好说……不能让看客等。”

“我不敢……”

“你没听说过名角们初次登台都不敢，可一咬牙上去，一张嘴反而成功了。”

“桃花只让我唱过三次，还都是她和客们累时要喝水，我去打发打发场。三十张听桌没有不乱的。”

老板到“四季春”把苹叫到铁佛寺下商量来商量去，见苹不敢接，气就泄了。

“真不行……我就出高价到别的书寓请红妓顶场了。”

苹想想。

“你请吧。”

老板走了，离开铁佛寺时，乜斜了一眼苹。

“你一辈子也不会在第四巷有这种机会了。”

遗憾像慢慢抓紧的一只大手，随着老板越走越远的身影，苹的心也越来越紧缩，越来越空落。后悔完完全全征服了她。

“四季春”的张姨已经听儿子说过苹每日去学戏的事，老板一把苹叫走，她就尾随着出来了，一直在寺角下静听着。

“回铺里去吧，你不要睁着眼睛跳火坑。”

听见这话，苹回身看了一眼张姨，突然就从张姨的话语里产生了一股勇气。这勇气决定了她一生。也许张姨不说那句极为平淡的话，苹的一生就是另一种颜色了。

她没有回绣铺，而是径直跑去追上了老板。

“我去茶园试一试！”

“这就好——唱好唱坏我都给你三贯钱。”

“一个制钱我也不要，我就想试一试。”

于是，苹姐匆匆去了山货店茶园，踏上了一条成败未卜的路，心里又

是惊恐，又是激动。当然，老板另有自己的打算。其实，缺空的事在书寓每年都有，找别的红妓顶缺是最常用的办法，茶园清唱毕竟不是剧团的一台戏，主角没了就倒台。他真正急的是怕桃花“飞鹰”，和那个南客万一有了真情私奔去，这就费了他一堆对桃花精心栽培的苦心。而这么心急地让苹去顶缺，只是想让苹露个全脸，唱红了，东京人就都知道她是第四巷的女子，脏的是脏的，净的也是脏的，就不愁苹不在云雀书寓把身子弄脏了。这样看来，老板也是很有心计的。

八

苹姐就是这次冒险开始走红的。可惜她过分激动了，她一点儿也不知道她那么夹着嗓子唱了几段，为什么竟取得了看客们的十分满意。以后凡是她的清唱，门票从五十个制钱长到了八十个，且还要头天卖第二天的茶园票。

我记得我曾对苹姐说过这样的话：

你成功是应该的，因为合了背景。东京是北宋都会，那时候最为人称道的是东京的娱乐。东京城里的瓦肆勾栏，比比皆是，这是发展在飞腾商业上的娱乐场所，和妓业一样。勾栏瓦肆是舞台的前身，几个棚座，演出百戏，如：说书、杂耍、傀儡戏、影戏。到明代东京成为省府，又是全国的戏之中心，有梨园近百班，小吹二十余班，清唱遍及城池。东京被称为“戏乡”，是中州梆戏“祥符调”的发源地。“祥符调”吸收了东京一带的锁南枝、停妆台、山坡羊、耍孩儿、醉太平、寄生草等民歌小调，引进了女儿腔、罗戏、七阳腔、昆腔，到清光绪年间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粗犷、高亢、激越、古朴醇厚如陈年老酒、委婉明丽似山涧溪水的特色。可惜唱“祥符调”的高手艺人都在梨园里，来茶园的人听不到。

苹姐那天一到茶园，三十张桌子、九十个人都已满座，天不热不冷，客们都消遣地嗑着瓜子，等着桃花。你往台上一站，客们就有人站了起来，经理和老板忙着再三赔礼，说桃花病了，实在来不成，今天这场戏是白送，每个客人的票钱都要原封不动地退回去。

于是站客坐下了，安静了，心里泄着气，觉得败兴。他们都是冲着苏州姑娘红妓桃花才来听戏的。

苹的第一段清唱是《拷红》中东京人最熟悉的词儿。戏文出口，汗就湿

了青绸布衫，吓的。可人们都看着她，苹不能不唱，她嘴张开了，突然感到嗓子紧，又干又渴。开嘴不能没声音。她知道胸腔里发不出声音了，忙用假嗓唱。然一句戏文没唱完，苹自己就听出来她唱的不是假嗓，也不是本腔，是一种很怪的声音，二不像。苹慌了，心跳得无法控制，想退场，永远不学唱。她恨自己偷偷学了这么长时间，关键时候竟不如桃花在时的试唱。苹觉得她这辈子不能从唱了，极想掴自己几耳光。可当退场的左腿抬起时，她看见三十张桌前的九十个客人都一动不动，睁着惊讶的双眼打量自己，连书寓老板和茶园经理都在台下呆住了。苹不知道为什么，但苹知道他们都在听自己的戏，于是硬着头皮唱下去：

他二人进门去竟把门来上
 门儿外战兢兢站立俺红娘
 恨只恨老夫人把良心昧丧啊
 抱不平我才陪你来到书房
 订白头，许终身，任你言讲
 你不该进房去就如此的轻狂……

唱完了这段，苹一点儿也没意料到，茶园里响起了河水拍岸般的鼓掌声。客人们都感激地望着书寓老板，说：你真让我们过瘾了！

老板给苹扔去一个眼色。

苹接着唱了《三上桥》、《秦雪梅吊孝》、《王金豆借粮》、《汉江女》、《秦香莲》，把客人们都给迷醉了，谁也不再吃瓜子，都把牙缝夹有瓜子皮的嘴儿张开来，贪婪地想把苹也吃下去。

苹姐不知道她的成功为什么。她有学戏天资，嗓子得天独厚，音色生来就圆润纯净。她学戏时一向用的就是这种本色，可她这次开口时，本嗓没有了，想用假嗓，平素少练习，假嗓就很难唱出口。她硬着头皮唱出的二不像，正好是介于真假嗓的“夹板音”。在苹姐之前，“祥符调”里不是本嗓，就是假嗓，谁也没有听到过真假二合的“夹板音”。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来听“祥符调”演唱的人都是中州商人和东京本地籍的官吏，他们活了大半生第一次听到一种没有听到过的“夹板音”，真假声音和谐统一。因为本嗓好，就显得越唱越自然，最后唱《卖油郎》时的一段，似乎仍游刃有

余。苹姐在梆戏唱腔上，师承了老派梨园的以字行腔，遵从字宜重，腔宜轻；字宜刚，腔宜柔；以字代腔，以腔柔字，刚柔相济的规矩，在大段落的清唱时，一字一板，稳当深沉，咬字喷口很有爆发力。高歌则铿锵坚实，激扬慷慨，声裂金石；低吟则如泣如诉，悲切断肠，天泪地流。可惜这一些她都不知道，苹姐只知道她是硬着头顶了一下午桃花的缺，觉得唱得坏极了，没有用本嗓，也没有用假腔，完完全全的二不像。

像了你就不会成功了。

太阳落时客人们都不走，苹又唱了“四征”里《燕王征北》，终于把自己学来的戏文全部唱完。

茶园散时，书寓老板一定要给苹五贯钱，苹说不要，只想喝杯水。老板就把一杯白糖开水捧送到苹手里。那时候东京白糖都是洋人运过来的，叫“洋糖”。

九

苹姐的“夹板音”开创了梆子戏中“祥符调”的新天地。尽管这天地在东京戏海里也还只是一隅，日光还不那么灿烂，不能照亮许多人，只是坐茶园的人中那些真正的戏迷能够沐浴到她的光辉，赶热闹的人并不能感知她嗓子眼的奥妙，但这毕竟在第四巷使很多艺妓眼红。好在她还不真算得上是个艺妓，且她对戏谱也不十分熟悉。戏本给她，她不能独立唱下一段儿，努力哼出几句，也算不上精确。要唱新段就得拿着戏本先请行家唱两遍。这便显得被动，即使是有金嗓子，也得去吃别人嚼过的馍，总难有几出让自己唱绝了的戏。

苹姐很苦恼。

每天傍晚走回油条胡同时，她都是忧心忡忡，只有到那两间小屋里吃上可口饭菜时，心情才会开朗。如若饭菜难下肚，那心情就更坏，坏得没法形容。

有回，在云雀老板安排下，她又替桃花在茶园唱了一场，效果依然很好，且嗓子也比上次顺和，因为心中有点底，不再紧张了。走出茶园时，老板又要递她五贯铜钱。

“太多了。”

“接着吧，买件衣服。”

“我该得多少？”

“要连往日学戏的一点儿学徒费加上……也会有几贯。”

“那你给够我的。”

从老板那里接了三贯半制钱，她到马道街“庆德衣店”买了件旗袍，料面是三等绸子，看去很光闪，做工也精细，但这种劣等布料一经水洗马上就会失去光彩。她知道这布的底细，但还是买了，绿色底，起着淡白的花，东京大户人家的小姐都是穿的这类款式，这类颜色。第四巷有很多姑娘也穿这旗袍。她想：自己去清唱不能没有一件像样的衣裳穿！唱得好，旗袍也好，她心里才畅快。路途间拐到老字号“马豫兴烧鸡店”又买了一只鸡。

月亮比往日升上来得早，尽管只有一牙，我苹姐到家时，院落已有几分朦胧。小屋在月光里，乡间土地庙样坐落着。屋里有昏黄的煤油灯光。

“妈——”

“四季春怎的收工这么晚？”

“活赶着，一只站鹤绣完才回来。”

我大娘哆嗦着把饭端到一方小桌上，是粗面窝窝和玉米生汤，白萝卜丝生菜盛在碟子里，碎盐拌了，盐粒还在萝卜丝上闪着亮。这饭食在这小院里，我伯活着是如此，死后还是如此，除非逢年过节，几乎日日这样。

我苹姐找来一个碗，盛着烧鸡放在桌中心。

我大娘惊了，怔着。

“哪里的？”

“马姓的老店。”

“我问你从哪儿弄来的。”

“买的。”

我大娘把手里的筷子往汤碗里戳一下，气了。

“过年？”

“不过。”

“是节？”

“不是。”

“不年不节你疯了！”

“不年不节就不能吃个烧鸡啊，我们总不能吃一辈子粗面馍。”

“你去东京全城看一看，看哪个下户人家不年不节吃烧鸡。这是过日子，不是过年。你还小，才十七就敢拿钱上街买鸡吃，要大了有钱你敢买天鹅……你爹是读书人，虽穷也是秀才；我不识文断字，但东京流行的绣活没有我不会的；轮到了你，你却不把心思动在出息上，敢厚着脸皮去买烧鸡……”

话没说完，我苹姐就走了，离开饭桌，毅然没有回头看一眼。入夜，她独自睁了一夜眼，不知道漫长夜里她心猿意马到底想了啥。但她肯定想了很多事，因为那些说不清的事激励着她，使她到天亮还没有睡意。那一夜，说不清在她脑袋里产生了啥念头，鼓舞着她干了一件油条胡同前所未有的事。

十

倥偬人生，一转眼又届生日，过了端午节，我苹姐就是芳龄十八。这是一个神奇而又令人着迷的年龄。回忆起来，苹姐觉得上一岁过得非常杂乱。到四季春刺绣，和张姨家儿子奔举闲聊，偷偷到茶园卖唱，似乎无论什么在自己都没有多大长进。本性爱戏，也有不少人爱听她的戏，可终于没有红到像桃花那样的程度。和奔举的闲聊也只是一般谈谈，她不希望有深的进展。结果真的没有进展。奔举对她看来有话可说，但一提起第四巷的姑娘们，他便默不作声。她希望这样，真这样了她又很失望。家里的生活，由于并没挣到多少钱，略有改善，但无十足长进，母亲又有病，还总对她的穿戴指三道四，这就不断引出一些不快。总之，苹姐意识到她的生活很乱，日子过得十分匆忙。到了十八的年龄，一切都成熟了。

有天，云雀书寓的老板向苹提出一项要求，说请她每三天到茶园唱一场，每场给她一贯制钱。苹想了想，问了些有名艺妓这方面的价格，都说这数目是妓院中的鳌头、王八、老鸨、鸨儿能给的最宽宏的数目了。这样，苹就一口应承下来。

云雀老板在第四巷尽头买了一块地皮，自办了一个茶园，叫“极乐茶园”，每周定时在茶园让妓女唱京剧、京梆、大鼓、坠子。苹姐就是包了这个茶园的梆子戏。她虽然还不是妓女，艺妓也不名副其实，但人们实质上从名誉角度已把她当成艺妓了——这也正是老板的用心。作为苹姐，我明白她看透了这一点。不过，毕竟那一千个制钱是很高的价格，且她也并不厌烦唱戏这职业。不仅这样，她对唱戏这门艺术内心里已达到迷醉癫狂的份上。她

一直认为，戏唱好了，钱就有了，生活中的吃呀、穿呀自然都会变化。

因此，我苹姐背着家里和“四季春”到第四巷去的时候多了。她对街上卖保险套和治花柳病的广告不再惊奇，她已能在傍晚时分和接客姑娘们满不在乎地谈笑，特殊情况回家晚时，也有胆量在深夜从第四巷各家妓院门口走过去。对第四巷那花色的空气，灰色的人生似乎也都习以为常——这一切，正是云雀老板盼望的。

有一天，老板把她叫到书寓里。

“苹，我想给你起个艺名。”

“我又不是妓女。”

“可茶园清唱没有艺名怎成呀！”

我苹姐不吭声。

“就叫芙蓉吧。书寓里有水仙、桃花、牡丹、菊花，你们并称为五朵名花。你始终不肯接客，也是出污泥而不染，叫芙蓉是很合适的。” 苹姐默认了。

这就使得老板把她更向前推了一步。

我说：“苹姐，你是老板把你引向邪路的。”

她问我：“我走什么邪路了？”

我说：“你不该有艺名。”

她说：“我愿意这样。我走过的路都是我看好才走的，老板那样无非是把我要走的路上的坑凹用土填平些。”

我无言以对。

到了正夏时，东京的天气热得有钱人都往乡郊跑。茶园的清唱也由此在时间上朝后推，看客摇着扇子也要听到夜幕彻底垂下来。这样，苹姐就不得不回家更晚了。有次，母亲等不及，找到“四季春”，张姨对她说，苹已经从很早开始，下午天热便不到铺里绣了。这对两个老人形成了一个谜：苹姐每天下午都干什么去了呢？

回到家，苹姐把早想好的瞎话说出来。

“我不在‘四季春’，可我在相国寺里卖自己私织的小绣品，每天下午不去卖几件，我们的日子能过去？我们家每天都吃细面馍，钱从哪儿来的呀！”

我大娘信了，但总还要说些话。

“张姨说你的绣艺没有大长进。”

“张姨学了一辈子，我总不能几天就把她的绝针都学会。再说……绝针她也不一定都舍得教我哩。”

这样应付了母亲，似乎风波平息了。然而，“四季春”那里终于暴露了。

一天，苹姐去铺里早，本想早点干完绣活，同书寓的姑娘们一道到龙亭前的湖里划划船，凉快凉快，可一进铺里，张姨就青着一副脸，把她叫到柜台前。

“你坐下。”

“姨，有事？”

“你说你每天下午都到哪去了！”

她本想把去第四巷的事敷衍过去，可想了想，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且刺绣不是她心爱的活儿，遮盖也没多大意思，就直说了。 “去极乐茶园了。”

“干啥？”

“唱。”

“老板一次给你多少钱？”

“比这儿多，每场都有一贯钱。”

· 096 ·

这话才真正伤了张姨的心。

“啊，你是嫌我给你的钱少呀！可我这是四季春绣铺，不是妓院。没想到你年轻轻的就贪钱、贪吃、贪穿……真没想到你这么聪明会甘愿当艺妓。实说吧，从今后你要还当艺妓，就别踏我四季春的门，要还想学绣就别往第四巷迈一步！”

“张姨，我误了你的绣活？”

“你误了我铺里的门名。”

“我一辈子就爱唱祥符调……”

“那你就不要再在铺里啦。”

我苹姐这时候并不怎么尴尬，也并不怎么犹豫，好似一切她都有预测，她从柜台前站起来，向张姨深深鞠了一躬，简单收拾了东西，毅然走出了四季春。

张姨见她真的走了，心里反而很失落。让她走不是张姨的本意，她只是想让她苹姐回过头来，改邪归正，没想到小小女子，有那么刚直的脾气。张姨

后悔地望着苹姐的后影，直到苹姐拐过铁佛寺下的商场消失掉，她也没看见苹姐回头看她一眼。

就这样，苹姐在她谋生的第一个场所坚决地划下一个句号，集中力量去做别的人生作业了。她走到马道街心时，听见身后有急跑的脚步声，以为是有人追自己，回头一看，果然。

是张姨的儿子奔举。

“苹妹……”

她没想到他会这样称呼她，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奔举说：“不是我给妈说你去第四巷的事……是你们老板给她说的。老板其实是想让你死心进到书寓里。”

苹姐说：“我知道。”

“我去给妈求求情，她其实不想让你走。”他朝前靠了几步，离她很近，“回去吧……”

苹姐后退一步，很固执地说：“我不回。”

“那你以后……”

“天天去茶园。那里能吃好、穿好，还能随便唱。”

“苹妹！”奔举动情了，“你不能毁了自己呀。”

我苹姐淡淡地笑笑，像嘲弄奔举：“我怎么能毁了自己呢，又不是三岁小孩。”

奔举无话可说，迷惘地盯着苹。过一阵，苹就笑着转身走了，把奔举一人留在马道街熙攘的人海里。

十一

你当时并没有真正去书寓从事妓业。后来，我和我苹姐聊起来，我分析着对她说，你下不了最后的决心。你对人生并不是像你想象的看得那么直观，那么透彻。在你，无非是把人生看得非常实在，非常具体，没有半点理想色彩。你把人生当成一个馍，一件衣服，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一切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你不想像父亲那样，一生为无止境又无用场的学业苦苦努力，你每时每刻都想看到自己努力获得的结果。这种人生是具体实在的观念在支配着你，使你迈起了又一步——早上吃过饭，对母亲说去四季春了，然后出门到第四巷，和书寓的姑娘说笑说笑，和暂时没客的红妓们一块

儿练练唱，等到下午在茶园清唱完毕，然后才算结束了一天的生活。

就那个时候，苹虽未从妓，但对妓院内部的事情已经知道很多。苹已经明白，东京妓女有四种类型：一是“柜上姑娘”。她们是老板收买的幼女，七岁或八岁在书寓就开始当丫头，抹桌扫地，端茶倒水，给老板捶背捏脚，洗衣服、刷鞋子。若老板是鸨儿，还要代洗月经带。吃苦以至挨打实质上就是“柜上姑娘”不可少的人生营养。一般讲来，最小的十一岁，就要开始卖清信盘——接客不性交；到了十三四岁，最大也不过十六七岁，就得成为熟妓了，要干妓女干的一切事儿。二是“搭伙”妓女。这些姑娘是由院外老板从小买来养大后，送到妓院搭伙营业的，就像入股，鸨儿是股东，院外老板送来一个姑娘算一份。分成法是四、二、四，那妓院老板四成，院外入股者二成，妓女四成。因为搭伙姑娘是院外老板养大的，其实她的四成，所谓的干爹到月底都给取走了。三是“租赁”妓女。她们家贫如洗，靠借无门，或因父母、丈夫吸毒所迫，就和妓院老板订下月合同、季合同或半年合同，是以救燃眉之急的“有期女人”。第四是“自由姑娘”。她们有的是赎过身的妓女，有的是以此为业又不愿受人所管的女人，没钱花了就自由地选个妓院，和老板订个口头分成合同，干段时间。有钱了，说走就走；没钱了，说来就来。这四种姑娘苹都和她们接触过。苹知道不管她们的身世来历如何，一入妓院，就一切由不得自己。老板只管赚钱，别的一概不顾。妓女们必须学会自己照看自己。必须学会艳妆浓抹，强颜欢笑。姑娘若不聪明，就要挨打受气。因接客过多，流血流死了的姑娘在东京每年都有。苹知道了这些，对她下决心从妓是个阻挠。

· 098 ·

“苹，姑娘家总要这样的……”

老板曾叫几个姑娘劝过她。

“我们要有钱谁也不会进书寓……你看你，丢了四季春那边的活儿，单靠清唱怎么能养活一家呀。母亲又有病。你把姑娘的命看透了，对这事也就想开了……老板说，你可当自由姑娘。只要你答应，他就去梨园请个名角给你当老师，包你半年不到红遍东京城。”

苹说她压根没有当妓女的打算。

那些姐妹就替她想得很远。

“天快冷了，老板的茶园是露天，冬天要关门。家里你无兄无弟，娘又拖着病。只要一到下霜，茶园卖不出去票，老板也园门一锁，你咋过？总得有饭吃呀。接客是最现成的了，别的还有挣钱的地方吗？”

直到这个时候，苹才对生活微微怔了一下。姐妹们的提醒终于使她感到困难就摆在不久的日子里。这就使她不得不对生活持以严峻的态度。发现自己原来真是想简单了。苹隐隐感到，老板给她修的路，似乎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她感觉到了老板可恶，但又说不出来什么。最后苹对姐妹们说，活着总要有饭吃，还要吃好的，穿好的。钱从哪来？车到山前必有路。

十二

时日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气候无可阻拦地转了寒，茶园的生意开始冷清起来。起先，把清唱时间提到午时太阳正暖时，如此坚持了一个月，毕竟人的能力抗不过自然，午时也就开始客稀了。老板决定坚持到月底，就把茶园关掉。

这是十月间，东京的上空多是灰白色，街巷里有时大雾迷蒙，一天不肯散去，人力车也不敢撒腿跑。马车夫总是勒着缰绳，唯恐太快。槐树叶也落尽了，枝条光光地裸在空中。我对苹姐说，你这人，也许太爱吃穿了，进项已经面临着断源，一点儿仅存的积蓄也快枯竭，可你还是每天回家都要到小吃市上买兔肉、粉皮、烧鸡什么的。东京的风味食品，苹姐已经吃了一个遍。套四宝、烧臆子、炸鹅翅、鲤鱼焙面、孔雀开屏、东坡肘子、雪山十景、拔丝西瓜、八宝布袋鸡、陆稿荐卤鸡、长春轩兔肉、杞忧烘皮肘、蛋松果、状元饼、红薯泥、炉式点心、一品包子、秋油腐乳、酱红萝卜……这些东西也都是名声，吃过也就算了。然而在苹就成了追求，吃了还要吃，每天回家不是带这就是带那，非要把挣来的钱花得所剩无几才肯作罢。

“苹姐，你太顾嘴了。”我说。

她笑笑：“人来世上不就是为嘴嘛。”

“可日子总得细水长流地过。”

“可日子不能太顶真，多少人都是一懂事就把一辈子的日子列在计划里。那么长远的计划实现的有几个？千里难挑一。你过一天计划一天，每个计划都会实现的。真遇难事了，也会自己走出一条路。”

苹是自有主见的人。

那已经是月底，茶园清唱差不多就要结束，为了给自己唱戏这段生活较好地划个句号，那天苹姐拿出了全部的本事，把祥符调的夹板音唱得格外柔和自然，圆润动听。看客鼓掌，手都拍红了，最后奉送三段还不让她下台。

这场景在关键时候又给苹注入了活力，使她毅然决然又一次拒绝了奔举。她感到自己有能力独自应付命运里安排的那些作难之事。

唱完戏时，人都走了。苹从台上下来，到屋里整了一下头发，洗罢脸，出来一看，还有个人坐在听桌前，痴迷着看着戏台子。苹感动了，没想到有人对自己的唱迷成这样，就朝那人走过去。

那人慢慢转过身。

是张姨家的奔举！

“你……没上学？”

“我听了一个下午。”

一股热流从奔举身上流过来，浸泡着苹的全身。那一刻，苹感到阳光特别明媚，特别温暖。她瞅了瞅茶桌上狼藉的瓜子皮和茶水杯，瞅了瞅偏西的太阳，瞅了瞅奔举，忽然想到了姐妹们所营生的一些情景，就有了一丝冲动。她打量一下茶园，见四周无人，便坐在了奔举坐的条凳上。

“你喜欢听祥符调？”

“不喜欢。”

苹心里沉一下。

“那你来干啥？”

“我来看看你……”

奔举的一句话，把苹下沉的心又捞到原来的位置上。

“你回四季春吧……苹妹。”

“……”

“我娘说你聪明，手巧，回四季春学刺绣会成为东京刺绣绝人的。”

“我不爱学刺绣。”

“可你不能学戏呀。第四巷是东京的啥地场？妓巷！学绣你才会有出息。”

“我要啥儿出息啊，我就要学戏。”

“戏又不是大烟……你断就断掉了。学绣才是你一辈子的事。” 苹终于站了起来，目光冷冷的。

“还有事没有？”

奔举也站起来。

“我娘说你最好还是回铺里。”

“算了……你对张姨说，我爱戏，不回。”

说完，苹扭身走了。这当儿，太阳光慢慢减弱，照在地上，就像远处艰难地映照过来的火光，有颜色，没热量。苹感到凉意从地下生出来，渗进了骨子里。她走得不快，好像有什么犹豫，其实什么犹豫也没有，只是清唱时用力过大，现在感到累了。

奔举在她身后迟疑一下，“苹妹！”叫了一声，就追了过来。“你学戏可以，为啥不跟着梨园班子学！”

苹站住。

“我有娘在家里，我不能离开我娘、离开东京随着梨园跑天下。”奔举哑然。

苹走了，步子比刚才快了许多。

十三

“就这样定下吧。”云雀老板说。

苹姐不吭声。

“并不要你干那种事。你只要每天到书寓来，有人到我们这请陪客时，你就去出趟堂差，给他们唱几段，倒倒酒……也就行了。冬天客少，我去梨园请个老师，把你的祥符调再提高提高。你什么都可误掉，但不能误了你的金嗓子呀。”

她依旧不吭。

这时候，作为苹，已经到了两难时候。答应下来，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艺妓。不答应，生活上的困难还是小事，唱就要因此中断了。

“以后再说吧。”

苹说了这句话，也就是答应下了老板。她终于很明白地又朝前走了一步。在老板这方面，为什么紧盯着苹不放，自有他的原因。民初前后的妓女来源，纯是由江南大城市来东京经营书寓的老板带来的姑娘，她们多是扬州人，团结很好，东京人称其为扬州帮。雅称是扬州班子。然由于口音关系，总不能满足北方客人的需求。尤其北方商人要找陪客出去游览时，南方姑娘就显得十分拙笨——这影响了老板的生意。苹不仅是北方人，还是东京人，且姿色、技艺都还不错，当然是最难得的人选。在有的书寓，老板聪明，早就物色下了中州姑娘，甚至都已形成了中州帮或中州班子。而中州姑娘的来源则比较复杂，有的是官僚巨商家中的姨太太或丫环私生抛弃的女婴，老板

收养至十一、十二岁，视姿色俊丑，决定去留。姿色好者教以应酬答对，局骗媚术。目染耳习，潜移默化，成为自然，很愿接客。如若嗓音清丽，还可资造就，传习弹唱，使其身价倍增，称为养女。这是最好的摇钱树。丑者就转卖当地二、三窑子或西安、济南等地。有的姑娘是家境所迫，不得不卖妻售女，订成合同，券分死契、活契，死契即终身为老板所有，杀生予夺，父母及其本人均无干涉自由。活契在卖身字据上，书明身价数目，议定年限，到时还可原价赎身。再有的是自愿请求加入，这要求有一定姿色，年龄适当，大都夜来昼去，搭伙营业。这些姑娘中，第四巷有相当一批数目，但很少有像苹这样好的条件的。而且都是自然条件，一来就可经营，一点儿也不需书寓再花钱造就。

“苹，”老板说，“你要拿定主意啊。”

“我会拿定主意的。”苹说，听口气好像她准备用很长时间思索一下，可老板离她要走时，她却接着道：“就这样定下吧，但月内你得去梨园请一个老师来。”

老板转过身，斩钉截铁似地道：“最长也不会超过一个月！”

事情其实很简单，苹这样就算正式进了云雀书寓。不同的是，别的姑娘都把白天当夜间，把夜间当白天。而她却是把白天当白天，把夜间当夜间。上班一样，天亮来了，天黑走了。

三天以后，她出了一次堂差。洛阳来了几个山货商人，带了很多兽皮，和武汉的几个商人在“云天大饭庄”洽谈，请她去唱了几段。洛阳人都很正派，规规矩矩。武汉人听不很懂祥符调，心在生意上，也没向她动手动脚。倒酒时除了有几个多看她几眼外，没发生意外。酒散时，生意成了，一位洛阳客叫她坐下来。

“你叫啥？”

“芙蓉。”

“你唱得好听，和洛阳戏不是一个调。”这个人说着，就从放在凳上的叉褡里取出一贯制钱给了她，“过几天我还要来东京，到时还请你作陪你会答应吧？”

“像今天这样我就高兴来。”

苹离开云天大饭庄，没有回第四巷。她径直到相国寺大商场，精心给自己挑选了一个红绸棉袄，给娘买了个羊毛坎肩。在当时，这衣物非常的上

乘。红绸袄不光布面质好光滑，内里装的是弹绒的羊毛。钱到手，衣饭有。苹就是这样认识生活真谛的。人为什么要想得那么远，那么不着边际。苹这样冲我说：你想想，不着边儿的事都是梦里的，你把它硬放在日子里，去拼死拼活，结果又不能实现，枉费一番心机。与其那样徒劳到死，还不如这样实在到死。我真不明白人是怎么想的，我自个横竖就这样认为。只要你把这些看清些，钱就不会来得太难。我如果在四季春刺绣，十天张姨也不会给我一贯钱。像张姨那样手握绝针，绣了一辈子，日子依然过得清贫，过年都舍不得吃一只马豫兴的童子鸡。也是将六十的人，还没穿上暖棉袄。吃亏就吃在心高上、气傲上。人要活得实在。买了衣服，花掉那一贯钱不说，连我带的钱也花剩下一百二十文。回家路上，我用这一百二十文又买了两盒炉式点心。苹说的这点心是一种小而精的面点，别于面食，又不同于一般糕点。它用酥面和皮面制皮，用白萝卜、火腿、海米、小磨香油、大油、板油丁等料为馅，用烧热的铁盖烘烤，待其八成熟时，在锅内涂上大油煎制，两面呈油光的柿黄色。吃后可以化积滞，解酒毒，宽中下气。民国初东京一家报纸上有首《竹枝词》：“劝君常食芦茯饼，芦茯以有化积功。我辈齿牙脱落尽，觅此兴高似孩童。”词中所说的芦茯饼，其实就是炉式点心。这种东西吃起来老幼皆宜。苹说，我几乎每天都吃。我母亲也同样喜欢吃。想吃就吃，想穿就穿，我想还是这样好。

十四

有一天，本无什么事情，苹和姐妹们学了几段清唱，大家就都闲谈起来。无聊之极，就有几个说起了自己的“开苞”之夜。

苹对这种暗事，已经很淡然，似乎习惯了，书寓本来就是这种经营。因此，也就不插话，任她们信口谈去。开苞是一种术语，有很复杂的过程。在妓业这行中，处女是雏妓，被称作青倌；已成人接客的才是妓女，呼为红倌。青倌中能弹会唱的歌妓，名为果子——苹便这样被人称呼。老板对果子，一般都不惜重金，锦绣装裹，为取入时。她们在茶园、剧场、饭局、堂会清唱时，都头插欢喜花（卖艺不卖身的标志），发系处女带，老板出钱请来些无聊墨客骚士，吹嘘捧场。等这些青倌成了色艺双全、红中透紫的妓场人物时，便有武财神来开苞，要过处女第一夜。来者多是巨商阔少，挥金如土。对姑娘，这是要害一步，都不愿迈出去。其接近不易，猎者反而求之愈

切。聪明雏妓，都要借此为书寓、为自己多挣几个铜钱。遇不到手握金条的人，决不肯轻易接客。遇到了理想财神。还要给些甜头，诱他上钩，名曰缚马，但不让他真正近身，使之可望不可即，焦渴得神魂颠倒，直到欲罢不能的火候，才能和老板议价成交，立卷定局。嗣即为妓女备为嫁妆，装饰洞房。开苞前夕中午，必须上寿——交清开苞局钱，备上等酒筵一桌，遍请书寓妓女，让下水的青倌居坐首位，客人座末。夜晚再备一席，设于青倌的新房。开苞住夜例为三天，第四天下午走时，还须再“上盘子”一次，称为回头。不这样就遭姑娘们的咒骂，不利三运：官运、财运、家运。东房的水仙对苹说，她一人在老板安排下，曾开过三次苞——客人上床前，她和姑娘们将其灌醉，到无神无魂时，扶上床去，让一个老妓陪睡一夜，待天将亮，老妓女装作便溺，出来把水仙换进去。这样偷梁换柱，苞虽开过了，人却仍是处女。水仙说了她三次开苞的全过程，得意洋洋，仿佛是凯旋的女豪杰。她说得又认真，又仔细，听了叫人恶心。

“水仙，你别说了。”

“老板说洛阳有个商人看上了你，想让你和我一样来次假开苞。”

“我不是那种人。”

“那人是做皮货生意的，愿为你拿出二十贯。”

“是老板让你来跟我说的吧？”

“也不能那样说……”

“你给老板说我一辈子都头戴欢喜花。”

这件事情给了苹很深的印象，使苹把老板像看玻璃板一样看透了。不过，苹并不多么怨恨他。他干的就是这一行，经的就是这个商，他总要在在这方面动作手脚。苹也知道，老板宽待她，为了是让她迟早接客。她向老板让步，是为了吃好些，穿好些，还不误自己的嗓子。人总是要为着一些事情才干另一些事情。不为这个，就决不会去干那个。在此之前，苹已经听说过云雀书寓有个红妓，把许昌的一个巨商迷住了，那人先后为她把一个店的生意都赔得净光，可第一夜开苞睡了，半夜醒来怀里睡的却不是青倌，而是个很老的妓女。一气之下，打了那妓女一耳光。第二夜，滴酒未沾，搂着青倌进了屋，上床后才发现这青倌不是处女。做了那事，床上不见一滴血，为此老板还和这商人打了一场官司。老板和雏妓死说是处女，只是小时从树上摔下来，震破了处女膜。但这说法也实是无从证实，一场官司只能不了了之。

水仙说了那么多话，无非也在证明老板于妓业上的奸滑。

“你不用为我这事多操心。”有次，苹对老板说。

老板笑笑，并不显得尴尬。

“不勉强你……我是想让你借机多挣几个钱，又不坏身子。”

虽然都是些鸡毛之事，但从此苹对老板就多了几个心眼，中间时常生出些不愉快。腊月前后，老板没有把梨园师傅请来，苹就对他生出了更多的看法。

“你这样是不讲信用。”

“原来和名花书寓、同新书寓、永生书寓、海棠书寓……几家讲好了，大家都出钱，共同请一个老师来。可现在那几家决定不请了，剩下我们云雀。如果请来吧，就教你一人，又要管吃、管住、管工钱，算算……你说咋样？我也是有一堆的难处。”

苹不再吭声，但心里萌发了新想法。

十五

时间总是不顾一切地流逝着，说话已是冬天将尽。

到了春天萌醒的时候，我苹姐已经出了不少堂差，陪了不少客人。但终因不肯接客，又不肯晚上出差，能挣到的钱毕竟不够开支。然她自己定下的生活需求又不肯降低，吃的穿的，一味讲究，少不了东借西借，欠了姐妹不少债钱。好的一点，是她始终明智，没有借过老板一个制钱。

“芙蓉，你钱不够了我这儿有。”老板说。

“够的，”她说，“我没什么开支。”

话虽这么讲，自己也感到了压力。姐妹们多是有家有口有负担的人，都要月月往家里寄钱。这样，苹姐就不免要借东还西，扒东墙补西墙。还得不及时了，还要听些“穷守清白”之类的话。

苹曾计划过开苞接客的事，但未下定最后决心。为了这一天，她做了很多心思作业。

有一次，她借了桃花五贯钱，桃花往家捎钱时，要她还账，她就下决心要迈过那一步。只要迈过了那一步，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第四巷是条金巷，住局有很高的价格。流行的“钱卧龙、银会馆，不如金巷一夜晚”就是说的价格高。一般红妓一夜就要索取六贯，客人大方，还要给本人小费。

老板知道了这一点，自然高兴，但后来发生了点事情，苹又改变了主意。

老板从苏州买来了个妓女，十六岁，正式开始让她接客时，举行祭鞭仪式。

祭鞭是在晚上，偏偏那晚苹去向桃花还钱，给她碰上了。

所谓鞭，妓院的黑话叫万能鞭，新社会说那鞭时称为罪恶鞭，比马鞭略粗，用皮条编织而成，内里插有钢针百余枚，针芒露出二分许。祭时鞭陈于五大仙的牌位之前。五大仙是妓院遍敬之神，即：刺猬、老鳖、黄鼠狼、老鼠、蛇。五位尊神蹲在老板设的暗室。到要祭鞭的夜晚，打开室门，燃点蜡烛，令新妓焚香跪于桌前，由老板说明妓院本色，如笑贫不笑娼，妓业也是商业之类的话，对其晓以大义。接下就是阐明院规，如敢违抗，或想飞鹰就必动家法之类。完了，命一老妓执鞭让新妓视之再三，再交茶房挂于室之门环，最后由妓女起誓顺从，再令其到厕所烧一堆纸钱，作为上坟哭夫。行话叫做撇苏七。使你明白丈夫已经死了，防止和客人产生恩爱，结为夫妻，逃之夭夭，这才算祭鞭结束。在别的书寓，也有试鞭之规，即把那些放鹰飞走的妓女追回来，用鞭子抽打。为了营业，倒是打身不打脸，打后不打前。宏德书寓还有条家法，是试鞭不动鞭，将逃跑的妓女捆绑四肢后，把猫装入裤裆内，打猫使之抓破下体，但仍不影响接客。

· 106 ·

我苹姐还了桃花债钱，要走时，桃花说：“我领你开开眼界吧。”

苹就跟着桃花到了书寓后房。那是两间经常不开门的屋，里边有灯光，有声音，她扒在窗子上，看见了老板试鞭的全过程，于是就改变了主意。

“洛阳有个皮货商人看上了你。”

第二天，老板把苹叫到屋里说。

我姐说：“认识。”

“咋样？”

“不行。”

“他这次愿出四十贯。我至少给你三十贯，还保证你是全身子。”
“我说过不行。”

老板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我姐这样的人，既从妓，又不肯开苞，这在妓史上是不曾有过的事。他十分恼恨，又不想得罪我姐，因为从根本上说，他还没有掌握住我姐。我姐连他的钱也不肯借着花，这就使他很是无奈。

“苹，我掌管一个书寓，姑娘们二十多个，对别人从来没像对你这么宽。”

“可我也没办过对不起你的啥事呀。”

这样一句一句，说了很长时间，终还没什么结果，老板就对我苹姐泄气了。

“书寓的姑娘都得接客，这是规矩，你实在不愿接客，今后就不要再往书寓来了。”

“你既然有了这想法，那我还是离开的好。天马上就转暖，我想别的茶园会愿意请我的。”

说着，我苹姐就起身朝着门外走。

老板一转念，冬天就要过去了，挣钱的旺季已不是太远，让苹姐走了，实是一种失算，就忙把我苹姐叫回来，说：“你真是太孩子性儿了……接不接客随你去吧。书寓里的规矩对你反正约束不住。”这样又算言归于好了。

十六

开春时，天气明显转暖。棉袄比往年入箱早，很多人二月不尽就单穿夹衣了。这天气在东京不多见。人都因天气的关系，从昏眠状态一醒来就十二分的精神。官宅僚府的屋檐下，先前开得十分红火娇艳的腊梅枯黄了，而街巷郊野的树木杂草则开始绽出一簇一簇的青色。有生命力的嫩草叶从城街道旁的铺砖地缝里探头探脑钻出来，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下。有时一吹风，春天的气息就噎得人打嗝。

在这个时候，苹对未来就更加充满信心，认为无论什么事只要有计划，就会有会。有机会，就准定能实现。苹的人生不是先计划的。而是先人生，在人生中产生计划。

三月初的一天，那是个很偶然的会，苹到书寓。老板说有人请她到稻香居饭庄，那里有些文人，点她的名去清唱。

苹去了。

稻香居位于东京城中心的鼓楼街，是繁华的商业区，以经营东京传统风味著称。这家饭庄苹去过几次，有两层楼房，三个餐厅，几净窗明，配有四时花木，使顾客备觉清静优雅。且饭庄里人才云集，有好几个世家厨师，都各揣绝技。尤擅长软溜、爆炒、扒、炖、炸，用料考究，刀工精细，主料突出，侧重用古法所制的清汤、白汤进行调味，菜点醇厚清鲜，雅致大方。著名的菜点有：糖醋软溜鲤鱼代焙面、爆三脆、扒三样、炸鸡肫、陈煮鲤鱼、

紫菜莲蓬鸡、荔枝腰子、炖十景、煎扒青鱼头尾、琥珀冬瓜、鲜花饼、萝卜金丝饼、切馅烧卖、鸡丝卷等。龙须面溜鲤鱼，是稻香居的拿手菜肴。这道菜原是宋朝皇宫举办大型喜庆筵席或招待外国使节才亮的绝手活，后来宋朝没落，绝活经家传流至稻香居。这妙物确有风味，吃鱼，鲜嫩可口，甜中透酸，极是适胃；吃面，则微有淡咸，蓬松酥脆，入口自化。且还有补虚益肾的效能。

苹之所以去稻香居那么甘愿就是她前几次去均没吃到，想也许这次能吃上这道菜。

请菜的有四个人，不是商人。他们举止都很雅静。其中有翰林画院的一个王先生，四十几岁，字画在东京很有名气，谈起画中的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话便如倒，滔滔不绝。苹已经给他作过三次陪。这次就是他又点的苹，其余三人，皆不认识。苹去时，他们闲谈，各个都精通诗词，才华远在我伯之上。过了一会儿，开始上菜，由苹倒酒。她坐在王先生身边，轮到对面一位先生，那人实实在在看了苹，足盯了半分钟。苹也看了他，见他眼中没有邪气，就朝他笑了笑。

“这就是云雀书寓的芙蓉。”王先生对大家说。听口气他在苹没来之前已向人介绍过。苹又把笑分给桌上的人，各得一份。

· 108 ·

东京规矩，菜先上的是冷盘。在稻香居，冷盘菜极有诗情画意。如“州桥明月”，是用童子鸡、发菜、清汁笋、酱牛肉、黄瓜、五香肉、老蛋糕等几十种生熟菜肴组成，荤素相间，口味各异，红白黄绿，色调和谐。这拼盘生动地再现了古人登州桥临水赏月的风雅情趣。菜一上来，王先生就说：

“诸位，州桥明月是东京八大景之一，有首诗说：石荠高踞浚仪沟，月色如银冷浸秋。鳌背负山银阙涌，虹光横海玉梁浮。香车已尽花间市，红袖歌残水上楼。几度有人吹风管，汴州风景胜杭州。这诗说的就是这拼盘——大家吃！”

酒桌无令，众人吃喝由便，谈笑风生，情景完全与往日所见不同。苹很惬意，知道是王先生请客，就不断很有分寸地劝酒。喝到高兴处，大家便同时搁下筷子、酒杯，一块论天论地，说诗道文。有位先生问起旧时画院招生，王先生便又高谈阔论。说考题多取诗句，要求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尚为工。他说，过去曾有次命题是“竹锁桥边卖酒家”，有许多画家只把文章作在“酒家”二字上，而考第一的李唐，则画桥

边竹林，竹林上方高挑酒帘，上书一“酒”字，笔墨简洁，含蓄优美，终于夺魁。又说有次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为题，有的就画一只空船系在岸边；有的画一只鹭鸶孤立船头；有的画一只乌鸦栖于船篷；而有一个却画一船夫懒卧舟尾，横一孤笛，任小船在水中漂荡，四野空旷寂寥，以示“非无舟人，上无行人耳”，终于获得第一，考入翰林画院。就这样，直谈到最后，那个曾实实在在看苹一眼的先生才说：“请芙蓉姑娘唱一曲吧。”

这一次陪客很文静，因此苹欣然应诺。

“唱啥？”

一个先生转头看着实实在在看过苹的先生。

“你点。”

“随便。”

苹知道他们的兴致在酒和诗文，而不在戏唱，就努力想了想，唱了段《牡丹亭》。唱得很卖力——

睹物怀人
人去物华销尽
道的个仙果难成
名花易陨
恨兰昌殉葬无因
收拾起烛灰香烬
丽娘何处坟
问天难问
俺的丽娘人儿呀
你怎抛下这万里无儿白发亲……

唱着，苹注意看着。王先生和其他二位，都听得极认真，唯那位先生心不在焉，始终把头偏向一边，瞟着店小二跑动上菜的情形。

苹对自己说：这先生看过我，现在却不注意我，无论如何得让他为我的唱说句好。

又唱了《窦娥冤》。

都说唱得好，下次再聚一定要芙蓉赏脸再来作陪，唯那先生始终一言不

发。

散酒了。王先生问苹：“满意吧？”

苹说：“很静气，就是没吃上龙须面溜鲤鱼。”

王先生在苹身上摸了一把：“下次一定。”

“就怕下次你不叫我了。”

“哪能哩。”

十七

“你真名叫啥？”

出门时，那奇怪的先生冷不丁儿问。这使苹很怀疑，就不信任地看着他。

“叫苹呀。”

“我叫李清海，艺名八岁红。刚才我觉得你的唱腔别扭，揣摸揣摸，又觉得你这种唱法说不定会自成一家，要信得过我，明天早饭后铁塔下面见我。”

在稻香居外面，停了两辆马车，那八岁红一说完，就登车东去了。

苹很惊异，原来这就是八岁红。小的时候，东京人只要一听说八岁红的戏进城了，相国寺剧场就要座无虚席。记得也跟着父亲去看过八岁红的戏，那时不知自己几岁，只记得一个人唱老包，人未出台，就在台后先大唤一声，声音大得似乎剧场顶上的尘灰纷纷下落，不等那一声唤尽，台下就“嗽、嗽”乱叫，掌声四起。父亲说，这人就是八岁红。苹觉得奇怪，这人怎么才八岁，父亲说他从五岁学戏，八岁在一次庙会上，几家梨园合着成了一个娃娃班，他当老包，一下唱红了，艺名就叫八岁红。八岁红在东京戏迷的耳朵里，一听名字就如雷贯耳。可惜他每年只在过年、端午几个大节才进京城来，平日都带着班子在外地。真没想到，这天就莫名其妙地碰见了。真是件让人高兴的事。

第二天，有人点名让苹去出堂差，苹没去。一起床，就认真梳洗了一遍，上街买了油条，喝了豆浆，递步儿朝着铁塔走。

我大娘说：“去的这么早？”

苹说：“这几天四季春里活多。”

我大娘的偏瘫越来越重，几乎很少走出过油条胡同，这给苹的来去很大自由。

铁塔位于东京北郊，在翰林画院后边，解放后成了铁塔公园，民国时那是一片荒凉野地。那塔最初为木质建筑，高一百二十米，是北宋建筑家喻皓为开宝寺供奉佛骨设计建造的。原预计它七百年不倒，结果雷殛起火，仅在地上立了半个世纪。到皇佑元年，又仿照木塔样式建了铁塔。说是铁塔，其实并非铁铸，不过由于外壁的褐色琉璃砖像铁罢了，且又非常坚固，故称铁塔。铁塔八角十三层，高五十五点八八一米。塔身庄重，粗壮匀称，身上有五十余种花纹图案：云彩、波涛、飞天、伎乐、龙、狮、麒麟，还有各种花卉，精致美妙，其形象逼真生动，釉彩十分晶莹。但因地势偏僻，那儿十分清静。苹到那里时，八岁红已经先到。他是坐人力车来的，站在塔下，正仰望着塔顶，寻觅着什么。

“李老师……”

八岁红转过身，说了“来啦”二字，就又顾自转回头去，研究着铁塔棚上的飞檐、挑角、挂铃。微风一吹，一百零四个铃铎，随风摆动，叮当作响，像山溪从耳边滚过。他看着动着，慢慢绕铁塔走了一遭，转回来站在苹面前。

“苹，你怎么就进了第四巷？”苹抬起头。“是瞒着家里的……我想唱。”

“想唱可以进梨园，也不能进书寓呀。”

“我有老娘，瘫子，不能随梨园跑。再说……东京热闹，我卖艺不卖身，就可以吃好穿好了。”

八岁红叹了一口气，默了一会儿，坐在塔下的草地上。其时，朝阳地的野草都已复活，地上一片柔软的嫩绿，太阳一照，显得草叶薄而透亮。四处无人，塔下很静。八岁红让苹坐在地上，问了她学戏的情况，让她唱了《大祭桩》上的两段，又唱了《秦香莲》的几段，他听着揣摸着，最后问苹会不会唱《法门寺》上刘媒婆的戏，苹说不会唱，他就说苹的唱腔完全生于自然，而不得于演练。说苹既非本腔本色，也非假腔假色，是一种天生的合音，是东京任何一个剧场都没有过的嗓子。但遗憾的是没有认真经过别人指点，没有专门练过本嗓，也没有专门练过假嗓。说苹以后要多练假嗓，少练真嗓，因为苹的合嗓真嗓多于假嗓。接着他用假嗓唱了一段《燕王扫北》，又用真嗓唱了一遍，最后用合嗓唱。说他的合嗓不是天成，有很多缺陷。而在苹听来，他的合嗓已经十分圆熟，天衣无缝。就这样，八岁红像教他徒弟

那样，整整给说了半天戏。

先前，苹是野唱，靠天分在茶园得成的。听了八岁红的指点，一下子心里增加了几分清亮。

走时，苹跪下给八岁红磕了一个头，情深地叫了一声“李老师”。

八岁红没想到苹会磕头叫老师，一怔，忙把苹扶起来，说画院王先生写了个剧本，想让他们梨园演，待下个月来东京排练此剧时，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下月初一到相国寺剧场找他谈。

苹又向八岁红磕了一个头，说了谢话，一道坐上马车回去了。

十八

之后，苹按照八岁红先生的指点，有事没事，都夹着嗓子练假音，果然长进很快，戏同以往唱的相比，有了很多不同。有次桃花听了，都觉惊奇。

“你怎么上路这样快？”

“还不定没人喜爱听呢。”

话虽是这样说，苹自己已经很有把握。八岁红又来东京在相国寺唱连台戏这个月，她隔三差五都要去请教请教。每次去穿的衣服都不一样，给八岁红留下很深的印象。八岁红不光教她唱法，还教她台步、踢腿、下腰。苹也都能心领神会。最后八岁红离开东京时，交代她说：“以后你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到城墙上喊腔，到日出为止。不要把功夫花在打扮上，戏靠腔不靠装。”

“四点？”

“四点。唤几年你就会唤出名腔来。”

“……”

苹没有向八岁红回出什么话。四点……唤几年。她知道自己不是那样吃苦的人，自然不需向老师保什么证。为了练嗓，深更半夜起床，且不是三天五天，而是几年！她想，要这样还不如学刺绣。刺绣一针一线一块布，不需起早，也不需打黑；夏天到了，就坐在四季春后院阴凉地；冬天来了，四季春的绣房有炭火。可那日子她还觉受不了哩，何况起早练嗓。她唱戏就是为了唱，为了过得惬意些，不是为了要名声。要名声就不会当艺妓，早就进梨园戏班了！

八岁红离开后，她虽练腔，却是高兴练，不高兴时她是决然不练的。说到早上到城墙上唤嗓子，是一次也没有去过。衣服嘛，依旧一天一换，总是一样花枝招展。八岁红在艺术上给了苹画龙点睛的指点，生活上并不会给她带来什么开导。她早已有了自己固执的、不容改变的生活方式。这方式的形成对苹来说，既不因家庭的清贫环境而成，也不因父母的禀性遗传而成，更不因东京大气候的影响而成。这似乎是天生的，随着她的年龄增大就在自然中形成了，很难说定是哪个方面对她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就如一对能说会道的父母，生下一个俊俏伶俐的孩子，长到几岁时，终于发现他是哑巴。而他的父母，既非近亲，各自祖上又都没有聋哑人，你说孩子为什么是哑巴？哑巴就是哑巴，不可否认。苹就是苹，也不可否认，她就是那么固执，就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得那么懒散，那么随意。

春天来了，这是妓业的旺盛季节，每个姑娘都十分劳累，忙乱无章。老板给她们每人打了一针预防梅毒病的舶来药水六零六或九一四，就开始日夜营业。书寓里重又热闹起来，住室清洁，门庭华丽，修洗的屏风立在屋内，屏风上亦例悬着二十余面玻璃镜框，上系红绿彩绸，内书各个姑娘的艺名，字迹异常漂亮，加之艺名俗美，人一进屋里，先自就有眼花缭乱、神魂颠倒的感觉。如丁墨菊、喻翠花、张雪艳、赵红梅、高芍药、李苹香、王红菊、钱桃花、孙艳蕉……客人很多，一会儿走，一会儿来。每个客人来前都在那屏风下挑选一会儿，然后照着名字寻到姑娘的接客屋。每个屋前，又都挂着一条雪白的织布。若布条是在帘上垂着，室内就是有客，新客不得进去，须站在门口静等一会儿，待老客做完事情走出后，才能挑帘入内。若那布条是在帘子顶上搭着，屋内便是无客，把布条放下径直进去做事是了。

这是一天黄昏，各家书寓门口的灯刚刚点亮，苹因为白日陪客还未及回家，她见从门外进来一个青年，穿件新色黑大褂，在屏风前站了又站，不知要挑选哪一个。有几个姑娘见他样子俊俏文静，就都过来和他搭讪。大胆的一上来就去他身上摸摸拉拉。有个姑娘一下挎住了他的胳膊，不想他竟一转身，把姑娘推倒在门上，头上磕了个青包。

姑娘哭了。

大家都来围住他论理。苹去看热闹，吓了一跳，这青年竟是张姨家的奔举。

“是……你呀！”

奔举转过身，瞧见苹，微怔一下，拉着她就朝书寓门外走，到书寓外的槐树影里站住了。

“苹妹，我找你半晌啦。”

她看着他，眼睛很亮。

“有事？”

“有事。那上边真的、没你的名？”

“真的没。”

“这就好……我给你找了一个事。”

“啥事？”

奔举这当儿一脸兴奋。

“我不读书了。大教堂那个洋人在教堂街办了一所学校，我舅信教，常去礼拜，就认识了他。舅介绍我去那儿教书了。那洋人还让我替他找个女先生。我推荐了你，让你明儿去见见他。”

苹怔住，想了一会儿，浅浅一笑。

“我咋能行。”

奔举充满信心。

“洋人可不像东京人，开明得很，你去准行。”

苹不笑了，脸上丝毫笑意也没留下。

“算了，我不去。”

奔举一惊。

“洋人给的钱多，大小开支都能顾上的。”

“学校里总不会叫我天天唱。”

“苹妹……你不能唱一辈子！”

“咋不能？想能就能。”

“可这是啥地方？”

“管它啥地方。能吃好、穿好、唱好就行。”

“苹妹……”

“我还没吃夜饭哩。”

“我找了你半天……你再想想。”

“不用想了……真的，没啥想。我就爱过这号日子……”

老板的极乐茶园开场是在一场雨后。东京城被绵绵春雨洗了几天，到处都显出古绿的青色。茶园新修了售票房，门口贴了大海报，说是由八岁红的得意门生芙蓉隔日为大家清唱传代名戏，务请单日下午二时光临。开场前三天，海报贴了多处，然那天票只卖出了三分之二。

“谁是芙蓉呀？”

“没听说八岁红有这样一个门生嘛。”

“压根就不是红妓……”

老板很有些不高兴。他的生意不如别家书寓，整个一个冬季，客人都不是很多。雄心勃勃想靠茶园扩大声名，在春季挣上一笔，没想开始就受到如此冷落。

“都吃亏在你不肯接客上。”

“要么还让桃花唱几天，等茶园热了你再唱？”

“我就是为了唱冷场。”

“可这是书寓的一门生意呀……换了吧，让桃花唱。”

“唱不热我不从茶园拿走一个制钱。”

结果真的唱热了。

面对不满场的听客，她一登场先唱了人们极为熟悉的《秦香莲》。此剧的主要唱段在东京几乎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人们心里不畅快时都是哼唱《秦香莲》，对唱腔熟悉得不能再熟了。可她一出口，却唱得不一样。唱出了另外一个味。分不清唱词中哪是悲，哪是愤。把以往的悲愤分明糅合了。且她的腔调那么别致自然，声音嘹亮不觉得刺耳，柔缓又不显拖沓。她的唱像是哗哗有声的一股不觉清也不觉浑的水，把茶桌周围的人迷住了。听她的戏时，没有人喝水嗑瓜子，没有邪眼在她身上随处瞟。苹自己也惊奇，嗓子转眼间会变得唤念唱哼吼都异常轻松。这对她来说，是种奇异，万也难以想到八岁红的指点果真有这么大的效用。

唱到时间，她又奉送了三段清唱还没能走下场来。

老板在茶园房里给她准备了洗脸水。

“芙蓉，你长进了。”

苹笑笑，没有出声。她把自己暗埋在快活里，整个骨头酥软了。下场

时，她对自己说：真好，真开心。她开始对自己过的日子产生一种心满意足！觉得这三月天气格外温暖明丽。风像发丝一样摸搓着脸面。茶园的草地像绒般铺在脚下。她站门外，朝四周望了望，一点儿也不觉累，只是猛地就很想吃些啥。对了，是很想吃龙须面溜鲤鱼。

她进了茶园票屋。

“洗吧，芙蓉。”

老板给艺妓倒水洗，是盘古以来都不曾有过的事。

就洗了，洗得很潦草。

“我想借点钱。”

“今天的茶园票全给你了。”

老板把四千五百个制钱哗哗倒在桌上。

她看了看，说以后清账，就把钱哗哗装进一个绿绸袋，轻飘飘走了。这到稻香居也只一箭之路，她想了想，还是叫了一辆人力车。

“到哪？”

“稻香居饭庄。”

“好嘞。”

人力车坐起来身子微向后仰，可以看到街巷远处的景物。车一拐进马道街，鼓楼就映进了她眼里。三丈高的台基，砖砌瓮门，楼顶报时巨鼓和檐下巨匾上的“声震天中”，“无远弗届”的石刻金字，在日晖里显得十分壮伟，向它走近时，会使人感到有要被吃掉而又安然无恙的奇妙心境。可惜苹没有感受到。她一心想着稻香居的龙须面溜鲤鱼。

在稻香居门前下了车，付了车钱，匆匆到二楼后，端盘的小二对她说，做龙须面溜鲤鱼的师傅回家了，媳妇生病，别人不会做。这可真是扫兴呀！

二十

往后，我苹姐在第四巷愈加走红，日子不消说，也过得愈加自在。说到她离开云雀书寓，我对她说，小香的死，对你这一举动应该说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小香是云雀书寓名噪一时的红妓，吹拉弹唱各懂几成，尤其围棋下得沉稳老辣，东京很少能找到她的敌手。因为年长色衰，接客已经不行，她想赎身出嫁。城中有位国文教员，年轻时就是小香的常客，两人情投意笃，说

好一赎身就完婚过晚年日子。那国文教员三十岁死了妻。这一切都是天撮地合，不想老板决不同意，说不能接客就在书寓扫地、烧饭、洗锅。小香当初那样红火，吃香喝辣穿新，为书寓把青春卖得连一片青色也没了，枯萎时还不让去寻找一块温暖的黄土，如何受得了。接着又听说国文教员也开始反悔，一气之下，就吞了大烟膏，死得非常凄惨。国文教员为了这桩婚事，费了很多周旋，原来是他母亲宁死不肯让小香入门，说妓女即使脱籍也仍然身家不清，后来他给老母跪下商请，母亲不仅不肯答应，反怒儿子荒唐不孝，杖逐出门。无奈，他才只好作罢。可不想，到书寓去看小香时，却见了她那抱恨的瘦脸和不肯闭合的双眼，国文教员“啊”的一声抱着尸体痛哭起来，死去活来，以致精神失常，言语颠倒，不能教课，从而也被校方解聘。

后来，他每天都到书寓门口哭哭笑笑，要寻找小香。老板说：“小香在郊外埋着呐，你去那儿找！”

他竟真去。

乘着夜黑，他潜在葬所，用铁锹把小香的墓给掘开，将头骨带回，剔去腐肉，洗涤洁净，涂上红漆，日夜在家焚香哭泣吟哦，得句便用细刀刻在骨上。刻满再漆，漆满再刻，反反复复，喜怒无常。有了得意句子，就哈哈大笑。要苦思冥想也不见一句，就涕涕汨汨，抱住小香的红色头骨呼天抢地、长跪不起……

国文教员回原籍后，有他的朋友从旧宅中见了一份遗稿，题为悼小香：

香残红褪，衰柳落阳，空忆当年模样。公子情痴，书生肠热，愿结鸳鸯郎，向萱堂说项，请怜孤苦，慈悲收养。怎料及怒持鸠杖，逐出败家辱门孽障，望黑海茫茫，难达今生宿愿梦想！

不叹人谋空费，只怪人间充满魑魅魍魉。一盞芙蓉，两行热泪，了却飘零肮脏。掬一把辛酸，听荒冢鬼哭声声冤枉。凭丽词招魂，春将不远，馨香祝拜晨光晓，千年阴暗终尘壤。

词不脛而传入了第四巷，各家书寓姑娘都有了波动。有的一看词听读，就双眼滴泪。这也真是一件伤心的事。我猜，苹对小香的死，准定想了很多事。

第四巷为这议论了很长日子。苹说，我想得多的是小香她枉活一世。她是书寓最不肯花钱的一个人，连几个制钱一包的瓜子也不舍得买。死后葬

时，才知道她的衣服全是书寓的，自己没一件，可她床头木箱里，却全是铜钱，好大一箱，有的都已锈了，少说几十贯。人迟早一死，有这钱何不吃了、穿了，过个痛快！

苹也许真是这样想的。那期间，苹在东京已有了很大声名。“进京要进第四巷，入巷要听芙蓉唱”，这话至今东京耆宿都记得。极乐茶园因为苹，老板又加了十五张客桌，能多坐四十五人，票价又从过去八十个制钱长到了一百个制钱。明明比其他茶园高出三十，然那客桌也次次坐满。有的外地人为了听苹的夹板音，还甘愿站着。

苹红极了。

又是一个端午节。天还没入炎热期。城郊小麦也都刚刚黄头。节日里，乡下人都涌进东京赶热闹，有田有地的富户人，自然想听听苹的戏。那一天老板丢下书寓，亲自售票，每桌三方坐六人的票卖完，还有很多人站在茶园门外等。

开戏是在下午四时，往日三时半苹就到茶园房里梳妆，清腔，完了喝茶等着客人入场。可这天苹没来，三时五十分了，还不见苹的影子。

小二把茶园门打开，收着门票。因为茶座不分号码，先进靠前，能看清苹的容貌。后进坐后，只能竖耳听着，所以人就如开闸河水一般涌了进去。门框被挤掉了。有人在里边争位置，先吵后打，打得双方都鼻孔流血。老板进去劝架。门口又有一堆人等着买站票。说八十个制钱的站票也要买，就是要听听芙蓉姑娘的夹板腔。

老板以八十个制钱为价卖了二十张站票。

茶园里坐前站后，黑黑一片。初夏的阳光又温热，又明亮，客人额上都有了小汗珠。三个小二，一人送洗脸毛巾，一人卖瓜子，一人售一个制钱吸三口水烟，在人群中颠儿来颠儿去，显得从未有过的忙。

苹到三点五十五分没有进茶园。

四点整也没进茶园。

四点十分，还没进茶园。

那天，苹到底就没有去茶园。

二十一

“你不能这样子！”老板这样对苹姐怒斥道。

“我去吃龙须面溜鲤鱼了。”苹轻飘飘地说。

“满茶园的人都在等着你……”

“听说那厨师要立马离开稻香居，我再不去吃一顿，不定一辈子就吃不上龙须面溜鲤鱼啦。”

“可你是吃呀苹……这儿呢？有多少白等一晌，气得骂祖宗，把书寓的门风闹得威信扫地。”

“老板，我可不是小香那样的人……一辈子啥儿都顾上了，就没顾上自己。临死没去夜市上吃过一次炒凉粉。”

虽然气，老板终是对苹没什么办法，难以采取整治措施。严格说，苹还不是云雀书寓的人，因为连一字契约也没有。在书寓他们这样争了一番，末终老板也只好快快而去，无可奈何。而苹，反倒从争吵中寻到了乐趣，窃窃自喜。原来人的真正快事是别人谁也不能对你气，又不敢气你。苹感觉到了，玫瑰好就好在刺上，若没刺，就无非是平平常常的红花白花。有了刺才能摇来摆去地活着。苹更加活得随意了，像无拘无束的水，顺着自己的性流向东，流向西，流向南，又流向北。她觉得，随意活着才是福分。从此她更不受管束，高兴时，在茶园唱得水流树倒，山转地旋；不高兴，就不断迟到，让老板不敢轻易卖票，苦苦等在茶园。

终于，老板忍受不住了。

“芙蓉，咱还是得有个字据。”

“啥字据？”

“我的茶园，你定时清唱，咱五五分成。不得误了茶园的客们。要不这样，这茶园就没法让你唱了。”

“你觉得我不合适？”

“你有这么好的天分，努把力，会把祥符调唱出绝腔的。会在东京城唱出自己的天下，像八岁红那样，名扬几百里……可你这样，怎么能成大气候！”

苹觉得很奇怪，老板为什么会对自己感到那么焦躁，好像自己真的误了锦绣前程，好像自己真是他的养女或亲生那样。苹看着老板那张不安的脸，有点好笑。

“我又没说我想成为大气候。”

“人总是要把光景往好的地方过。”

“我的光景已经过好了，有吃有穿，我还图啥呀。”

老板对苹也是不解。他认为人活着，就是上山，有力气总要往上登。总想努力比别人高一些。他第一次遇到苹这样的人。前边路修好了，人又年轻，有满身气力，却在途中遇到一块平地，就躺在平地不走了。人总不能这样呀，他想，不为了登高也得为了钱，谁家也不会因为有了金条就不再挣钱花。

“芙蓉，立个字据你自己也能多挣几贯钱。”

“我只有我和娘，不盖房，不买地，累死累活挣钱往哪用？”人有了这样过日子的态度，还能怎样呢？

“可你这样就坏了我极乐茶园的名声。”

“你觉得我不合适，我就不在极乐茶园唱。东京这么大，我想总还有茶园要我的。”

真是奈何不得。老板虽对苹拿不出办法，但他毕竟从事了几十年的妓业，总会把苹放在他的经验里，去认真对付的。

二十二

· 120 ·

民国六年时，东京警察分署换了一个署长，是从警察处派来的，根子很硬。家里已经有四个老婆，可一个也不朝分署带，想在东京再找一个。有很多人给他物色，都没看上。没娶小老婆以前，又不想孤寂，就隔三差五让各个书寓轮流给他送去一个姑娘陪夜。条件很高，面貌俏丽自然不需说了，问题是还必须要有特长一二，或唱或舞，或琴或棋，最重要的是能应答，善侍候。把姑娘叫走，或住一夜，或住两夜，局钱从来不给，且去前都需经过医生检查，染上淋病的当然不行。他要人要的没有规律，完全凭一时兴致，想要就要。有时睡到半夜醒来，一摸身边没人，或刚刚做了什么美梦，也会吩咐部下赶马车来第四巷接走一个。无论如何，同妓女打交道不是光明正大之事，所以接姑娘的总是他的一个亲信。这亲信知道书寓都是生意，如果署长看上了哪个红妓，娶以为妾，那书寓倒算有了靠山。若署长仅仅让红妓陪陪就回，那书寓就等于白白误了几夜妓钱。所以他也公正，自署长要陪的第一夜起，就从第四巷首家开始，一次一个，大家轮。豫新、名花、云喜、天乐几家都已去过，下家就该云雀书寓了。

老板不是本地人，和当局缺少关系，这就很影响经营，一听说署长要轮

着找红妓陪夜，他就想到了这着棋，想到了芙蓉。

这是一天下午，署长的亲信坐着马车进了第四巷，到云雀书寓门口，跳下马车，和老板一见面就直奔主题。

“不用说你 also 知道的……选一个上好的吧，署长今晚请客，身边不能没有一个人。”

老板自然聪明。

“若署长大人看上哪一个，直说就是。”

“听说你们这有个姑娘，把祥符调唱出了一绝？”

“是的，有个。叫芙蓉。”

“人品呢？”

“当然不是东京最好的，可在第四巷是找不到第二个。很会穿衣服，打扮一点儿也不像艺妓，举止谈吐十分娴雅，刚接触都还以为她是装出的。戏唱的呀……不说你也知道。没想到署长没带家眷来，要知道我早把芙蓉送去了，还能让署长一家一家捡。在这第四巷，姑娘们二十一二就是中年了，过了二十六，其实就是徐娘，再往上大一点，就只能在年轻姑娘们忙不过来时勉强充个数。可是芙蓉，虽然到书寓有了年把，却始终没让她接过客，要去陪署长还等于开苞哩。”

“今年多大？”

“二九。我想署长一见就会高兴的，她一脸都是姑娘的韵。”“人呢？”

“马上就到极乐茶园清唱，大人也可以趁着听听她的戏。”

老板坐在署长的马车上，得当得当地朝着第四巷深处走。一块挨一块的字号匾慢慢朝着身后去。到极乐茶园下来车，问一下售票的小二，说芙蓉还没来。老板就暗暗着急，只好让小二快去把桃花叫来唱。

好在，那天苹来得不是太迟，新穿了件紧身血红裙子，署长的亲信老远见了一眼，就对老板说：“可以，署长会满意的。”

桃花已经在茶园唱了，我苹姐到门口听见桃花的声音，就缩了腿，想回身到马道街裁缝店，去给娘做一件婆婆衫。夏天到了，为了过好夏天，苹已经给自己做了三套夏衣，可娘的衣裳都还是去年夏天缝制的。虽然都能穿，可她不忍心给自己添三套，不给娘添一套。

“芙蓉。”

我苹姐还没转过身，老板就笑着追出来。

“有好事了芙蓉……恭喜你。”

烦的就是老板这阴阳腔，苹姐也斜一眼他，直声直气道：“有话说吧。”

“分署署长看上了你。”

“看上了我啥儿？”

“你的祥符调在东京名气很大呀。”

“想听让他到茶园来，我可不会到他家里侍奉他。”

这样说着，我苹姐就抬脚走了。

老板慌忙截住她：“你急啥！”

“我要去裁缝店——桃花已经唱了嘛。”

“警察分署的人在这等着哪。”

苹姐瞪了老板一眼。

“我给裁缝店也说好，人家也在等着哪。”

本来想发火，可又怕警察署的人听见，老板只好压着嗓子。“那是警察署呀……是天！”

我苹姐很淡然。

“天又咋样，裁缝是给我剪衣服的，天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天。”说这话的时候，我苹姐朝茶园房里看了看。警察署的人已离开了屋子，去听桃花的戏了。回头再看老板时，他满脸都是紧张，好像为难到了非要上吊不可的田地。

“苹，”他不再叫她的艺名，“难道我对你不好？就是叫你去倒倒酒，并不是去陪夜，即便明天你就不再跟着云雀书寓干，今天也该听我一次话。警察署……你不当一码事，我们书寓能得罪起吗！”

我苹姐想了想。“如果不陪夜了我就去。”

老板又说了几句劝慰的话，就到茶园去陪警察署的人了。他对那亲信说芙蓉的娘病了，心情不好，情绪异常颓唐，且又是第一次与男人同床，心里害怕，若侍候不周到，请署长谅解。那人说，没啥，只要真是处女，署长会谅解的。

我姐和警察署的人一道上了马车，只要到警察署，便什么都不再由她了。那样，也许她的一生会是另外一个样。问题出在署长这个亲信身上，他太负责任了。他不相信第四巷正当年的姑娘还有处女在，如果不是处女，又

不到医生那儿检查，给署长染上病自己可受不了。为了两全其美，到第四巷街口，他让马车停下了。

那人先下车。

“喂，姑娘，下来一下。”

“干啥？”

那人指指街口一扇黑漆大门上方旧了的红十字说：“都要到这儿停一会儿……对你也有好处。”

我姐明白了，知道署长是让她去过夜，对于失身她倒想的不多，在书寓她已经眼看着三位姑娘开了苞。可她想到老板没有给她说实话，心就愤恨了。从车上跳下来，她便径直朝着相反方向走。

警察署的人慌忙追上来。

“你去哪？”

“茅厕。你又不是不知道，要检查就得先解手。”

我苹姐回到了云雀书寓。见老板后，不等他有所灵醒。就递过去一句话：“从今儿开始，我不在极乐茶园清唱了，与云雀书寓没有关系了……”

二十三

事情就这样算告一段落。为了结账方便，再有四天就是月底，老板请我苹姐再清唱一场。我苹姐毕竟是在极乐园独立起来的，对茶园自有其感情，想一想，来一个告别清唱，也对得起常给自己捧场的人，所以也就答应了。

当然，她不曾料到其中有那么多的文章。后来说起此事，苹姐对这场清唱有很深的悔恨。在老板这一方面，他考虑得非常多：无疑问，芙蓉的唱在第四巷因其独特而客人最多，一来增加了云雀书寓的声誉，给书寓招来了更多的有钱顾客；二来是他的极乐茶园也因此声名鹊起，在东京清唱茶园中顶天立地，听客盈门。然芙蓉离开已不可阻拦——她为人太与众不同！这是损失之一。更重要的是她离开云雀书寓后，若别的书寓一请走，那云雀书寓刚刚上升的生意就会被挤得一落千丈。而芙蓉到哪家，哪家就有可能更上一层楼。鉴于这两点，他一边请芙蓉在茶园做最后一场告别清唱，一边差人到她家请她老母来听她演唱。他这样安排，有十足的把握。他坚信那个偏瘫的婆婆知道自己的女儿这么长时间不是去四季春刺绣，而是做下九流清唱时，她的唱就会从此中断，从此在东京销声匿迹。她母亲会为女儿的唱悲愤有病，

让她终生后悔地绕着母亲的病床走来转去。

我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我苹姐说：我只想最后唱一场，对得起爱听我戏的人。

那天下午，苹去茶园格外早。太阳还很高很高，又热又毒，像火在东京上空烧。本来是心里空落，在书寓待着无聊，才到极乐园去的，可一到门口，那里竟早早地围了上百个人，手里都拿着茶园门票，在太阳地里等着。那场面苹至死难忘。她一到人群边，人们就闪开了一条路，目光很有恋情地注视着她。

苹让小二开了茶园门，没有梳妆，就提上一壶凉开水，拿着纸扇到茶场清唱了。

目下是一片人群。由于开戏早，水没烧好，茶桌上没有一壶水，也没有一把瓜子。茶园本来就是喝茶听戏消遣，没有茶在以往就会乱哄哄。但那天茶场很静，没一丝儿声响。苹在台上看着每一张面孔都觉得熟悉，似曾相识。苹知道那都是她的老茶客。

真的，看到那面孔都很熟悉时，我眼角就湿了——苹说。那一刻，我特别想唱，想唱得天昏地暗，路截水断。唱得鸟不飞，花不谢，人不老。

云雀书寓苹是决意要离开的，下一步到哪儿，她还不知道。因为不知道，苹对唱就怀着一种极为特殊的情感。她在每一出戏中挑一至两个唱段，唱完了再选一出戏。《梵王宫》、《宇宙锋》、《樊梨花征西》、《穆桂英征东》、《燕征北》、《姚刚征南》、《大祭桩》、《抱琵琶》、《日夜图》、《金荷花》、《义烈凡》、《柳绿云》、《女贞花》、《白蛇传》、《三吊孝》……一直唱到日偏西。这个时候，有了风，茶园凉爽起来。茶桌上的人，也有了水喝，听得就更加起劲认真。倒水的小二，不断给苹换着特意从“信阳茶庄”买来的毛尖茶。当苹把《铡美案》的宫中一段唱完时，他一边沏着茶，一边小声对苹说：“该歇了，你的嗓子都哑啦。”苹朝小二点点头，也觉得身上没了气力，就一口气喝下了一杯水。

台下的人只听不鼓掌，一个个眼睛睁得圆大，木呆呆盯着苹，像一片泥塑。在东京，除了八岁红的唱，还没有把听戏人带入过呆傻的境界。在苹这也是第一次。

那天，苹一直唱到天将黑。

到最后依然没人鼓掌。

该散了。

苹没下场，人就坐着不散。

一点儿力气也没了，苹感到。

就那么僵持了好一会儿。

有个人站起来叫：“该让芙蓉歇歇啦！”

叫的人是翰林画院的王先生。

有人站起来，看看落日后的天色，依依不舍地出了茶园。

还有人走时，绕到苹身边，庄重地看苹一眼，在她面前放下一只袋子离开。袋子里是一贯制钱。

苹是人散尽时才离开戏场的。其时，太阳还有一抹余晖，像掺了水的血样洒在茶园的桌子上、院落里。抓地草晒了一天，开始又打起精神，透出墨绿的色泽。茶桌中间的两棵泡桐树，芭蕉扇似的叶子也开始硬起茎梗，在风中摇摇摆摆。苹慢慢离开戏场，无力地走了几步，看见最后一排的最后一张茶桌上，还坐了一个人，头发蓬蓬乱乱，目光呆滞地死看着她。

苹有点怀疑。那儿坐的是一个老婆婆。茶园一向都是男人听戏的场地，从来没有女人进过场，更不要说婆婆了。

走近了，还有十几步远。

苹震惊了。

那儿坐的是她的亲娘……

突然停下步子，怔一会儿，苹姐快步朝母亲奔过去。

“妈……你咋来……”

老人的眼睛除了屈辱，再也从中找不出什么了。她死眼看着苹，不说话，想站起来，手腿却哆嗦得非常厉害。苹忙上前一步扶着她。老人马上像在水里失去依托将要下沉的人那样，抓住苹的肩膀，用尽平生力气，死死地掐着不放。苹感到双肩又热又疼。

老人把十个手指都掐进了女儿的肉里。

“妈……”

不等声音落地，苹又尖叫了一声，把母亲推开了。

我大娘狠心地咬了一口苹的左肩！

血仿佛是一股热泉，从苹的肩头往下流。

我大娘怀着对苹无限的爱和恨，在咬她时把力气用尽了。她离开苹的身

子，再也支撑不住自己，没等苹灵醒过来，就倒在了草地上。

二十四

无论如何说，母亲死了，其缘由最直接的是因为女儿。正因为这一点，我苹姐给母亲做了厚葬，请了杠局的龙凤大杠，二十四人抬着一口四寸厚的柏木棺材，响器班前后吹着，买来的二十余个男女孝子，披麻戴孝，哀嚎着组成两队，打着社火，跟在棺材后。棺材是五时离家的。四时装殓时，我苹姐暗自在棺材里放了十个银元宝，在母亲身上戴了两个金戒指，还有一些零碎钱，像脚蹬的一贯制钱和头枕的一包铜元等。四时半盖棺后，孝子开始痛哭，嚎叫得惊天动地。起架前响器班咬牙吹了一阵，就跟着龙凤大杠走出了油条胡同。

这葬是东京的上等葬，花了很多钱。油条胡同上百年来，人死了还没有这么厚葬过。

葬了母亲，辞了云雀书寓，我苹姐在家呆了几天。虽依然是穿戴入时，吃饭讲究，每到饭时，并不自己亲自动手，而散步到小吃市上吃些风味食品，如八宝饭、状元饼、蛋松果、炒凉皮、混沌汤之类，但终究是生活出现了倾斜。她感到了孤单，无意义。再说，不是那段艺妓生涯里存下的几个钱，也是坐吃山空，眼看着已经用完。再这样下去，就要进当铺变卖衣物了。

我苹姐决定自己办茶园。

最初生出这念头，是因为邻居搬家，要卖掉宅院。那是好大的一片空地，约一亩余，若买下来，和自己的家院连起来，办个茶园的场地就算有了，需要买的就是桌、凳等一些物件。

计划有了，钱也用尽了。

想到的第一个人是四季春张姨家的奔举。我苹姐在一日上午找到四季春，把奔举从屋里叫到门外，告诉他说母亲死了，她想办一个茶园，由自己清唱。

奔举听了，怔了好久。

“你回四季春吧……这才是正事。”

苹姐很倔强。

“我不喜爱那活儿，我就爱卖唱。”

又沉默了好一会儿。

“这样……怕你借不出四季春的钱。”

再也没有多说一句话，我苹姐转身就走了。也许事情是合该如此发展，一路上心里烦乱，正为筹钱发愁，可回到家，推开院落门，就见师傅八岁红坐在院里的一棵树下。他是近日带着梨园从禹州、尉氏几个县演出回来的。京郊的朱仙镇庙会，出高价请他们班子唱三天，到东京以后听翰林画院王先生说苹姐辞了书寓，专门来找她搭帮的。起先，他还怕她不肯去，到门口，见了框上的白对联，八岁红才放了心。

“没赶上给老人家磕个头……真对不起。”

“母亲六十多了，也算喜丧。师傅不要为这难过。”

“我来请你去梨园搭伙，想让你在王先生的戏里演主角。听王先生说他听过你的戏，已经唱得出神入化了。”

“哪里师傅……”苹姐把八岁红让进屋里，倒上水，接着道，“师傅，我想自己开个茶园。”

八岁红抬头迷惑地看着她。

“你……定了？”

“定了。”

他喝了几口茶。

“我想你还是跟着梨园好，磨炼几年，你会有声名的……再说，茶园毕竟是卖艺。梨园也卖艺，也学艺。”

“师傅，你不知道我这人——不怕你见笑，我生来懒散，又好吃好穿。跟着梨园别的不怕，就怕吃苦。饭不好，又不应时，东跑西颠。我不想为了声名和长进吃那么大的苦。茶园清唱虽然历来都被人瞧不起，不从娼别人也把你当成艺妓看。可到底日子过得自在。钱来得比梨园容易，吃穿也自然要好。有兴致就卖票唱，没兴致了，东京又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大相国寺、龙亭殿、铁塔、石狮镇皇宫、禹王台、延庆观、清真寺……无论哪儿一走就是一天，总比梨园风餐露宿好。”

八岁红无言，只是惋惜地叹了一口气，又坐了一会儿，问些情况，就起身走了。我苹姐把他送到大门口，他忽然回过身来。

“茶园在哪？”

“就在我家，把邻居家地皮也买了。”

“你家……你父母有灵牌，他们生前又都要你出息，母亲刚去世不久，是不是……换个地方好。”

“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辈子……哪能顾了别人的许多呀。” “买地皮的钱有吧？”

“还没借到。”

“你明天到朱仙镇，我给你筹一半。”

我苹姐的茶园是初秋开业的，天气刚好不热不冷。从八岁红师傅那儿筹了一半钱，自己又典当了大部分衣物，资金问题就勉强解决了。因为她被人称为是东京艺妓中的金嗓子，茶园就特别红火，没多久就又把典当物赎了回来，还把茶园的一应用品全部置办齐全。

从此，东京又多了个赫赫有名的茶园。字号是请画院王先生写的柳体，真正是王羲之再生一般，横竖撇捺中的一招一式，都隐含着硬骨的味道。

共四个字——芙蓉茶园！

二十五

在以后的岁月里，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土地改革，等等吧，每场战争和运动，东京都在其中。然而苹却遭受的波动不大。吃的、穿的、唱的，还都比较随心所欲。只是芙蓉茶园走俏了，反而把第四巷、会馆胡同的几十家妓院和别的生意人开设的清唱茶园挤得很尴尬。这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好在苹生来懒散，并不天天都唱，仅固定下来每周唱两场，留心给别的茶园让些活路。

她就这样过了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时间在自由自在的卖唱生涯中默默地流失着。到民国十三年，政治上的原因，把制钱去掉改为银币，她身边也曾发生过一些窘迫事情，但不是很大，她都靠一贯不改的生活态度凑合过去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两件事：一是画院王先生的戏演出效果不佳，但有些唱段经由苹一唱，十二分感人，使东京有更多的人知道了王先生和王先生的戏。因此二人有了勾连，王先生更加不断往芙蓉茶园跑。据说，王先生常在苹那儿过夜，二人感情甚笃。私下，王先生对八岁红多次说，如果苹肯把茶园关了，吃穿也别太讲究，我就愿和她结为夫妻。八岁红问他：你不是很喜欢到茶园听戏？王先生说那是两码事。后来，八岁红郑重把这事给苹说了，

同时劝她和王先生成婚为好，说王先生是有才有志之人，东京难找几个。苹听了，淡淡笑笑道：有才有志我如何配得上，我是宁肯不婚也不会丢掉吃穿唱的呀。后来，她和王先生就很少来往了。

二是时间再往后推，国民党军队有个旅长，老婆是农村的，他没有让她随军。自己在外是走到哪，野食吃到哪，终没见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女人，身边一直没有太太。后来到东京，听了苹的几段唱，就鬼迷心窍，一见钟情。说自己一直不娶，原来是没有碰见像苹这样的人，现在碰见了，就不能不娶。可不曾料到，托人到芙蓉茶园说媒，苹竟一口回绝：我是不受人管的人，旅长大人管惯了人，我可受不了……要娶也可以，成婚以后我可还要到芙蓉茶园唱。旅长的太太能卖唱？真是笑话！旅长为此气得把桌上玻璃都拍碎了，当即差人把苹抓到了府里。可谁也不知为什么，不知苹到那儿都说了啥话儿，旅长不仅向她赔了礼，还用自己的车子把她送回了茶园。

再往后，苹的人生就更加无奇。饿了上街吃，想吃什么买什么。时令变了，就到相国寺里或马道街服装行里买衣服，爱穿什么买什么。这样直到一九五一年夏天妓院封闭，茶园也随着关门。

妓院封闭以后，把妓女们进行了集中收容。百来个姑娘，平均年龄是二十点四岁，而她，已真正是半老徐娘。政府没有把她当妓女看。将妓女编为两队八组，进行了思想教育、医疗性病和进行文化活动。这些活动苹都没参加。她是和鸨儿们住一块儿，但批斗鸨儿、教育鸨儿也没有她的份。她在收容院里，除了学文件和看《姐妹们站起来》的电影，别的事情，政府干部很少管过她，直到半年以后的一九五二年元月，妓女们嫁人的嫁人，工作的工作，她从收容院放出来。

她有存钱，往后的日子过得依然自在。钱将花光时，有个县剧团把她请去了，唱得好，顶台柱，日子还是依然自在。文化革命轮到她吃苦了，她却不等红卫兵去揪斗，就提前明智地投了河，了结了一生，仍然没有吃一点儿苦。

我苹姐死前，曾和人进行过长谈，她说她一生中最苦的日子是在收容院期间：有钱不能上街买着吃，有衣服不能天天换，金嗓子也不敢大声唱。

天官图

讲起这边的景况，人世似乎不大理喻，实际的事情，不仅是风光秀朴，物事原始，人世淳厚到被那边视为几近痴傻。路六命死的当儿，如是醉醺醺地走越一条搁置在夜间的胡同，胡同尽了，日头勃然出来，眼前便灿烂了一片明色。那边正是深秋，漫山遍野黄褐褐的枯萎，瘦年歉收的模样，已经明显地写在耙耧山上。然而这边，正值仲春，土地流动着活生生的气息，树木绿得可人心意。麻雀在树头上点点滴滴地跳着，蹬落的清凉气味在半空荡动不止。初死时，还有些惧怕，然而真的走进这条胡同，人也就十二分地悠悠了。待到胡同尽去，跨上一条黄土大道，看到这明净的日光，日光中尘埃飞舞的金星，以及艳红的天边，翠绿的林地，蓝瓦瓦的庄稼，心境便平和下来。原来所谓的死，也没啥大不了的事情，如同灯熄一样罢了，焉知死就不是一件好事哩。

· 130 ·

说起死的事情，也是酝酿了许多年月，许多次数。路六命生在一个饥荒的岁月，那时候，山梁上的坟地，日渐扩大，头年的路家坟里，只有祖先的十七个墓堆。来年，就变为二十一个。第三年就是三十九个，路头村的人口锐减。原是一百来口人的村落，这时候仅余数十口人。翻过秦岭山脉，往陕西的西安方向去讨饭度荒的人们，终日在山梁的土道上成群结队。那当儿，路六命一岁，上有三姐二哥，已经饿死一男一女，埋过之后，爹说把老六扔到梁上去吧，过路人见他是个男娃，兴许捡走了。娘说扔了去吧，兴许是条生路。将他扔在一棵柿树下面。然在三日之后，再到梁上的柿树下边去看，日头烧饼样烤着天空，地上黄爽爽一片，路六命却端端地坐在路边的日光里玩耍，旁边放了一个做鞋用的浆糊碗，碗已被舔得锃光瓦亮，连身边的青草，都被他抓碎吃了一片。若从那时候核算过来，路六命该死不死，少说也

有三次五次。还有一次是七岁时候，肺炎高烧，嘴角烧得上翘，眼珠翻白，医生说抱回去扔了吧。就把他扔在潮润的泥地等他死去，连装殓他的一个旧桐木板箱都已腾了出来。孰料他却在泥地睡了一觉，醒来依然活着。再有一次，他已十三周岁，从村头几丈高的杨树上跌下来，落进一边的悬崖，朝深沟里滚将下去，村人都说完了完了，没有命啦，然从沟口疯跑进沟底，却看见他正坐在泉水边上，一把一把掬水洗着身上的泥土。除了肩上擦掉一层薄皮，全身没有丝毫损伤。不过后来，倒是碰上真的灾难，在路边走着，人家扒房，一根房梁悬空落下，砸断了他的左腿。经官方商议，由房主出钱，把他送往洛阳整骨医院疗治，房主也答应了，去洛阳的车票都已打好。可在忽然之间，房主的儿子从县里学校回来，当了大队的支部委员，人家绝口不提治病的事，这样就终生瘸了下来。是年路六命十七，到了该成家的年龄。之后，苦熬了十余个年月，虽说家是成了，却埋下了他一生屈辱的种子。直到眼下，将至中年，孩娃也都好大，老婆说想和他离婚，那话是挂在了唇边，随时都可以摘下，在他面前放落一串。而他想死，也并不是一念之间的差误，也是有着一个漫长的春种秋收的过程。这一次，是真的死了。路六命走在土道上，路岸上的夹道杨树，呈出墨绿的颜色，凉爽惬意得无以言说，倒使人觉得有了几分落寞。口也似乎渴了，肚也渐渐觉饿。仲春天气，暖虽暖和，但走路到底费力。路六命这样刚有所思，就见有个十字路口，有卖茶水，有卖馍饭，一摸口袋，想起自己来这边时，倾其所有，把钱都留在了那边，只好远远站了片刻，默默地朝前走了。走了，又朝这儿回头三望。

“他真的身无分文？”

“他一生都身无分文。”

说到钱上，与路六命倒是有着一股生死不解之缘。

路六命十四岁那年，生产队长的老婆难产，七整八整，生了一天一夜，老婆差一点死去，生下的孩娃，却是一个怪胎。胎儿有三条小腿，两条正常，另一条有骨有肉。还有几个指头，在屁股上方，红红艳艳。队长让他老婆把脸转向床里，便一把将那怪婴掐了。队长出十块钱，差人将怪婴背去扔了。钱虽多，村人却都不为此心动，这时候路六命说钱给我吧队长，我去。初冬天气，风在梁上砰砰咣咣吹着，队长取出那张簇新的十元票，握着钱的这端，十元钱像一面旗帜样，猎猎作响。路六命接了那钱，从队长家扛出了一个竹篮，篮里塞满了从月子席下抽出的月子草，那草里就埋了队长掐死

的男婴孩娃。那当儿路六命才十四周岁，十四岁他就开始臭名昭著，村人见他，无不要在路边擤下一串鼻涕。现在路六命死后，走在平坦的黄土道上，还能看见二十多年前他的那个瘦弱的身影，一瘸一拐，竹篮和死婴在他肩上一颠一荡，风把篮里的稻草吹得干裂嘶响。他把那婴娃背到十里外一条叫乌鸦沟的崖头，用力将竹篮朝沟里扔去。死孩娃从篮里漏落出来。那孩娃浑身冰青，圆圆的一团肉球，如一个紫色的鹅卵石样，划破初冬的寒色日光，迅疾地朝沟底跌下，稻草在半空七零八落，撒开来一片。乌鸦从半崖惊飞起来，铺天盖地飞在六命的头顶，青一块紫一块的叫声，暴雨样倾盆落下。从乌鸦沟回来，六命拐到镇上的国营食堂，吃了一碗羊肉烩面，一碗牛肉泡馍，肚饱身圆，嘴唇上硬了一层牛羊的黄油，回家把结余的八块四毛钱递给父亲。父亲拿手蘸了唾沫，查了钱数，一脚就踢在了他的腰上，把他从门里踢到了门外。就那年，父亲得了恶症，死在大雪封门的腊月，用那八块四毛钱扯了丈余新布，做了一套寿衣。从此，路六命开始了他替人扔婴、替人挖墓、替人抬棺的别样日月。

十字路口和那儿的馍饭茶水，被路六命远远丢在身后，他沿着黄土大道一直正西，身后的日光愈加温暖明净，路两旁的小麦苗，青乌乌浓密一片，没有地界，没有田埂，烈烈的青藻气息，河水样从他鼻下汨汨流过。前面有一缓缓土坡，黄土道慢慢爬将上去，宽亮起来，宛若一匹在日光中拉展的绸布。他一步一步朝坟上走去，行至半坡，无意间回头一望，竟看见那边自家的路头村里，人声鼎沸，一片慌乱。心下存了疑问，想如何就能看见那边的村落哩？迟疑着退了几步，站得更高一些，看到的果然就是耙耧山梁上的路头村。村头的那棵古槐，和古槐上十几年不用了却依然挂着的车轮锈钟，还有枝杈上的黄叶，枝头上黑黑一团的老鸦窝。路六命三脚两步上了坡顶，再次回过身来，连村里在檐下卧着的鸡、狗都看得十分明了。急忙忙地朝自家望去，见院里站了许多村人，李哥、王哥、邻家的四嫂、三伯，都在路五爷的吆喝声中，忙五忙六，一会拿来棍子，一会拿来绳子，然后在地上缠缠绕绕，捆成了一个担架。五爷说快一些、快一些，路六命就看见自己媳妇抱出了一床被子，李哥王哥抬出一个人来，将人放在担架上，拿那被子盖了，几个男人抬将起来，跑出院落，沿着梁路往镇上的医院跑去。砰砰啪啪的脚步声，一波一浪地涌进路六命的耳里。早时候你们干了啥，路六命把目光收回来，念叨说一天前若都有这份亲情，我也不至于不到四十就过世到这边儿

来。他刚要离开，忽然看到身后站了一个老人，白发银须，面挂淡红的慈笑，说天还早哩，要看啥儿抓紧去看，下去这道坡儿，就啥儿也看不见了。路六命说不看了，看够了，好不容易得到这份清静。老人说真不看了？他说真不看了。老人说依着你的经历，也该死心塌地离开那边，到这边世界过闲适无忧的日子了。吃糠咽菜都好，路六命说，我早就想死了，在那边我受够了罪。老人在他脸上端详一阵，说真这样你就跟我来吧。

路六命跟着老人走下土坡，说你领我去哪？老人说到了你就知了，在那儿你还能见到你的村人。这样走了一阵，看见一方乡村，齐齐整整扎下许多院落，都是四合小院，都是泥墙草屋，各家门前有石有树，有鸡有鸭。人未至村，就闻到花香扑鼻，一股一股桃红李白的香味，从村里朝着村外弥漫。还能看见从谁家院里，伸向墙外的几枝石榴花，火红点点，喇叭样吹在村街上。问身后老人这是啥村？答说就是你家的路尾村，到这村就无路可走了。又说那边这边，一切的一切，多是相反相对，那边叫头的，这边称为尾，那边说高的，这边叫做低，那边说小的，这边就说大，且那边的同村同邻人，死了之后，到这边多能相遇，在那边受尽苦难的人，到这边大都清静闲适，无病无灾。这样说说话话，转眼到了村口，路六命忽然听到撕心裂肺的哭叫，唤说我不那边活着——求你们不要把我赶到那边……

路六命立下脚步，模模糊糊看见有四五壮汉，拖着一个小伙，皮影儿样朝村外走去，似要把他送到哪儿，小伙坚决不肯，挣扎拖拽，推推搡搡，还看见那小伙自己打着自己的耳光，泪水涟涟，说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路六命不免惊异，问说拉他去哪？老人说还让他去那边活着。

又问，他不想活着？

老人说，他好不容易才到了这边。

再问，为啥儿非让他去那边活着？

老人脸上浮过一层淡青，说他在这边偷鸡摸狗，白天不下地，夜间越墙跳窗偷女人，欠债不还，好吃懒做。路六命脸上立马有青有红起来，僵僵地如同凝着的云。

“是老人的话伤了他的痛处？”

“他想到了自家女人和他欠女人的债务。”

债务已是路六命的陈年旧账。路六命望着愈加模糊不清的那团人影，默默地目光搭到远处，忽然就看到了十年前那个夏天，日头酷烈，庄稼地瘦

黄一片，有挂着红舌的灰狗，在村头夹着尾巴走来走去。二十八岁的路六命立在自家门口，把目光投到梁上那条路道，痴迷一阵，看见媒人领着一个姑娘走来，慌忙瘸着回了屋，换上借来的新衣，帮娘将屋里的摆设归上正位，又去邻家借来几个鸡蛋，媒人也就领着姑娘到了门口。仔细说来，皆因六命腿瘸，又只能在红白事上干些下活的名声，闹得倾了家产，也没能讨下一房女人。这次是亲姨出面，到山里领了人家，答应给两千块钱，帮人家弟弟盖房娶媳。这桩姻缘才算系了两端，照说条件也够苛刻，两千块钱从哪儿飞来？然路家全都应了。正是午时，村里平平静静，人们都睡着午觉。让姑娘喝了白糖开水，吃了鸡蛋捞面，娘从里屋出来，把一个方方正正的大红纸包放在桌上，便约媒人、她的亲妹到门外纳凉。出去时她们将大门锁了。六命原没想到这姑娘清秀漂亮，抬头看时，才发现她眉黑眼长，高挑个儿，除了略微有些面黄，实在说不出她哪儿长相不妥。他说你多大啦？

她说十八。

他说我可二十八哩。

她说那桌上是两千块钱吧？

他说是哩，两千。

她说有钱我就不管那许多事情了，二十八也好、三十八也好，穷也好、
· 134 · 瘸也好，我爹我娘死了，有这两千块钱，我就能替弟盖起三间土房，讨下一房媳妇了。这样说着，姑娘就去桌上拿钱，路六命一下横在了她和钱的中间。门外日光炽白一片，知了的叫声，凸凸凹凹地响满了院落。有一只花猫，卧在院墙上朝着上房偷看。六命捉住了姑娘的手，她说你松开我呀，有了那钱，我迟早会是你的人哩。六命不言，先是双手颤抖生汗，后就浑身哆嗦，汗流不止了。他用瘸腿踢倒了墙边的一领草席，把那姑娘放倒在席上。他解她的扣儿时候，她说你不信我吗？我拿了 you 两千块钱，我哪能不嫁你哩。她让他解了她的扣儿，让他脱了她的衣裤，让他仓仓皇皇做了那样事情。地上凉生生的感觉冷了她的全身。他热极，她却浑身冰凉。做完事情时候，他哭了，她却平平静静，说你把钱给我，我立马回去给我弟盖房娶媳，你们看好日子我就嫁来。他把桌上的红纸包儿拿来递她，她解纸包儿看时，他就跪在了她的面前。那纸包儿里没有钱，是一张写好的欠债契约，证明路六命成婚欠钱，共计两千款项，婚后至死必还。姑娘看罢契约，痴痴怔了一阵，就突然哇哇大哭起来，悲天悲地，把耳光风扫落叶一样抽打在路六命的

脸上。六命就那么木然不动，跪在人家面前，任打任骂，脸上苍白着一层浮云，一句接一句说，我会还你钱的，我会还你钱的。

“那姑娘就嫁了他吗？”

“她是他的人，她理当要嫁。”

直至眼下，十年光阴流水而过，路六命的脸上还火辣辣，感到女人小竹掴在脸上的耳光，依旧红艳艳地疼着。他同老人入村慢行，穿街而过，果然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路大明、路黑狗、张三才、小兔子，还有村头的洪家的寡妇。路大明是生了癌症死的，路黑狗是贷款做笔天大买卖，生意折了，欠下永生还不完的款子，就一头栽进了汽车的轮下。至于寡妇，似乎是和人家哪个男人扯连不清，同族人又坚决不允她改嫁异姓，她说去河里打水，便一头扎了下去。其时，路六命都曾给他们挖过墓室，抬过棺材。他立下步子，半旋回头，朝身后长望一眼，冷丁儿奇怪起来，果然如老人说，离开那道士坡，确实看不到那边的耙耧山脉，看不到路头村和村人们，他想抬他去医院的村人们，一定在山梁上风风火火，一团儿朝着镇上卷动。女人小竹，也一定抱着他几岁的孩娃，忙不迭儿跟在担架后边，气喘吁吁，汗流如柱，一绺绺头发，粘在了宽亮的额上，她时不时地腾出手来，擦抹一把。孩娃的鞋也一定掉在地上一只，小脚儿凉得晶莹透亮，小竹还浑然不知，忙忙乱乱地跟着担架疯跑。他贸然地想喊女人一声，告诉她说孩娃的鞋掉了，张开了嘴，却猛地想到自己已经穿越胡同，离开那边到了这儿，于是，便又拢了嘴巴，想你就疯跑去吧，你不是日日都吵着要和我离婚，不是盼不得我路六命早一天死掉离开那方世界嘛。

“她真的这样？”

“她一生都在恨他。”

新婚夜里，路六命去动小竹时候，她说路瘸子你滚到床下去，你欠我弟三间瓦屋、一房媳妇，一日不还，你一日别想来碰我。四邻五村人都知道，小竹刚和六命见面，就把她的身子给了他，她不能不嫁六命了。她在娘家村里又住了三年，至二十一岁，终于接过路六命的欠账契约，和不算微薄的彩礼，安顿了弟弟的日常生活，嫁到了路头村，做了路六命的床上女人。可是他不让他摸她一把。他就一夜一夜地蜷在她的脚头，这样有名无实地过了两年，她才在冷的时候让他暖了她。初冬的一个清冷之夜，她说瘸子，你把我被窝暖一下，他便受宠若惊，脱得精赤条条，上床把她的被窝暖得热

烘烘，火烤了一阵。睡的当儿，他离开那被窝去她的脚头，她说你别走了，我让你和我睡，睡了你就和我离婚吧。她说山里有个男人五十二了，有个小妹刚好二十岁，说离了婚她嫁给那男人，那男人就把他的小妹嫁给她弟弟。他钻进了她的被窝，闻到了女人身上温馨的气息。屋外是冰青色的北风，冷得山梁子哆哆嗦嗦，村头、门前、院里，还有房后那些落尽了树叶的槐树、杨树、榆树的枝条，在黑夜中抽抽打打。他极小心地去摸她的肩，去摸她的身，他的手又热又涨，双唇因害怕她拒绝而打着寒颤。

他说小竹，你别和我离婚。

她说我得让我弟成家立业。

他说我还你钱小竹。

她说你拿啥儿还我？

他说我明儿开始到镇上去做买卖。

她说你卖啥儿？

他说我卖烤红薯吧。

她哼了一下，说等你有钱为我弟娶媳盖房，我弟都有花白胡子了。她还是由他了一夜。她说爱咋儿你就咋儿吧瘸子，今天任你疯野一夜，明后天你就和我离婚。那一夜她让他实实在在做了她的男人，可是，来日醒来，她的身边，她的床头却没有了六命的影儿，直至天再黑将下来，她也没有找到他。三日后镇上集日，她去镇上赶集，在镇街上的一根线杆下面看见了他。他面前立了一个铁桶子火炉，火炉上摆了烤软的金色红薯，浓郁的香味又黏又稠，在零星的赶集人的头顶缓缓地流动，他却冻得把手插在袄袖，双脚轮番在地上跺来跺去。她过去给他买了一碗双羊肠汤。放了血红红一片辣椒，说能挣一个吗，答说能挣一两个。从此，路六命就开始了他那漫长的愈加辛劳的日月。寒冬腊月把红薯挑到镇上烤卖。有时一日也能卖出几斤，有时一日烤上一炉，至黑仍是一炉，他就自己吃了。挨到初春，天气转暖，地温上升，他就用麻袋装了绿豆黄豆，埋在山梁下河边沙地，三朝五日生出芽来。七朝八日，芽儿又长又嫩，便挑上豆芽，到镇上卖去。镇上的大街小巷，工厂的门前，矿山伙房的锅旁，满世界都留下了他瘸拐的脚痕，和他沙哑的叫卖声音。终于熬到夏天，青菜铺盖了市面，他从溪边自垦的田里，割下一担青菜，费力地挑上肩去，爬至梁上，赶午时瘸到镇上。人家的青菜都已摆满菜市，他就把担子放在一边，等人家的菜卖完了，腾出了一块市面，把两筐

青菜夹在市面缝中，这时候买菜的人已经买过，他等来的是那小镇上的税务人员。如此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秋天，有了一些积存。正准备把粮食挑到镇上兑时，他的孩子生了，媳妇住进了医院，把他的全部存项用得鸟蛋精光。到了来年这个季节，以为可以存下一笔，娘又死了，一件白事花掉了他又一年的脚力。终于他也就明白，所谓的人生在世，无非就是无尽的劳作，和鸡零狗碎的消耗。日子如油灯一样灭了再燃，燃了再灭，到了无油可燃的时候，也就有了一番新的前景。

“前景是指路六命眼下遇到的天地吗？”

“那倒也不尽然。”

在路六命孩子三岁的当儿，他差一点把欠下他女人的那些债务一笔还掉。那时候，乡村的景况也是天翻地覆，发起来的人家，村村都有。从耙耧山坡上走过去，每个村落，都有盖起楼房的人家。那里的房主，尽管还是乡村的农民，吃饭时，就是鸡鸭鱼肉，也少不掉把碗端到街上，蹲在门口的青石面上，或坐在自己的一只鞋上，再或索性席地而坐。就是那年夏初，路六命正挑着一担豆芽爬上山梁，忽就想要解手，便放下担子，朝半坡的一块麦地走去。那麦地中央有一井机房，是村长家里私人打的机井，本想到机房后面躲着解手，可到房下却听到房里一片响动，扒着窗台一看，原来那机房里收拾得十分洁净，井架旁放了一张床铺，床铺上有新褥新被，村长正和一个女人在那床上赤裸睡着。路六命倒吸一口冷气，闻到了麦田的苗气又腥又鲜，想缩回身子走时，村长打开房门站在了田里，说路瘸子，你给你妻弟的房子盖起没有？他说没有，村长说我给你盖吧，以后你每月逢五逢十的这个时候，都来我机井旁的地里找些事做，看到有别人从梁上往我井房这儿来了，大声咳嗽一下也就行了。村长说话时候，又慈祥又和善，五十几岁的脸上，堆满了长辈人的温暖。他说你每来一次我给你十块钱，要钱也行，去我家面粉厂拉面也行，直到你妻弟的媳妇娶进了屋里，事情也就算了啦。路六命那当儿用一条腿努力地站直在田地中央，日光把他的脸照成蜡黄色。他说村长，我是来这解手的，村长说你走吧，五天后的这时候，你挎个篮子来这割牛草也就没事了。村长转身往机房去了，一条腿迈进机房，却又回转身子道，记住，看到的事情连爹娘老婆都不能说。路六命趑趄着从村长家麦田走至梁上，连豆芽的担儿也挑不动了。整整一天，在镇上卖着豆芽，却心神不宁，为五天后来去不去那儿愁肠百断。这样挨到五天之后，一大早村长从他门

口走过，笑吟吟说忙吧拐子？别忘了我托你办的事呵。他不能不去村长家机房前后做一个守护，也就终于看清，那女人是村长家面粉厂的会计。他们一前一后，旁若无人，径直走进那间山坡上的机房。路六命在田头割着牛草，四下打量着行人，日光淡金淡银，在麦田的夜露上泛着粉红的光泽。背后有牛的叫声，河流一样从他身边滚滚流过。他惘然地坐了下来，心境崩坏倒塌，零零乱乱。几个时辰过后，村长从那屋里出来，果然丢给他十块钱。又五天之后，村长又给他十块钱，这样从夏至秋，又从秋至夏，整整一年时间，他逢五、逢十、十五、二十，或到那儿割草，或到那儿拾柴，四季没有间断，村长也是不误时辰，或领着厂里的会计，或领着村中哪个新婚的媳妇，再或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到那屋里做完事情就走，有时当天付钱，有时一个月一次付清。一年下来，竟有四百多元，加上他的零星买卖，也就存了一千有余，满以为这样再坚持一年，就把欠媳妇的两千元债务一笔清了，那时候，媳妇也就扎扎实实成了自己的女人。谁知在来年初夏，小麦苗正要挺腰时刻，他又在那逢五的日子去井房前面割草，忽然从井房走出几个派出所的公干人员，没有说话就把他捆上带走了。原想是村长的事情败露，路六命一路都为自己讲不讲村长的事前想后思，最后决定打死都不说一个字，拿了人家的钱，就不能败了人家的面。谁知被关在那间黑屋三天以后，派出所所长却问他偷没偷机房的机器，说机房的机器，每隔五天被盗一次，半月丢了三大件，都是白天的逢五日子看好情况，半夜摘掉偷走。逢五到机房四周活动的有谁？只有你路瘸子一人。

路六命说我没有偷那机器呀所长。

所长说没偷你逢五逢十到那干什么？

我割草拾柴火。

所长说没想到你一个瘸子，还敢糊弄我堂堂派出所所长。

在所长铁青了面孔以后，他说村长逢五逢十领着女人去那机井房，就让他在外边守着割草拾柴火。所长笑了笑，脸便青成菜色了，说我操你八辈子路瘸子，我抓了多少人，办了多少案，没人敢设个圈套让我跳，你一个瘸子竟敢在我面前挖陷阱，你们村长是好人坏人我还能不知道？说完之后，所长朝路六命身上踢了一脚就走出了审讯室。

“真的这样？”

“真的这样。”

现在，路六命走在这边路尾村的村街上，不停地同早一步离开那边路头村的人们寒暄问候，说长道短，向人介绍一些路头村近时的景况，又一面回过头去，看他被关了一个月的一个黄昏，如何地迈着瘦弱的脚步，病怏怏地离开派出所那间铁门铁窗的黑屋。那时候，日已西尽，山梁上风平浪静，树木都呆呆地立着不动。一个月的时光，夏收秋种已经过去，田地里玉蜀黍苗的秧儿，都耷着头儿疲倦地喘息。有野兔在梁路上卧着不动，野鸡在田头的埂儿上走来走去。黄昏的暮色里，路六命瘸腿独自地一摇一摆，如同山梁上孤独着的一只三条腿的瘦狗。他想自己既已从黑屋出来，且是自家女人送来了罚款的第二日，被政府的公干人员放了出来，那女人一定知道自己获释，知道了为啥儿就不来接自己一程？说到底不也是为了还你的婚债去替村长干了那号事情，才吃了这一场无端的冤枉官司吗？将至村落时候，路六命在梁上坐下歇了一阵，把天色的最后一抹光亮歇落下去，直到除了能看见村长家浇地时从机井抽出的白花花的水流，如同流不尽的月色一样，从那机井屋里喷薄而出，四野都沉入了深深的夜里，他才摸了一把自己又脏又长的头发，躲着正道，避着村人，从村后的一条小路绕至自家的土墙草院。刚刚罢过夜饭不久，村人都还未睡，纳凉的人们刚刚端着凳子坐到风口，然家里的大门却已紧紧闭了。他推了几推，又唤了三声小竹、小竹，等了许久，终于听到院落里响起了不慌不忙的脚步声，接下就有了女人的问话：

谁呀？

我，我是瘸子，

小竹，我回来了小竹。

女人的问话，使他感到了家的温暖，一个月不见天日的光景，一日间只有两顿从窗子递进的粗饭，饿得他瘦如柴草，似乎肚里的肠子，都已枯成了过冬的干草藤子。他坐了下来，等着女人开门扶他回家。可是，当那门哐一声开了的时候，首先走出来的不是自家的女人，而是一个男人，高高大大，过门时低了一下头，然后瞟了一眼蹲在地上的六命，昂着胸脯从他身边走过去，就像从他身边开过去的一样机器。他望着那男人往村里走去，直望到那个身影模糊起来，又最后消失。

他问是谁？

女人说是村长。

他微微怔了一下，说他来干啥？

女人说他来还能干啥。

路六命的喉咙堵了一下，如同有颗枣子搁在了喉间。他用力咽了几次口水，终于没能把那枣子咽将下去，就很惘然地坐着不动。这当儿，一牙弯月在不知不觉之间，从村头的云缝中挤了出来，挂在一片林地的树梢。前面的风口，有村人和村长说话的声音，村人说忙去了村长？村长说到村委会开个小会。之后，村长去了，剩下一片村人的谈天说地，仿佛一树杨叶在风中噼啪作响。女人说你回来吧，还坐在门口干啥。他说孩娃呢？女人说村长一来，就让孩子到村头耍着去了。路六命扶着门框站了起来，软软地瘸进院落。坐在树下的石上，青石面上冰凉的感觉，立马传遍他的全身，连同他的心都冷冷地有了寒气。

女人说你还没吃夜饭吧六命？

他说没有。

她说我去烧吧，刚磨了白面。

他说我不饿的，你别费面。

她说不是我小竹不好，是我托了村长去派出所讲情，才把你放了出来，原来说不想住就要罚上五千块钱，是村长请了人家一桌，才减成了一千。为了把你从派出所弄出来，村长跑前跑后，又花钱又出力。人家和你六命家非亲非故，人家图了啥儿？人家缺我们啥儿？除了这点意思，我还能拿啥儿感谢村长？你看你一个月不回家来，一到家就满心不悦，不是为了你我能做出这样的事吗？女人小竹站在院子中央，月光把她的脸照成半白半灰的颜色。她头发凌乱，衣服不整，上衣还有一个扣儿未来得及扣上。路六命望着她的样儿，说小竹，我不是没有怪你一句吗？

她说我看出来你不高兴哩。

他说村长以后还来？

她说他要来十次还欠人家八次呢。

他便不再吭声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儿，把身子倚在树上。树是泡桐，十余年的树龄。眼下，路六命在这边还似乎能看见那桐树硕大的树冠，在深秋的院落空空地支着，枝条横七竖八地弯在天空。树身上有许多老裂的疤痕，凸凸凹凹地扎着他的脊背。从村长家麦田被带走时，他穿了一件白洋布衬衫，如今那衬衫已经黑成油布，布纹中的虱子一群一股，行军样在他身上浩浩荡荡。他把背在树皮上蹭了几下，他听到了虱子被挤破的声响，又清又

脆，红艳艳地在他背上风样一掠而过。一种彻心透骨的舒畅漫过他的全身。他说村长下次啥时候来？女人小竹说五天一次，下次是初八，他说去给我烙个油馍吃吧，我肚子饿了。

女人便转身走进了灶房。

人世的光景就这般日复一日。到了农历初八，女人说村长要我洗个澡的，路六命就把柴火抱进灶房，拉着风箱，烧了一大锅温水，倒进一个齐腰高的水缸，女人就赤裸裸跳了进去。水缸放在上房和厢房的过道之间，水蒸气白浓浓地炊烟样缭绕上升。女人在那缸里泡，搓了，他又用温水给她冲了，她便洗得白生生的嫩藕一样。然后，她换着衣服，他去铺了被褥，月光就流进院落，村长如期而至。他把娃娃打发出门，从屋里出来，村长正在院里抽烟，村长说回来了六命（村长破例没有叫他瘸子）？他朝村长让过一个凳子，说多亏村长跑前跑后。女人在屋里咳了一声。村长看了一眼闪开的大门，从口袋取出一包香烟扔给路六命，就循着女人小竹的咳声，去了上房屋里。

世间在那一刻奇静无比，月光流动的声音，落叶的音响清晰可辨。村街上纳凉的村人走动的脚音，很响地从门外传来。邻居兄弟在门口驻足，唤了一声瘸子哥，到梁上乘凉去啊。他慌忙过去，用双手扯拦了两边的门框，说你先去兄弟，我家猪还未喂。那人说嫂子呢？他说生病了，躺在床上。那人便感叹一声，先自走了。

路六命关了大门，走回院里，依然坐在桐树下的青石板上。村长扔的烟是带嘴的长烟，盒儿上有外国的字码。他朝那烟瞟了一下，觉得心里堵得发慌，就从那烟中抽出一支。点烟的时候，他手有些发抖。上房的门被村长随手关了，窗户上没有糊纸，在路六命燃烟的时候，灯哑然灭了。投在院落那窗灯光，转瞬即逝。他眼前顿时一黑，就勾下头去，深深地吸了一口，咽进了五脏六腑。从那窗缝、门缝汩汩流出了床响的声音，路六命的心立马高悬起来，在他和他女人做事时候，就是疯了也没有把床铺弄成这个样子。那是一张柳木老床，上边铺了竹笆，又铺了褥子、单子和被子，就像一个穿了棉衣畏寒的老人，怕再也支撑不过这个严寒的冬季了。烟在路六命手里不紧不慢地燃着，烟灰愈来愈长，一星火点也越发暗了下来。时间似乎是从路六命嗓子眼里流失的，走走停停，停停行行，如同夏季时有时无的风，把他的喉咙吹得干燥欲裂。他抬头看了一眼，等着床铺的响声渐次地小下，等着屋里

的灯光突然又明亮起来，可是，那灯光却依然无头无尾地暗着，床铺无头无尾地咔咔作响。他感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压力，又黑又胀地搁在他的头顶，似乎要把他的头给压炸开来。就这当儿。他听到了床铺的响声中，夹了一声他女人的尖叫，又细又软，如同凌凌乱乱的柴堆中，忽然挂了一条光滑的绸带。路六命猛地从地上站了起来，旋即，床铺的叫声一阵紧似一阵，咔咔喳喳，慌慌乱乱，宛如从天空的四面同时响起的雷鸣，震撼着路六命的耳鼓。他又蹲了下来，烟灰被抖落在地上，一星红点亮在院里，以为时光从那床铺的响声中、从他干裂的喉咙间，少说流去有一年两年，其实低头看烟，才燃了三分有一。他想起有的时候，女人乐意，他能在她的身上持续吸两支烟的工夫，何况眼下她身上伏的是一村之长。在他给村长守护机井房时，有时候村长不是领着女人，从一早进去，到午饭时还没走出那间小瓦屋吗？最短的时候，他和他家面粉厂的会计，在瓦屋里做着事情吵架，不也用了两支烟的工夫吗？路六命又吸了一口香烟，火光在他鼻前长时间地又白又亮，他吐了一口长气，立马觉得心里的郁闷被吐出不少，于是就像淋湿的鸡子一样，缩在青石面上，一口接一口地吸起来。这时候，月亮升了起来，上弦，五天时间过去，已经不是月牙，而是齐整整的半个，在天空搁着，如同浮在水面上半个女人的脸儿。对面山梁的村落，似乎有人吵架，似乎是因为谁家的猪跑到谁家田里，吃了多少棵玉蜀黍苗儿。吵架的声音从夜空中越沟过河而来，黏黏稠稠，像在自己身上淋了一场透雨，他摸了一下自己的脖子，原来不知何时，自己竟出了一身汗，热臭的气息，灰雾地罩着院落。我日你祖宗八辈路瘸子，他骂了一声自己，说你个没用的东西，咋就不一头撞死在树上，然后，他又抽出一支香烟，用烟头儿燃了，立起来，仔细听了一阵上房里床铺的响声，确认没有夹杂自家女人的尖叫，便一步一步走过院落，打开大门，跨将出去，最后就把那床铺干裂嘶哑的叫声，全部关在了家里。门外倒有徐徐夜风，从梁谷的深处吹来，凉爽爽地舒坦。立马，路六命全身的汗水落了，他打了一个寒颤，又吸了一口香烟，也就不热不冷起来。村长的烟果然好烟，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品出了这烟的味道，吸进嘴里，半苦半甘，然后把那烟在嘴里仓库样存上一阵，猛一口酒样咽进肚里，有一股湿热穿肠下去，越来越慢，如同晨雾在村街上缓缓地流动，及至到了丹田那儿，那烟雾停顿一下，满肚子热暖起来，然后受阻一样，沿着来路，极快地冲上脑顶，头便悠悠地微微晕着，浑身飘然如飞，把一切繁杂忘得净尽。上房的暗黑看

不见了，村长和自己女人扭在一块的身影消失了，连柳木老床痛苦的呻吟也都无影无踪。张开嘴巴，让那一口浓烟从嘴里飞将出去，淡淡的如白色丝线样在月光中慢慢化尽，头脑便轻快了许多，眼也亮了起来，便看见对面山梁上吵架的人群，一团乌云样卷着从村东走到村西，朝着村委会这边来了。对面的村落，叫后路头村，同属于村长管辖，不消说他们是来找村长评说，可他们不知道村长不在家里，也不在村委会，也不在他家那个年收入几万元的厂里，而在自家，正和自家的女人在床上忙着。不知道他和自家的女人忙到了哪步田地，这第二支烟都已完了，烟头也已扔了。路六命侧耳听了一下上房，那床铺吱哑的叫声依然在响，似乎惊天动地。对面梁上打官司的乡人，簇拥着已经到了沟底，再过一阵就该爬上来了，就要路经路六命身边了。路六命在月光中默站一会，似乎听到了门响，他回身一看，是自家的肉猪在哼哼拱门。他想起煮熟的猪食还放在盆里，本要喂的，村长来了，也就忘了。他朝猪的头上无端地狠狠踢了一脚，大肉猪便在院里兜着圈儿尖叫起来。

上房的床铺突然不再响了，传来了女人小竹的叫声——六命，你先把猪给喂上。

路六命对着上房哎了一声，到灶房端着一盆猪食，一颠一颠走到厢房的山墙下面，将水饭相混的食儿倒进了猪槽，提着盆儿回身时，村长已经从屋里出来，穿戴齐整，吸着一根香烟。他朝六命望了一眼，说喂猪六命？那平静、那若无其事的模样如同路上相遇，随口问一句六命你去哪儿。路六命看见上房的灯光又明又亮，看见村长站在从屋门泄出的亮光里，像一棵常青的千年古树样巍巍立着，那条瘸腿不免有些无来由地哆嗦。他说忙完了村长？对面村里有人吵架，来让你评理说道，一会就该从沟里爬上来了。是吵架？村长问了一声，又从口袋取出一包香烟丢给路六命，回身看了一眼上房，就从从容容踩着月色走出大门，朝村委会那儿去了。路六命又抠出一支烟吸着，看着远去的村长的背影，软软地席地瘫坐下来。女人小竹这时从屋里出来，如同一条扶不直的柳枝，倚在灯光下的门框上，说你还有脸吸他的烟呀，他便把那包刚开口的香烟，顺手扔进猪食槽里，进屋给猪挖糠去了。

“路六命是为了这事死的？”

“那倒不是。”

说起来，女人小竹也许原本就不是路六命的女人。他跟着银须老人从这边路尾村的村街上徐徐走过，回望村长在他家和他女人睡时的一幕情景，心

里再也没了当时的烦躁不安，平和的心境，倒令他自己有些吃惊。路尾村的村街，弯而又弯，长而又长，没有止境，使人怀疑这不是一处真的村落。他跟着老人来到一座小院。房主是位少妇，又像一个姑娘，她含羞朝老人说了一句什么，声音如飘浮在空中的一丝游云，便进房里忙活起来。路六命问这是哪儿？老人说也许是你这边的家哩。他为这话惊怔，老人脸上却是一本正经，毫无儿戏模样。回头扫视房舍，姑娘端着饭菜飘忽而至，仿佛这饭菜是几百年前就已做好等在这儿。老人慢吃慢喝，路六命狼吞虎咽，饭后姑娘过来收拾，老人说地里有啥活儿，让六命去帮你干些。姑娘说有一担牛草需要担回。他就跟在她的身后，走出胡同，穿过一片林地，问她你叫啥儿，几时来了这边？她不回头，走路如飞的蜻蜓，说我叫小青，来了十五年了。他说没有成家？她半嗔半怪，说为等你我都等得老了。路六命猛地立下，盯着姑娘的后影，她的后影如一张秀丽的剪纸在风中飞动。她知道他已立下，依旧不回头地走着，悠悠然，到了一片田地，忙着收拾割倒的牛草。

路六命呆在田边不动，望着面前的姑娘，他想到了村长和他的女人小竹。村长总是如期而至，等他帮小竹在水缸洗了身子，铺了床铺，村长就来了。他们把床铺弄得天崩地裂时，他就落水的狗儿似的，虚汗淋淋地缩在院里，抽着村长扔来的香烟，或把大门关上，让穿沟风从胸前吹过，打个寒噤，若无其事同村人说几句闲话，领着孩娃在村里转悠。这样一次一次，两个月转眼即逝，终于到了初冬。起初，路六命曾经担心村长会无休无止，可村长守了信用，说和小竹睡上十次，一次未少，也一次未多。只是第十次村长竟在他家睡了一夜，那一夜路六命就在院里守至天亮，待天破晓时分，他自己躺在院落的石板上睡着了。他听到了门响，听到村长从他身边走了过去，脚步声有气无力，他才醒了过来。那一夜，似乎上房的床铺响着没停，他就是在那无头无尾的床铺喀嚓声中睡着了。是女人小竹拉他起来的。

屋里睡吧，村长走了。

他从潮湿的地上爬起来，说：走了？咋就没完没了。

她揉了揉自己的眼睛，说：最后一次了，由他去吧。

他眼睛亮了一下，瞌睡荡然无存，说：我都忘了他是第十次了。

她看了看门外，依势坐在他的身边。

村长让我给你商量一个事儿。

他望着她：啥事？

她说：村长说数我侍候他好哩，说让他再同我睡上一年，他把我家的房子盖了，花多少钱都给我弟讨房媳妇。

他盯着她看，冷声说：不行。

她问：你欠我弟的房钱、娶媳钱呢？

他说：我还。

她说：我弟都二十多岁啦，你啥时还？

他勾着头看脚前的一根草棒。

她站了起来，往屋走了几步，又回头：回屋睡吧，别把你那条腿也潮得瘸了。

自此，路六命又接着开始了那条漫长的还债道路，依然是卖豆芽、卖红薯。他还在河边开出了二分菜地，种菠菜、芹菜、白菜。那里距沟底的河近，日常天气，地有水分，不消浇的，待至着实旱得无可忍了，他乘午时村人睡着，把河里的一股细水集中起来，一担一担挑水浇地，菜长得绿油油，怕被人偷，就在地边立四根木柱，架一棚睡床，夜夜睡在棚床上。熬至秋天，菜该卖了，没有山洪，二分菜地能卖上百块钱。有时一年也卖一百五六。倘若雨季到来，连天下雨，就只好看那青菜，转眼之间，都随水去了。雨过天晴，沟道里留下许多石头泥沙，二分菜地里，圆白亮亮地晒着一层鹅卵似的石头，大的如篮，小的如拳。将那石头滚出地界，然后把零碎的蛋石，挑出去倒到河边，下一季依然种菜。自家山梁的薄地，不消说也是要季季种的，夏小麦，秋蜀黍，日积月累地耕种劳作，丰年丰些，灾年减些，颗粒不收，也都十分平常。村落的人，多在农闲时节，外出打工挣钱，路六命因是瘸子，便只能就近待着，卖红薯、豆芽、青菜，已经算他有了天大的本事。三年过后，终也有了积存，准备给五十里外的妻弟家先垒上根基，买些砖头，忽然之间因连雨四十余天，家家房子漏雨，梁檩潮湿生了木耳。有几家还房倒屋塌。路六命家还好，只断了两根檩条，落下几根椽子，在房上开下两个天窗。待至天晴日出，不消说要先修缮自家房屋。虽是草房，却也是要花一笔钱的，买檩条、买椽子、请木匠、泥匠和小工，房修好了，钱也尽了，积存补了漏缺。夜间他去睡在自己的女人身边，女人把冰冷的后背放在他的面前，说路瘸子，你一辈子也还不起我家的钱了。

他说日子还多哩，我一定还呢。

她说你别碰我，我娘生我就是靠我给我弟成家立业，可你害我受穷，

害我弟单杆儿苦熬。说你要真还不起，咱就离婚，或让我去侍奉村长，村长家里有钱，几万几万地花，我去侍候村长一年，也是为了你不再瘸着腿儿受累。这话说来虽是商量，然其中要挟的味儿也是浓得很哩。那一夜，外面有风，冬天将至，寒气袭人。路六命从媳妇身边回到她的脚头，被窝儿凉得寒心。他睁着双眼，望着窗外冰青的月色，直至天亮，起床给媳妇烧好饭，匆匆吃了一碗，上镇上卖烧红薯去了。

这样熬至正冬，路头村发生一件事情。

政府部门要把电线架入耙楼深山，完成十县通电的三年计划。待几株线杆，三根猪尾电缆从梁上横空过去的当儿，忽然在一夜之间，电杆被人刨走三根，电缆被人截去四档，据说线杆和电缆连夜被卖往了镇上。乡村警察不出三日，就抓了案犯。犯人是村头张家老大的孩娃，因为那一夜全村就他一人不在村里。然而，即使乡村警察把耳光掴在脸上，他也不说那夜他人在哪儿。这孩娃在十五六岁时候，有过偷鸡摸狗的勾当，今年已经十九，仍有一身乡村赖气，村人谁都怀疑是他作案，盗卖后赌钱输了。这一日黄昏，路六命刚从镇上回来，张家老大就把他拦在路上，请回家里，烧了一桌下酒饭菜，说了孩娃被抓的根根梢梢之后，张老大往他面前坐了，说兄弟，现在哥只能求你救你侄儿一把，你救了侄儿，让哥咋样哥就咋样。那当儿路六命不知所措，连说我路瘸子能有啥法？张老大也就明明白白道：你去政府那儿顶你侄儿一把吧。

· 146 ·

路六命说我咋顶？

你就说是你偷了电杆和电线，说是你偷了，也就住上一月三十天，罚多少款由我张家出，待你从监里出来，我给你六命五百块钱。说到这儿，路六命心里不禁一动，说你家孩娃咋就干了这种事，他不知道那是犯法吗？又说，照理五百块钱也就不少了，在家里干一年我也挣不到，不过那是住监，五百我是不去的。

张老大从地上站起来，说你说个数吧。

路六命知道，这张家是耙楼山梁的殷实人家，私下里做药材生意，常把山里的天麻、麝香弄到洛阳、郑州去卖。有些时候，还直接把麝香弄到广州那边儿。在路头村方圆数十里，除了村长富有就数张家了。不富有能力盖这青堂瓦舍？不富有能力花一万块钱把女儿送到城里读书吗？路六命看了一眼面前粉白的墙壁，看了看城里人家的摆设，不知该要八百还是要一千，于是

思谋半晌说：九百吧。

张老大把腰板挺了挺。

足说关你一个月，能值九百吗？

路六命说：你没蹲过监，你不知道被人关了是啥苦味儿。

张老大说：那就六百块。

路六命咬牙退了一步道：八百块。

张老大说：六百五十块。

路六命说：八百块钱，少了一分我都不去哩，那是蹲监呵。

张老大拿起筷子吃了几口菜，把筷子拍在盆子上，说六命兄弟，我给你七百块钱，你若不去顶这一码，我就找旁人。被人关一个月，回来就是七百块钱，加上我得交罚款，你说我张家的钱挣得容易吗？

路六命说：七百五。

张老大说：你走吧，你是要借刀杀了我张老大嘛。

路六命果真走了。张家的院子铺了水泥，在月色中泛着水光，每走一步，他都等着张老大唤他回去。仔细想来，不就住一个月吗？你路六命又不是没有被关过，一月时间也就转眼之间的事，过去了就是七百块钱，为啥儿硬要讨人家七百五呢？村子里倒是安静，街上没有一个人影。路六命走出张家院落，在村街上站了许久，可张老大没有出门唤他。路六命只好从村街上拐了回去。他回去的时候，张老大在吃菜喝酒，他抬头看了路六命一眼，又低头吃了起来。路六命立在张家的门口，说大哥，那就七百吧，我去。张老大默了一会，把筷子推在桌角，说七百已经不少了，要不是可怜你六命欠着女人一笔债务，我就让别人去顶了。

“他真就去了？”

“去了。”

从张老大家回到家里，女人小竹已经睡下，说饭在锅里盖着，他说我在张老大家已经吃过，张老大请我。女人半惊半疑地盯着他看。他倒半盆热水温了凉脚，在床边向女人说了来龙去脉，女人说七百块吗？他说七百块哩。女人说住一个月行吗？他说村长家丢了机器，不也才住了一个来月。女人说你住了我去看你。把身子往墙里挪了一下，让路六命钻进了自己的被窝。这是结婚许多年来，女人第一次主动让他钻进她的被窝。被子入冬时装了新棉花，又轻又软，又绵又暖。孩娃已经五岁。这五年每年冬天的每个夜里，

都是路六命暖了被窝，让女人钻去睡的，这一夜他睡了女人暖的被窝，感到那温热蒸气一样浸泡了他。他闻到了蒸气中女人小竹的气息，又香又甜，入心入肺。忽然之间，女人温柔起来，猫一样偎在他的怀里，手像风样在他肩上拂着。她说给了咱钱，先把我弟的房基打起来。他说打了根基，还可以再买几车砖和石头。然后，他们计划起来，说卖掉院里的桐树，卖掉河边二分地的蔬菜，卖掉粮缸节余的陈年小麦，再卖了喂了半年的肉猪，加上张老大的七百块钱，也就是一千六百多元了。他说，差不多我就把你家的欠钱还掉了。

她说，差不多我兄弟就能办成一件大事了。

说着，就吹了灯。

屋里立马黯黑下来，路六命又一次男人一样理直气壮地爬在了女人身上，女人又一次女人一样侍候了她男人。窗外的夜色，是淡淡的青光，薄冰样挂在窗上。路六命望着那光亮，和村长一样把床铺弄得天崩地裂，

感到了全身心的受活，全身心水汗淋淋。女人在他身下，又绵软，又服帖，一团棉花样任他揉搓、任他缝制。他从来没有想到女人会这样温顺于他，感激的热流沿着血管回旋往复，化解了明天投案的惊怕。他觉得去顶人家受审被关，就是没有那七百块钱，有了如此一夜，也是千百个合算。可是，在他要乐极的时候，她却对他说：

瘸子，你到底不如村长，村长如牛一样，让人好受活哩。

他便轰然倒塌了。转眼之间萎缩下来，如同一只饿了几天的的小鸟卧在那儿。窗光依然又青又冷。他拉了拉被子，把自己盖好，说小竹，你想着村长？她说村长好结实哩。他再也不说啥儿，把目光搁在窗光上面，身上有了一丝一丝的寒意，慢慢流入血脉，浸透他的全身。尤其那条又瘦又细的残腿，麻秆儿样干干枯枯，这会儿似乎也冷得哆嗦起来。他把手搁在那条残腿上面摸了一下，心便随着枯干起来，仿佛连年无雨的一块梁地，裂纹儿密密匝匝，又宽又深，连那略带青色的荒草，都一并儿旱死在了地里。他说我要住监了你去看我吗小竹？她说看哩，你是为了我弟，我怎不去看呢。于是，他便哭了。泪水寒凉凉地落在了床上。

第二天，他与女人一道到张老大家要了那七百块钱。张老大一家将他送至门口，交代说六命，到政府那儿把话说圆一些，让他们相信就是你偷了电线电杆。路六命说放心张哥，他们准信是我偷了电线电杆，我穷得日子可

当，他们咋能不信？就上路去了。天冷得很，阴云在天空凝着不动，山梁上灰灰暗暗。从西边吹来的穿沟风，溜着坡地漫卷，小麦苗在风中摇摆不定。女人小竹给他收拾了一个准备长住的包袱，说防备万一，真的不上关你一个月了，也好有件御寒的棉衣，还给他买了几包一角五一包的黑烟，塞在了包袱的袄袖里，说节省着抽，我去看你了，再给你带上几包，就把他送到梁路上，说你去吧，天冷，我不远送了。路六命顶着西风，朝女人扬了扬手，喝着风唤，回去吧小竹，我去去就回。小竹也向他摆了一下手。他便像一枝断了的芦苇，被风吹着，沿着山梁上空旷的黄土大路，孤零零地投案蹲监去了。

“你说蹲监是判了他的刑吗？”

“当然是判了。”

路六命一去自首，派出所就放了张家的孩娃。所长再次审问他，说是你偷了电线电杆？

他说是哎。

所长问赃物哩？

他说连夜卖了。

所长说钱呢？

他说我穷，花完啦。

所长说你不知道那是省里的重点工程？

他说不知哩，知了谁还敢偷？

所长说咋不早点来投案？

他说怕嘛。

所长说，现在就不怕了。

他说觉得不该让你们冤枉张老大家孩娃。

以为说到这儿，所长会一如往常样在他身上踢上一脚，让他蹲进那间临时看管犯人的黑屋，然后说出一个巨额款数，说交钱来吧，钱到放人。可是所长没有，所长说路瘸子，这回你撞到了枪口上，别怪我所长不讲情分了。说罢，招呼了两个人来，把手铐套在了他的手腕上。手铐锃光瓦亮，又冷又硬，套上去时，路六命有些惶恐，说所长，我这够得上吗？所长说你和他们去一趟县局吧。他说要多少日子，所长说不会太长。

他说就随着那两个乡村警察走了，上了北京吉普改装的警车。

一个月后，从快从重从严，路六命被判了两年徒刑，押送到了城郊的劳改场。

“就这个样儿？”

“还能是什么样儿？”

城郊的劳改场，是一个流水工作的烧砖场，一排儿十几座卧式砖窑，像巨大的墓堆那样紧挨着，从第一个洞口把生砖背进去，从第七个窑洞出来，那砖已经烧成，红生生地烫人。十四座砖窑前后，是几个球场大的场子，架了许多砖坯架儿，大堤样拉开，把砖窑围在其中。再往前去，就是监房、狱门和警察的宿舍。往后，便是一道荒野的土岭，上边扎了密密的铁丝网。夏天时，劳改场每个犯人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日夜倒班，赶制砖坯，运土的运土、掺沙的掺沙、和泥的和泥，制成砖坯，在场上暴晒三五几天，架在油毡棚下，冬天大雪来了，就专致烧窑。路六命进入劳改场，阴历十一月，天已大冷，河里水都结冰，庄稼也已不再生长，夜间冻成青色的条儿硬在半空，待至午时日暖，又化开成了白绳样耷在地上。劳改场的后岭，光秃秃一片枯萎，草都干成灰黑颜色，加之砖窑日夜滚动的黑烟，这世间就灰成乌云的模样。说起来劳改场的一个看守科长，倒是蛮有温暖的人情，看路六命干瘦枯小，又是瘸子，问说你犯了啥罪，答说没犯啥罪。说没罪不会把你送到这儿，他说我卖了政府几根电线杆。说原来是偷呵，看你小模儿小样，就不敢杀人放火，说啥儿不能偷，咋就偷了国家的电线电杆。他说家里穷哩，哪知道国家的电线电杆不敢碰哩。又问说腿是让人打瘸的吧？他说是人家房塌砸的。说没让包裹养伤？他说那一家人是村里的干部，哪能就轻易包裹养伤哩。看守就说奶奶的龋，天下没有白乌鸦，看你活得可怜，人也老实，分你个轻活儿干吧。就分配路六命到后山坡上放羊。原来这劳改场除了产砖产瓦，还喂猪养羊，用以改善犯人的伙食。当然，杀了猪，瘦肉是要被看守们提回家里几斤，他们的媳妇也在这儿过着日月。吃涮羊肉的冬季，领导也少不掉把活羊赶走一只，送给城里的领导。早先那放羊的老头有二十年徒刑，放了十五年羊，刑满了，娃娃把他接走了，路六命就来顶了这个缺。活儿倒是轻快。羊圈砌在后岭上，一孔靠崖的窑洞，一个砖砌的矮圈。吃过早饭，打开柴门，把八十几只山羊、绵羊赶在荒坡上，让它们吃着干草、落叶，他就坐在山坡的阳处，看那砖窑的乌烟滚滚地腾在空中，愈升愈高，愈散愈开，最后就薄云样化在天空。有风的天气，那窑烟牛腰般一股，随风倒去，

爬在地面上，一波一浪地流，遇到房墙便倒卷回来，遇到树木，便丝线样一条一条挂在枝上。有些时候，从那窑中能腾出火来，先火后烟，日光又好，那火就金黄艳红，烟也灿灿地成了熟秋的颜色，倒不失为一处上好的风景。坐在那干草地上，羊群悠然地在坡地走动，只要不让它自由到铁丝网外，也就没了事儿。一开始，路六命还为自己蹲监觉得始料不及，七百块钱，来这劳改两年，起来颇不上算，常抱怨自己遭了张老大的暗算。日久天长，倒也渐渐习惯，想这儿有吃有住，活儿又轻快，也是一份难得的清净。所谓的蹲监，无非是穿着打有字号的麻布囚衣，不让离开铁丝网。自己一生，至远不就是沿着梁路到镇上卖红薯、豆芽，三十多岁了，连县城还没到过。倘若不是蹲监，自己能到县城来吗？一辈子能坐上小车吗？也就没有啥儿可抱怨张家老大了。何况，毕竟还有七百块钱。这样自得其乐的日子过了一个来月，女人小竹来了，在狱门会客室里候着，有个警察站在山坡下狂呼乱叫，路六命把羊赶在圈里跑下山坡，到那专供犯人和亲属会面的房间，看到小竹独自坐在桌子的一边，他说娃娃没来？

她说我不想让娃娃知道你在蹲监。

他在门口停了一下脚步，坐在了桌子这边。

女人把几包黑烟隔桌推过来，说：你好像胖了一些。

他说：这儿吃得好哩。

她说：干啥？

他说：放羊。

她说：你倒过得舒展。

他说：家里好？

她说：我忙里忙外。

他说：我替不了你啦。

她说：判两年，七百块钱，不合算呢，该找张老大再要二百。

他说：别悔，是我们情愿，再说这儿日子好呢。

就进来一个警察，催说有话快讲，还有五分钟时间，女人就说要过年啦，要办年货，买对联、买油盐、买布料、买粉丝、割肉、磨面、打醋，大事小事都花钱，说要不花张老大给的七百块钱，怕就过不了这个年。又说年前又有媒人给她弟弟提亲，也得从那七百中，先给弟弟扯套新衣换到身上。路六命抠开烟包，抽出一支，低头吸了一口，说那就花吧，女人又说我不忍

心花了这钱。路六命说有别的法儿?花吧。

女人便勾下头去，说村长又找我说过那事，让我侍候他一年两年。

路六命盯着女人的脸看，说答应了他?

女人说没哩，得和你打个商量。

路六命就默下吸了几口黑烟，说村长不是强迫，你就不要应他，不是万不得已，千万不可走到那一步，说孩娃一天一天长大，不能叫孩娃脸上没有颜色。女人就说，村长这一点还好，他一向不求哪个女人，有半点不乐意他就不干。说你安心住吧瘸子，我小竹不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就怕那七百块钱是存不了啦，我得一点一点掰开花了。

路六命说花吧你，待我出去了再挣。警察便又一次进来，让路六命回到场院去。其时已经暮黑，犯人都已换班吃饭，排成一行队伍，各端一盘一碗，往饭堂门口的大棚下走去。路六命没有吃饭，径直回了027号寝室。他为女人果真来看他感动，走的当儿她还说，初五以前再来，来不了正月十五一定来。原是没有想到她会来，在镇上关押时她已去过。他想说千道万，她到底是自己娶了的女人哩，心里有他，尽管她和村长睡了十夜，可那不也是为了自己早一天走出那间黑屋吗?不是从此就少说了许多离婚的话儿吗?尽管她夜间对他冷些，总向他提要那笔婚债儿，可那也确实是自己欠了人家。他想到了许多女人的好处，诸如替他洗衣，给他缝被，同他一道儿担粪下田，日日烧饭、洗锅、喂鸡、养猪，零七碎八，不计其数，都涌在路六命的心里，使他感到自个是真的对不起这个女人，那样儿不三不四地把人家娶到手里，闹得人家弟弟二十五了，还没有房子成家立业过日月。这样想着，路六命心里的惭愧，便如云如雾，翻翻滚滚，弄得他在屋里坐卧不安，只好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把屋子抽得云山云海，烟雾腾腾。正值腊月天气，外面开始刮风，小雪花漫天飞舞，打了饭的犯人，被特许可以端到寝室吃饭。这027号房里，本都不是要犯，统共住了九个犯人，六老三新，都是农民，都是偷鸡摸狗之事。还有两个，是农忙时候，田地种不过来，去偷了邻村耕牛，就偷进了这间屋里，彼此说起来，连自己都瞧不上自己的胆智。只有城郊的024号，犯有故意伤害罪，判了十八年徒刑。说是乡干部到他家里催要集资款项，他一锹就劈在了乡干部的头上，已住进来三年。路六命躺在床上，同室人一堆儿端饭进来，问说咋就不去吃饭?有人说他女人来了，来问他要过年的钱哩，大家一同唉声叹气，024号就把饭碗推到床上，过来竖在路六命的床边，说路

瘸子，你缺钱吗？

他便坐起来望着024号犯人。

024号说满天下男人就你路瘸子窝囊，和女人生过了孩娃，还他奶奶欠着女人的钱，想要钱坐起来，给我叫声爹，叫一声我给你五块钱。

路瘸子说，叫十声哩？

024号说，十声五十。

路瘸子说，二十声哩？

二十声一百。

他说你要不给呢？

024号说不给我是你路瘸子的孙子。

路六命立马从床上爬了起来，把烟拧灭在床腿上，将024号拉到门口的光亮里，再把裤子向上提了两寸，规规矩矩跪在024号面前，大声叫了人家二十声爹，最后说，你不把钱给我我就跪着不起来了爹。024号朝路瘸子哼了一下，从床头的席下数了十五张十元的票儿，丢在他面前那十五张票儿，秋叶样在屋里哗哗落下散满一地。路六命就那么跪着将钱捡了，点了一遍，又数出五张出来，过去放到024号身边，拿碗出去打饭吃了。

年前他女人又来看他，他把那一百块钱交给女人，说拿回去过年，那七百你给我存着，村长再找你说那件事情，死也不能答应。

经了唤爹挣钱，路六命发现一样事情，原来劳改犯人，凡在窑上工作，如装窑、出窑、码垛、上煤、压火之类，竟每月都有补助。024号是烧窑好手，管着窑的火候，一窑砖烧好烧坏全由他定夺，因此，每天场里补助他三块钱。其余装窑、出窑，又脏又累，见天补助一块、两块不等。整个劳改场的犯人，除了几个老弱病残，养猪、种菜、放羊、烧饭之类，余皆或多或少，每天都有钱的，就是在窑场转转走走、擦擦机器，也每天有五角钱的补贴。路六命没想到做了劳改犯人，居然还能挣钱，忽然之间倒有些感谢张老大、埋怨这劳改场的科长了。能挣钱你让我路瘸子放啥儿羊？这人成了瘸子，连来这儿劳改也受人欺负。这一天他去找了那科长，天正下着鹅毛大雪，一世界白白亮亮，排列开的十四座卧窑四周，雪花未及近前，便都成了晶莹的水粒。窑周围些微泥泞，窑坡上倒还是干地。忙的犯人在忙着，闲的都躲在空窑取暖。因为下雪，羊也不消放了，把夏天存下的干草、红薯秧儿和买来的稻草扛到羊圈几捆，撒开扔在雪地，路六命从山坡上走下，便看见看守科长在一个窑

前骂那偷闲的犯人，待科长骂完了，气消了，要走时他瘸到科长面前，说科长，哪儿活累，让我瘸子去干。

科长说，出窑最累，你瘸子能干？

他说，能哩。

科长说，两年刑也就转眼之间，放羊去吧。

说完科长走了。

他又瘸到人家面前拦住，说：真的，让我出窑去吧。

科长仔仔细细看他一阵，说：窑里边四五十度高温。

他说不怕，在家种地大夏天不也照样收割。

科长说出窑危险，经常砸伤人呵。

他说我来了三个月也没见砸伤一个。

科长说并不是谁去出窑都能减刑。

他说我不图你给我减刑，我放羊闻不得羊膻味，在家时我闻到膻味就恶心。

科长说妈的，一个瘸子你还要娇气，放羊是犯人们求之不得的轻活儿，不怕死你就去出窑吧。

路六命就去第十四孔窑里背砖了。

眼下，路六命帮着小青姑娘在田里收拾牛草，两个人一运一捆，语多渐熟，他向她说起那段过往的事情，都禁不住一阵寒气袭身。

她说，你该早些来到这边过活。

他说，谁能想到这边有这么好的日月。

她说，我等了你十五个春秋，等得眼角都有了纹路。这边有地种，有牛耕，日子神神仙仙，真不知你在那边是如何一天天的熬了过来。路六命一生没有听过温话暖语，这当儿在小青面前，他双眼红了。

“他哭了？”

“他哭了。”

连路六命自己都不敢相信，那一年的朝朝日日，一天十二个小时，在十四号窑里出砖，日子是如何熬了过来。一个县里的犯人毕竟不多，偌大窑场，分到出窑这儿，一班只有八个。而装窑、烧窑、出窑，是七天一个轮回。就是说一窑砖几十万块，八个人七天必须出完码好。窑里需要一人从架上卸砖，卸下来码在别人背上。而窑外五十米远，又要一个码垛，从人背上卸下，二百五十块码成一丁。这六人背砖一天每人要三百个来回，每三十六

块，八十斤重。算计下来，每人每天要背着八十斤重的热砖，走上七十里路。路六命就这样瘸着枯腿，整整背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初背的时候，十六块砖在他背上码成一垛，从屁股那儿，一直码到后脖，像一段大堤搁在他的背上，每走一步，那堤就在背上摇摆。由于腿瘸，第一次驮至窑口，砖就塌了下来，砸在一个犯人脚上，那人说我操八辈瘸子，你安心放羊去吧，来这儿施你奶奶啥儿乱子。他忙弯腰拾着那砖，说叔哎，对不住你，我家穷哩，放羊谁给一分钱呵。那人说钱是你爹你娘？劳改了还他妈亲钱。

骂完走了。

路六命拾起砖来再背。

背了又倒。

倒了又背。

后来，路六命从肩头往屁股上系块木板，两边绳子刚好拴了那砖，也就能从窑上背至砖场。一趟一趟，瘸瘸拐拐，窑里来，窑里去，居然就和别的犯人一样了。一天驮下来，夜间躺倒床上，细短的左腿，热胀得似乎要立马炸开。别人睡了，他坐在那儿揉腿，望着窗外冰色寒天，浑身疼得要死要活，以为明儿怕是走不动了，怕是把这残腿弄得终于废了。然来日下床，那腿却依然，就又瘸着，断腿的牛样，朝窑上去了。这样苦受了四个月，女人小竹又来看他，他竟给了她二百块钱，说没料到因祸得福，这样在这劳改两年，没准儿还把你弟的房子盖了起来。小竹说等你把房子盖了起来，怕我弟已经老了，有了房子也讨不到女人。

之后，女人小竹就不常来了。实际上，柴米油盐的零碎，一月花不了两个钱的。路六命就把那补助按期领来，用一个烟盒包了，锁进分给自己的那个床头柜里。到了夏天，窑内温度陡增，驮砖的可以在窑外吹吹凉风，随时趴在龙头上喝口生水。在窑内卸架往人背上码砖的，就得一天十二个小时钻在窑内，有时窑温高达五十几度，热得人皮儿脱壳，那卸砖的三人坚决不肯干了，无奈何就停工一天。科长说谁进窑卸砖，一天多补助一块钱。路六命便争先瘸了出来，干了在窑里专爬红砖架儿的活。

半年之后，路六命的钱居然塞满了两个烟盒儿，整整一千五百一十八块钱。照这样下去，再有四个月，他就可以存上两千块，而距他刑满获释，还有半年时间，到释放时候，大约存两千三百块钱不为难事。路六命合计好了，拿两千块钱交给小竹，还了欠她的那笔婚债，由她回去给她弟盖房娶

媳，还有三百块钱，就在镇上盖一间铁皮小房，如同镇上的生意人家一样，摆上日常百货，如烟、酒、糖、瓜子、花生、娃娃玩具手枪、女人的针头线脑。春节时候代卖鞭炮对联，八月十五卖月饼礼品，五月端午到梁下的河边苇园，打些粽叶销卖。总之，只要有那一间铁皮房子农忙时候种田，农闲时候住到镇上自己那间房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那日子虽不能和村长及张老大家相提并论，但如此小桥流水，涓涓不断，倒也是一种人生的境界。至于女人小竹，钱还她了，帮她弟立业成家，大钱没有，小钱不断，三朝两日，想吃肉了去打二斤，想穿衣了，去扯布，去缝制，去买市面上的成衣成鞋，夏天买两件丝绸衫儿，冬天买一套羊毛衫儿，她还能怎样？由不得她对你不好。女人在人世是个啥儿？就是喂的一只猫儿，家里有鱼有肉，它还抓什么老鼠，不天天守在家它守在哪儿？路六命盘算好了，把未来的日月描绘得改天换地，风景好生秀丽，有山有水，有青有绿。可就这个当儿，科长叫了他去。科长说，路瘸子，你有喜啦。他望着科长呆怔，说科长你也拿我瘸子戏耍。科长把自己的一根香烟扔过去，说你提前释放了。看你表现不错，报情况时将你报了上去，没想到批准你提前半年释放了，从现在起你就不是劳改犯人了，想走你就可以卷着行李离开这儿了。

· 156 ·

那一天是九月二十五号，离国庆节还有五天，离八月十五还有十三天。正值仲秋，天气爽朗朗，在看守科长的办公室，能望到后边的山岭，荒草半青半黄，羊群一点一滴地白成一片，挂在草坡上，如同扭成一团一团游移的云。十四个卧式砖窑，白烟股股，时疏时密。密起来烟在天空，仿佛一堵粉白的墙，疏起来如同匹匹白绸，悬在半空，天长日久地随风摆动，边边角角都已发毛，都已有根根的白线在空中曲转伸缩。路六命过了半晌说：咋就让我提前出狱哩？

科长说：你表现好嘛。

他说：我表现不好，你让别人出去吧。

科长说：凭你这句话也该释放你。

他说：我不出狱科长，我真的不想出。

科长正经把目光搁在他脸上，说你疯啦？

他说：我还有半年才够两年哩。

科长说：你已经提前释放啦。

他说：我不想让你提前释放我，我想再在这儿住半年。

科长说：这是监狱，不是你的家。

他说：不是监狱我还不来哩。

科长说：这儿有你女人，还是有你娃娃？

他说：反正不住够两年我是不出去。

科长说：从现在起你就不是这儿的犯人了。

他说让我当两年犯人是盖过红章的，你不能一句话就给赶走了。

科长把一份文件摔在桌子上，说提前释放你也是盖过红章的，最迟明天你就得离开这。

他眼巴巴地望着科长问：不能让我再住半年吗？

科长说：再住半年你就真的住成疯子了。

他说：再住两个月行不行？

科长说：一月也不行。

他问：半月呢？

科长吼：两天也不行，最迟明天天黑你就得离开劳改场。

路六命懵懵懂懂离开科长办公室，回去悄悄又数了一遍那一千五百一十八块钱，坐在床沿默默吸了两根烟，就又到第十四号窑上驮砖了。晚上十二点下班，没吃夜饭躺下睡了觉，一夜无话。第二天日将偏西时，科长不见他去办理提前释放证，带上两个人到027号寝室一看，他的床上，一如往日，被子叠好放在床头上，两双旧鞋摆在床下边，换下的编有犯人字号的工作服挂在床头上，饭碗、筷子、鞋刷，都还放在桌头的柜子上。领着人到十四号窑一看，他正精光赤背，穿个裤衩，在窑里砖架上卸着砖，红砖粉和着淋淋大汗，糊了他一身酱红色的泥。

科长说：路瘸子你下来。

他便从砖架上下来了。

科长说：最后说一句你出狱还是不出狱？

他猥猥琐琐蹲在科长面前说：打死我也要再在这儿干上两个月。

你是觉得我一辈子还没受过处分吧，科长说着，就吩咐两人架着路六命的胳膊，拖拖拉拉，把他架出铁狱门，如同扔一只小狗样扔到了狱门外的草地上。路六命就这样出狱了，提前获释了。

走过的地方，所有的犯人，都盯着路六命，直到出了大铁门，院里还有上百双眼睛扫过来。路六命坐在地上，望着狱门，望着门里的犯人，望着

犯人们身后的砖窑，望着窑后岭上的羊群，犹豫着自己是不是重新起来进去时，科长和另外一人把他的行李全部兜着出来了。

科长说：路瘸子，回家吧，你自由啦，再有五天是国庆节，再有十三天就八月十五了。

“他走了吗？”

“只好走了。”

起初，路六命为没能在劳改场干够两年，怀了深厚的遗憾，及至科长把他的行李提出狱门时，他发现狱门外的夕阳，无边无际地红成一片，秋风在夕阳中淡淡地从他脸上拂过，天空也高远得深邃幽蓝。一时间心里也有了一些开阔，也就只好忍了认了。搭了劳改场通往县城的班车，在城里的车站住了一夜，第二天乘头班乡村客车，赶往镇上。待背着行李爬上耙楼山坡时，工地的苦味和熟秋的瘦弱温香，浅浅淡淡地迎面走来。山坡上的玉蜀黍都已过早地干了叶儿，棒子缨黑灰几丝，枯发似的挂在秆腰。偶尔有块收过秋的田地，主人也不把那杆儿放倒收走，空秆儿柳枝槐柴样折断一地，露出的山梁坡地，由于一季地力耗尽，地面都老人脸样网网皱皱。那些未及秋收的田里，本该青青绿绿，有一股浓烈的甜味，可是没有，干枯得很哩。玉蜀黍穗儿小得如红萝卜一般，被秆子举在空中，仿佛举着一节节无肉的手指。路六命想起已经两个半月没有下雨，在劳改场里做个犯人，不为丰年歉岁着急，不为雨水瑞雪着急。虽是犯人，用的倒是自来的地下泉水，水塔楼房样耸在半空。可是，却被提前释放了。早知这样，不如在狱里胡作非为，比如馍不熟了，就把碗砸在厨房的窗上，窗子你不敢砸，把馍扔了总是敢的。邻房的054号犯人，不是因为经常倒米扔馍，而加刑半年吗？

然而，都已晚了。你路六命没有过那份好日子的命哩。他一直这样懊悔不迭，慢慢回到路头村里。正是半晌时候，村人都在地里忙着，街上除了老人，就是孩娃。他在村头站了一阵，想去和那老人说话，然却绕着老人走进了一条僻静胡同。在胡同里只碰到一条瘦狗，它陌生地望他一阵，就又懒懒地卧下了。路六命觉得心里有一丝凄凉的寒意，离开路头村才一年半光景，似乎就如离开十年似的，一切都显生疏了。那狗不是路林家的吗？它竟认不得我了。认不得了，又懒得汪汪几声。他从那狗的身边走过，希望那狗能猛地扑上来咬他几口，可狗只睁眼瞟他一下，就又闭眼睡了。他在狗的身边站了站，又起身走时，心里有些异样，没有久别归乡的感觉，反倒有些想念劳

改场的日月。其实，科长倒是不错的人，可他不让你在那住了，不让你做劳改犯人了。村子果然没有劳改场里好，乱乱糟糟一片。村长和张老大几家的楼房，竖在半空，威风凛凛，而别的人家，都还是十年二十年前土坯瓦房，黄泥草屋，那些楼房像盖在别家房顶似的，压得人喘不过气儿。好在自家住得离那儿远些，房墙也竖得直些。路六命边走边想，一路琢磨，到自己房后时候，极用力地咳了一下，然后转过墙角，看到门前空空荡荡，除了几片黄叶和两只刨食的母鸡，剩下的就只有一片儿空寂。这景象让他心寒，急瘸几步，到门口一看，自家门上竟落一把铁锁。他把行李从肩上取下，独自木呆呆地立在门前，看对面山梁上的后路头村，景况也是一样，除了村西多了三间瓦房，别无什么变化。沟里的河水，这时候细细一股，白线样时隐时现。那二分菜地不消说已经荒了，小竹是没有工夫下沟种田的。娃娃也该长高一寸二寸了，还有猪，显然早就卖了。这女人去了哪儿？下田了吗？梁内不如梁外，庄稼晚熟几天，还不到掰蜀黍的时候。

路六命去了邻家。

邻家的老人又惊又喜。

他说小竹呢？

老人说小竹回她娘家给她兄弟盖房去了。

路六命呆着，问盖啥儿房子？

老人说你女人和村长好哩，盖青堂瓦屋。说你回去看看大门脑儿上有没有钥匙，有一次村长来你们家，小竹不在，他就从那儿摸一把钥匙进去了。路六命从邻家出来，才终于想起，女人已有半年没有去看望自己了，似乎最后去劳改场那次，有些忙忙匆匆，他说他出狱就可以先把她弟房屋的根基打起来，墙壁垒起来，缓下步把房盖捂上去，也就算把房子盖了起来，她说等你把我弟房子盖起来，我弟的胡子怕都白了。也许那当儿，她就已和村长好上了，路六命想，也许那当儿，她就已不打算再去城郊的劳改场里看他了。路六命到自家门口，他没有立马去找钥匙，他站在门口的一棵槐树下，槐叶金黄片片，飞旋着落在他头上和肩上。从一杈槐枝上，吊下来一个虫包，包儿牛皮样厚实，有树叶结在上面。里边的虫子，伸出半粒红头，望着外面的世界。从它嘴里吐出的丝线，银白银白，一直通往槐树顶上去，在秋日中旋转着，晃左晃右，路六命看着那一根丝线，一圈一圈地旋转，把反射的日照在他的脸上。系着丝线的虫儿，在黑色中安闲悠然，秋千般摇摆。它一会

把丝线吸到肚里去，那虫包便缓缓地升高到路六命的头顶；又一会，它把那丝线吐出来。包儿就坠落至他的腰间。在线的中央那儿，沾上了一个死了的蚊子，翅膀翘在丝线两边，本是薄薄的灰色，可这会儿因在日光之中，那蚊翅也蝉翼一样透亮了。秋天到了，蚊子都该死了，虫儿也结包寻家了。还有槐树上的一蓬斑鸠窝，他去劳改农场前，那窝儿小柳篮样黑黑一团，在树下能看见挣出窝儿的干草，有小鸟儿在那窝里叫得生气勃勃。眼下，斑鸠不知去了哪儿，结实的窝儿却只剩下几根枯枝。路六命就在那树下站着，行李放在身后门口的石上，残腿累了，就踮起脚尖，把全身压在右腿上。看了吊着的虫包，看了头顶斑鸠的空窝，想等着有村人从这走过，彼此惊讶一声，说几句长短，问候一下日子的景况，可到底没有人来。只有那刨食的鸡儿，在他脚下咕咕地叫着转悠。他就那么站了许久，又把目光盯在吊着的虫包儿上看了许久，冷丁儿把那丝线一下打断，让虫包儿落在了鸡的嘴下。之后，他就转身去了另一世界。

· 160 · 相随着老人，从姑娘小青家里出来，路六命回头看到小青的身子，在那门口如正午时一道小小的人影，头发秀丽地散在脸上，使他始终没能看清她的面孔究竟清丽在什么地方。他仔细地边走边望，却亦真亦幻地看到村人在那边将他把着，疯跑到了镇上的医院门口。门口那儿有许多闲人，哗一下围将上来，问说咋儿了？答上吊自杀了，急救室在哪？就有人朝东指去，村人们就抬着他拐到了医院东边。他怕往这张望的小青姑娘从他眼里看出啥儿，忙把目光从那迷迷惘惘的医院收回，唤说小青你回吧，我去去就回。

便又重新走上了路尾村的大街。

原来路头村，在那边耙耧山上是一个自然小村，到这边竟成了一方大的村落，走胡同进巷，也是半日不见边沿。路六命跟着老人，边走边思其所见所遇，不自觉地心中有了几分热暖，使他周身痒痒酥酥，忍不住想跳将一下，唤些什么，只是想起自己是个残瘸，才罢了。他还用那只好腿，一脚一脚，踢着路边的一粒石子，一直踢至街头，踢出村口。踢进了夕阳，就看见村落以西的百米之外，猛然间生出一片草带，嫩绿中嬉笑着各色各式的鲜花，高高矮矮，一朵牵着一朵，都开得盛极狂放，如浮在水面的一道绒织的花坛。待走入那片红绿中间，路六命看见一座庙宇，是古旧的楼阁，青瓦缝里，生满了饱胀的瓦瓦松茸，连院墙上的铜色苦瓦上，它是苔藓绿绿，又厚又湿，水淋淋青翠欲滴。老人到这庙前，回头注目一眼路六命，悄声说我们

已经到了，登上二道庙台，你就算彻底绝断了那边的人世，再也不消回到那边去了。老人说着，朝庙里辑望一阵，又交代说进了庙院，无论碰见何人，都千万不要开口，不要回头。路六命有些胆怯，也有些兴奋，这就终于到了，再也不需回到人世去了。半惊半喜的情绪如水样在他的脉管潺防流动。他跟着老人走进庙院，模糊间似乎有许多熟人在他左右串动，仿佛还有人在热热切切叫着他的名儿，然那些人却都又一闪即逝，如飘零的黄叶，说话的声音也嗡嗡不清。路六命硬着脖梗，紧随老人身后，不言语，不扭头，终于快步过了一道庙院。

二道庙院，比前院幽静许多。正面一座八角楼庙，坐落在石砌的高台之上。从数十棵的古柏中间，延下几十级青石台阶，仿佛一道斜倚的石梯。路六命相随着老人，走上台阶，感到脚下有流动的黏稠的潮气，疑心自己走在水面，想低头弄个明白，有一只白雀从他脚下突然飞起。这一惊吓，使他猛然停了脚步，站下来他就冷丁儿听到说话的声音，突然异常清晰，异常耳熟。转瞬间他听出那声音，一个似乎来自他死去多年的母亲，另一个是来自他的父亲。

他蓦然地回过头去。

没有人影，只有声音。

一个声音问：是我们的孩娃吗？

另一个声音答：像，可不是他。

路六命听清了，那不是他的父母。他想回头快步赶上老人，彻底跨进另外一方世界，然而，却已来不及了。

“你说来不及了是什么意思？”

“他再也上不了那最后一级台阶。”

他没想到，在这个台阶上，和初踏这边那道士坡一样，只要回头，就能完完全全望到了那边的人世，他始料不及地又一次望到那边的耙耧山脉，望到了山脉上的村村落落和村落中土地上映照的人世一生。他望到了路头村的穷土薄地，干旱的玉蜀黍地里，又焦又枯的秆儿卧伏着网成一片。土地的裂纹，纵横交错地罩了耙耧山的世界，一团团黄土的尘埃在那山坡上雾样滚着，沟沟壑壑都干焦得生出紫色的烟云。山梁上收工的村人，拖着疲惫的脚步，一步步从田里朝村落靠近，脸上那种枯焦的皮色，在落日的余晖中，如同山梁上一块块的田土。再往远看，自家门口的槐树，院落里的泡桐，房后

的家榆，都在吃力地摆着它们的枝条，将尽的黄叶在树上孤苦伶仃地轻轻摆动。大门开着，屋门也开着，一整天未喂的小猪在院里饿得哼哼叽叽。再把目光抬得高些，就看见十里外的镇上，落日一片，满街被余晖染红。自己卖烤红薯的那个铁桶炉，一年半的时光之后，居然还安然地立在街头，只是谁把炉口砸卷了一块，就连那时烧过的煤渣，也还暗红在炉后的地上。镇外的医院里，正值下班时候，路六命看见自己被抬进急救室里，医生、护士围了一堆，一根氧气管的胶管，金黄亮亮地插进了自己的鼻孔。有一个年长的医生，半坐在自己的小肚上，双手在自己的胸下，一次又一次地猛按猛起，动作呆滞均匀，不厌其烦。门外的村人，在院落里转来转去，或蹲在地上抽烟，或立在院里看着什么。自家的女人小竹，搂着孩娃枯坐在房檐下的土地上，脸如旱天苗地的一张焦干的黄叶，又涩又瘦，不见丝毫的水色。半年前她最后一次去劳改场看望自己时，脸上分明还满含了女人活顺的生气，有着女人柔润的颜色。然在半年之后，路六命立在这边将尽的台阶之上，却冷丁儿发现，她的脸上满是她那个年龄不该有的枯萎。她才刚三十出头，竟有几丝干焦的白发，像这个季节受灾的庄稼，杂生在她的头上。她老了，他想，果真是老了，搂抱着孩娃，如同一只残年的母鸡，在守候着它的鸡崽儿，等候天黑或者天亮，目光木木呆呆，盯着医院急救室的破损的木门，又仿佛是无望的一个老妇，在村头毫无目的地看着日出或者日落。

· 162 ·

这时候，急救室的木门开了。

她浑身哆嗦一下，眼巴巴地看着出来的医生。

医生说，咋不早一点抬来？

入院费交上。

她说，多少？

医生说，两百块。

她怔了一下，把目光绵软地搭在医生脸上。

医生吼了，说没钱你救啥儿人呀！

她不言不语，跪着朝前挪了一步，悄悄拉了一下木在一边的孩娃的裤角，孩娃便极懂事理地同她并排跪了下来，同她一道儿一个连一个地向医生磕头。路六命听见孩娃下跪时，双膝磕地的声音，如两截木头从高空猛然落下。他看见了妻和孩娃，哭着向医生磕头，抬起头时，有沙粒和细碎的石子，沾在妻和孩娃的额头。他的心猛然揪动一下，想起那两烟盒从监狱挣来

的一千多块钱，上吊时还揣在怀里，正要大声唤叫妻小，说我挣回的有钱，你们不必哀求人家，就是我死了，有这钱你们也能把日子打发得有日有月。可没想到走完台阶的老人，又下了一级台阶，慢慢把手搁在路六命的肩上，轻声说，你到这边来得早了，还是回那边去，陪着妻小再过日子吧。

路六命突然一怔，想要分辩什么，老人却用力在他肩上推了一把。这一推，使他在倏忽之间，又回到了那条来时如搁置在夜间的胡同。迷迷糊糊，懵懵懂懂，似在梦中一般。胡同尽了，他看到自己正枯萎地缩在医院的床上，双手紧紧捂着怀里那两个饱胀的装钱的香烟盒儿。

年 月 日

一

千古旱天那一年，岁月被烤成灰烬，用手一捻，日子便火炭一样粘在手上烧心。一串串的太阳，不见尽止地悬在头顶。先爷从早到晚，一天间都能闻到自己头发黄灿灿的焦糊气息。有时把手伸向天空，转眼间还能闻到指甲烧焦后的黑色臭味。操，这天。他总是这样骂着，从空无一人的村落里出来，踏着无垠的寂寞，眯眼斜射太阳一阵，说瞎子，走啦。盲狗便聆听着他年迈苍茫的脚步声，跟在他的身后，影子样出了村落。

先爷走上梁子，脚下把日光踢得吱吱嚓嚓。从东山脉斜刺过来的光芒，一竿竿竹子样打戳在他的脸上、手上、脚尖上。他感到脸上有被耳光掴打后的热疼，眼角和迎着光芒这边脸上的沟皱里，窝下的红疼就像藏匿了无数串烧红的珠子。

先爷去尿尿。

盲狗被先爷领着去尿尿。

半个月了，先爷和狗每天睡醒过来，第一桩事就是到八里半外的一面坡地上去尿尿。那面朝阳的坡地上，有先爷种的一棵玉蜀黍。就一棵，孤零零在这荒年旱天，绿得噼噼啪啪掉色儿。仅就这一棵，灰烬似的日子就潮腻腻有些水气了。尿是肥料。尿里有水。玉蜀黍所短缺的，都在他和盲狗蓄了一夜的尿中。想到那棵玉蜀黍有可能在昨夜噌噌吱吱，又长了二指高低，原来的四片叶子，已经变成了五片叶子，先爷的心里，就毛茸茸地蠕动起来，酥软轻快的感觉温暖汪洋了一脯胸膛，脸上的笑意也红粉粉地荡漾下一层。玉蜀黍一长仅就一片叶子，先爷想，槐叶、榆叶、椿叶，为啥儿都是一长两片呢？

你说瞎子，先爷回过头去，问盲狗说，树和庄稼为啥儿叶子长数不一

样？他把目光搭在狗的头上，并不等盲狗作答，就又转回头来，琢磨着独自去了。把头抬起来，手棚在额门上，先爷顺着日色朝正西瞭望，看见远处山梁上光秃秃的土地呈出紫金，仿佛还有浓烈烈一层红的烟尘铺在土地上。先爷知道，那是歇息了一夜的地气，日光照晒久了，不得不生冒出来。再近一些，网网岔岔裂开的土地的缝隙，使每一块土地都如烧红后摔碎在山脉上的锅片。

村人们早就计划逃了，小麦被旱死在田地里，崇山峻岭都变得荒荒野野，一世界干枯的颜色，把庄稼人日月中的企盼逼得干瘪起来。苦熬至种秋时候，忽然间天上有了雨云，村街上便有了敲锣的声音，唤着说种秋了——种秋了——老天让我们种秋了——老人们唤，孩娃们唤，男人唤，女人唤，叫声戏腔一样悦人心脾，河流般汇在村街上，从东流到西，又从西流到东，然后就由村头流到山梁上。

——种秋了。

——种秋了。

——老天要下雨让我们种秋了。

这老老少少、黏黏稠稠的唤声把整个山脉都冲荡得动起来。本已落枝的麻雀冷丁儿被惊得在天空东飞西撞，羽毛如雪花一样飘下来。鸡和猪都各自愣在家门口，脸上厚了一层僵呆呆的白。拴在牛棚柱上的牛，突然要挣脱缰绳去，牛鼻挣裂了，青黑色的血流了一牛槽。所有的猫和狗，都爬到房顶上惊惊恐恐地望着村人们。

浓云密布了整三天。

三天间，刘家涧村、吴家河村、前梁村、后梁村、拴马桩村，全部耙耧人都把存好的玉蜀黍种子拿出来，赶在雨前把秋庄稼点种在了土地里。

三日之后，乌云散了。烈日一如既往火旺火辣地烧在山梁上。

半月之后，有村人锁了屋门、院门，挑着行李逃荒避旱去了。

随之逃难的人群在三朝两日，便如蚂蚁搬家般大起来，群群股股，日夜从村后的梁路朝外面的世界拥出去，脚步声杂杂沓沓，无头无尾地传到村落里，砰砰啪啪敲打在各家的门窗上。

先爷是随着最后一批村人出逃的。农历六月十九，他走在几十个村人的中间，村人们说往哪儿去？他说往东吧。村人们说，东是哪儿？他说正东是徐州，走个三五十天就到了，那儿人日子过得好。人们就往正东走。日光红

辣辣地照在梁路上，脚下的烟尘升起落下时扑通扑通响。然走至八里半时，先爷不走了。先爷最后去他家田里尿一泡，回来就对村人们说，你们走吧，一直正东。

——你哩？

——我家地里冒出了一棵玉蜀黍苗。

——那能挡住你不饿死吗？先爷。

——我七十二了，走不够三天也该累死了。横竖都是死，我想死在村落里。

村人们就走了。由近至远的一团黑色，在烈日下如慢慢消失的一股烟尘。先爷站在自家的田头上，等目光望空了，落落寞寞地沉寂便咚一声砸在了他心上。那一刻，他浑身颤抖一下，灵醒到一个村落、一道山脉只剩下他一个七十二岁的老人了。他心里猛然间漫天漫地地空旷起来，死寂和荒凉像突然降下的深秋样根植了他全身。

二

这一天，当日越东山、由金黄转为红灿时，先爷和狗与往日无二地到了八里半的田头。他老远就看见这块一亩三分地的中央，那棵已经赛了筷高的玉蜀黍苗儿，在红褐褐的日光下青绿绿如一股喷出的水。闻到了吗？他扭头问盲狗，说多香呵，十里八里都能闻到这水津津鲜嫩嫩的苗棵气。盲狗朝他扬了一下头，蹭着他的腿，不言不语朝那棵苗儿跑过去。

前面是一条深沟，沟中蓄满的燥热，这当儿总是涌上来烫着先爷的脸。先爷把他仅穿的一件白布衫脱下来，揉成一团，在脸上抹一把。他闻到三尺五尺厚的一层臭汗味。多好的肥料呵，先爷想，等这棵玉蜀黍再长半月，就把这布衫洗了去，把洗衣水从村里端过来，让玉蜀黍过年一样吃一顿。先爷把布衫珍贵地夹到了腋下。那棵玉蜀黍走到他的眼前了，一柞高，四片叶，没有分出一片他想象的叶芽儿。在玉蜀黍苗顶看了看，把上面的几星尘灰轻拂掉，先爷心里的失落凉浸浸地淫了上半身。

狗在先爷腿上蹭几下，绕着玉蜀黍苗转了一个圈，又绕着转了一个圈。先爷说瞎子，你远点儿转。那狗就站着不动了，哼出青皮条儿似的几声叫，抬起头来盯着先爷，仿佛有急不可耐的事情要去做。

先爷知道，它憋不住那泡尿水了。到地边的一棵枯槐树上取下挂着的锄

(先爷用完的农具都挂在那棵槐树上)，回来在玉蜀黍苗西边(昨天是在东边)嚓的一声刨了一个窝，说尿吧你。不等盲狗撒完尿，猛然，先爷七十二岁的老眼被啥儿扎住了。眼角扯扯拉拉疼，继而心里噼哩啪啦响起来，他看见玉蜀黍苗最下的两片叶子上，有了点点滴滴的小斑点，圆圆如叶子上结了小麦壳。这是旱斑吗？我早上来尿尿，傍黑来浇水，怎么会旱呢？在弯腰直身的那一刻，狗的银黄色尿声敲在了先爷的脑壳上，明白了，那焦枯的斑点，不是因为旱，而是因为肥料太足了，狗尿比人尿肥得多，热得多。瞎子，我日你祖宗你还尿呀你。先爷飞起一脚，把狗踢到五尺之外，像一袋谷子样落在板死的土地上。我让你尿，先爷叫道，你存心把玉蜀黍苗烧死是不是？

狗茫然地立在那儿，枯井似的眼坑里冷丁儿潮潮润润。

先爷说，活该。然后恶了一眼狗，蹲下拉着嫩柔的玉蜀黍叶，看了看那青玉一样透亮的叶上的枯斑点，慌慌用手把锄坑中未及渗下的狗尿的白沫掬出一捧来，又把尿泥挖出几把丢在旁边，拿起锄，盖了那尿坑，用锄底板在虚土上踱了踱，对狗说，走吧，回家挑水来浇吧，不立马浇水淡淡这肥料，两天不到苗儿就被你给烧死了。

狗便沿着来路往梁上走，先爷跟在它身后，热乎乎的脚步声，像枯焦的几枚树叶打着旋儿飘落在烈日中。

然而，玉蜀黍苗的灾难就如先爷和狗的脚步声，跟着走去又跟着走来了。在它长到第六片叶子时，先爷去打水，到井边，有一股小旋风把他的草帽吹掉了。草帽在村街上骨碌碌朝前翻滚，先爷连忙去追。

那筛子似的一团风先慢后快，总有一丈的距离保持着，先爷一直追出村口。有几次都摸到草帽边了，那小旋风却又迈腿急跑几步把先爷拉下来。先爷七十二了。先爷的腿脚大不如从前了。先爷想我不要你这顶草帽好不好，全村除了我，再没有另外一个人，我开了谁家门还找不到一个草帽呢。先爷停下脚步，抬眼望去。山梁上孤零零一间草房子，庙一样竖在路边上，旋风一撞到那墙下，就陷着不走了。

先爷从从容容地到那墙下，朝减弱了的旋风踢几脚，弓身捡起那草帽，双手用力把草帽撕成一片一片，摔在地上，拿脚奋力踩着吼：

——我让你跑。

——我让你跟着旋风跑。

——有能耐你还跑呀你。

草帽便七零八落了。麦秸纯白的气息散开来，多少日子都是燥闷焦枯的山梁上，开始有了一些别的味道。先爷最后把扯不烂的帽圈揉成一团，丢在地上，踩上一只脚，在那帽圈上碾了碾，问说不跑了吧？你一辈子再也跑不了了，太阳旱天欺负我，你她奶奶的也想欺负我。这样说着时，先爷舒缓地喘着气，把目光投到八里半外的坡地去，看着看着他的脚在帽圈上不再动了，嘴里的自语也忽然麻绳一样断下了。

八里半外坡地那边是漫山遍野火红的尘灰色，仿佛一堵半透明又摇摇晃晃的墙。先爷愣了愣，一下灵醒到那边的坡地上刮的不是小旋风，而是一场大风。他直立在烈日下的墙角前，心里轰然一声巨响，仿佛身后的墙倒塌下来，砸在了他的前胸后背上。

他开始急步地朝八里半外坡地走过去。

远处摇晃的墙一样半透明的尘灰色，这会儿愈加浓稠着，起落荡动，又似乎是在那儿卷流的洪水的头，一浪起，一浪落，把山脉淹得一片洪荒汪洋。

先爷想，完了，怕真的要完了。

先爷想，刚才那股小旋风吹着我的草帽，把我引到山上来，就是要对我说前面坡地起了大风啦。先爷说，我对不住你哟小旋风，我不该朝你身上踢三脚。还有我的草帽，先爷想，它是好意才跟着旋风滚走哩，我凭啥就把它撕了呢？我老了，真的是老了。先爷说老得糊涂了，不分好歹了。先爷边想边说，自责声如扯不断的藤样从他嘴里一股一团地吐出来。当他感到心里平和下来时，远处黄浊的大风息止了，一直嗡嗡在耳里打仗一样的砰啪声，也偃旗息鼓了。突然降在耳旁的寂静，使他的耳根有一丝丝隐隐的疼。日光也恢复了它的活力，又强又硬，使田地里发出清晰炽白的吱嚓声，宛若豆荚在烈日下爆裂。先爷的脚步淡下来，喘气声开始均匀舒缓，像女人做鞋拉线一个样。坡地到了，先爷站在田头，却惊得站下了，呼吸血淋淋地被眼前的酷景一刀斩断了。

那棵玉蜀黍苗儿被风吹断了。苗茬断手指样颤抖着，生硬的日光中流动着丝线一样细微稠密的绿色哀伤。

先爷和狗搬到八里半坡地来住了。

先爷没有犹豫，就像一个看瓜的老人在瓜熟时必须住到瓜地一样，在那棵玉蜀黍的苗茬旁，埋下了四根椽子做桩柱，在四柱的腰上，拴平两扇门

板，再在柱子顶上，苫了四领草席，就把家搬到坡地了。他在棚柱上钉满了钉子，把锅、勺、刷都挂在那些钉上，把碗装进一个旧的面袋，挂在锅的下面，再在地边崖下挖一个小灶，剩下的就是等着玉蜀黍茬儿重新发芽了。

忽然换了床铺，入夜后先爷用尽力气也睡不实落。天空中流动月白色的焦热，他把唯一穿的裤衩儿脱了，赤条条地坐在铺上抽烟。烟明暗之间，他无意中望见了腿中的那样东西，如灯笼一样挑挂着，觉得丑极，就又穿上了裤衩。心里却想，我是彻底老了，它对我再也没有用了。有它还不如那棵玉蜀黍苗儿呢。

玉蜀黍苗儿的每一片叶子都让我受活，如和自己年轻时羡慕的女人在村头或者井边立着说话一样，湿润润的轻松静默消息间就浸满了一个身。磕烟锅时，火点砸在田地的夜色上，把身边的盲狗震醒了。

先爷说，你睡醒了？

又说，你是瞎子，睡得香。我是明眼人，倒睡不着哩。

狗爬挪着过去舔了他的手。他把手摸在狗的头上，一把一把梳理它的毛。梳理着他就看见从瞎狗的两眼井洞里流出了两滴清清明明的泪。先爷擦了那泪说，老不死的太阳呵，你黑心断肠，把狗眼都给晒瞎了。想到狗眼被晒瞎那件事情时，先爷心里被什么牵拽了一下，忙把狗揽在怀里，一把一把去狗的眼上抹。

狗的眼泪竟如两股泉样湿尽了他的手。那事谁也料不到，先爷想，无论哪年旱天，都是在村头搭上一架祭台，摆上三盘供品，两个水缸。在水缸里盛满水，缸面上画上水龙王。然后，把一只狗捆在两缸之间，让狗头仰着天，渴了给它喝，饿了给它吃，不饥不渴时就让它对着太阳狂烈地叫。往年往月，多则七天，少则三日，太阳就被狗吠咬退了，便就刮风下雨或者阴天了。可是今年，把这只从外村逃来的野狗捆上祭台，让它咬了半个月，太阳依旧炽烈，准时地出，准时地落。在第十六天的正午时，先爷路过那祭台，发现两缸水被日晒狗饮，干了一个缸，另一个也见了烧焦的底，再看这只黑狗，毛都卷焦在一起，嗓子里再也叫不出声音了。

先爷放了狗，说你走吧，再也不会下雨了。

从祭台上下来的狗，往前走了几步，忽然直往墙上撞，掉回头来走，又往树上撞，先爷过去拉着它的耳朵一看，心里咚地一个惊吓，才知道狗的一双眼珠被太阳晒化了，只留下两眼枯井在它的额下面。

先爷收留了这只狗。

先爷想，幸亏收留了瞎狗，要不独自在这耙耧山脉和谁说话哟。天已经凉爽下来了，一天的燥热开始消退。棚架上空的星月也开始收回它们的光，如拉渔网样，有青白色滴滴嗒嗒水淋淋的响。先爷知道，这声音不是水声，也不是树声、草声、间或虫鸣的声。这是空旷无物的夜，在极度寂静中挤出来的沉寂的响动。

他一把一把在狗的头上梳理着它的毛，沿着它的脊路，抚摸到尾部，重又把手拿到它的头上梳。狗已经不再落泪了。他梳着它的毛，它舔着他的另一只手，这一夜，他俩被一种相依为命的温馨浸泡着，淹没着，沟通着。

他说瞎子哟，我们两个成家过日子，你答应不答应？有个伴儿活着该多有滋味呵。

它在他手心重重舔了舔。

他说我活不了几年了，你能伴我到死就算我有个善终了。

它从他的手指一下舔到他的手腕上，长得仿佛有十里二十里。

他说，瞎子，你说咱那棵玉蜀黍还会发芽吧？狗没有再舔他的手。狗朝他点了一下头。他说是今夜生芽儿，还是明后天生芽儿？我瞌睡了，你别点头，我看不见了，你嗓子有声你就说话呀。你说是今夜生芽还是过了今夜生？先爷倒在棚架上，闭着，双眼，暗淡了的棚影湿了水的薄纱般盖在他脸上。他不再在狗的脊背上抚摸了。他的手停在狗的脑壳上，安安然然睡着了。

三

先爷醒来已是日上三竿。他感到眼皮上有火辣辣针扎的疼，坐起来揉了揉眼，望着滚圆的一轮金黄依旧悬着时，心里骂了句日你祖宗八辈，有一天看我不掘了你太阳家的坟。之后他就看见了盲狗卧在地中央玉蜀黍的苗茬边。心里疑了一下，问说发芽了？狗朝他微微点了一个头，他便从棚上爬下来，到那儿果然看见一节嫩萝卜似的苗茬边，又长出了青红如水的一个小芽儿，刚生的皂角树芽一模样，半指长，嫩得似乎一摸就要掉下来，在太阳光下润泽如玉。

他想找一片树叶盖在那芽上，就到崖下的沟边绕了一大圈，空手走回来，又在小灶旁站了站，拿起锄去槐树上勾下一根长杈子，回来把树枝轻轻

放在芽苗上，爬上棚架，取了自己的布衫，往那树枝一搭，把那芽苗遮盖在了一片荫凉里。

他说，再也不敢有个长短了。

他说，瞎子，吃饭吧，吃啥哩？

又说，一大早有啥吃，烧玉蜀黍生儿汤喝吧，晌午饭烧一顿好吃的。

新的玉蜀黍苗长到两片叶儿时，先爷回村里找粮食。他家里的粮食颗粒没有了。他想偌大一个村，各家的粮缸里漏下一把麦，罐里留下一撮面，也就够他和盲狗度过这场旱荒了。可是，回到村落时，他才忽然发现各家的门户都锁着，蛛网从村街的这边扯到那边。他先回到自己家，清清明明知道，粮缸已用炊帚扫过了，可还是趴在缸上看看，把手伸进面罐摸了摸。抽出手后，他把指头放在嘴里嘬了嘬，面香的纯白气味即刻在他嘴里化开来，哩哩啦啦流遍全身。他深深地吸口气，吞咽了那气味，出来在村街上立下来。斜照的日光，一层均匀的金液样在村落中流动，死静中间，能听到房檐上滴下来的日光的声响。先爷想，一个山脉的人都逃走了，贼不被晒死也被饿死了，我日你们奶奶，你们锁门是为了防我先爷吗？越是防我，我越要撬门翻墙，先爷说谁家能不留一些粮食呢？不留粮食荒旱过去回来吃啥儿？不留粮食锁门干啥儿？先爷在一家门口站住了。这是同姓本族一个侄儿的家。先爷又朝前边一家走过去，到了一家老寡妇的门口。老寡妇年轻时，每年冬天都给先爷做一双千层底装羊毛的靴。现在老寡妇死了，她儿子住着这个老宅院。想到这个宅院给他带来的温馨，总如岁月一样久远地留住在他空荡荡的心房里，先爷朝那大门上注目好一阵，又默默地朝前走过去。他的脚步寂寞而又响亮，早年绿水深林间的伐木声样，回荡在村落中，一家一家落锁的大门，便枯船一般从他脚下划过去。

他终于把村落走了一个遍。太阳已是中天。午饭又该烧了。瞎子在这就好了，他嘟嘟囔囔说，它说让我翻谁家的墙，我就翻谁家的墙。

先爷对着山梁上叫——瞎子——瞎子——你说我到谁家找粮食好？

回答先爷的沉寂浩瀚无边。

先爷泄气了，就地坐下吸了一袋烟，又空手往八里半的坡地走。回到那儿，盲狗老远就摇着尾巴，顺着声音跑过来，用头在他的裤管上蹭着。先爷不理它。先爷到槐树上取下锄，到棚架下取了一只碗，从地头开始一锄一锄刨起来。第三锄之后，先爷刨出了两颗当初点种的玉蜀黍粒，黄灿灿完整无缺，被太

阳晒得灼热烫手。先爷依着当初点种的距离，每一锄都刨出一粒、两粒种子。约有半条山梁长的工夫，空碗里就盛满了玉蜀黍种。

吃了一顿炒玉蜀黍粒。

就水吃炒玉蜀黍粒的时候，先爷和盲狗坐到棚架落下的荫凉里，冷丁儿哑然失笑了。各家地里都给我存的有粮食，先爷说，我到地里刨一天，够我们两个吃三天。然到别家地里去刨时，却没那么容易了。他不知道人家点种时到底多远才落锄种一窝。还有许多家，当时为了赶在雨前把种子播下去，半大的男娃、女娃都掌锄刨窝了，他们锄高锄低，用力大小，点种的间距，七零八落，远不如先爷播种那样均匀有规律。要往年，各家播种是决然不让孩子娃掌锄的。这大旱，把啥儿都给弄乱了。

先爷再也不能刨一天由他和盲狗吃上三天了。先爷出力流汗刨一天，顺手时可以吃两天，不顺手仅仅可以吃一天。玉蜀黍苗儿一天一天长高，静夜里它生长的声音细微而稚嫩，就如睡熟的婴娃儿的呼吸。那时候，先爷和狗坐在玉蜀黍的苗棵边，歇着刨了一天的身子，听着玉蜀黍的呼吸，感到浑身的骨关节酥热而又舒畅。月亮出来了，女人脸样一盘儿，挂在空旷的头顶，星星明丽在月亮周围，过年节时新衣服上的扣子般，缀结在宽大无比的一块纯蓝的绸布上。这当儿，先爷就要问盲狗，他说瞎子，你年轻时和几个母狗好？

狗就很茫然地和他对着脸。

他说你说实话瞎子，这儿没有别的人，只有咱俩，夜深人静的。

狗依旧茫然地和他对着脸。

不说就算了，先爷叹了一口气，几分沮丧地点着烟，对着天空说，年轻多好啊，身上有气力，夜里的女人。女人要是再聪慧，从田地回去她给你端上水，脸上有汗了她给你递蒲扇，下雪天给你暖被窝。夜里和她不安分，一早起床要下地，她还会说累了一夜，你多睡一会儿吧。那样的日子，先爷狠狠吸了一口烟，十里长堤一样吐出来，把手抚在狗背上，说，那样的日子和神仙的日子有啥儿两样呢。

先爷问，你有过那样的日子吗？瞎子。

盲狗沉默着。

先爷你说瞎子，男人是不是为了那样的日子才来到世界上？先爷不再让盲狗答，他问完了自己说，我说是。又说不过老了就不是了，老了就是为

了一棵树，一棵草，一堆孙男孙女才活着。活着终归比死了好。先爷说到这儿时，吸了一口烟，借着火光他看见玉蜀黍生长的声音青嫩嫩线一样朝着他的耳边走。把目光往玉蜀黍苗边凑过去，看见过膝深的苗顶忽然蓬散了，又有一叶新的芽儿从那淡紫浅黄中挣出来，圆圆一卷如同一根细柳笛。已经有九片叶子分分明明弓样弯在苗棵上。从地上站起来，拿锄在苗下刨了一个窝，他和盲狗都往窝里撒了尿，在窝里浇了三碗水，盖上土，三锄五落，又在玉蜀黍棵下围了一个小土堆。生怕突然又有一场大风，把苗棵再从根部吹断，先爷连夜回了村，找来四领苇席，在玉蜀黍周围四尺远处，桩下四根棍子，把那四领苇席院墙般围在棍上。扎那苇席时候，先爷说瞎子，回村找些绳来，啥绳子都行。盲狗便深脚浅迹地沿着梁路摸索着走了，至月移星稀时分，它衔着先爷在那场风中撕烂的草帽回来。

先爷使用那草帽带儿把苇席捆死在桩上。带子不够，又用了他自己的黑裤带。忙完这一切活计，东方已经泛白。苇席圈儿在晨昏之中，如殷实农家门前围的一个小菜园。园中那棵孤独的玉蜀黍，旗杆样立在中间，过着一种富贵的生活，喝水饿肥，正午时还有草席在圆顶搭着给它遮阳，于是它欢欢乐乐疯长，五朝七日之后，竟把头探到外边来了。

问题是太阳总是一串一串，井水终要干枯了。先爷每天回村挑一担水，每桶水都要系十余次空桶，搅上来才能倒大半桶带沙的浑水。有一种恐慌开始从井下升上来，冷冰冰浸满了先爷全身。终于有一天，他把空桶系下去，几丈长的辘轳绳子全都用尽，才搅上来一碗水。要在井旁再等许久，另一碗才能从井底渗出来。

泉枯了，像树叶落了一样。

先爷想了一个法儿，天黑前把一床褥子系进井里，让它吸一夜井水，天二早上把褥子从井底拉上，竟能拧出半桶水来。然后把褥子再系进井底，提着水回到坡地。洗锅水、洗脸水，次数不多的洗衣水，全都用来浇玉蜀黍，这样水倒也没有显出十分的短缺。从褥子上一股一股往桶里拧水时，水气凉凉地飘散在烈日间。先爷和日光打仗样抢吸着那水气，嘴里说，我七十二了，啥事儿没经过？井枯了你能难倒我？只要你地下有水，我就能把水抠出来。太阳你有能耐你把这地下的水晒干呀。

先爷总是胜利者。

一天，先爷在他侄儿家田里从早刨到晚，才刨出来半碗玉蜀黍粒。来

日又换了一家地，却连半碗也没有刨出来。有三天时间，先爷和狗把一天间的三餐改成了两餐，把黏稠的生儿汤饭改成了稀水生儿汤。他感到事情严重了，他弄不明白，当初各家都兢兢业业把种子种在了田地里，种子没发芽，本该一粒一粒都还埋在褐土下。看到瞎子的肋骨从它的毛间挣跳出来时，先爷心里嗖的一声冷噤了。他掂了掂自己的脸皮，能把皮子从脸上扯起半尺高，脸皮好像一张包袱布样兜着一架骷髅头。他感到身上没有力气了。把水褥子从井下搅上来要无休无止地歇几歇儿。先爷想，我不能这样饿死呀。

先爷说，瞎子，我们不能不跳人家院墙了。

先爷说，算借吧，落一场雨，来年有收成我就还人家。

先爷提了一个布袋，摇摇晃晃回村了。狗跟在他身后，走路连一点声息都没有。他把大拇脚趾勾起来，用脚趾尖和脚跟挨着地，让脚心翘起来，躲着地面红火火的烫。盲狗则每走几步，都要把前蹄抬起用舌头舔一舔，八里半路他们似乎走了有一年，到村口的一个牛圈下，先爷闪到墙阴下，脱掉鞋子不停地用手搓着脚。

狗在墙阴下耷拉着舌头喘了几口气，在一家墙角跷腿滴了几滴尿。

先爷说，那就先借他家的存粮吧。他从布袋里取出一柄斧，把大门上的锁给砸开来。推门走进去，径直到上房屋门口，又砸开上房的锁。一脚踏进屋里，先爷猛地看到正屋桌上的灰尘厚厚一层，蛛网七连八扯。在那尘上网下，立着一尊牌位，一个老汉富态的画像。像上穿长袍马褂，一双刀亮亮的眼睛，穿破尘土，目光噼噼啪啪投在了先爷身上。

先爷怔住了。

四

这是老堡长的家。老堡长死了才三年，目光还活生生锐辣辣的呢。瞎子，你也真是瞎子呵，先爷想，你怎么能把尿撒在堡长家门口呢？先爷把斧子靠在门框上，跪下给堡长磕了三个头，深躬三拜，说堡长哟，耙耧山脉方圆数百里，遭千年不遇的旱荒了，男女老少都逃难去了，一个村、一个世界只剩下我和瞎子了。

我们留下来守村落。我们已经三天没有正经吃过一顿饱饭了，今儿先到你家借些储存，明年还时决不缺斤短两。又说，堡长哟，你忙你的吧，我知道这旱荒年月各家粮食都藏在哪儿。话毕，先爷从地上起来，拍拍膝上的土，

提着粮袋到东间里屋去，潦潦草草看了罐，看了缸。不消说，缸罐都清清白白的空。然先爷不懈气，他仿佛知道谁家的存粮都不会盛在鲜明的缸罐里。该去床下找。借着从窗子里透过的阳光，他把东屋的床下看得格外仔细。这年月逃难走了，谁把粮食摆着留给盗贼呢？是我也要吧粮食埋到床下去。可堡长家的床下除了生白碱的青瓷尿盆，委实干净得没有一丝虚土的痕迹。先爷又挪动了空缸空罐，找了找桌子下边，翻了柜里柜外，砰啪之声在三间屋里不绝于耳，直折腾进去许多时间，身上、脸上的蛛网、尘土满天满地，也没有找出一粒粮食。

先爷从里屋出来拍着手上的灰说，堡长呀堡长，你活着时候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住你的事，尽管我生日比你大半月，可我一辈子见你都叫哥，你家没有余粮你就说话呀，你让我在这白白翻腾半天，好像我的力气用不完似的，好像离开你家就借不到粮食似的。

堡长自然不语。

堡长不言语，先爷就几分睥睨地斜了他一眼，说也真是，白让我给你磕头三拜。之后，先爷拍了拍卧在门口的盲狗的脸。

走，先爷说，就不信月亮一落就不见星星了。

依原样关了堡长家的门，把坏锁挂在门扣儿上，先爷一家一家进，一连撬砸了十几把锁，进了七户人家，粮缸粮罐，柜里柜外，床下桌下，家家都找得细如发丝，终还是没有找到一粒粮。

从第七家出来时，先爷拿了一杆称饲料的秤，一杆马鞭子(这是一家大车户，先爷帮他家赶过车)，到村街惘然地立下来，把秤丢在路边，把鞭子扔在地上，说我要秤干啥？能找到粮食时，我可以用秤称一称，来年也好如数还人家，可粮食在哪呀？说我要鞭子干啥，虽然鞭能如枪护身子(先爷曾一鞭抽死过一只狼)，可一个山野的动物都逃了，连个兔子都没有，这鞭不是一根废鞭嘛。

各家大门的板缝都被晒得比先前宽许多，先爷眯眼朝天上瞅了瞅，看日已中天，又到了午饭时，还没有闻到一丝粮食味，心里慌慌的感觉漫无边际地升上来。他让盲狗坐在村街上，说你在这等着吧，两眼瞎黑，到谁家你也看不到粮食藏在哪儿。然后他就朝另外一条胡同走去了。先爷专挑日子富足的人家才撬锁，可一连又三家，手里的粮袋依然空空瘪瘪。从那条胡同回来时，日光把他的脸照成了青白色，紫亮的斑点在脸上闪闪烁烁，晦气又浓又烈地

在满脸的沟壑之间淌动着。他手里提了一个盐罐。盐罐里有半把盐粒。先爷在嘴里含了一颗盐，过来又给狗的嘴里塞了一粒盐。

狗用盲眼盯问他，没有找到一把粮食吗？

先爷不做答，忽然拿起地上的鞭子，站在路的中央，对着太阳噼噼啪啪抽起来。细韧的牛皮鞭，在空中蛇样一屈一直，鞭梢上便炸出青白的一声声霹雳来，把整块的日光，抽打得梨花飘落般，满地都是碎了的光华，满村落都是过年时鞭炮的声响。直到先爷累了，汗水叮叮咚咚落下，才收住了鞭子。

盲狗惘然地立在先爷面前，眼眶润润地湿下来。

先爷说，瞎子，不用怕，以后有我的一碗，就有你的半碗，宁可饿死我，也不会饿死你。

盲狗眼里涌出了泪珠。泪珠嘭的一声掉落下来，在地上砸出了两个豆似的小坑。

走吧，先爷提了盐罐，拿了鞭子和秤，说回坡再创种子去。

然而，刚走两步，先爷的脚便钉在了地面上。他看见一群要从村外进村的老鼠，每一只都如丰年一样又圆又胖，黑亮亮在村口一堵墙阴下，不安地盯着村落里，盯着先爷和盲狗。霎时，先爷的脑里哗哗啦啦有一扇大门洞开了。

先爷笑了笑。

这是村人逃难后先爷第一次笑出声，老呵呵的声响如文火炒豆般又沙哑，又脆啦。先爷说，饿死天，饿死地，还能饿死我先爷。

先爷领着盲狗迎着惊呆的老鼠走过去，说瞎子，你知道粮食都藏在哪儿吗？我知道，先爷我知道。

当夜，先爷在山坡地里，就刨了三个老鼠窝，弄出了一升玉蜀黍种子粒。先爷前半夜在棚架上浅浅睡一觉，至下夜时分，月明星稀，地上溶溶一片明亮时，先爷让瞎子在那棵玉蜀黍的围席旁守护着，自己独自到刨不出种子的田地中央坐下来，屏住呼吸，一动不动。这样静过半个时辰，他就听到了老鼠叽叽地叫声，不是欢乐的嬉闹，就是争食的打斗。再把耳朵贴到地面上，摸准老鼠尖叫的方位，在那里插一根棍子做标记，回去扛了锄来，绕着棍子翻三尺远近，一尺深浅，准有一个鼠窝。鼠窝里居然有大半碗玉蜀黍的种子。一粒不拉，连鼠屎带种子捧到碗里，先爷就到第二块刨不出种子的地

里如法炮制。

很长一段时间，先爷的日子过得忙碌且充实。一早起床，回村去绞拧井里的水褥子，回来吃过饭后，把粮食中的鼠屎捡出来，盛在一个碗里，碗满后就埋在那棵玉蜀黍旁。中饭之后，午觉是一定要睡的，棚架上的日光虽然利锐，却没有地上蒸腾的热气，有时还刮一些温凉的风，觉也睡得踏实，一觉醒来，已经到了日红西山。起床再回村去拧半桶水来，暮黑便如期而至了。吃过夜饭，和狗一道，陪着玉蜀黍在阴怖的沉寂中坐着纳凉，向狗和玉蜀黍提一些他最常思考的问题，如为啥庄稼总是一片一片叶儿长，问得狗和玉蜀黍哑口无言，他就点上一袋烟，长而又长地吸一口，说还是我对你们说了吧，因为它是庄稼，它就得一片一片叶子长；因为人家是树木，人家就得两片两片叶子长。有些夜晚，风习习地吹着，先爷会向狗和玉蜀黍提些更为深奥的问题。他说你们知道吧，老堡长活着时，村里来过一个做学问的人，他说这地球是转的，转一圈就是一天，你们说这做学问的人是不是在放屁？地球是转的为啥我们在床上睡时没有把我们倒下床？为啥缸里的水没有倒出去，井里的水没有流出来，人为啥总是头朝着天走路？先爷说，照那人的话说，地球是吸着我们才睡着了不会掉下床，可你们想，地球吸着我们，我们为什么走路还能抬起脚？这样黑洞一样模糊深刻的问题，先爷谈论时，脸上的神圣便正经八百，手里燃了的旱烟也顾不上再吸了。到最后，疑问全都水落石出摆在了狗和玉蜀黍的面前，先爷便极懊悔地倒在田地里，把脸和天平行着，让月色洗着他的脸，说我太给那读书人面子了，他在村里住了三天，我都没有去问他。我怕当着全村人的面他答不出来脸上挂不住。先爷说，他是靠学问混饭吃，我不能砸了他的饭碗呀。

玉蜀黍棵长得一帆风顺，叶子宽得和巴掌样，一层层从地面直到苇席外。它已经高出苇席两头，夜间生长的噪音都变得粗大暗哑了。再过些许日子，个头就算长成了。先爷为了进出方便，拆开了一面苇席，他七天前进去和玉蜀黍棵比了个儿，玉蜀黍棵也就到他脖子下，又两天就到了他额门前。今儿，先爷又一比，它的顶竟高过他的发梢了。先爷想，再有半个月，它就该冒顶了，再半月就该吐穗了。三个月之后，就该有一棒玉蜀黍穗儿了。先爷想到在这秃无人烟的山脉上，他种出了一棒穗儿，剥下有一碗粒儿，颗颗都如珍珠般，在旱过雨落不久，村人们自世界外边走回来，可以用这一碗粒儿做种子，一季接一季，这山脉上又可以汪洋洋洋无垠着玉蜀黍的一片绿世

界，我死了他们得给我的坟前立一块功德无量碑。

先爷自言自语说，我真的是功德无量呢。这样说着时，他就舒舒坦坦进了梦乡。或这样说完梦话后，他还依然在梦里，人却从棚架上爬下来，到那棵刚锄过的玉蜀黍边，又精精细细地锄一遍。静夜中的锄地声，单调而又嘹亮，像一曲独奏的民间音乐，在山脉上声悠声漫地传出很远很远。锄完地，他没有回去睡，又扛上锄到别的地块屏住呼吸，寻找鼠窝里的玉蜀黍种子了。至来日醒来，他发现原来的空碗里盛满了玉蜀黍粒儿和鼠屎，他会站在碗边愣许久。

棚架柱上挂的那个粮袋子，已经装了半袋玉蜀黍，把他日子中的忧虑挤得无影无踪了。三天前的午时候，先爷正睡觉，盲狗忽然把他从棚架上哼哼叽叽扯拉醒，咬着他的布衫儿，把他引到几十步外的一块田地角儿上，到那儿先爷就发现了一个老鼠洞，洞里有满满一捧玉蜀黍粒，回去称了有四两五钱重。原来盲狗可以找到鼠洞了，它在一块田里懵头懵脑兜圈子，鼻子嗅着地，有鼠窝的地方它便欢欢乐乐对着天空叫。

粮袋儿迅速胀起来，先爷再也不用夜半三更潜到地里屏息静气了。他只消把盲狗领到地里，那田里的鼠窝便可以一个不漏的出现在先爷的锄下边(有一半鼠窝没有粮)。无论如何，粮食是有节余了。那个粮袋几天间就满到口上了。然而，先爷在高枕无忧时，忘了他该迅疾地把山脉上的鼠洞都挖掉，他不知道那些老鼠已经不再从点种的种子窝里把玉蜀黍粒儿刨出来，吞在嘴两侧，把它运回到窝里存起来。老鼠们被狗的叫声和先爷的锄声惊醒了，它们和先爷比赛似的消耗着它们的存粮。直到有一天，太阳似乎比先前近了许多倍，一个山脉的土地都成了一块烧红的铁板时，先爷睡不着，想把粮食称一称，取出那杆秤，在荫处校了秤盘是一两，可到日光下一校，秤盘却是一两二。先爷有些惊疑，把秤拿到更毒日光的山坡上，秤盘却又成了一两二钱五。

先爷愕然了。原来日光酷烈时，晒在秤盘上是能晒出斤两的。他跑到山梁上，在梁道上秤盘是一两三钱一，揭去一两盘，日光就是三钱一分重。先爷一连跑了四个山梁子，山梁一个比一个高，最高山梁上的日光是五钱三分重。

从此，先爷就不断去称日光的重量了。早上日出时，日光在棚架周围是二钱，到午时就升到四钱多，落日时分又回到二钱重。

先爷还称过饭碗重多少，水桶有多重。有一次他称盲狗的耳朵时，狗一动秤杆打在他脸上，他在狗的头上狠狠打了一脑壳。

当先爷又一次想起一碗一碗称那一袋粮食的重量时，已经是称过日光的四天后，那一袋玉蜀黍已吃下了好几成，把一碗一碗的重量算计到一块儿，先爷就有些木呆了。剩下的粮食最多够他和瞎子吃半月，这当儿他才想起他和盲狗有好多天没有到田里去寻鼠洞了。

哪料到，为时已晚呢。几天间老鼠们有了召唤似的，都已经把洞里的储粮吃完了。整整一个下午，他领着盲狗找了七块坡地，挖了三十一一个鼠洞，人累得筋酥骨断，才刨出八两蜀黍粒。日落时分，从西山过来的血色余晖，火烬样落在山梁上，卷了一天叶子的玉蜀黍叶开始吐下一口长气缓缓展开，先爷端着那半碗夹杂了鼠屎的玉蜀黍粒，灵醒到这山脉上的老鼠已经开始和他与瞎子争夺粮食了。

先爷想，它们都把粮食搬运到哪儿去了呢？

先爷想，你再聪慧，你还能慧过我先爷。

当夜，先爷和狗到更远的田地里去偷听老鼠叫，一整夜换了三块地，耳朵里依然清清白白，没有听到一丝鼠声。东方发亮时，先爷和狗往回走，他问狗说是老鼠们都搬家了吗？搬到了哪里呢？它们搬到哪，哪儿有粮食，我们必须得找到它们哩。日光在狗的枯眼上照得生硬绝情，狗把它的头扭向一边，背着日光走。它没有听到先爷的话。

先爷问，老鼠们会不会躲在哪儿和你我作对呀？

狗的脚步站住了，它扭头捕捉着先爷的脚步声。

回到棚架下，查看了有孩娃手腕粗的玉蜀黍棵，先爷该去村里绞拧井下的水褥了。挑上两个水桶，让狗和他一道去，狗却卧在棚柱下边不动弹。先爷说，走呀你，到村里看看村里的老鼠都住谁家里，住谁家我们去谁家找粮食。狗才和他一道回村了。

在村落里，除了在井里绞上来两只喝水淹死的小老鼠，在街巷他们撬了门户的人家，连一只老鼠的影子都没有。先爷挑着少半桶水回到八里半的坡地时，事情却翻天覆地了。他们距坡地还有里余，狗突然惶惶不安起来，不时发出一些半青半紫的吠叫，一条一块，带着淤血的颜色和腥气。先爷加快了脚步。爬上一面山梁，坡地出现在眼前时，盲狗突然不再哼叫了。它疯了似的朝棚架田地箭过去，有几次前腿踏在崖边差丁点没有掉下去。随着它嘭

嘭啪啪的脚步声，硬板地里的日光被它踩裂开，响出一片玻璃瓶被烧碎的白炽炽的炸鸣。跟着它一落一跃的起伏，尖厉狂烈的吠叫也血淋淋地洒在田地间。

五

先爷顿时呆住了。

先爷立在田头的远处，从狗吠的缝隙中听到了细雨般密密麻麻的老鼠的叫，再把目光投到田中央的棚架下，就看见挂在棚柱上的那一满袋粮食落在棚架下，散开来摊了一地，在板结的地面上滚来滚去。一大片灰黑的老鼠群，三百只，或是五百只，再或上千只，它们在棚架下争夺着那些玉蜀黍粒，从东窜到西，又从西跳到东，玉蜀黍粒在它们脚下翻滚着，在它们嘴边漏落着，淅淅沥沥的碎嚼声和老鼠们欢歌笑语的叽哇声，汇在一起如暴雨一样在这面坡地遍洒着。先爷呆住了。肩上的半桶水忽然滑下来，有只桶叮叮哨哨往沟底滚过去。太阳在棚架下的一层鼠背上，闪烁出青灰色的光，像一堆干柴将燃未燃，浓烟下正有旺火生孕的那一刻。他木然地立着，看见瞎子扑到那儿，头撞到了棚柱上，顿时空中血浆横飞，地面上一片惊怔，狗和老鼠都陷在了死寂的眩晕中。稍后醒转过来，盲狗原地打着转儿狂吠，为自己看不到老鼠在哪儿，急得用爪子去打棚柱子。老鼠们没有发现它的双眼失明了，被它的狂怒吓出了满地青黑墨绿的叫。一片惊慌声，一片叫骂声，寂静了两个来月的山脉突然沸沸腾腾。

先爷从老鼠群中跑过去，踩到一只硕大的鼠背上，听到脚下一声尖厉的惨叫，另一只脚的面就感到溅落上去的鲜血滚烫如刚泼上去煮开的油。先爷径直跑到苇席边，一个侧身闯进去，不出所料，两只口渴的老鼠正在吃那青绿如水的玉蜀黍棵。听见先爷咚的一声撞进围席内，它们极细小的一个惊怔后，就从苇席缝中逃走了。看玉蜀黍棵还笔直笔直立着，先爷高悬的心啪啦一声落下来。转身来到围席外，看见棚脚下的粮袋里，还蠕动着几只饿急了的黑老鼠，他操起围席上靠的锄，砸在了粮袋上，立刻就有红珠子样的东西飞在了日光下。跟着又是扑扑通通三五锄，鼠毛飞舞，满地血浆，剩余的几十只老鼠，麻乱下一片惊叫，漫无目的地朝四周射过去，一眨眼就不见踪迹了。

盲狗不咬了。

先爷扶着锄立在那儿喘粗气。

太阳下到处是红浆浆的颜色和膻味。

耙耧山脉即刻安静下来了，死静又浓又厚比往日沉重许多倍。他猜想老鼠成千上万都藏在这附近，先爷一离开，就会再次扑过来。他往四周黄金亮亮的山脉上扫望一阵子，坐在锄把上，捡着地上的玉蜀黍粒，说瞎子，以后咋办呢？你能守着这儿吗？

盲狗卧在被日光烧焦的土地上吐着细长的舌头，和先爷对了一个脸。先爷说没水了，我、你和玉蜀黍没有一口水喝了。这一天先爷没烧饭。他和盲狗饿了一天，入夜后，他俩守在玉蜀黍棵的围席旁，生怕来两只老鼠，只几口就把那棵玉蜀黍咬倒，守熬至天亮，也没有见到老鼠来。至来日正午时，先爷看玉蜀黍叶儿晒卷了，才把一对空桶挑上肩。

先爷说，瞎子，你守好玉蜀黍。

先爷说，你卧在荫处，把耳朵贴在地上，有一丁点响动就对着响处叫。

先爷说，我挑水去了，你千万留心。

先爷挑着半桶水走回来，一切都安然无恙。只是他从井里把水褥子绞上地面时，褥子上有四只喝水胀死的鼠，每一根毛都竖起来，倒是毛间的虱子还活生生地爬动着。饱饱吃了一顿饭，又要把玉蜀黍粒儿放在两块石头上砸成细碎的生儿时，先爷开始犯愁了。玉蜀黍粒被一场鼠灾吃得只剩下小半袋。先爷称了称，还有六斤四两，一天三顿就是吃半饱，他和盲狗也得吃一斤。

六天以后怎么办？

太阳又将落山了，西边的山梁被染得血红一片。先爷望着那红中的五颜六色，想断粮的这一天终是来了，想断水的那一天也许就在三朝两日之后。他扭头看看已经开始冒出红白顶儿的玉蜀黍，想算算它还有多少天吐缨，多少天结穗，却忽然想起有许多许多日子，他不记得时日了，不记得眼下是几月初几了。猛然发现，他除了知道白天、黑夜、早上、黄昏、月落、日出等一天间的时间外，其余几月初几都失去了。他感到脑子里一片空白。他说瞎子，立秋过了吧？却又不看狗，自己喃喃说，说不定都已经处暑了，玉蜀黍冒顶是处暑前后的事。

先爷眯缝着眼，在微凹的石面上锤砸玉蜀黍粒，他看见瞎子在地上嗅一会儿，便衔着一只死了两天的老鼠朝沟边走过去。到了离崖头还有几尺远，

用头一甩，把那死鼠丢进了沟里。

先爷闻到了淡淡一股热臭的味。

狗又叼着一只死鼠往沟边走去了。

得弄一本万年历，先爷盯着狗，想没有一本万年历就没有几月初几了，没有几月初几就不知道玉蜀黍到底啥时候成熟了。也许距熟秋还有一个多月，也许还有四十天，可这么一段千里万里的日子每天吃啥儿？田地里的种子，都已被老鼠们吃得净尽。

先爷缓缓抬起头，听见遥远的西边，有了一声叽哇的惨叫，把目光投到最远处，通过两道山峰的中间，看到太阳被另一道山峰吞没了。留下的红灿灿的血渍，从山顶一直流到山底，又漫到先爷的身边来。顷刻，一个世界无声无息了。又将到一天中最为死静的黄昏和傍黑之间的那一刻。要在往年往月，这一刻正是鸡上架、雀归巢的光景，满世界的啁啾会如雨淋一样降下来。可眼下什么都没了，没了牲畜，没了麻雀，连乌鸦也逃旱飞走了。只有死静。先爷看着血色落日愈来愈薄，听着那些红光离他越来越远如一片红绸被慢慢抽去的响动，收拾着石窝里的玉蜀黍生儿，想又一天过去了，明几天逼在头顶该怎么过呢？

整整三天过去了，玉蜀黍生儿无论如何节俭，还是锐减了一半。先爷想，老鼠们都去了哪儿呢？它们都吃什么活着呀。第四夜，他把盲狗叫到那棵玉蜀黍下，说你守着，要听见有了响动就对着正北叫。然后，自己就扛了锄头，上了梁道，朝正北走过去。到村落最远的一块庄稼地里，把锄放在地心上，自己坐在锄把上，直至东方晓白，仍没有听到一丝鼠响。白天他又领着盲狗到那块地里去，狗帮他找了七个鼠窝，刨开后既没有老鼠，也没有一粒粮食。除了米粒似的鼠屎，就是烫手的疆土。寻着当初点种玉蜀黍种子的锄痕，落下几十个锄坑，也没有找到一粒种子。

先爷料断，这山脉上没有一粒粮食了。

瞎子，先爷说，我问你，你说我们会饿死吗？

盲狗用它那井深的枯眼望着天。

先爷说，那棵玉蜀黍也别想长大成人了。

入了第五个夜晚时，傍晚的落日一尽，夜黑就劈劈剥剥到来。漫山遍野都被覆盖在无月无星的墨色里。山野上焦干的枯树，这时候摆脱了一日里酷烈的日光，刚刚得到一些潮润，就忙不迭发出绒丝一样细黑柔弱的感叹。先

爷和狗坐在玉蜀黍的秆边，让玉蜀黍叶在他的鼻子上撩拨着，他大口大口地吞下了几股青稞气。粮食的气味，便似从他的肠子里穿行而过的马车样，呼呼隆隆轧过去，待那气味终于行驶到他的小腹时，他猛地一收腹，把肠子闸住了，将那气味堵截下来，存在了肚子里。这么吞到听见朦胧月色落地时，他说瞎子，你也过来吞几口，吞几口你就不饿了。唤了两声，不见盲狗动弹，一扭头看见狗像一摊软泥样瘫在苇席下，伸手去抱拽，忽然吓了一跳。狗肋鲜明地突在皮外，像刀子样割着他的手。先爷去摸自己的肚，他先摸到了一层干裂的垢皮，揭下来扔在地上，再去摸那虚软如水的肚皮时，一下就摸到了背后的底椎。

瞎子，先爷说，你看，月亮出来了，睡吧，睡着就不饿了，梦也能当饭吃。

这时候，狗从地上站起来，趑趄着要往棚架边上去。

别爬棚架了，先爷说，就睡在这地上，把爬架子的力气省下来。

狗就又回来卧在原处不动了。

六

一弯上弦细月迟迟缓缓从一片云后露出来，山梁上开始有了水色。朦胧中先爷睁了一下眼，望望蓝瓦瓦的夜色祈祷说，老天爷，我快饿死了吗？你快给我一把粮食吧，让我多活一些日子呵，最少让我活过狗，狗死了我也好捡个上好地方埋了它，别让老鼠啥儿把它疯抢了，也不枉它来人世走一遭。狗死了你再让我活过这棵玉蜀黍，我就是为了它才留下的，你总得让我有个收成吧。玉蜀黍熟了你也别让我死，你让我等到一场雨，等到村人逃旱回到山脉来，让我把这穗玉蜀黍交给村人们。这是一个山脉的种子哟。先爷这样祈祷着，一手摸着一片玉蜀黍叶，一手从自己的胸口揭着污垢皮儿往地上扔。又将睡着时，他把双脚轻轻蹬在狗背上，说睡吧瞎子，睡了就把饿忘了。说完这一句，他的上下眼皮啮哨一合，踢踢踏踏朝梦乡走去了。

先爷睡得正香时，他蹬着狗背的双脚动了动。随后，狗吠声青色石块样砸在耳朵上。他猛然从地上坐起来，听见山梁上有低微一片的老鼠的叫，还有老鼠群急速跑动的爪子声。狗立在苇席外，正朝着梁道上吠。先爷走出来，拍拍狗的头，让它回到苇席圈里守着玉蜀黍棵。正是天将白亮时，月光清淡透亮，空气中有淡薄潮润的馨香。爬上棚架，蹲在面向山梁的一边，先

爷首先闻到空气中有很强一股暗红色的鼠臊味，还有腾空的尘土味。

他把双眼眨了眨，只看到梁道上溜着地面，有一层云一般的黑色在急速朝南运行。他从棚架上下来了。他害怕鼠群会突然掉头朝这棵玉蜀黍扑过来。到围席里一看，玉蜀黍棵依然青翠地直挺着，瞎子竖起两只耳朵黑亮亮插在半空里。千万不能叫，先爷摸着狗的耳朵说，不能提醒老鼠们这儿有人烟。它们知道有人烟的地方就有粮食吃。

这时候，山梁上暴雨来临似的声音小下来。先爷拍拍狗的头，自己悄悄朝梁上摸过去。到梁道边上时，他看见不时地有十只、二十只掉队的老鼠尖叫着沿路朝南行，他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原来板结如铁的梁道路面，这时有了指厚的一层灰，老鼠的爪印一个压一个，一张路面上没有可给插针的空地方。

先爷立在路边惊呆着。

先爷想，它们大搬迁要往哪儿去？

也许这场大旱，要无休无止下去了。先爷说，不早下去它们会这么搬迁吗？不是说老鼠除了怕没水，有木板、草席就不会饿死吗？现在连老鼠都举家搬迁了，可见这场大旱还要持续多么久远呵。先爷独自思量着，欲转身回去时，他又隐隐约约听到了北边有淅淅沥沥的落雨声。他知道那不是雨，是又有老鼠队伍过来了。身上紧缩一下，站到一个高处，借着亮色朝远处一望，身上的血顿时凝住了。他看见翻过一道梁子朝南涌来的不是鼠，而是一道沿路而泄的洪。青青紫紫的鼠叫在那洪水似的鼠队的最前边，狼嚎一样尖怪地引着道，后边潮样的队伍，一起一伏朝着前边涌，波浪浪，近了些就由细雨变成了铺天盖地的暴雨声。许多老鼠突然跳起来像鱼群从水面跃起一般，又啪地落在水面似的鼠队里。天色已经开始泛白，青色的空气中愈发臊臭，刺鼻呛人。先爷双手忽然捏满了汗。他知道这队伍只要一转头，他和瞎子、玉蜀黍棵儿就谁也别想再活在这个世界上。它们已经饿疯了。饿疯了的老鼠连人的鼻子、耳朵都敢咬。他想跑回去告诉瞎子，千万别弄出一丝响动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老鼠的队伍黑漆漆雾团一样哗哗啦啦卷，先爷忙疾闪了一下身，躲在了一棵槐树后(那槐树仅比他的胳膊粗)。鼠队前的几只老鼠。硕大无比，浑身都是灰亮亮的毛，个头像小猫或是黄鼠狼。先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鼠。先爷想这就是祖辈上说的鼠王吧。他看见最前的几个鼠王眼睛又绿又亮，闪着蓝盈盈的光。它们像飞马那样一下下跳，跳一下少说

有一尺五寸远，腾起来的尘灰毛毡子样铺在鼠队的背上边。先爷想咳嗽。他用手掐着自己的喉咙没敢咳出来。天色白亮了，凉爽的清晨如期而至，瓦蓝的天空中雪白的云如鳞片般。不消说，太阳犀利的光芒，怕要比往日更加锐利了。不锐利鼠群会这样逃走吗？先爷从树后闪了出来，没有一只老鼠正视他一眼，它们害怕的不再是人，而是天，是太阳。是酷烈的大旱荒。他一动不动地立在路边看着老鼠队伍嘶鸣着跑过去，听着掉下路面的老鼠熟透的软柿子样不断啪啦啪啦响。他弄不明白，这些老鼠要堆起来会比一个山头大，它们是如何集合到一块的？它们有号令似的统一向南迁。南边是哪儿？那儿有粮有水没有日光吗？东方有绚红透金的日光了，先爷忽然发现所有老鼠的眼睛都变成了亮红色，一粒粒在路上如一片滚动的珠。有成千上百只被挤下路来的老鼠朝两边的田里跑，一转眼不知消失到了何处。

七

太阳出来了，阳光里飞舞着一根根银灰、银黑的鼠毛，如春三月的柳絮杨花。先爷在梁上长长舒了一口气，走下梁来，脚步声在清寂的晨日中，显得苍老而无力，到围席里的玉蜀黍边，他看见瞎子正用盲眼盯着梁道的方向，冷汗一珠一粒挂在耳尖上。

他问，怕了吗？狗不语，软软地卧在了先爷腿边上。先爷说，是要有大灾大难了？狗不语，望了望那棵青枝绿叶的玉蜀黍。

先爷一下怔住了。他看见玉蜀黍叶上有许多白斑点，芝麻一样。这是玉蜀黍久旱无水才可能得的干斑症。可尽管天大旱，这玉蜀黍从来没缺过水呀。先爷在这玉蜀黍周围用土围了一个圈，几乎每天都往那圈里浇水。他蹲着把那圈里的褐土扒开来，一指干土下，湿得一捏有水滴。先爷抓了一把湿土站起来，明白了那干斑症不是因为旱，而是因为这漫山遍野的鼠臊味。

所有的粪肥中，老鼠屎是最热最壮的肥，先爷想，不消说这鼠臊的气息也是一样的壮热了。一夜的鼠臊把一棵玉蜀黍围起来，它能不热得干斑吗？把耳朵贴到一片叶子上，先爷听到了那些斑点急速生长的吱吱声。转身吸吸鼻，又闻到从周围汪洋过来的干黑的鼠臊味，正河流样朝这棵玉蜀黍淌过来。

就是说，这棵玉蜀黍立马要死了。

就是说，这玉蜀黍要活下来得立马下场雨，把满山毒气似的鼠臊味压在

山野上，把玉蜀黍棵上的毒气洗下来。

盲狗感到先爷的惊慌了，先爷说，瞎子，你守着，我得回村挑水了。他不管盲狗说啥儿，就挑着水桶回村了。

村里依然安静得不见一丝声息。村街上的老鼠屎密密麻麻一层儿，一成不变的太阳把各家的门缝晒得更宽了。先爷顾不了别的许多事，他径直走到井台上，去绞系在井下的水褥时，手上的分量忽然轻得仿佛什么也没有，往日这时水褥哗哗啦啦朝井下滴水的声音消失了。先爷往井里看了看，这一看，他的脸便成了苍白，双手僵在了辘轳把儿上。

过了许久，先爷才把井绳卷尽在辘轳上。水褥没有了。水褥仅剩下一层千疮百孔的布，那布上有一层死后被水泡胀的老鼠，到井口时扑扑嗒嗒又掉进井里十几只。

水褥被跳进井下的渴鼠吃尽了。

先爷开始往谁家去找褥子或被子。

先爷首先到他找粮食的家户去，每到一家他都只在门口呆片刻。村里被老鼠洗劫了。各家的箱子、桌子、柜子、床腿等，凡装过衣物粮食的，大洞小洞都被咬得如吃过籽儿的向日葵的盘。黄白色的木料味，和鼠臊味一道盛满了屋子，漫溢在院落里。先爷跑了十余门户又空手出来了。

· 186 ·

从村胡同中走出来，先爷手里提了三根长竹竿，他把三根竹竿捆接在一起，又去一家后院的茅厕找了一个掏粪用小木碗(所有人家灶房的风箱、案板、木碗、陶碗都被老鼠咬得破裂了)，他把木碗捆在竹竿的最头上，三次伸到井下去舀水，舀上来都是死老鼠。借着头顶的日光，先爷往井里望了望，他看见井里没水了，黑糊糊的老鼠如半窖坏烂的红薯堆积在井底。还有几只活鼠在死鼠身上跑动着，往井壁上边爬出几尺高，又啪的一声掉下去，尖细哀伤的叫声顺着井壁升上来。先爷挑着空桶回到八里半的坡地。

空旷的山脉在四周无边无际地延伸着，周围几里十几里之外，天和山脉的相接处，都如熊熊的火光一样燃烧着。先爷到坡地边上时，盲狗跑来了。先爷说井干了，没水了，被死老鼠们把井给填满了。又问这儿有没有老鼠来？狗朝他摇了一个头。他说你和我都要死在这老鼠手里了，还有玉蜀黍，我们活不了几天了。

狗惘然地立在棚架的荫处望着天。搁下桶，先爷到围席里看了看，玉蜀黍棵每一片叶上的干斑都已经和指甲壳儿一样大。先爷在那玉蜀黍前沉默

着，岁岁年年的不说话，直眼看着第十一片叶上的两个干斑长着长着连在一起了，变成长长一斑如晒干的豆荚时，他老昏的双眼眨了眨，脖子的青筋如突出地面的老树根样翘起来。他从围席里走出来，从棚架上取下马鞭子，瞄准太阳的正中心，砰砰叭叭，转动着身子连抽了十几鞭，从太阳的光芒中抽下许多在地上闪移的阴影，然后脖子的青筋下去了，把鞭子往棚架柱上一挂，挑起水桶，不言不语往梁上走过去。

盲狗盯着先爷走去的方向，惆怅漆黑的目光里，有了许多泪味的凄然，直到先爷的脚步声弱小到底消失，它才缓缓回去，守卧在玉蜀黍棵下的日光里。

先爷去找水。

先爷认定鼠群逃来的那个方向一定有水喝，没有水它们如何能从大旱开始一直熬到今天呢！先爷想，之所以它们大迁徙，准是因为没有吃食了，有吃食它们怎么会把村落里凡有粮味、衣味的木器都吃得净光哩？先爷想，大迁徙决不是因为没水。太阳的光芒笔直红亮，在山脉上独自走着，那光芒显得粗短强壮，每一束、每一根都能用眼睛数过来。一对空水桶在肩前肩后，发出哀怨干裂的叽咕，像枯焦土地的叹息。先爷听着那惨白的声音和自己脚下寂寥的土色的踢踏，心中的空旷比这世界的旱荒大许多。他一连走了三个村庄，枯井里盛满草棒和麦秸，连半点发霉枯腐的潮味都没有。他决定不再去村庄中找水了，村中有水村人如何会逃哩。他一条深沟一条深沟走，沿着沟底寻找地上有没有一星半点的潮润和湿泥。当他翻过几道山梁，在一条窄细的沟中，看到一块石头的阴面有一棵茅草时，他说，操，天咋地能有绝人之路哩？然后，他坐在那块石头上歇了一口气，把那棵茅草一根一段扒出来，嚼了茅草根中的甜汁，又把碎渣咽进肚里，说这条沟里要没水，我就一头撞死。

他开始往沟里一步一步走过去，喘气声一步一落，如冬天的松壳样掉在他面前。不知道已经走了多远的路，刚才嚼茅草根儿时，太阳还半白半红在靠西的山梁上，可这会儿当他发现脚下干裂的土地被颗粒均匀的白色沙子取代时，太阳却在山那边成血红一片了。

八

先爷最终找到那一眼崖泉时黄昏已经逼近。他先看到脚下的白沙有了浅

红的水色，继而走了半天路的烫脚便有了凉凉的惬意。踩着湿沙往沟里走过去，待感到那沟的狭窄挤得他似乎肩疼时，滴水的声音便音乐一样传过来。先爷抬起了头，有一片绿色哗啦一下，朝他的眼上打过来。先爷立下了。他已经五个月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绿草了，他似乎已经忘了一片草地是啥模样了。水蓼草、绿茅草，还有草间开着的小白花、小红花和红白相间的啥花。燠热的日光中，忽然夹了这么一股浓稠的青草味，腥鲜甜润，在沟底有声有响地铺散着，先爷的喉咙一下子痒起来。先爷想喝水，突然间袭来的口干不可抗拒地在他老裂的唇上僵住了。他已经看到了前边几步远滴水的崖下有半领席大一个水池子，水池子就掩盖在那一领席大的绿草间，仿佛那些草是从一面镜下绿到镜面上。

可是，就在先爷想丢下水桶，快步跑到水池边畅饮时，先爷立下了。先爷咽了一口扯扯连连的黏液立下不动了。他看到那草丛后边站了一只狼，一只和盲狗一样大小的黄狼。狼的眼睛又绿又亮。黄狼先是惊奇先爷的出现，随后看明白先爷挑的一对水桶时，那双眼变得仇恨而又凶狠了，连前腿都微微地弓起来，似乎准备一下扑上去。

先爷一动不动地钉在那儿，一双眼不眨一下地看着那只狼。他明白这狼没有逃走是因为这泉水。偷偷把眼皮往下压了压，先爷便看见那水草边上还有许多毛，灰的、白的、棕红的。有的是兽毛，有的是鸟毛。先爷一下子灵醒这狼是守在泉边等来喝水的鸟兽时，心里有些寒颤了。看它瘦得那个样，也许它在这已经等你有三天五天了。先爷看到了两步远处，一块沙石上有干暗的红血迹，有许多吃剩下的坏枣坏核桃似的老鼠头和别的长长短短的灰骨头，这才闻到了清冽冽的腥鲜气味中，还有一种浊白的腐肉味。先爷握着勾担的双手出了一层汗，双腿轻轻抖一下，那黄狼就朝他面前逼了一步。就在这一刻，黄狼逼近时踢着杂草弄出青多白少的响声时，先爷迅疾地一弯腰，把水桶放在地上，猛然将勾担在半空一横，对准了黄狼的头。

黄狼被先爷的勾担逼得朝后退了半步，圆眼中的绿光仇恨得朝着地上掉黄色。

先爷把目光盯在黄狼的双眼上。

黄狼也把目光盯在先爷的双眼上。

他们目光的碰撞，在空寂的峡谷中回响着火辣辣黄亮刺目的劈剥声。滴水的声音，蓝盈盈得如炸裂一样震耳。太阳将要落山了。时间如马队样从

他们相持的目光中奔过去。面前崖上的血红开始淡下来，有凉气从那山上往山下漫漫。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先爷的额上有了一层汗，腿上的困乏开始从脚下生出来，由下至上往小腿大腿上扩展着。他知道他不能这样僵持下去了。他走了一天的路，可狼在这卧了一天。他一天没进一口水，可狼却是守着随时都能喝的泉。他用舌头偷偷舔了舔干裂的唇，感到舌头挂在唇皮上像挂在一蓬荆棘上。他想狼呀，守着这一池水你能喝完吗？说喂，你给我一担水，我给你烧一碗玉蜀黍生儿汤。这样说的时侯，先爷把手里的柳木勾担抓得愈发紧，勾担头儿对着狼的额门，连垂在勾担两头绳系的钩儿都凝死没有晃一晃。

可是，黄狼眼中的光亮却柔和下来了。它终于眨了一下眼，尽管一眨就又睁开了，先爷还是看清它的青硬的目光有了几分水柔色。

先爷听见太阳下山的声音从山的那面落叶一样飘过来。他把指着狼额的勾担头儿试着放下来，终于就放在了一丛绿草上。

先爷说，我明儿来就给你捎来一碗饭。

黄狼把前屈的腿收了收，忽然掉转头，缓缓慢慢，从水池边上绕过去，有气无力地往沟口走去了。走了几步远，它还又回头看了看，脚步声空寂而又温善，由响至弱地回荡在这条狭长的沟壑中。先爷一直望到黄狼走过几十步外的拐弯处，勾担从手里滑落在地上，他一下便软瘫地蹲下来，擦了一下额门上的汗，打了一个禁不住的寒颤，这才知道，连身上唯一的白布裤衩都汗粘在了大腿上。

长长地舒下一口气，先爷蹲在地上再也无力站起来。他就那么蹲着，朝前挪了几步，到水池边上，趴下来咕咚咕咚如渴牛样喝起泉水来。转眼间凉润的水气便从他的口里灌入，透到了脚板下。他喝了满肚子水，洗了一把脸，看看崖头的日光虽红却还纸一样厚着时，便提上水桶灌满水，把桶放在池边将裤衩儿脱下了。

先爷在水池边上洗了一个澡。

洗澡的当儿先爷说，黄狼呀黄狼，你今儿让我一担水，我明儿去哪给你弄一碗玉蜀黍生儿饭呢？给你捎几只老鼠吧，我知道你爱吃肉。先爷想，我老了，力气弱了，不能不让你了。要在十年前，哪怕几年前，不要说捎给你几只老鼠吃，能放你从我的勾担下过去就算我大慈大悲了。先爷唠唠叨叨，手嘴不停，把一池清水洗得浑浊后，又在池边尿了一泡尿，崖头一纸厚的日

光便薄淡成一抹儿浅红了。

掐了两把青草撒在两桶水面上，先爷开始慢慢往沟口走过去。两桶水把勾担压弯成一把弓，一步一闪，青草在桶里拦着不让水花溅出来。勾担嘶哑沉重的叫声，在沟壑里碰碰撞撞响到沟口去。先爷想，我是真的老了，我该悠着步，黄昏之前爬上梁路就啥都不消去怕了。月光会把我送回到坡地里。把水喷到玉蜀黍棵儿上，那干斑症就不会吱吱啦啦蔓延了。

悠悠的先爷没有想到，一群狼把他堵在了沟口。

那只同瞎子一样大小的黄狼在最前引着路，到沟口看见先爷从沟里出来时，它们突然立下来。只立了片刻，前边引路的狼，回头看了一眼就领着狼群大胆地朝先爷靠过来。

先爷浑身轰然一声炸鸣，知道自己落进了那条狼的圈套。他想我不洗澡该多好。他想我不在池边坐下歇息该多好。他想我放快步子现在走上了山梁让这狼群扑空该多好。他这样想的时候，佯装出一种镇定，不慌不忙把水桶挑到一块平地放下来，从从容容把勾担从水桶环上取下来，旋过身，提着勾担像没有把狼群放在眼里那样迎着狼群走过去。他的脚步不急不忙，勾担上的钩儿在他手前手后一甩一动。狼群迎着 he 走，他也迎着狼群走。二十几步的距离迅速缩短着，至十几步远近时，他依旧从从容容往前大步地走，仿佛要一口气走至狼群中间去。

狼群被先爷的镇静吓住了，忽然它们的脚步淡下来，站在沟口不动了。

先爷径直地往前走。

最前的两只黄狼往后退了退。这一退先爷心里无着无落的悬空有些实在了。他开始更大步地走起来，快捷而又猛烈，脚步声震得有细碎沙石从崖上掉下来。狼群眼睁睁地注视着他，先爷走到这条沟瓶口似的一段狭窄处，乜了一眼沟两岸的峭壁，先爷不走了。先爷选定了这两步宽的沟口，知道这群黄狼不通过这段沟脖子，无法绕到他身后把他围起来，便站到了沟脖的正中间。

剩下的就是对峙了。

先爷喝了一肚子水，饥饿和口渴都被那泉水压下去，他想我只要立在这沟的脖子里，挺着不要倒下去，也许我就能活着走出这条沟。太阳最后收尽了它的余红。黄昏如期而至，沟中的天色和这群黄狼的身子一模样。静寂在黄昏中发出细微的响动，开始从沟壑的上空降下来。先爷数了数，那些还没

有明白先爷为啥儿这么从容的黄狼，统共有九只，三只大的，四只和盲狗一样大小，还有两只似乎是当年的崽。

先爷立在那儿如同栽在那儿的一棵树。

狼群中绿莹莹的一片目光，圆珠子样悬在半空里。死寂像黑的山脉一样压在先爷和狼群的头顶上。先爷不动。先爷也不再弄出一点响声来。狼群似乎明白先爷刚才那么迅捷，就是为了抢占那段沟的脖颈时，有条老狼发出了青红条条的叫。随后，狼群便又朝先爷走过来。先爷把提在手里的勾担猛一下顿立在了面前。

狼群立下了。

彼此七八步远，借着黄昏前最后的明亮，先爷看见那三只老狼中，有一只走在狼群的正中间，它左边的耳朵缺了一牙儿，腿还有些瘸。先爷开始把目光盯在它身上。你你我我就这么僵持了一会儿，果然是那只老狼又发出了低哑的一条儿叫，狼群又开始朝先爷走过来。余下五步、六步远近时，先爷把勾担在空中一挥，双手紧持着，对准了狼群的正中间，对准了狼王的头。

狼群又一次立下了。

先爷盯着狼王，余光扫着狼群。在那九只狼中，先爷看到最亮的狼眼不是那三只老狼，也不是那四只半大的狼，而是一会儿走在最前，一会儿走在中间的两只小狼。它们目光透亮，有一层日光下的水色，且那光色中有一层惊恐和慌乱。它们不时地扭头去看那狼王。狼王也不时地发出一些只有它们才懂的青红色的叫。黄昏前最后的亮色消退了，暗黑从头顶盖下来。狼眼在一团黑中闪着碧水池子的光。有一股狼的青臊味从沟口扑过来。这臊味不同鼠臊味，显得清淡却十分的明晰，不像鼠臊味那么浓烈又黏黏的稠。先爷想到了那棵玉蜀黍，想那棵玉蜀黍身上的干斑也许已经把叶子全都布满了，也许已经蔓延到玉蜀黍的棵秆上。先爷想，只要不漫染到秆心上，只要玉蜀黍的顶儿还绿茵茵的就可救。先爷想着的时候，又听到狼王青皮条儿的一声叫，身上哆嗦一下，猛眨一下眼，对自己说，除了狼群，你啥儿也不能再想了，再想你就要死在这群狼口了。幸亏先爷想到别处时，狼群的绿眼没能看出来。狼王的一声叫，狼群又要往前挪动时，先爷把勾担挥了挥，担钩儿撞在崖壁上的声音，冷冰冰地传过去，往前挪了一步的狼群又往后边退了退。

僵持像悬桥样搭在先爷和狼王的目光上，他们每眨一下眼，那僵持就摇摇晃晃弄出一些惊心的响动来。先爷看不见狼身在哪儿，他盯着一片绿珠

的狼眼不动弹，只要那些绿珠有一颗移动了，他就把勾担摇出一些声音来，把那绿珠重逼得退回去。时间和沉默的老牛拉车一模样，在僵持中缓缓慢慢，轧着先爷的意志走过去。月亮出来了，圆得如狼们的眼，不是十五就是十六。凉风习习，先爷感到他的后背上有了蚯蚓的爬动。他知道，他的后背出汗了。他感到了腿上的酸困麻刺刺地正朝着他上身浸。僵持正比往日的劳累繁重几倍地消耗着他的体力。他极想看到狼群。因为纹丝不动的站立累得卧下来，哪怕它们动动身子，活动活动筋骨也行。可是狼们没有。它们成一个扇形在五六步外盯着先爷，如经过了许多风吹雨淋的石头样。先爷听到了它们眼珠转动的细碎的叽嘎声，看见它们背上的瘦毛在风中摆着有了吱吱的火光。先爷想，我能熬持过它们吗？先爷说，你死也要熬持过它们呵。先爷想，它们每一只都有四条腿，可你只有两条腿，又是过了七十的老人哟。先爷说，我的天呀，这才刚刚入夜你就这样给自己抽筋，你不是平白要把自己送到狼口吗？有一只小狼站立不住了，它没有看狼王一眼就卧了下来。跟着，另一只小狼也卧将下来。狼王对小狼看了看，发出了一条紫红色的叫，那两只小狼同时勾回头，哼出了嫩草叶样的回声，狼群就又复归宁静了。乏累是先从卧的小狼开始的。然而，小狼这一卧，先爷如得了传染样，两腿忽然软起来。他想活动活动腿，可他只用力把腿上的筋往上提了提，使膝盖骨上下动了动，就又挺挺地立住了。

· 192 ·

你不能让老狼们看见你同小狼一样站立不稳了。先爷想，你只消有一点疲累的样子，它们就会有力有胆地向你逼过来。能够不动地立住你就能活下来，先爷说，晃晃身子你就会永远地死了去。月亮从正东朝西南移过去，云彩在月亮脸上浮着，他闻到了云彩的焦干味，料定明几天又是晴空日出，在山顶上称日光它最少有五钱或是六钱重，先爷把目光朝头顶瞟了瞟，他看见了月亮前边几十步远处有很浓一片云。他想月亮走到那儿时，云影一定会投到这条沟里一会儿。他如一段树桩样等到了那云影果真投过来。在云影黑绸样从他身上掠过时，他静默消息地把双腿轮流着弯了弯，转眼就感到腿和上身的气脉接通了，一股活力从身上输到了腿膝上。他把微歪的身子正了正，勾担的钩儿弄出了湿纸撕裂般的响声来。也就这一刻，云影又朝狼群移过去，他看见那一片绿光如巨大的萤火虫样朝他挪动了。于是他吼了一声，把勾担朝两边的崖壁上狠命地打了几下。沙石落下的声音，如水流一样在他脚边响动着，待那声音一住，云影滑出沟脖到了沟口，他便看见有五只狼离他

更近了，仅还有四步或是五步远。庆幸他在云影中把筋骨松了松，使他能弄出那些有力的响动，把狼群的进逼喝止住，使他僵持中的弓步站立能继续到后半夜。

他想，我七十二了，过的桥都比你们走的路长哩。

他想，只要我不倒在这沟脖，你们就别有胆靠近我。

他想，狼怎么会怕人站着不动的怒视呢？

他想，有半夜了吧，没半夜我的眼皮怎么会涩呢。先爷说，千万不要瞌睡呵，打个盹你就没命了，瞎子和玉蜀黍棵都还等着你回呢。那卧着的一对小狼把眼闭上了。先爷看见最亮的两对绿珠子扑闪一下灯笼样灭去了。他把握勾担的右手悄悄沿着勾担往前移了移，挨着左手时，狠命用指甲掐了左手腕，觉得疼痛从手腕麻辣辣传到了眼皮上，瞌睡像被火烧了一样惊着抖一下，从眼皮上掉在了沟壑的月光里，才又把手移回来。又有一只半大的狼把身子卧下了，眼皮立刻耷下来盖住了那绿莹莹的光。狼王用鼻子哼一下，那只狼扑闪扑闪眼，还是把眼皮合上了。

九

深夜里，时间的响声青翠欲滴。星星在头顶似乎少了几颗，月光显得有了凄苦的凉意。先爷又有几次眨动眼皮了。他偷偷抬起一只脚，在另一只脚上踩了一踩，才觉得眼皮从生硬中软和下来了。看一眼头顶的星月，他知道他终是把半夜熬过了。下半夜已经如遥远的更声一样走了过来，这时候只要不弄出响动，只要能这么直直地挺立着，瞌睡就同样会朝狼群降过去。

瞌睡果真潮湿一样降给了先爷，也降给了狼群。又有三只黄狼卧下了。狼王轻怒的叫声，没有能阻止住狼们的卧下。终于，站着的就仅仅只有狼王了。先爷看着一片狼眼的绿光只剩两只时，他心里有了暗暗一丝惬意，想只要这狼王也卧下就行了。它卧下我就可以偷偷地活动全身的筋骨了。可那狼王不仅没有卧，而且还从狼群中间走到了狼群的最前边。以为它要破釜沉舟，先爷的背上一下子就又汗津津地冷怕了。他把手里的勾担在沟脖的口上沉而有力地晃了晃，料不到那老狼在他的一晃之间，把脚步淡下来，定睛看了看，在先爷面前走了一个半月形，又踏着月色回到了狼群的最中间，然后，咚地一躺，把眼睛闭上了。

所有的灯笼全都熄灭了。

先爷悠长地舒了一口气，两腿一软，就要倒在地上时，心里咚响一下，又把身子站直了。就在这一刻，他发现狼王的两眼扑闪了一个窥探，又悄悄闭上了。先爷没有睡，他想狼王是在等着你睡呢。先爷从身边摸着拔下一根长的藤草，解下自己的红布裤腰带，又把勾担的两个钩儿解下来，然后把这四样接成一根长绳子。这样做的当儿，先爷故意弄出许多响动来，他看见在那响动声中，有四只狼睁眼看了他，又都把眼睛闭上了。不消说，它们是真的瞌睡了。

白淡的月光下，卧着的九只狼如一片新翻的土地。腥臊味清冽冽地在那凸凹不平的地上散发。先爷把鞋子脱掉了，光脚踏浮在那腥臊气味上，屏住呼吸蹑足往前走了两步，把那绳子绷紧拴在沟脖两侧的地面上，又后退几步，把绳头儿系在自己的手脖上，最后就拄着勾担，靠着崖壁，也把眼皮叭嗒一声合上了。

先爷睡着了。

先爷睡得香飘万里，时光在他的睡梦里旋风一样刮过去。当他感到手腕惊天动地地被牵了一下时，他的梦便戛然断止了。随着梦的中断，他哗啦啦睁开眼睛，操起勾担，砰的一声就对准了狼群的方向。

天竟灰亮了。星月不知什么时候隐退得无踪无迹。沟脖口是一层深水的颜色。先爷眨了一下眼，看见他系在几步前的绳子被狼踢断了。裤带像河水一样拦住了狼们的去路。它们知道是那断绳惊醒了先爷，于是都有几分懊悔地立着，看着先爷恶狠狠的威势，也看着那蛇一样的红裤带。先爷把手里的勾担捏着有丝丝的疼音，将勾担的头儿对准狼群的中心。他数了数，面前还有五只狼，那四只不知去了哪儿。且狼王也不在眼前了。先爷脸上冷硬出一股青色，仍一动不动地盯着面前，可心里的慌跳已经房倒屋塌地轰隆起来了。他知道，那四只狼只消有一只从他身后扑过来，这一夜的熬持就算结束了。他也就彻底死去了。

先爷在用力听着身后的动静。

脚下的冷汗水淋淋的湿了鞋底，他感到双脚像踩在了两汪冷水里。先爷竭力想弄明白狼王领着那三只半大的狼去了哪，他把目光往沟口瞟了瞟，看见有一抹薄金淡银的日光透在沟口上。他想太阳终是出来了，黄狼是不经晒的物，只要今儿的日光依旧火焰焰的，这黄狼就会在日光盛旺之前退走。先爷这样想的时候，他闻到了一股浓烈烈的尿臊味，正想看看是哪只黄狼熬持

不住放了尿，却忽然发现头顶崖上有土粒哗啦啦地滚下来。

先爷和狼群同时朝崖上抬了头，他看见狼王领着一只小狼正从头顶往沟口走过来。又往沟的那面瞟过去，看见一对半大的狼和狼王一样正从高处朝着坡下走。先爷一下灵醒了，原来在先爷睡着时，那四只狼分两队朝他身后崖头摸过去，是想寻路下到沟底从他身后抄过来。可惜这条沟太过狭隘了，崖壁陡如墙，它们不得不重又从原路返回来。先爷有了一丝得意，身上的活力如日光一样旺起来。也就这时候，太阳光吱吱叫着射进沟里，狼王在崖头上发出了浑浊的有气无力的叫。面前的五只黄狼，听到叫声，忽然就都抬头打量了一眼先爷和他横在面前的柳木勾担，踢踢踏踏掉转头往沟口走去了。

狼群撤退了。

狼群终于在一夜的熬持之后走了，它们边走边回过头来看先爷。先爷依旧持着勾担，桩在那里，目光灼灼地盯着退回去的狼群。直看到九只狼在沟口汇在一起，集体回头朝他凝目一阵，才朝沟外走过去。狼群的脚步声由近至远，终于如飘落尽的秋叶无声无息了。先爷两手一松，勾担就从手里落了下来。这时候，他才感到腿上有虫一样的慢爬，低下头去，才闻到那苍白色的尿味不是来自于狼，而是从自己的腿上流出的。

是他被狼吓尿了。

先爷骂了句老没用的东西，坐将下来，痛痛快快歇了一阵，看日光愈加锐了，便起身提上勾担，一步一望地摸到沟口，寻下一块高处，四下瞭望一会，确信狼群已经不在，才回来重新拴系勾担，挑上水桶走出来。

先爷出沟后从西上的山梁，生怕狼群折转回来，漫长一道山坡，他只歇了三歇，就爬上了耙耧的梁道。梁道上依然是红褐褐一片，此起彼伏的山梁，在日光下静止的牛群背样竖着。居然相持退了九只黄狼，暗喜和惬意在先爷脸上灿灿烂烂跳跃。他把一担水搁在平处喘息，看见了那九只黄狼在远处爬上一面坡地，背对日光，朝耙耧山脉的深处荡过去。

先爷说，妈的，还想斗过我。我是谁？我是先爷！别说你们是九只黄狼，就是九只虎豹，还能把我先爷怎样？

先爷对着黄狼消失的方向，狂唤了一嗓子——有种你们别走——和我先爷再熬持一天两天嘛——又放低嗓子说，你们走了，这眼泉水就是我的了，就是我和瞎子和玉蜀黍的了。先爷忽然想起了玉蜀黍，想起了它的干斑症，心里冷噤一下，趴在桶上喝了一肚子水，觉得腹胀了，不饥不渴了，又挑起

水桶沿着梁路往耙楼山外走过去。

回到那独棵儿的玉蜀黍地已是午时候，一天一夜的寻水和狼的熬持，使先爷忽然老到了上百岁，胡子枯干稀疏，却在一夜之间伸长了许多。到八里半的坡地时，他觉得他要像一棵无根的树样倒下来，搁下水桶在梁道上歇息着，盲狗就到了他眼前。

他看见它吐出的热舌上满是干裂的口，死了的眼窝里却汪了两潭灰黑的水。狗哭了。它不是一步一步走到先爷面前的。它是听到有虚弱的脚步声，闻到了清凉的水气，迎着水气朝梁上一步一趔摇摆过来的，到了距先爷还有三步五步时，猛地往地上一瘫，它就再也不能走动了。

爬过来吧，先爷说瞎子，我一步也走不动了哩。

盲狗爬了两步，像死了一样不动了，只是眼眶里的泪水愈加汪汪洋洋了。我知道你又渴又饿，先爷说能活着就好。

狗不出声，瞎眼对着太阳看了看。

先爷心里一个冷噤，忙问说是玉蜀黍死过了？盲狗把头低下来，汪满两眶的眼泪便叮哨一下落在了梁道上。

他朝玉蜀黍那儿走过去，拄着勾担，一步一趔地踢着脚下滚烫的红尘，下到棚架边上时，心里一声巨响。酷烈的日光里，玉蜀黍的叶儿再也没有半点绿色，连原来青白的叶筋，也成了枯干的黄焦。完了，先爷想玉蜀黍终是死去了，他挑回的一担水来不及救它了。不是你熬持败了那群狼，先爷说，是狼群熬持败了你先爷。它们是知道玉蜀黍死了才掉头撤走的。它们压根儿不是为了吞吃你先爷，它们和你相持一夜就是为了熬死这棵玉蜀黍。

一种苍老的哀伤雨淋一样淫满了他全身。他在一念之间，彻底垮下了，浑身泥样要顺着勾担流瘫在田地里。可在这将要倒地时，他往玉蜀黍的顶部看了看，顶部的一圈干叶中，有一滴绿色砰的一下闯撞在了他的目光上。

将勾担一丢，先爷往玉蜀黍棵前走过去。

玉蜀黍的顶心儿还活着，在火旺的日光里，还含着淡淡的绿颜色。翻开一片玉蜀黍叶，看见叶背的许多地方还有绸一样薄的绿，麻麻点点如星星样布在干斑的缝隙里。那弯弓般的一条叶筋儿，也还有一丝水气在筋里迟迟缓缓地流动着。

先爷快步地朝梁上走过去。先爷走了几步，又折回身子拿了一个碗，到梁上舀出一碗水，放在盲狗的嘴前说，玉蜀黍还活着，喝完了把碗捎回来。

就提着一桶水回到玉蜀黍面前了。他趴在桶上灌了一口水，拉过玉蜀黍顶儿到嘴前，雨淋般朝那一滴绿色喷过去。即刻，黄焦的日光里，就漫生下绿色的水润了。红铁板似的日光上，先爷喷出的水珠落上去，有焦白的吱吱的声音响出来。不等那水珠落在田地上，日光就把那水珠狼吞虎咽了。一连往玉蜀黍顶上喷了七口水，如下了七天七夜的暴雨样把顶儿洗透了，待一点老绿泛出了原来闪烁的嫩色后，先爷把水桶提在玉蜀黍棵儿下，用碗舀水一片一片去洗玉蜀黍叶。他把碗放在要洗的叶子下，使撩起的水落在水碗里，碗接不住的再落到水桶里。滴嗒声音乐样弹响在一根根粗粗壮壮的光芒上。他从这片叶子洗到那片叶子，洗至第四片叶子时，他看见盲狗衔着碗从梁上回来了。把碗放在棚架下，它过来立在先爷腿边上。先爷说还渴吗？有泉了，尽管喝。盲狗朝他摇了一下头，用前爪去玉蜀黍叶上摸了摸。

先爷说，叶子都还活着哩，你放宽你的心。

狗在先爷的腿边舒口长气卧下了，脸上的表情柔和而舒展。

就在盲狗的尾巴后，先爷又去舀水时，看见有坏茄子样一团黑东西，近一眼看过去，东西上有干枣一般的红。先爷过去朝那东西上踢一脚，是一只死老鼠。回过身来瞅，发现围席圈里还有几只躺在那儿。再到席外去，竟看见乱乱麻麻死了七八只，每只上都有枣皮似的红和被牙咬的洞。不消说，是瞎子咬死的。先爷把盲狗叫起来，问是不是你？狗便衔着先爷的手，把那手扯到玉蜀黍的根部上，先爷便看见玉蜀黍的根部有被老鼠咬伤的口，汁水儿从那口中流出来，被日光一晒，呈出一滴蓝黄色的胶团儿。先爷在玉蜀黍的伤口面前坐下了，用手抚了那胶团，又去狗头上摸了摸，说瞎子，真多亏了你，下辈子让我托生成畜牲时我就托生成你，让你托生成人时你就托生成我孩娃，我让你平平安安一辈子。话到这儿，盲狗的眼眶又湿了，先爷去它的眼眶上擦了擦，又端了一碗清水放到它嘴前，说喝吧，喝个够，以后我去挑水你就得守着玉蜀黍。

玉蜀黍终于又活生过来了。先爷一连三天都用一桶水去淋洗玉蜀黍。三天之后的早晨，先爷便看见玉蜀黍顶是一片绿色。每一片叶子上，绿色从背面浸到正面，一滴水落在草纸上一样扩大着，干斑症便在那绿色的侵逼中慢慢地缩小。又几日，在梁道远眺，就又能看见一片绿色孤零着在日光中傲傲然地摆动了。

接下来的境遇，是先爷和盲狗粮食吃完了。连一天只吃半碗生儿汤的

日子也告结束了。第一天没吃丁点东西，还挑了两半桶的泉水从四十里外晃回来，第二天再挑起水桶去时，一到梁上，便眼花缭乱，天旋地转得走路绊脚。先爷知道他不能再去挑水了，便从梁上回来，喝下一肚生水。到了第三天时候，先爷倚在棚架的柱上，望着如期而至的日出，看到月牙儿还没有隐去，尖锐的阳光就毕毕剥剥晒在了地上。他把盲狗抱在怀里，又说睡吧瞎子，睡着了梦也可以充饥，却终是不能睡着，至日光在他脸上晒出焦糊的气味，又都喝了半碗生水充饥，终于忍不住想尿。尿了就更感饥饿。反复几次喝水，锅里的水也就还剩一碗有余。

先爷说，不能喝了，那是玉蜀黍的口粮。

太阳逼至头顶，日光有五钱的重量。

先爷说，我操你祖宗，这日光。

日光有五钱半的重量，肥胖胖逼在正顶。

先爷说，还能熬得住吗？瞎子。

太阳有将近六钱的重量。先爷去摸盲狗的肚子，那儿软得如一堆烂泥。

先爷说，没有我的身上肉多，对不住你了，瞎子。

又摸自己肚皮，却像一张纸样。

先爷说，千万睡上一会儿瞎子，睡醒了就有吃的了。

· 198 ·

狗就卧在先爷的腿边，不言不语，身上的每一根毛，都又细又长，枝枝杈杈，毛尖上开了几须毛花。先爷竭力想要睡着，每每闭上眼睛，都听到肚子隆隆的叫声。又一天就这样熬持过去了，当太阳亦步亦趋地滑至西山时，先爷果真睡了，再次睁开眼时，脸上冷丁儿灿烂出一层笑意。他扶着棚柱站将起来，望着西去的落日，估测日光降到了四钱不足的重量后，先爷问着太阳说，你能熬过我吗？我是谁？我是你的先爷哩。

先爷对着落日洒了几滴尿，回过头来对卧着的盲狗说，起来吧，我说过睡醒了就有东西吃，就是会有东西吃。

盲狗从田地上费力地站了起来，挨着地面的毛凌乱又鬃曲，散发着焦燎的气味。

先爷说，你猜我们吃啥儿？

盲狗迎着先爷，厚了一脸惘然。

先爷说，给你说吧，我们吃肉。

狗把头仰了起来，洞眼盯着先爷。

先爷说，真的是吃肉。

说完这句，西山脉的太阳，叽哇一声冷笑，便落山了。转眼间焦热锐减下去，山梁上开始有了青绸细丝般的凉风。先爷去灶旁取来一张铁锨，到田地头上挖坑，仿佛树窝一样，扁扁圆圆，有一尺五寸深浅，把坑壁挖得崖岩一般立陡，然后生起火来，烧滚一口开水，从玉蜀黍袋里撮出一星生儿，在那开水里拌了，盛进碗里，放入那个土坑里边。这时候正值黄昏，山梁上安静得能听到黑夜赶来的脚步声。从沟底漫溢上来的有点潮湿的凉爽惬意，像雾样包围了先爷和狗。他们远远地坐棚下，听着坑那边的动静，让黄昏以后的夜色，墨黑的庄稼地样盖着他们。先爷问，你说老鼠们会往坑里跳吗？

狗把耳朵贴在地上细听。

月光洒在地上，山梁上的土地都成了月光水色。静谧间，盲狗果真听见老鼠踢动月光的声响。先爷悄悄朝土坑摸去，有三只老鼠正在坑里争食，斗打得马嘶剑鸣。猛地用一床被子捂在坑口，三只老鼠便都目瞪口呆起来。

先爷和狗这一夜统共捉了十三只老鼠，借着月光剥皮煮了，吃得香味、臊味四溢。到天亮前睡了一觉，日出三竿时候起床，把那些鼠皮都扔在沟里，便挑起水桶到四十里外的泉池去了。

十

此后的很长一段日子，先爷和狗过得平静而又安逸，光阴中没有啥儿起落。他们把田地中的几十个鼠坑都挖成瓮罐的形状，口小肚大，壁是悬着，只要老鼠跳将下去，就再也不能跳爬上来。每天夜里，把从田地中找来的十几粒玉蜀黍粒儿捣碎煮了，直煮到金黄的香味开始朝四野漫散，才把生儿汤放进坑里，放心地在棚架上纳凉睡去，来日准有几只、甚或十几只老鼠在坑里苍白叽叽地哀叫。一天或是两天的口粮有了，隔一日去泉池中挑一担水回，岁月就平静得如一道没波没浪的河流。活生生在围席中的那棵玉蜀黍，也终于在冒顶的半月之后，腰杆上突然鼓胀起来，眼见着就冒出了拇指样一颗穗儿。闲将下来，先爷时常在那穗前和盲狗说话。先爷说，瞎子，你说明天这穗儿会不会长得和面杖一样？盲狗看先爷高兴，就用舌头去先爷腿上舔痒。先爷抚着狗背，说玉蜀黍从结穗到秋熟得一个月零十天，哪能在一夜之间长成呢。有时候，先爷说瞎子，你看这穗儿咋就还和指头一样粗呢？盲狗去看那穗儿，先爷又说你是瞎子你哪能看得见呵，这穗儿早比我的拇指粗

了。

有一天，先爷挑水回来，给玉蜀黍浇过水后，又空锄了一片田地，忽然发现穗儿吐了缨子，粉奶的白色，从穗头儿上茸茸出来，像娃娃们的胎毛，他就站在穗前呆了片刻，哑然一笑说，秋快熟了，瞎子，你看见没有？秋快熟了。

不见瞎子回应，扭头找去，看见它在沟边吃昨天剥下的鼠皮，嚼下了一世界热臭和一地飞舞的鼠毛。先爷说不脏呀？瞎子。盲狗不语，朝鼠坑那儿走去。跟着它到鼠坑边上，先爷心里咚地跳出一个惊吓，原来那鼠坑里，只有一只小鼠。这是半个月来，老鼠落进坑里最少的一次。前天五只，昨儿四只，今儿只有一只。当日又在其他梁上挖了几个鼠坑，每个坑里都放了几粒玉蜀黍生儿，来日一早去那坑里捉鼠，有一半鼠坑都是空的，其余坑里，也仅一只两只。

再也没有过一个坑里跳下几只甚或十几只的那种境况。那半月鼠丰水足的日子过去了。在捉不到鼠吃的日子里，先爷独自到山梁上去，用秤称了日渐增多的日光的重量后，独自立在梁顶，对着锐恶的日光，有了一丝惶恐的感觉。这感觉一经萌生，霎时就成了林木，苍茫得漫山遍野。他捉回一只老鼠，回来剥了煮了，用布包着，轻轻拍了几下狗头，让它守着田地，自己便上路去了。先爷见路就走，遇弯就拐，就那么惘惘地走了一晌，转了五个村落，最后到最高的一道梁上立下，和太阳对视一阵，拿手托着称了太阳的分量，叹了一口气后，坐在一段崖下的荫凉处歇了。那段土崖陡峭似壁，擎不住日晒的土粒，不时地从崖上雨滴样洒下。眼前的田地，干裂的缝隙网在坡面上，往远处瞅去，蜿蜒的山梁如焰光大小不一的无边的火地，灼亮炙人，稍看一会儿，就会觉得眼角的热疼。他在焦热暗黄的崖荫下坐了片刻，从口袋取出布包，打开来，发现原来鲜嫩的一团鼠肉，煮熟时还又红又亮，如半截红的萝卜，可只过了半天，却变成了污黑的颜色，仿佛一把污泥一样。先爷把鼠肉放在鼻下闻了，香味荡然无存，剩下的灰色的臊味中还夹了淡淡的霉白色的臭气。他走了大半天的山路，委实饿得没了一星儿耐性。撕下一条鼠腿正欲吃时，又发现那鼠肉中有几粒白亮亮的东西，米粒一样动来动去。他身上叮哨一个哆嗦，想把那鼠肉扔掉，可伸了一下手，就又把手缩回了。

先爷闭上眼，张大嘴，一口把那只鼠的头、身塞进了嘴里，咬下三分有二，用力嚼了几下，猛地咽进肚里，又一口就把老鼠吃完。

睁开眼睛，先爷看见他面前的焦地上掉了两只亮蛆，片刻之后就干在了土地上。

先爷披着暮黑回到了他的田地。这一夜他坐在玉蜀黍的身边通宵未眠。他望着天空，望着穗缨儿转红的玉蜀黍，至天亮时分，忽然坐了起来，独自踏着早晨蒙亮的清色，往村落走去。

山脉上的世界，显得无边空旷、沉寂起来。盲狗朝山梁那儿追着先爷走了几步，又回来死守在了那棵玉蜀黍下。

它在等着先爷回来。

先爷午时走了回来。他从村里滚回来一个大的酱色水缸。先爷把缸竖在那棵玉蜀黍旁，到梁地捉回一只大的老鼠，用手掐着鼠脖，到棚下把那老鼠用菜刀杀了，鼠血滴在碗里。然后把鼠皮喂了瞎子，自己炖了鼠血，煮了鼠肉，将鼠血一吃，包上鼠肉，挑上水桶上路走了。

先爷要把水缸挑满。

算计了一下，满天满地的三十几个鼠坑，统共还有九只老鼠可吃，他和瞎子伙着一天只吃一只充饥，九天后也就最终粮尽了。所有的田地里没有了几个月前村人们点下的种子；所有的村落里没有了半粒粮食和半棵菜草。正是秋将熟的季节，日光的重量一天一钱地上涨，玉蜀黍这时候最需要养分水分。先爷必须在九天内把水缸挑满，那时候他和瞎子就是坐着饿死，玉蜀黍也可以有水有肥地长成一棒穗儿。先爷独自从尘土厚实的梁路上走过，锐的光芒一束又一束地打在他的身上，他又闻到了胡子的焦糊气息。他把那只鼠放在桶里，用草帽盖在桶上。汗从额门上流了下来，他用指头一刮，把舌头伸出来在指头上舔舔。觉得有汗流在了膝盖，他就蹲下来把膝上的汗水重又吸进肚里。他尽力不让身上的水白白流落在日光里。好在他每天都是天不亮时挑着水桶北行，到日将平顶，距泉水沟还有五里六里才会大汗淋漓，他只在这五里六里吸喝自己的汗水。至日悬高顶时候，他就到了泉池。喝一肚子水，吃下鼠肉，挑一担水爬上山坡，渴了时他就趴在水桶上猛喝。这当儿的太阳，没有一两的重量，也有八钱九钱。他不时地听到汗水汩汩的流动声。这时候他不恨日光，也不抱怨天旱，只在两腿哆嗦的当儿，不断地问自己说，我就老了吗？我怎么就挑不动一担水了呢？可到底还是双腿哆嗦得不行，只好放下水桶喘歇一阵，趴在桶上喝得肚圆。划算一番，先爷每挑一担水，四十里路要歇二十余次，再或三十几次。每次歇下都要喝水。喝了流

汗，流了喝水。每次无论歇多少歇，喝多少水，两桶水回去后就只剩一桶。

大缸里的水已有三分有一的深，可田地里的老鼠五天间被先爷吃了五只。剩下的四只是先爷今后四天的口粮了。玉蜀黍在日光下长得旺绿如墨，缨子在转红以后，似乎停息下来，穗儿虽有了细萝卜样粗长，可那缨子却再也不肯转黑。顶儿也不肯有一丝黄干。顶不黄，缨不黑，玉蜀黍离成熟就还有遥远的路程。黄昏时分，山野里热血浆浆一片，先爷煮在那血浆里，用手摸了茂绿的穗儿，柔软的感觉使他心里有了寒意，什么时候才能秋熟？按眼下的长势，怕是最少还得二十天或者一月。他算了日期，从村人离开村落，至今已有四个月。玉蜀黍一般熟期为四个半月，这棵玉蜀黍熟期的无端延长，使先爷感到额外生出许多雨濛濛的忧伤。领着盲狗往每个鼠坑走了一遍，没有见多出一只老鼠。先爷迎着梁上的风口，仰躺在路边，地下红褐火烫的燥热，透过他的后背，在他的体内踢踢踏踏流动。狗就卧在先爷身边，瘦得卧下就再也没有力气站起的模样。有一只老鼠细弱的饿叫，从坑里有气无力地传来，引诱着狗和先爷山崩海啸的食欲。

盲狗扭头面对着鼠叫的方向一动不动。

先爷盯着天空依然沉默得岁岁年年。

· 202 ·

后来，先爷翻了一个身，在山脉上弄出了一个惊心的响动，盲狗以为先爷终于要开口说话，忙不迭转过头来，先爷却站起身子走了。先爷回去二话没说，又捏了捏玉蜀黍穗儿的软硬，嘴里浑浊地嘟囔了一句啥儿，居然借着月色挑着水桶朝北行了。

先爷连夜又挑回一担水来。这担水他没有喝一口，满满当当两桶，往缸里倒了桶半，剩半桶往玉蜀黍棵下浇了几碗，另几碗倒进一个盆里，让盲狗渴时有喝，接着煮了一只老鼠，便再次挑上水桶去了。

三日之内，先爷夜晚挑回一担，白日挑回半担，水缸满了。

先爷决定乘着身上还有余力，坑里还有一只老鼠，最后去泉沟挑一担水。这担水可供他和瞎子充饥耐渴许多日子。他不指望有雨水落下，可他指望能熬持到秋熟的日子，能把那穗玉蜀黍棒儿掰下。一棵苗儿，至秋熟掰下时就是金黄一捧。棒穗上一行如有三十五粒，一圈儿最少有二十三行，那就是一捧，有几百近千粒。四个半月过去了，无论如何，秋熟期是一天天踏来，先爷在正午时候，已经能闻到那穗儿里黏黏黄黄的热香。至夜半时分，那香味就纯净得如麻油一样，一阵一阵飘散出来，蚕丝一样落在田里。

先爷月正中天时去挑最后一担水，回来是第二天午后，一路上统共歇了四十一次，路上渴饮了半担。挑着最后半担到田地的梁头，一直坐下歇至暮黑。他以为他再也没有力气把这半担水担到棚下缸边了，就决定去煮吃了那最后一只老鼠。那是九只中最大的一只，一柞长短，鼠眼呈出红色。可他到了那最远的一个鼠坑，却发现罐似的坑里除了有老鼠蹬落的碎土，老鼠不知哪里去了。先爷怔着，蹲在坑边，又看见了坑里还有盲狗脚痕，有零乱的鼠毛和枣皮似的血渍。先爷在那坑边蹲至天黑。

月亮出来时候，先爷笑了一下，像一块薄冰慢慢裂开那样，他终于要开始说话了。站将起来，望着月亮中移动的烟影，说吃了也好，吃了我就可以对你说以后的日子不是你把我当饭，陪着玉蜀黍活着，就是我把你当饭，陪着那棵玉蜀黍活着了。先爷想，我终于可以把这话对你说了瞎子，多少天我就找不到这样说的机会。先爷开始往棚架下走去，双腿虽然酸软，步子却还依旧能一步接一步地迈，且到梁头，他还把那半担水挑了回去。

盲狗就卧在棚下，听见先爷的脚步声，它站了起来，似想朝先爷走去，却默默地往后退了几步，卧在了玉蜀黍的围席口上。月色溶溶，还染有许多炽白的热气。先爷把桶放在缸边，揭开席子看看缸里的满水，脱掉鞋子倒了鞋中的土粒，瞅一阵挂在棚柱上的鞭子，然后咳了一下，轻轻慢慢说，瞎子，你过来。

这是几天间盲狗第一次听先爷叫它。月光中，它微微缩了一下身子，费力地站了起来，怯怯地朝前挪了一步，又对着先爷坐的方向站了下来，背上稀疏的毛里响出了细微的哆嗦，先爷把目光转到远处，说瞎子，你不用害怕，吃了也就吃了，那是你我的最后一嘴口粮，你就是把我那份吃了我也不怪。然后，先爷把头扭了过来，说有一句话我该给你说了瞎子，这山脉上方圆百里，再没有一粒粮食，没有一只老鼠了，三天以后，你我都饿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了，那时候你要想活着，你就把我当饭一顿一顿吃掉，守着这棵玉蜀黍，等村人们回来，把他们引来将这棒穗儿掰了；你要感念我养活你这四五个月，想让我活在这世上，就让我把你当饭吃了，熬活到秋熟时候，先爷说，瞎子，这事情由你定了，你想活着你今夜就离开这儿，随便躲到哪儿，三日五日后回来，我也就饿死在了这儿。说完这句话后，先爷用手在他脸上抹了一下，自上而下，有两行泪水湿了他的手心。

盲狗一动不动地站着，待先爷把话说完，它缓缓朝先爷走了几步，直到

先爷的膝下，慢慢将前腿弯曲下来，后腿依然直着，而它那瘦削的长头，却又高高地抬了起来，用双井似的眼洞，望着先爷不语。

先爷知道，它是朝他跪了。

跪了之后，它又起身，慢缓缓走到灶边，用嘴拱开锅盖，从锅里捞出了一样东西，朝先爷走来。

它把那东西放在了先爷脚下。是一只褪了皮的老鼠，水淋淋的在月光中呈出青紫，一眼便知老鼠身上的淤血都还在肉里，不像先爷杀时开肠破肚，血都一滴一滴流将出来。先爷拿起那团紫肉看了，盲狗的牙痕在肉上蜂窝一样密集。舒了一口长气，先爷说你没有把这老鼠吃掉？说吃了也就吃了，用不着再给我留。先爷忽然后悔把你死我活的话说得早了，他把鼠肉对着月光照照，说满肚子都是青紫，怕如何也没有刀杀的好吃哩。

盲狗卧在先爷腿边，把头枕在先爷的脚上。

鼠肉先爷来日煮了，给了盲狗一半，说吃吧，能活到哪天说哪天。盲狗不吃，他掰开它的嘴颌，往里塞了一个鼠头，三条鼠腿骨头。剩余的熟肉，先爷拿在手里，站在玉蜀黍穗前细嚼。他知道这两口紫肉吃完就彻底粮尽了，余下的事就是倒在地上直饿到力尽死去。死了也就死了，七十二岁，是山脉上的高寿。天下大旱，炊粮净尽，不仅又活了这半年，还养了这么一棵玉蜀黍，高出他有三头，叶子又宽又长，穗儿已经和萝卜一样。先爷盯着穗上的缨子，只几口就把鼠肉吃了，然后把指头放在嘴里嚼得有声有响。就这个时候，有一样东西雪花一样飘打在了先爷脸上。抬起头来，先爷的指头便水在了嘴里。他看见玉蜀黍顶原来的黄白忽然在一夜之间转成了红黑，顶上谷壳似的小片毛儿开始飞落。就是说，玉蜀黍它要授粉了，要开始结子了，秋熟天就这么来到了。先爷抬头望了一眼天空，刺白的光芒一根根在空中相互撞击得砰砰叭叭。要有风就好了，先爷想这季节是该刮些风的。有风玉蜀黍的授粉就敏快、均匀，子儿就长得壮实、齐整。把手从嘴里抽出来，在裤衩儿上潦潦草草擦了，先爷开始小心地用手去捏玉蜀黍穗儿。隔着厚厚的穗包皮，先爷摸到了熟萝卜似的软穗上，有一层不平整的半弹硌手的东西。一瞬间，先爷的心怦的一下停住不跳了，像门突然关了一样。他的手僵在穗儿上，脸硬在半空中，嘴紧紧地闭起来。片刻之后，当他认定是穗儿结的子儿在软弹着硌手时，如门又突然开了一样，涌在心里的隆隆狂跳，锤样砸在他胸上。他的脸上开始有了兴奋之色，干皱黝黑的皮下，仿佛有一条湍急的河

流。在穗包儿上的双手，冷丁儿癣症般奇痒起来。他把手拿回来在嘴前吹了一口气儿，走出围席，取下挂在干槐树上的锄，就在玉蜀黍周围嘭嚓、嘭嚓锄起来。溅落的土粒，像小麦、谷子样细碎、匀称，包含着热烫的秋熟期的金色郁香。从玉蜀黍棵前一锄挤一锄地锄到苇席下面，先爷累得喘气如碎麻绳一样短乱。他把苇席拆了，扔在槐树下面，盲狗不知所措地跟在他的身后。先爷不言不语，锄到围席的桩外，又回头锄到大水缸的外围，直到不小心锄头碰在了缸上，水缸发出了一声轻脆、湿润的尖叫才猛地立下，痴愣愣站了片刻，脸上灿烂出一层热笑，说瞎子，秋熟期到了，玉蜀黍结了子儿。

盲狗用舌头舔了舔嘴唇。

先爷躺倒在地上对天说，我熬到时候了，秋要熟啦。

盲狗又用舌头舔着先爷的手指。

先爷在盲狗痒痒的舌舔下睡了一觉。

醒来后又去细看那玉蜀黍穗儿，先爷脸上的兴奋就没了。他发现玉蜀黍叶上的墨绿不如先前浓重，透了一层薄薄的黄色。这黄色不仅下面的叶有，就是棵顶刚生不久的叶子也有。先爷种了一辈子庄稼，他知道这是玉蜀黍缺少肥料了。这是玉蜀黍结子的当儿，肥足才能子满。最好是人的粪尿。往年这季节他都在每棵玉蜀黍旁倒上满满一瓢人粪。他的庄稼，小麦，豆子，高粱，从来都是村里最好的。他是耙耧山脉无人可比的庄稼把式。站在玉蜀黍棵前，他的嘴唇已经干裂成这山梁上的旱地，可他没有过去喝水，也没有给狗舀半碗水喝。他不知道该去哪儿弄些人粪，村里的茅厕全都干得生烟，留下的粪便也晒得如柴火一样没有肥力。他和盲狗，已经许多天没有便粪的意思，肠胃吸去了他们吃下的全部鼠肉和骨渣。先爷想起了吃过的鼠皮，到沟下找了一遍，却连一张也没有。他猜想那些鼠皮在他去泉池担水时，都被瞎子吃尽了。从坡下气喘吁吁地爬上来，想问盲狗，可他只在它面前默着站了片刻，就去锅里喝了一碗漂有油花的煮肉水，没有盖锅盖，回身对狗说，渴了饿了去喝，然后就拿着粮袋回村找肥去了。

先爷空着袋儿从村落回来时拄了一根竹棍，每走三步都要停下歇一阵。他彻底没有力气了，把空袋丢在地上，到棚下看盲狗还依旧卧在那儿，锅里的一碗煮水也依着旧样儿，十一点油花仍是十一点。你没喝？他问盲狗说。盲狗微弱地动弹一下，他就过去用勺子舀着又喝了少半碗，十一点油花喝了五点儿，对狗说剩下的全是你的了。然后又回到了玉蜀黍前。这当儿再看玉

蜀黍叶，那层浅黄似乎浓起来，绿色仿佛隐在了黄色下。先爷想，你为什么没有早些备下肥料呢？你不是村里的先爷吗？我操你祖宗，咋就想不起玉蜀黍结子儿时候最需要肥料呢！

先爷这一夜就睡在了玉蜀黍棵儿下，第二天醒来发现有几片玉蜀黍叶上的绿色似乎退尽了，黄色像纸样布在叶子上。

第二夜先爷仍睡在玉蜀黍棵儿下，第三天醒来，不仅发现又有两片叶子自上而下虚黄起来，还看见穗儿上的红缨也过早地有两丝干枯了。捏捏玉蜀黍穗，软弱如泥，和他身上的骨头一样，硌手的那种隐隐的感觉烟消云散了。

第三夜在玉蜀黍棵下先爷没有睡，他用铁锹挖了一条长槽坑，尺五宽，三尺深，五尺长，刚能躺下一个人，或松松活活躺下一条狗。

是墓坑。墓坑紧临着玉蜀黍棵，有几须玉蜀黍根就裸在坑壁上。待坑挖成，先爷躺在地上歇了歇，到灶前看看锅里仍还盛着的半碗煮肉汤，六点儿油星依旧贴着锅边停泊着。他想喝，用勺子舀起重又放下了。他说过这半碗油水汤儿是盲狗的，他说三天过去了，你咋就不喝哩？瞎子。

盲狗卧在棚架下。这三天它一动不动地卧在棚架下，清凉的夜色浇在它身上。抬头朝先爷说话的方向注了一盲眼，它没有接话就又把头耷在了前腿上。天已经有了蒙蒙的亮，山梁上的夜色正和白天的亮光转换着。这时候先爷趴在缸上喝了几口水，取出一把剪刀，在缸壁底锥子一样钻起来。

先爷在缸底钻出了一个洞，有水渗出时，又用一把土将那小洞糊上了。做完这一切，似乎再也没有事情可做了，把锄挂在树上，把锹放在墓坑边，把水缸口用席盖严实，把棚架上的被子叠起来，把碗、筷、勺都收拾到棚柱下，最后在玉蜀黍棵前看了看蔓延在叶上的虚黄色，捏了如一兜水儿似的穗儿，转回头，太阳就呼地一下从东山梁的两个岭间涌将出来了，红渍渍一片投在山脉上，宛若山山野野都汪洋下了血。先爷立在玉蜀黍和棚架的中间，望着眼前的山梁们，似乎看到成千上万的红背牛群在朝四面八方走动。他知道他没有力气了，眼花缭乱了。揉揉眼，把目光往天空瞅了瞅，看见镶了金边的鳞片云，在太阳前跳跳跃跃，如游在一汪红湖中的无数的鱼。今天的日光少说有一两四钱重，先爷这样想着，扭头看了一眼挂在棚架上的秤，然后朝盲狗面前挪了挪，把它抱起来，放到那个墓坑里，让它把坑的四壁蹭一遍，又从坑里抱出来，说瞎子，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了，谁活着就把死了的埋

到这坑里。说到这儿，先爷把手放在狗背上梳理了它的毛，去它的眼角擦了一把泪，从口袋摸出一个铜钱儿，把有字的一面朝着上，拿起狗的右前爪子在那字上摸了摸，说生死由命吧，我把这铜钱往天上一扔，落下来有字的涩面朝上，你就把我埋在这坑里做肥料，有字的涩面朝下，我就把你埋在这坑里做肥料。

狗的两井枯眼盯着先爷手中的铜钱没有动，浑浊的泪水半黑半红地汪汪流出来，滴在先爷新挖的墓土上。

不用哭，先爷说我死了叫我变成畜牲我就托生成你，你死了叫你变成人你就托生成我孩娃，我们照旧能相互依着过日子。

狗的眼泪果然不流了，它想试着站起来，努了一下力，前腿一软又卧在了墓土上。

先爷说，你去把锅里的半碗油星汤儿喝了去。

盲狗朝先爷摆了一下头。

先爷说，现在就扔这铜钱吧，趁谁都还有些气力把谁埋进坑里边。

盲狗把盲眼对着先爷锄过的一片平地上。最后在狗背上梳了三把，先爷从土堆上站起来。太阳正快步地朝这条梁上走。仔细地辨听，能听见这空旷的焰地有旺火腾起的巨大声响，像布匹在梁地那边一起一落扇风。他骂了一句我日你祖先，最后瞟了一下铜钱，扭头对狗说扔了呵，便把那枚铜钱抛上了半空。太阳光密集如林。铜钱碰着那一杆杆日光，发出金属相撞的红亮声响，落下时，旋旋转转翻着个儿，把那光束截断得七零八落。先爷盯着从半空降下的铜钱，像盯着突然看见的硕大的一枚雨滴，眼珠僵呆呆的有些血痛。盲狗从那土堆上站了起来。它听到了铜钱下落时红黄的风声，仿佛一枚熟杏儿掉在了草地上。先爷朝那枚铜钱走过去。

盲狗跟在先爷的身后。

先爷到一锄土块前，腰没彻底弯下，就又直了起来，深长深长地叹了一口气，车转身平平静静说，瞎子，去把那半碗油汤喝了，喝了你有气力扒土埋我了。

盲狗站着不动。

先爷说，去吧，听话，喝了你就该埋我了。

它依然不动，前腿一曲，却又向先爷跪下来。先爷说，不用跪瞎子，这都是天意，合该我做玉蜀黍的肥料。然后他捡起那枚铜钱，过来亲摸着狗

头，说你觉得过意不去，我再抛两次铜钱，这三抛有两次背面朝天我死，两次光面朝天你死。

盲狗从地上站了起来。

先爷又抛了一次铜钱。铜钱就落在盲狗面前，先爷看了一眼，说声用不着再扔了，就软软地坐在了地上。盲狗寻着那落钱的声音，用前爪摸了钱面，又用舌头舔了那钱面，卧下来泪水长流。霎时，它的头下就有了两团泥土。

喝了那半碗油汤去吧，先爷说，喝了你就扒土埋我吧。说完这话，先爷起身去棚架的下面，抽出了一根细竹竿儿，二尺余长，中间的竹隔被戳通了，用嘴一吹，十分流畅。他把那竹竿塞进缸下的小洞，用胶皮垫了小洞周围，使洞边渗不出一丁点水来，然后把细竹竿的头儿一压，正好有一粒细水，嘀嘀嗒嗒，玉粒样晶莹剔透，一滴接一滴地落在玉蜀黍棵的最根部。立马，那儿的土地就响起了半青半红的吸水声，就湿下了一大片。

先爷用碎土围着玉蜀黍棵儿堆了一道小土圈，预防水滴多了流到远处去。做完这些精细的活儿后，他拍拍手上的土，扭头看看正顶的太阳，取下秤称了日光，是一两五钱重。然后把鞭子取下来，站到空地处，对着太阳连抽了十余马鞭子，使日光如梨花一样零零碎碎在他眼前落下一大片，最后力气用尽了，挂好马鞭，对着太阳嘶着嗓子道——你先爷我照样能把这棵玉蜀黍种熟结子你能咋样儿我先爷？

十一

日光中响起了沙黄嘶哑的回声，仿佛一面破了的铜锣，从这面坡地到了那面坡地去，愈走愈远，直至消失。先爷等那声音彻底净尽时，扯过一条苇席，朝那槽墓坑中走过去，对卧在墓坑边的盲狗说，埋了我你沿着我给你说的路道朝北走，到那条泉水沟，那里有水，还有满地黄狼吃剩的骨头，在那里你能活到荒旱后，能等到耙耧山人从外面世界逃回来。说可我是活不下去了，今儿死也是死，明儿后儿也是死。太阳正照在先爷的头顶上，头发间的土粒一摇一晃碰得叮当响。说完这番话，他拿手去头上拂了土，便紧贴着有玉蜀黍根须的一面墓壁躺下了，把苇席从头至脚盖在身子，说扒土吧，瞎子，埋了我你就朝北走。

山脉上静无声息，酷烈的日光中隐隐藏着火焰要突然腾起的活力。茫

茫空旷中，岭梁的焦糊味雾样卷动着。山脉、沟壑、村落、路道、干涸的河床，到处都旷日持久地弥漫着金银汤似的黏稠的光亮。

以为秋天无雨，冬天一定有雪，可冬天却迟迟未来。终于来了之后，又是一个干寒的酷冬。大旱一直无休止地持续到下年的麦天。这时节，终于有了云雨，时弥时散，反复半月之久，才算落下雨来。沉昏的天气，如日光样罩了耙耧山脉四十五天。雨水铺天盖地，下得满世界洪水涛涛。苦熬至雨过天晴以后，又到了种秋的季节。山梁上开始有人从世界外边走回来，挑着铺盖、碗筷，手里扯着长了一岁的孩娃。夜晚，踏着月光，那脚步声半青半白，时断时续。到了白天，山梁上便人流滚滚，拉车声，挑担声，说话声，望着山脉上偶有的青草、绿树的红惊白乍的哎哟声，像河流一样在梁道上滚动着。

紧随而来的是种秋。这季节逃难回来的村人们，噼啪一个冷噤，猛地发现各家各户都没有秋种子。整个耙耧山脉方圆几百里都没有秋种子。

忽然间有人想起了先爷。想起一年前先爷为了一棵嫩绿的玉蜀黍苗留在了山脉上。于是，村人都朝八里半外先爷家的田地走过去，就都老远看见那一亩几分地里，有孤零零一架棚子。到那棚架下，就又都看见凡先爷锄过的田里，草盛得和种的一样，厚极的一层绿色里，散发着纯蓝的青稞味和淡黄浅白的腥鲜味。听到了满山秃荒中这草味丁冬流动的声响，如静夜中传来的河水声。在这绿草中，村人们最先看到的是一株去年都已熟枯的玉蜀黍棵，它的顶已经折了，如小树一样的秆子，半歪半斜在两领苇席旁，那布满霉点的玉蜀黍叶子，有的落在草地上，有的仍在长着，如湿过又干的纸样贴在秆上。有一个和洗衣棒槌一样大小的玉蜀黍穗儿倒挂在玉蜀黍秆上，沉稳地在随风摆动。焦干的黑色的穗缨，被手一碰，就花谢样断落在了草间。村人们把这穗玉蜀黍掰了，迅速剥下穗儿上的干皮，发现这棒硕大的玉蜀黍穗儿，粗如小腿，长如胳膊，共长了三十七行玉蜀黍。而这三十七行中，只有七粒指甲壳般大小、玉粒一般透亮的玉蜀黍子，其余都是半灰半黄、没有长成就干瘪如瘦豆子样的玉蜀黍子。

这七粒玉蜀黍子，星星点点地布在一片灰色的干瘪里，像黑色的夜空中，仅有的七颗蓝莹莹的星。村人们望着这棒只有七粒玉蜀黍的穗，默默地站在棚架下，目光四处搜寻，便看见那大缸上的苇席被风吹到了沟边的锅灶旁。水缸里没有一滴水，有很厚一层土。水缸下插的一根细竹，已经裂下许

多缝。在水缸的东边上，扔有几个碗和勺。碗勺的上边，是挂在棚架柱上的一根鞭子和一杆秤。在水缸的西南五尺远，紧贴玉蜀黍棵的草地上，有一堆草地，凸凸凹凹高出地面来，又有一片草陷下地面去，正显出尺半宽、五尺长，三尺深的一条槽坑样。在那槽坑最头的深草中，卧了一只狗，枯瘦嶙峋的皮毛上，有许多被虫蛀的洞；头上的两眼井窝，乌黑而又幽深。它的整个身子，都被太阳晒干了，村人们只轻轻一脚，就把它踢到了槽坑外，像踢飞一捆干草。狗被踢了出去，槽坑当啷一下显出了它棺材样的墓坑形，村人心里哗啦一响，便都明白了这是先爷的墓，先爷就埋在这条槽坑里。为了把先爷移到老坟去，村人们把这条墓坑挖开了，第一锹下去就听到青白色的咯咯蹦蹦声，仿佛挖到了盘根错节一样儿。小心翼翼地拔了坑里的草，把虚土翻出来，每个村人眼前嘭的一下，看见先爷的裤衩儿已经无影无迹，成了一层薄土。他整个身子，腐烂得零零碎碎，各个骨节已经脱开。有一股刺鼻的白色气息，烟雾样腾空升起。先爷躺在墓里，有一只胳膊伸在那棵玉蜀黍的正下，其余身子，都挤靠在玉蜀黍这边，浑身的蛀洞，星罗棋布，密密麻麻，比那盲狗身上的蛀洞多出几成。那棵玉蜀黍棵的每一根根须，都如藤条一样，丝丝连连，呈出粉红的颜色，全都从蛀洞中长扎在先爷的胸膛上、大腿上、手腕上和肚子上。有几根粗如筷子的红根，穿过先爷身上的腐肉，扎在了先爷白花花的头骨、肋骨、腿骨和手骨上。有几根红白的毛根，从先爷的眼中扎进去，从先爷的后脑壳中长出来，深深地抓着墓底的硬土层。先爷身上的每一节骨头，每一块腐肉，都被网一样的玉蜀黍根须网串在一起，通连到那棵玉蜀黍秆上去。这也才看见，那棵断顶的玉蜀黍秆下，还有两节秆儿，在过了一冬一夏之后，仍微微泛着水润润的青色，还活在来年的这个季节里。

想了想，就又把先爷原地葬下了。把干草似的狗并着先爷埋在了那条墓槽里。新土的气息，在这面坡地漫下了浅浅一层温暖的腐白。埋至最后，要走时有人在棚架床的枕下，发现一本被雨淋过的万年历。有人在草地上捡到一枚铜钱，铜钱上生满了古味的绿锈。把那绿锈粗粗糙糙抹去，发现铜钱的这边；是有字的涩面，铜钱的那边，也是有字的涩面。没人见过两边都有字样的铜钱，村人们传看了一遍，就又把它扔了。日光明亮，铜钱在半空碰断了一杆又一杆的光芒，发出了当当唧唧一朵朵红色花瓣的声音，落在田地，又滚到沟里去了。

人们把那本万年历拿了回去。

日子就这么一日日走来，到了再不能拖延种秋的时季，耙耧山脉的村人，吃完了带回的讨食，终是寻不到秋天的玉蜀黍种子，三村五邻的人们，又开始结队潮水般朝世界外面涌去逃荒。也仅仅不足半月光阴，数百里的耙耧山脉，便又茫茫地空荡下来，安静得能听到日光相撞、月光落地的轻脆响声了。

最终留下的，是这个村落中七户人家的七个男子，他们年轻、强壮、有气力，在七道山梁上搭下了七个棚架子，在七块互不相邻的褐色土地上，顶着无休无止酷锐的日光，种出了七棵嫩绿如油的玉蜀黍苗。

耙耧天歌

—
一世界都是秋天的香色。

熟秋的季节，说来就来了。山脉上玉蜀黍的甜味，黏稠得推搡不开。房檐上、草尖上，还有做田人的毛发上，无处不挂的秋黄，成滴儿欲坠欲落，闪着玛瑙样的光泽，把一个村落都给照亮了。

一个山脉都给照亮了。

整个世界都给照亮了。

旺收呢。这样的年景，先是浅旱，后是深涝，到了玉蜀黍授粉的关口，该雨是雨，该日是日，结果平地川地，收成一般，山地梁地，却旺收得罕见。玉蜀黍穗人腿似的，秆儿都被压得驼了，一些还骨折，卧伏在了地上撑着生长。那被叫做尤四呆子村的尤家村落，原本都是些坡地，其旺收的景况是不消说的。白露和秋分之间，便有人开始收获玉蜀黍。尤四婆家的地全在梁上。全在离村最远的梁上。去年调整地块时节，村人各户都嫌那地遥远，村长说尤四婆子，你家三傻四傻肯吃，那地你家种吧，想种几亩都行。尤四婆便领着她的傻妞呆儿种了。种了一道山梁，也许八亩，也许十亩，哪料它今年就旺收得山山海海哩。

尤四婆已经领着她的傻妞呆儿来这收了三天，运了三天，一道梁才收获了三成有一。人是累了，也被旺收弄得烦了。无边无际的玉蜀黍地里，绿秆枯叶棚着，人钻进去同入了海样。尤四婆把掰到竹篮里的玉蜀黍往田头运着。运着的当儿，她就听到身后三妞儿青灰灰的尖叫：“娘——娘——你管不管你们四傻子，他追着撵着摸我的奶哩，把我的奶咪咪都捏得疼哩。”田头已经码起了一条堤似的玉蜀黍棒子。天高远得很。云淡远得很。玉蜀黍那紫色缨丝脆碎成粉末腾起来，在梁道的日光下荡来荡去。尤四婆循着唤声回过身去，果然见四傻在三妞身后追着，把三妞的前衣襟儿扯开了，她那胀鼓的双奶兔头样白亮亮地欢蹦乱跳，仿佛立刻会跳跃下来。尤四婆愣住了，她

看见三妞被四傻抓了奶子，脸上没有羞耻，没有苦相，倒是有一层浅红色的快活年画一样贴着。而在三妞身后呆立着的四傻，一边嘿嘿地笑着，含了口水，又含了两眼对娘惧怕的泪。尤四婆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她想问个清醒明白，可又觉得这双儿女是一对透呆，不知该从哪儿破题问起。就在这犹豫的当儿，她的眼前一晃，男人尤石头立在了田头上。他说是四傻先动手去扯三妞的扣儿哩，我在边上看得清白呢。尤四婆把目光从男人身上收回来，望着四傻说：“四娃，你过来，娘给你说个事儿。”四傻娃便迟迟疑疑过来了。尤四婆手起手落，一个耳光打在了四傻的脸上。

四傻捂着脸呜呜哦哦地哭将起来。尤四婆子吼：“不知道三妞是你的亲姐啊！”四傻朝着玉蜀黍地的深处走去了，就像一条被打了的狗躲到草丛深处呆着样，盘坐在玉蜀黍的棵秆上，盯着天空哭起来，弄得一面坡地都是四傻青痴痴的哭唤声。

以为一切也就过去了，风息浪止了，该接着紧收旺秋了。尤四婆把地上那篮玉蜀黍穗倒出去，对她的男人说，你走你的吧，忙得昏天黑地，以后你就不要隔三错五地回来了。然后，她旋过身子，看见三妞依然在那儿死死盯着她，像饿了要吃那样满脸可怜相。

她说：“把你兄弟打了，你还想咋样呢？”三妞说：“娘，我想有个男人哩，想像大姐二姐那样有个男人搂着睡觉哩。”尤四婆轰隆一下愣住了。

她男人也轰隆一下愣住了。站在玉蜀黍穗堆旁，看着比她高出一头、宽出半肩，胸脯如山样隆着的痴三妞儿，她猛然灵醒三妞已经二十八岁了。想到三妞二十八岁时她把自己吓了一跳。她二十八岁那年，早已经生完了四个娃娃。就是在她二十八岁那一年，四傻儿岁半时候，她男人朝着那边走去了，丢掉这活生生的日子不要了。那一天他们抱着四傻去了镇上卫生院，是卫生院的大夫把他们尤家日子中的最后一滴灯光吹熄了。她十七岁时是哼着戏文嫁到尤家的，十八岁开怀生育，平均年半给这世上送来一个妞儿，生完第一个妞儿时，她还在月子床上享受着男人的侍奉，哼唱了一个月，可没想到的是，她生的大妞、二妞、三妞竟都是痴呆，都是在长至半岁当儿，目光生硬，眼里白多黑少，到三岁、四岁才能开口叫娘，五岁六岁，还抓地上的猪屎马尿，十几岁还尿床尿裤。因为一连三胎傻痴，吓得她和男人不敢生了，连一句戏文也不再哼唱了。然歇了几年身子之后，想要个男娃，怀着撞命的心情，又彼此劳累身骨，再一次却果真生了男娃，且半岁之后，娃娃就

能咿呀说话，八、九个月，就能满地跑了。以为终归算生了一个精灵，有时也哄着娃娃念唱几句戏台上的话，哪知娃娃岁半时候，淋雨发烧，本是家常病症，可烧了一夜，来日做爹娘的细心一看，娃娃嘴歪眼斜，话又不会说了，饭碗也不会端了，除了呵呵地傻笑和嘿嘿哦哦地呆看，其余一无所知。

全村人都为这一变故惊着。尤四婆和男人尤石头的脸上、身上、屋里、院落，到处都惊满了苍白和漆黑。

村人们说快到镇上卫生院瞧瞧吧。便就去了。

大夫问：“他兄弟几个？”尤四婆说：“姐弟四个。”大夫问：“他姐们好吧？”尤四婆说：“姐们心里……有些不够数哩。”大夫微微怔着，盯着尤四婆看够了年月，说你家祖上有没有这病？尤四婆说没哩，我爹我娘都是全人。大夫说，你爷你奶呢？尤四婆说，也是全人。大夫说，你祖爷祖奶呢？尤四婆说我没见过他们，可我爹说我祖爷活到八十二岁还能在村里耍狮子跳龙头，我祖奶七十九岁时还能大大段段地唱戏文。大夫不再对尤四婆询问啥儿，他把目光辗转到尤石头的脸上去。

大夫说，你呢？尤石头默死着不语。尤四婆扛了一肩男人，说问你哩。他才吞吞吐吐说，我爹有过羊角风，我三岁那年爹正在梁上犁地，病一犯扶着犁就栽进沟里死了哩。

· 214 ·

尤四婆的目光直硬了。大夫便出了一口长气儿，释然地说你们回家吧，这病请了华佗也没法救治了，是隔代遗传哩，你们生四个娃娃四个是痴呆，生八个八个是痴呆，生一百有两个五十都是痴呆儿。回去好好思谋思谋你们如何陪着这四个痴呆过一辈子吧。

不消说啥他们便走了。回耙耨山脉深处的尤家村落了。一路上，他都背着四娃儿跟在她身后，刚出镇子时彼此还有一搭儿没一搭儿的说些啥，然到日将西去，日头酷烈时，他们就彼此不言不语了。累了哩。连娃娃都在他肩上流着口水睡了呢。可至村岭下边的十三里河边时，他立下看看那河水，又扭头看看肩上的傻娃娃，没想到那娃娃在梦里似哭似笑地朝他咧咧嘴，然后突然一阵哆嗦，眼就泛白了。这景况正让他吃惊，娃娃的异样却又风吹云散了，对他哭半声笑半声睡着了。

他立在河边无休无止地盯着傻痴娃娃的脸。

走远的媳妇回过身子唤：“走啊——快走啊——天要把人热死哩。”他说：“你先抱着娃娃到前边树阴儿里歇一会，我喝口水立马就赶上来。”她接

过孩娃到一棵楝树下边等去了。她等得月深年久、天昏地暗也没见男人走上
来。她沿着河岸边边走边唤：“妞她爹——娃他爹——你死哪去哩？——你死哪
去了娃他爹！”沿河走了数百步，她在一个水潭边上看见了那让她生了四胎痴
呆的尤石头，跳河死后漂在潭边如一大段枯腐的树身儿。她迅疾地跑到潭边
把他拖上岸，把手放在他的鼻前试了试，愣一会儿，马一样往村落里边奔去
报丧了。

男人就死了。被未来的日子吓死了。男人死了，日子中的光亮便呼地暗
下来。农忙时没有了扛锹拿镰的人，农闲时没有了聊天解闷的人。就是冬天
水缸冻裂了口，想用铁丝捆上，都要尤四婆子自己动手了。

那年麦天，她把四个傻痴像四只狗样拴在麦地头的树下，在他们面前放
了蚂蚱、麻雀和圆石、瓦片供他们耍着，自己在田里割麦。从日出割到日正
顶上，回到树下歇时，看见四个孩娃把那蚂蚱和麻雀用石头在瓦片上铿铿锵
锵砸了，砸得麻雀脑浆迸溅，鲜血淋淋，蚂蚱头像蒜汁样摊在瓦片上。四个
孩娃在分吃着麻雀的腿、翅、肚子和头哩，一个个的嘴上、脸上都红红海海
一片，弄得一世界都是麻雀青红的生血气息呢。

尤四婆先是惊着，呆呆地立在那儿不动，后来就冷丁儿号啕起来，哭得
死去活来，面对着埋了男人的那方梁地，边哭边骂道：“尤石头，你这该千刀
万剐的享福去了，把我和孩娃们留在这个世上受苦受难哟。”

又骂：“你这狗人还算男人吗，你坑我害我，还坑害这四个孩娃儿。”

还骂：“你以为死了就好啦，死了你能安生享受啦，给你说，孩娃们一日
不成家立业，我一日就不让你这狗人安宁哩。”

她说：“姓尤的，你给我滚过来，你躲离开这世界到哪儿去了哩。”

她说：“你出来给我跪下哟姓尤的，跪下看看你的四个孩娃儿。再看看我
一晌儿独自割了多大一片麦。”尤四婆骂着说着时候，声音就由大到小变得
嘶哑了，脸色也由青怒转成了灰白色，慢慢的哑无声息，盯着眼前的一片空
地不动了。那空地在麦田和梁道的正中间，有草席样一片，生了许多黄色礅
石和茅草。茅草从礅石缝中扎出来，把礅石盖在草丛下。她男人尤石头果真
就跪在那片空地上，把茅草压倒了一片儿。日光把他的影儿晒得和蝉翼一样
薄，且是一种灰白色，在青茅草和黄礅石上晃动着。远处收割的村人，都已
回村吃过午饭，磨了镰刀，重又从村里出来，朝自家麦田摇过去。有的正在
田里把割过的小麦摊开来，请那日头晒干。她男人跪在那儿，先还抬头看她

一眼，最后就深深地把头勾埋下去了。

他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是你哩。”

他说：“留下你在世上吃不完的苦，受不完的累。”

他说：“你再难也要把孩娃们养大成人哩，他们成家立业了，你就有好日子过了哩。”

说到孩娃，尤四婆回身望了一眼，看见那四个傻痴仍在吃着生雀蚂蚱，慢慢的她脸上那伤鳞鳞的白色淡去了，刚才失了的青色重又走回来。她冷不丁儿从地上抓起镰刀，朝前扑了几步，挥着镰把疯了样朝男人尤石头的身上打起来。头上、脸上、胳膊上，镰把落到哪儿是哪儿。一个山坡都响满了青白色的抽打声。从这面山坡又响到那面山坡去。日光被她挥着的镰刀割得零零碎碎。细长的凉风也被打得一截一截，变得热烫起来了。

又一年，割完了麦，却是种不上秋。有的人家种上的秋庄稼都已露了苗，可她的麦地却还一块块白在天底下。各家的耕牛都忙得昼夜不消停，尤四婆只好借着月色，用锨在麦茬地里翻挖着。她在田头上铺了一领席，让四个傻娃在那席上睡着觉，自己脱了上衣，从田的这头翻到那头，又从那头翻回来。新翻的土地里有一股清新潮润的泥土味。泥土味是一种深红色。旺茂的麦茬白亮亮在月光里，散发着温热腻人的白色的香，那两种红白味道，如烟如雾样在夜里流淌着，还有她翻地的吱喳声，孩娃们睡着后的鼻息声，都在水样的月色里漫漫地流。尤四婆翻地翻到累极时，刚坐在凉爽的新土里歇下来，这当儿就从梁上走来一个人，是邻村别姓的中年汉，他过来把锨插在田头上，望了赤裸着上身的尤四婆子说：“还没翻完呀？”尤四婆忙去地边穿她的布衫子。男人笑了笑，说：“别穿了，我啥儿没见过？”尤四婆就又坐到了原地上，脸和奶子都对着那男人。

男人说：“要我帮忙翻地吗？”尤四婆子说：“你翻吧。”男人说：“啥报偿？”尤四婆子说：“你要啥报偿？”男人说：“我把这地翻得比牛犁得还好，坷垃打得和磨面一样碎，可你得就这么赤裸着坐在田头上，让我扭头、抬头都能看见你的上半身。”尤四婆说：“你翻吧。”男人说：“地翻完了，我再给你种上秋，没别的啥要求，就是今夜咱俩在这梁上睡一夜。”尤四婆说：“别动嘴，你赶快翻地吧。”男人就弯腰翻地了。男人翻地果然比女人好许多，快许多。铁锨往地上用力一扎，前后推一下锨把，弯下腰，卖力一翻，一股生土的香味就漫卷在了田地上，这时候男人就抬起头，望一眼裸了半身

的尤四婆子，说：“你自个不知道你自个的奶子好看吧？”然后又翻地，又抬头，说：“我留心看了，几个村的女人就数你的奶子好，奶过四个孩娃，还直挺挺地立着哪。”再翻地，再抬头，说：“天凉了你可以把布衫披身上，可扣子不能扣。”尤四婆就把布衫披在身上，又把四个孩娃用单子盖了盖，重又回到原来坐过的席角上，端端的露着胸脯和双奶，端端的对着那男人。男人一边倒退着脚步翻着地，一边不时地抬头望那挺立的奶，为了看得方便，他把地翻到头时，不是转身从那头翻回来，而是从那头走回来，重从这头退着看着翻回去。且每看一眼，都要对尤四婆说一句花好月圆的话。尤四婆不接那男人一句话，就那么裸着身子裸着奶，把胳膊交在一块放在双膝上，或者把胳膊放在两侧旁，任那男人远远近近、细细微微地看。山脉静得如卧下睡了的一片牛。尤四婆的男人尤石头就坐在尤四婆的身后边。

他说：“这男人你不知道他是谁？他是对面村里的一头驴。”

尤四婆子不搭不理尤石头。

他说：“娃他娘，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是这样不要脸面、不知羞耻的死女人。四个孩娃要睁开眼看见你这副模样儿，不张开四个疯口把你吃了那他们就不是我的孩娃儿。”

尤四婆这当儿才扭了一下头，借夜色看了一眼尤石头，“呸！”把一口痰吐到男人的面前去，说：“要脸面你去翻地呀，去和那驴一样把地翻一遍。”

尤石头便不再言语了，嗫嚅几句缩在了她身后。她听见他在她身后嗡嗡嘤嘤的哭。尤四婆不再回头和男人说话，也不再瞧自己的男人一眼。她如泥塑木雕一样刻板板地坐在那儿，一直坐到地被那男人翻剩下窄窄的一条，像一根灰色的布带样撑在沟边上。这当儿那个男人也累了。男人想到了别的事。

男人说：“咱俩睡一会儿再翻吧。”尤四婆说：“一口气翻完便一个心思睡觉了。”男人说：“地头那一片三角也翻吗？”尤四婆说：“翻了嘛，能种三五十棵庄稼哩。”最终，沟地的白色麦茬不见了，在月落星稀的夜缝里，土地变成了深红色，细碎绵软如铺了厚厚一层朱红的花。有夜露浸挂在了田头草尖上。大妞在睡梦里爬起来，没有睁眼蹲在四傻的脚边尿下一泡又睡了。四傻的脚淹在白汽腾腾的尿水里，他把脚一缩，翻个身子说：“娘——娘——谁把我的脚放在锅里煮了哩。”尤四婆又一次过来给孩娃们盖好单子，说：“睡吧你，没人煮你的脚。”这当儿，那男人踏着他翻过的土地情意

得得地过来了。他身躯宽阔，走路有力，每走一步脚都在虚地里陷下极深一个坑。尤四婆望着走近的他，把身子往孩娃们的远处挪了挪，三下五下就把布衫的两袖穿上，将扣子扣上了。

男人把铁锨扔到一边说：“你还扣扣干啥呢？”

尤四婆膘了一眼那男人。

“你打不打算娶我呀？你不打算娶我你就别碰我。”

男人有些怔住了。

“咱可是提前说好的，说好地翻完就在这梁上睡一夜。”

尤四婆说：“你还说帮我种上秋庄稼，你帮我种了吗？”

男人生气了，男人一把抓起了那张锨。

“我累了一夜，天都快亮了，你要敢不让睡我就一锨劈了你。”

尤石头脸便苍白了，咚一声在那男人面前跪下了。

尤四婆望了望尤石头和那男人举在半空的锨，又望望那男人赤青的脸，从从容容迎着铁锨走几步，蹲在铁锨的下边说：“那你就把我劈了吧，我有四个傻痴娃儿拖累着，我早就不想活了哩。劈了我你也不用去偿命。你把我四个孩娃养大就行了。”

尤四婆说得自自在在，轻轻松松，对男人举起的铁锨不见一点惧怕。亮亮一层薄光清凉凉地落在她脸上。她说：“你劈呀，不怕养活我的四个孩娃你劈呀。”

那男人扭头望了一下身边的苇席，看见那四个傻痴全都醒过来了，揉着眼，盯着他和尤四婆咿咿呀呀，男人终于放下了铁锨，朝尤四婆的胸上不轻不重地踢一脚，说：“妈的，火了我就做歹奸了你。”

尤四婆抹擦掉胸前的土，“奸了我我就吊死在你家门框上，你照样不是抵命，就是得把四个孩娃养大到立业成个家。”

那男人站一会儿，骂骂咧咧走去了。天色就在那男人的脚步声和尤四婆与她男人尤石头的目光中叽叽汪汪亮起来。

尤四婆就这样把她的土地翻过了，种上了，施了肥，锄了草，收了这季又忙着那一季。季节像黑夜白昼般在她身后催逼着，把她的四个傻痴孩娃催逼逼地一日一日养大了，她的头发便白了，人也日渐地老了去。

眼下，在这个正收旺秋的季节里，三妞想有家了呢，想有男人了，明白男女之事了。这使尤四婆有些冷丁不防呢。过了五十岁那年，尤四婆把大姐、二妞寻了婆家嫁出了门，让她们有了男人有了家，日子虽和她的日月一样有缺残，可也算有日光月色的日子哩。大姐、二妞虽痴呆，可病不犯时能干活、能钉扣，还能从一数到十。知道去买盐时把零钱找回来。知道有男人看时把头低下来。只是病犯了才躺在地上，口吐白沫，浑身痉挛不省人事。而三妞就不一样了。三妞病不犯时从一数不到七，去村头打油买盐从来不知道把零钱捎回来，每次月经来了都要尤四婆帮她去收拾。尤四婆以为她一辈子不会明喻男人、女人的事，可这会儿她说她想有个婆家哩，想和大姐二妞一样有个男人哩。在熟秋的王蜀黍地里，盯着三妞脸上那层兴奋和浅红，尤四婆看见日光中的金星在王蜀黍的棵间飞动着。天高远得很。云也疏散得很。梁沟那边收王蜀黍的声音吱嚓吱嚓地走过来。飞尘连续不断地响着落在王蜀黍的干叶上。寂静又把尤石头从坟地招将回来了，尤四婆就当着男人问：“三妞，你刚才说啥哩？”

三妞梗了一下脖，说：“我想有个婆家哩，想夜里和大姐、二姐样搂着一个男人睡觉哩。”

尤四婆想了一会说：“想要啥样的男人呢？”

三妞说：“想要一个全人哩。不是瘸子。也不是独眼龙。是一个好男人，还不让我下地掰王蜀黍的那男人。”

尤石头说：“三妞呀，你都没看看你自己是个啥儿模样哟。”

尤四婆说：“啥模样？啥模样都是你家传下的。”

尤石头说：“她能找个全人吗？”

尤四婆朝着地上“呸！”一口，用鼻子哼了一下道：“就要找个全人呢。找不到全人也要找个半全人。你在山脉上去一村一村给我察看。察看谁合适三妞嫁过去。”

这当儿，三妞奇异地望着尤四婆：“娘，你也是疯子，也是羊角风，没人你跟谁说话呀。”

尤四婆说：“三妞，掰王蜀黍去吧，以后四傻再扯你的衣裳你就掴他的脸。收完秋，种上麦，娘去给你找个好婆家，找比你大姐夫、二姐夫好的男

人给你成个家。”

三妞的眼睛瞪大了，微微有些下扯的嘴角跳动着，脸上的浅红立马桃花一样灿烂了。

她跳着往玉蜀黍地深处走去了。立刻这道梁地里就响起一片黄脆的紧收旺秋声，像一片漫出河岸的水样朝着四处响起来。浓烈的秋香和玉蜀黍棵被胡乱踩倒后冒出的青腥气，混合着烟一样在日光下铺天盖地，汪洋一片了。

秋收在忙乱中过去后，山脉上立马光鲜秃秃了。玉蜀黍棵都被刨出来铺晒在各家的田头上，待冬天来后晾晒干了做柴烧。赤裸在山脉间的田地里，有人家已经开始扬鞭犁地、播种小麦了。有人家因为缺牛少犁，就用铧在那田里劳作着。尤四婆领着三妞四傻第一天翻地时，她下沟小解一趟，回来看见三妞自己解了衣扣，让四傻吸她的奶子，还发出哧哧的笑。

尤四婆惊奇地怔一会儿，知道为三妞寻找婆家的事刻不容缓了，便扛了铁铧，立马领着一双儿女回到家里，把四傻咯嚓一下锁进了厢厦的一间小屋。这是村头的一方小院，满院子都吊满了玉蜀黍，满院子都堆砌满了旺秋的光色和香味。房舍布局是三间上房，两间厢厦。三间上房东西两屋她和三妞各铺下一床。两间厢厦，一间是灶房，一间住了四傻。四傻的屋窗条儿是杂木椽子垒进墙里特制而成的，当初他们姐弟四个，谁病犯了，谁哪几日疯傻过重，尤四婆就把谁锁进那间狱似的屋子里。门是水曲柳和柿木杂合，二寸厚重，在外面锁上，任你如何在里面翻天覆地也砸不开。眼下，四傻被锁进了这间屋里，他像受冤的犯人扒着窗子唤：“娘！娘！我没犯病呢，我心里灵醒呢，我不摸三妞的奶咪咪了好不好？”尤四婆不理四傻，她换了一身洗过的浆蓝衣裳，在窗前用断桃梳子梳了几把头发，把几个冷馍拿出来放在灶房案上，挖半碗面放在锅台角上，将三妞拉到灶房门口指着说：“娘去给你找婆家去了，晌午烧一碗面汤，你和弟各吃两个蒸馍。把汤用小碗从窗里给四傻递进去。”

尤四婆问：“会吗？”

三妞说：“会。”又说：“娘，给我找个好婆家，找个全人做男人。”

尤四婆不再说啥，用碗在院里捡了半碗碎石头从窗里递给四傻，说：“慢慢数吧娃儿，数对了娘就开锁让你出来，数不对你就在屋里别急。”然后尤四婆就出门上路去了。

一个在街上奶着孩娃的中年女人问：“尤四婆，大忙天儿你去哪？”

尤四婆说：“一个亲戚病了哩，我去瞧一眼。”

女人说：“不种麦了？种麦要紧哩。”

尤四婆说：“病是绝症呢，不种麦我也得去一趟。”

尤四婆没有对人说她去给三妞找婆家。因为她养了四个傻痴，在耙耧山脉无端地驰名，左右村邻都不把尤家村叫尤家村落了，都叫尤四呆子村。尤家村人一边恼怒那外乡人的无礼，一边恼怨尤四婆败坏了村里的洁净清名。几年前她家大妞、二妞曾寻过几处婆家，都是村人密告致使她们姐妹迟迟嫁不出门去。尤四婆就寻衅地竖在村街东头上，血裂着嗓子骂：

“喂——尤家村的老少都听着——我日你们祖宗八代哩，挖你们八代祖坟哩，你们不让我家大妞、二妞有个好婆家，你们说告人家我尤四婆家一窝傻痴，一窝傻痴是碍了你们日夜在床上日弄的事还是挡了你们家老人想去找阎王老爷的道——？喂——尤家村的人都听见了吗——从今儿起我家妞嫁儿娶谁家要多说一个字我让他嘴上长疮牙缝流脓喉咙眼里得绝症死了入坟遇上盗墓贼——盗墓贼盗了他家新坟老坟坟骨头还被野狗扯咬到荒岭上——”

尤四婆又立在村中央的一堆粪上骂。立到村西的一个树桩上吼。她横叫竖吼从村东走至村西时，各家大门都敞开着，从门里挤出来的人头如挤到菜园外的茄子一样儿，可待她在村西骂完了，折身回去时，各家的大门却都关严了，闷死了，一条街道空空荡荡，一个人影也没了。鸡猪都吓得躲到了檐下或是墙角里。

半年后，大妞、二妞就都出门远嫁了。大妞的男人是瘸腿，一根拐杖连睡觉都得靠在床头上。二妞的男人是个独眼龙，那一只坏眼永远都如没有洗净沾有泥黄的物。成家前他们都问尤四婆，说你闺女真的病好了？尤四婆说：“不信你们到村里问问嘛。”他们就都到村里打听了，村里人都说，没听说她家闺女有病呀，小时候有过也都好了呢。

瘸腿娶大妞是在那年下半年，许是因为喜日那天，冬末的天上飘着雪，他们的日子就过得缺光少色，寒寒凉凉的。可独眼娶二妞是在来年开春时，那一天日光明丽，风像丝绸样从梁上滑过去，然他们的日子却一样磕磕绊绊，不见风调，也不见雨顺。在新婚夜里，二妞就犯病口吐白沫。独眼还是行做了床上的事。后来他们每有床上的事二妞就犯病。只能一天到晚吃药了。尤四婆是在二妞出嫁的那年夏天去瞧了二闺女。村里距二闺女家有三十几里路，可她刚走了十里就闻到了二妞喝药的哭声拌着紫褐色的药味飘过

来。到二闺女家，她看见那上房下堆的中药渣儿和窗台一样高。她对独眼说：“是你有了床上的事她才犯病的，你就不能不要床上的事？”独眼说：“我三十七岁才成了这个家，没有床上的事我成家干啥呀？没有床上的事我家咋样传后呀？”

自此尤四婆再没去过老二家。也很少往大闺女家里走动。如今，她不知道她们的病咋样，不知道二女婿让二妞怀上孩娃没。本来她计划着秋忙过后去看看大妞和二妞，可秋忙未过，三妞的出嫁当当叮叮急奔着又逼到跟前了。

山梁上空旷无际。新翻土地的气息在风中一股股地漫卷开来。不时有到镇上赶集的人和尤四婆相向而去，朝耙耨山外的方向越走越远。尤四婆是朝着山脉的深里走。她的大妞、二妞都嫁到了耙耨山深处。山外人一般不愿到山里娶媳妇，嫌走一回丈人家里太费力，更何况他们尤家这样的傻痴，就只能往人稀草荒的深山里嫁。尤四婆走得又快又急，影子在日光下像黑色的薄纱飘移不定。李家屯、刘家涧和大、小秀才庄都如纸张样飘往她身后，搁挂在日光下的坡面上。她独自走着，许多鸟雀、蚂蚱的声响伴着她。到了晌半，日将平南时，她听见她的脚步如老年人的巴掌样木木地散开来，朝远极的地方荡过去。她有心看看她脚步的声音是啥样儿，抬起头却看见男人尤石头随在她身边。她说：“你去哪？”

· 222 ·

他说：“你前边向西走，吴家洼有弟兄五个光身哩，哪一个都和三妞般配哩。”

她便立下来，怀疑地盯着男人看一阵。她看见有只飞蚊落在男人的左脸上，便顺手把那飞蚊拍一下，又起步朝前走去了。到了一个丁字路口她迟疑地站下来，男人说：“你往西拐呀。”她就西拐了，就看见吴家洼村朝她迎过来了。村子不算大，一百多口人，村头上有迟刨玉蜀黍秆和耕播小麦的村人忙碌着。因为她穿得新整、走路快捷，村人们都停下手里活儿望着她。望着她时就有她在娘家做姑娘的姐妹遥遥远远将她辨认出来了。那是一家儿孙满堂的大户人，祖孙三代拉一张耨在田里播小麦。他们都把手棚在额上遮着日光遥遥地望，然后拉着边绳的一个婆子就把绳子忙不迭扔掉了。

她的儿媳问：“娘，你干啥？”

婆子说：“那人像是我在娘家时的姐妹哩。”

尤石头便把尤四婆拉住立在村头让她等一会。

来了的婆子唤：“喂——是姓尤的大妹吧？”

尤四婆略一惊怔叫：“姐——是你呀。”

婆子说：“大忙的天，你咋来了哩？”

尤四婆说：“我来给三妞找婆家，听人说你们村有户人家弟兄五个没媳妇。”

她们就立在路边上，彼此怔怔地隔了距离望一会儿，眼角便都蓄有泪水了。做姑娘时她们一同下地、一同担水放牛，出嫁了却硬是很少谋过面。说起来婆子只比尤四婆年长大半岁，不消说日子中的许多风调雨顺，尤四婆也是比不得，然她人却比尤四婆老态了十余年，刚到六十岁走路就高腿低脚了，脸上的皱纹也沟壑密布。尤四婆望着那婆子，说姐，你老了，头发全白了。婆子说你也老了哩，知道你不到三十岁守寡带了四个傻娃娃。我总说去看你和孩娃们，却总也偷不来空闲儿。尤四婆说你孙子、孙女还好吧？听说你家上房翻盖成瓦房了，因家里的疯傻儿女拴着腿脚离不开身，盖房时也没来替你烧把火，做锅饭。

婆子便愣将下来了，“你今儿出来三妞、四傻咋办呢？”

尤四婆说：“我把四傻锁进屋里了。”

老姐妹就那么在村口的田头说了一世界的话，直到小麦耩叮叮当当播过来，扶耩的老汉催她们回家去，才都想起该往家里走去了。

走进去看到的果然是一所新盖的瓦房院落，上房、厢厦的砖墙上那硫磺的味道还未飘散干净哩。院里甬路上和院中央的一棵椿树下，都还盘旋着一股一股的砖瓦气息。尤四婆在椿树下颂赞了好一阵子那瓦房的高大、亮堂和椽檩的粗直，木质的上好，羡慕了人家日子的顺畅，最后就破门，入了正题儿，说了许多三妞和四傻姐弟羞耻人的事。婆子生了火，淘洗了菜，擀了一案面，让水在锅里煮着就去了村后的一户人家，转眼工夫就把五个弟兄的老大唤了来。老大已近四十岁，人单瘦，背微驼，听说有人愿把闺女嫁给他们弟兄五个中的哪一个，一进门脸上就有了春迟花慢的笑，双手捧了一堆新枣，让尤四婆坐在一棵椿树下面吃着枣，彼此先说了庄稼、收成、旱涝、房舍等一串儿七零八碎的乡间话题。

尤四婆问：“你弟兄五个都没成家吧？”

老大低头苦笑一下，“都没哩。”

尤四婆说：“我闺女今年二十八，是虚岁。”

老大说：“我家老二三十五岁，老三三十三岁，老四三十岁，老五小，才二十七岁。”

尤石头说：“老二、老三都行。”

尤四婆说：“我看让我姑女嫁给老四年龄最合适。”

老大说：“弟兄五个中，老四长得好，会木匠，已经有媒人给他说合着邻村的姑女了。”

尤四婆说：“老三呢？”

老大说：“三婶给我说了，说你家三妞有点羊角风，可人长得不丑，会干活，会做饭，有时候还能做针线。我家老二是个聋子，小时候过年放炮震的，可他除了耳聋没别的毛病，你觉得合适可以和我家老二订婚。”

尤石头说：“倒真是和老二般配哩。”

尤四婆说：“那不行。我就是要给三妞找个全人儿。找个全人我家一分彩礼不要，还倒赔给男方一路箱桌，一张椿木双人床和一应的床上被褥、男方一年四季的两套衣裳。”

尤石头惊着：“家里能陪起这些？”

尤四婆说：“你别管。”老大说：“东西是不少，可我们弟兄几个是娶媳妇，不是娶东西。”

· 224 · 尤四婆说：“我让一步，除了你这聋子兄弟，你们弟兄四个中哪个都行。”

老大从凳上站起来，拔腿欲走，“让聋子和你家订婚，还是看在我三婶的份上哩。”

尤四婆也从凳上站起来，拉下脸来恶恶道：“走吧你，弟兄五个都一辈子打着光棍吧。”

尤石头忙在边上拉了一把尤四婆。尤四婆立马把他的手打到一边去。那老大不知所措地立在那，望着从灶房走出来解围的三婶。尤四婆折身往大门外边走，腿脚快快匆匆，村街上有了许多收工的村人，大伙儿望着尤四婆，劝她回去吃完午饭再走，尤四婆却只回头望着呆在那瓦房院里的老大，逼问说：“除了聋子你说行不行？”见老大朝她摇摆了一下头，就从村人们的目光中蹚走了。

也就走了呢，留下一瓦房院都是做好的饭和菜。

日头已经正顶，山梁上有了薄淡的蒸气朝上升腾。远处村落里的炊烟，一股股地歇息下来。尤四婆吃了干粮，喝了泉水，又按男人尤石头说的线路去了三二村庄，见了几个男人，不是人家嫌三妞的疯病，就是她嫌人家不是全人，走得腿酸身累，却终是没有寻下婚约。又往耙楼山深处去了一程，也就临了大妞的婆家村落。远远看见大妞的男人正在自家的苹果园里瘸着双腿挑水浇地，独自一人，在空旷的山梁上，像三条腿的牛样在田地耕作。尤四婆的眼泪哗一下涌了出来。

尤石头说：“你咋了？”

她却说：“我死了也得给三妞找个全人的男人哩。”

沿着那梁路往前走，便清晰看见大妞家的两孔窑洞、一蓬草灶和那一坡无果的苹果园了。那苹果园是他们日子中的绿旺期冀，几年前种上苗之后，拐子就夹着拐杖挑水浇灌，养娃娃样养育那苗，大妞就为拐子粗针缝衣，大锅烧饭，熬着日月等那树苗成林挂果。然待至三年以后，邻村邻户的果园，树都满枝粉淡，只有她家的果树依然绿苗青青，没有一朵粉红。下一年，各个园里果实累累，她家的树上只有几个青枣蛋儿似的苹果。各家卖果钱挣疯的时候，大妞犯了痴病，奔到果园扯着男人又哭又唤：“你说种三年苹果给我买花布衫子——我要穿你买的花布衫子！”拐子先是坐在果园的地头呆着，脸上的山山脉脉间，都藏匿了白色茫茫的绝望，后来便被大妞叫得急了，突然举起枣木拐杖一个起落，大妞就头上流血，口吐白沫，倒在地上人事不省了。

尤四婆那时候正在地里割豆，男人尤石头风一样飘来说了，她便风一样刮到几十里外的大妞家。到园里看见拐子正在举着砍刀砍那果树，一面山坡已不剩几棵。这当儿尤四婆慌忙上前拦了，说：“疯了吗？”

拐子说：“连树都不开花结果，这日子不能往下过了哩。”

尤四婆问：“你和人家是一样的果苗？”

拐子说：“一个苗圃买的。”

尤四婆又问：“打农药没？”

拐子说：“我这果树压根不生虫儿呢。”

尤四婆再问：“你接的啥儿品种？”

拐子说：“接啥？”

尤四婆说：“我见人家的果园，头年下苗，二年就请人嫁接哩。”

拐子怔怔站着，望着那一片倒伏的果树，忽然把砍刀一丢，噼哩啪啦抽打起自己的脸来，说：“我腿短心咋也短哩，腿瘸心咋也是瘸哩。”又盯着天空狂唤：“我咋能不知道嫁接？咋能不知道嫁接？”然后他就气得昏了，和大妞一样倒在园里半天不省人事。

这就是大妞家的日子。他们的日子，永远像是一条幽深的胡同，胡同里又黑又暗，虽能隐约看见胡同口的一片光泽，却似乎永远也走不出去。大妞和她男人又种了一茬果树。拐子又如养娃娃般养育着那苗。那苗又蓬下了绿苗，也在年初做了嫁接，可是苹果却像红薯一样多，卖不出一个价了。卖不出价他也还天天瘸着双腿挑水浇着，仿佛种果挑水，原本不是为了卖钱。从那果园边上过时，尤四婆看见他挑水上坡，像出水的虾米在旱坡上爬着走动，便远远地立在这头把手棚在额上细看。脸上有了厚极的黄白。

尤石头说：“我们过去和大女婿说说话吧。”

尤四婆道：“有啥说哩。他家里有媳妇，外边有果园，大妞外面有男人，家里有饭烧，两个人的日子火旺哩，比三妞、四傻强去了天上呢。”

说完就匆匆走了，往十几里外的吴家铺子去了。尤石头说吴家铺子里半年前有个人死了媳妇，也许他就是为娶三妞才死了媳妇呢。这当儿日头已经西下，山脉上粉红淡淡，秋暖如水样在他们脚下流着。空气中的新土气息薄了，荒草的枯味厚重起来。他们沿着一条小路朝西走去，就如走在一盘绳上。路被荒草掩着，可有些地段，荒草又被路挤到了两边。许多麻雀飞着陪他们走路。过了一道山梁，又过了一道山梁，沿着一条沟壑朝深处扎着，尤四婆看见有许多人都和她男人说话，且多是上岁数老人，赶着牛羊回村。还有一个妇女，穿了黑绸布衫，背上绣了一个“寿”字，问尤石头朝李庙小学去的路道。尤四婆说：“她没多大年纪吧？”他说：“这就是吴家铺那男人的媳妇，刚过三十岁就遇了车祸。”

尤四婆便驻脚盯着那女人细看，见她走路有些外八字步儿，每走一步都要扭动一下。她听见那女人走路的声音，像灰尘起落一样轻盈，想她这样年纪就下了人世，委实有几分可怜。这时候那女人也回头看她，脸上有几分苍白。那女人看着她说：“你们是去吴家铺吧？我男人好吃懒做，我不在了他日子过得没滋没味，只要你们能让他有吃有喝，他就会同意这门亲事。”

尤四婆子便痴痴怔怔地盯着她看。那女人朝尤四婆子点下头，轻轻飘飘

去了。

他们继续朝前走着，将落的日头在他们对面有细微的叽哇之声。拐过一条梁弯，沿着河边走了一程，一个村庄就在坡上生了出来。村头上许多地块的边沿，都插了木牌，上面写着土地主人的名字。有的木牌上，还写着一行小字：“土地承包，50年不变。”或是：“谁家畜牲跑我家地里，谁家人不得好死！”那些地里的小麦，都已一色儿播上，一线线的耩痕，笔直地拉着。还能看见没有埋进土里的麦粒，白亮亮地在落日中闪光。尤四婆和她的男人从那耕播过的田头过去，望着渐近的村落，闻到了村落中黄昏将至的气息，也看到了有人在村口上遥遥远远地打量他们。

尤四婆说：“你知道那人叫啥？住在哪儿？”

“知道，叫吴树，住在村中央的枣树下。”她男人道：“这次只要人家同意娶了三妞，你千万不要挑三拣四啦。”

尤四婆子有些生气了，“不怕二婚，可我横竖要挑个全人。”

她男人说：“有些残缺怕啥？今儿我们已经走了五个村落，看了七个男人，我看哪一个都般配三妞哩。”

尤四婆子便冷丁立下脚来，横一眼男人，说大妞、二妞家里的日子你去看过吗？猪不生、人不孕、鸡不抱蛋，哪一样不还是日日夜夜由我费心劳神。她们要找个全的男人，会有苹果不结果的事？会有二妞不怀孕就往嘴里灌药的事？会有麦天收割时睡着不起床的事？这样冷腔寒调地问着，和她并肩走着的男人，就收脚落在后边了，把头低将下去了。一言不发了。尤四婆这样不停地叨叨唠唠，也就到了村头，看见村头荒下大极的一块田土，也许二亩，也许三亩，呈半方半圆之状，上季的玉蜀黍都被野草吞没掉了，只长几棵不结穗的秆儿，如长成了树的草样竖在那儿，使那块田地越发显得荒野。蒿草、茅草、齿角牙和结了一串籽儿的花花菜，全都七连八扯地蓬在半空，人在田头立定也难见那土地的本相。就在那荒地边上，一个男人，坐在一柄镢头把上，依着田头的一棵槐树懒着，有只蝇子落在脸上，他也不去拍打一下。能看见他脸上结满了荒地的枯灰气息，人仿佛要死未死样没有生气，脸色和这秋时的荒芜一模一样。他听见有人从他身后走过，抬了一下眼皮，却又瞌睡般耷拉下去了。

尤四婆说：“喂，该烧饭了。这是吴家铺吧？”

男人便动动身子，没有回头哼了一下。

尤四婆说：“你知道去吴树家里咋走？”

那男人眼睛突然当的一声睁开，盯着尤四婆子细望。他说：“你找吴树干啥？”

尤石头说：“这人就是吴树。”

尤四婆子就详详尽尽将吴树审看了，看见他的头发蓬乱，发缝里夹有草土，还有虱子在爬动。看到他的衣袖破了，露出的肘窝上有一层黑垢。看见他的裤上有块补丁，裤底黑色，补丁纯蓝，用线却是白色。还看见他穿的鞋，一只是半旧的手工布鞋，另一只是半新的帆布胶鞋。尤四婆问：“你就是吴树？”吴树哎了一下，嘿嘿一笑，说：“我知道你们是来相我。我今儿撞见鬼了，说落日时有人看我，倒真是有人看我哩。”

尤四婆说：“你把你的胳膊举起来。”

吴树不解地犹豫一阵，将胳膊举在了半空。

尤四婆说：“把你的裤子撸起来。”

吴树撸起裤子，露出了树桩似的小腿。

尤四婆说：“你没啥病吧？”

吴树问：“你说啥病？”

尤四婆说：“像聋呀、哑呀、昏眼呀。”

吴树说：“你不是全都见了，我是一个全人。”

尤四婆说：“你走几步路让我看看。”吴树就从槐树下面出来，在尤四婆子面前来回走着。尤四婆看他走路灵灵便便，手脚结结实实，脸上有了喜色，想：“三妞命好，真的找了个全人。”便让吴树停下来。吴树立住，身子如一块门板样竖在她的面前问：“你还看哪儿？”

尤四婆说：“家里有几间房子？”

吴树说：“三间草房，还漏雨。”

尤四婆说：“漏雨不怕。有树吗？”

吴树说：“媳妇一死，我都卖吃光了。”又指着地头碗粗的槐树，“这一棵前天和邻居换了一篮小麦，过几天人家就要伐了。”

尤四婆说：“没有喂鸡喂猪？”

吴树说：“人还没啥喂哩。”

尤四婆说：“身上的补丁是你自己缝的？”

吴树说：“我不缝谁缝。”

尤四婆说：“也自己烧饭？”

吴树说：“我不烧谁烧。”

尤四婆说：“给你找个缝衣烧饭的人吧？”

吴树说：“是你家三妞？”

尤四婆惊疑地愣着，“你全都知道？”

吴树说：“我真的撞见鬼了。”

尤石头说：“都是你媳妇说告给你的吧？”

吴树说：“她羊角风到底咋样？”

尤四婆说：“十天半月不犯一次，有时半年还不犯一次。”吴树便把头斜向天上，仿佛思考一样，犹豫和不决污垢般在脸上结了一层。

尤四婆说：“也许你们一成亲她病就好了，我家大妞二妞都是这样，原先疯病重得乌云罩天，一成亲立马好了，和云散了一样。”

吴树说：“要不好呢？”

尤四婆说：“会好的，你成亲试试。”

吴树又沉默了个天长地久，把头扭正过来，瞟着尤四婆子，说：“想让我和你家三妞成亲也行，你们得多陪些嫁妆。”

尤四婆说：“你想要啥？”

吴树说：“一路箱桌，三床被褥得是新表新里新棉花。”

尤四婆说：“行。”

吴树说：“再给我五双布鞋。我没鞋穿，还没衣裳。”

尤四婆说：“给你八双布鞋，两双胶鞋，再买两套半料的毛衣裳。”吴树说：“再给我家三间房苫一层草。”

尤四婆说：“那花不了几个钱。”

吴树说：“再买一头牛给我。”看了一眼荒野在边上的他家田地，接着道：“每年翻地能把人活活累死。”

尤四婆迟缓一会问道：“牛得多少钱一头？”

吴树说：“我不是立马就要，成了亲半年后给我牵来就行。”

尤四婆说：“那就再加一头牛吧。”

尤石头立马从侧旁冲到对面吼道：“你疯了？把家里东西全都卖了也不够一头牛钱。”

尤四婆说：“我就图一个全人。”

她男人说：“全人是个贼盗，偷你坑你哩。”

尤四婆说：“我就图一个全人。”

吴树说：“你和谁在说话？”

尤四婆说：“种完麦你们就成亲行吗？”

吴树说：“我地荒了一年，家里没有一粒粮食，得先把你们家新蜀黍和小麦各给我一半，再来帮我把这荒地立马翻一遍，把小麦种上。”

尤石头说：“你是欺负我家人软不是？”

吴树说：“我还没有麦种。”

尤四婆说：“来翻地时把麦种、肥料给你扛来。”

尤石头说：“死了都不能让三妞嫁给这样的贪人，你是把闺女往火坑推哩。”

尤四婆说：“成了亲他就好了，好多人都是坏得一身流脓，有了媳妇便又勤又俭。”

吴树往左右看了一阵，又回头望着尤四婆说：“我总听到有人在我边上叽叽喳喳，你看地边那些蒿草刚还直直立着，这就被人踩倒了一片。”

尤四婆就往倒了一片蒿草的地边瞅了一眼，说：“成了亲你会对我家三妞好吗？”

吴树把脖子一梗，“她是我媳妇我能不对她好嘛。”

尤四婆就这样把三妞的亲事定了，像做成了一笔和蔼的生意，买主卖主都高高兴兴。然后日头就鲜红艳艳地落山了，留下的一抹把吴家铺子的房舍、树木和街道洗染得紫紫褐褐，如夏季天边奇怪的云。

四

秋罢了。

许多家的冬小麦都完完全全播过了。尤四婆打算在这几天把三妞嫁到四十五里外的吴家铺子去。请了人，从尤家村担着房苫草去把三女婿的漏房修缮一新，还住在那儿，把那儿几亩荒地一锹一锹翻过，将草枝、草根和地里的碎石乱瓦挑捡出来堆在地边。三女婿要的东西也都置办了八八九九，剩下的就是让人家来把秋粮陈麦拉走一半。一来粮食是给三姑娘的陪嫁，二来也是三姑娘嫁到那边立时的口粮。

这一天，吴家铺子的吴树也就来了，是农历初三，起了一个绝早，天刚

放亮便拉着一架板车到尤家敲门。去开门的是三妞。她一见到吴树眼里就砰的放光。几天前，第一次见到吴树是个全人时候，她还躲到屋里不肯出来，却又在屋里独自偷着细笑。那次吴树从她家里走时，她送到岭上回来，又一夜在床边坐着傻笑得银格朗朗，无论如何不肯躺下睡去。待这次再见吴树，她大大方方，那粉红的浅羞雨过天晴一样没了。“娘——他来了。”回身朝着上房叫了一声，竟独自走进灶房，给吴树烧了一碗荷包蛋款款地端了过去。

如一夜梨花盛开三妞的病竟和好了一样，除了笑时有些傻相，给吴树做鞋针脚也纳得过大，其余很少有地方离谱。倒是四傻的病越发重了，一当知道三妞有了婆家，过几日就要嫁去，他就日日恹恹地蹴在门口，不肯吃饭，不肯说话，看见三妞就无缘无由嘿嘿啍啍地哭，鼻涕翻山越岭地流到脖子，也不伸手擦上一把，仿佛三妞的出嫁，使他丢了啥儿。

然三妞终是要嫁将去了。全人吴树吃完了荷包蛋，擦了嘴，把碗还给三妞时，在三妞隆胀如山的胸上捏了一下，然后三妞就笑着躲到了一边。这情景让四傻看在眼里，他便一脸的青暴，在院里眼鼓鼓地怒着吴树，两手捏成拳头，想要冲上去打架似的。

吴树怯怯地朝后退了半步，说：“我是你姐夫，你三姐是我媳妇哩。”

四傻吼：“你是猪、狗、叫驴哩。”

三妞唤：“娘，你家四傻不让我嫁呢，你管还是不管呀。”

尤四婆正在里屋给吴树收拾做好的几双新鞋，一只只用线穿在一起，然后用包袱裹了。她出来立在屋檐下边，说四傻你过来，娘给你说句悄声话儿，待四傻迟疑着走来，她就噼啪一声给他一个耳光，推着他进了厢厦，把门哗哗啦啦锁了。

立马，从厢厦传来了四傻那嚶嚶呜呜的哭声，他哭着说：“我要娶媳妇。我也要娶媳妇。我要娶一个全人的媳妇哩。”这当儿日头照到了宅院里，四傻的说话声和泪与鼻涕，都被透窗的日光映照出了薄凉的亮色，宛如擦泪湿透的手巾，搭在日光中晾晒一样。

吴树这时就说：“结这门亲戚，真不知是祸是福哩。”尤四婆道：“你是娶三妞，又不是娶四傻，快往车上装你的粮食吧。”吴树说：“我想多装点。”尤四婆说：“只要你拉得动。”他把板车横在门口，车尾拴了绳子，将车上一条条的麻袋拿下，揭开屋里床头的缸盖，就开始往那麻袋里装麦装谷

了。尤四婆撑着袋口，吴树用脸盆从缸里朝外挖着。一屋子都是盆沿擦着粮粒的吱嚓声。陈年的麦香如决口的堤水，浑浑浊浊在屋里流荡。装满了一条麻袋，又装满了一条麻袋。每条麻袋满时，吴树都提着袋口摇摇，那粮粒就落实下去，麻袋里便又能装下两盆。盛装第三麻袋时候，三妞忽然从灶房拿了擀杖，吴树往袋里倒着粮食，她用擀杖在袋里搅着捅着，结果别的麻袋装十二、三盆就满，这条麻袋装了十五盆才满。

系袋口时候，吴树朝尤四婆笑着看看，说：“三妞一点也不傻哩。”

尤四婆说：“装吧，多装些，只要你对三妞好，别打她骂她就行。”

吴树说：“哪里会，好坏都是我的媳妇，疯子也是一口人呢。”

这时候从门外传来了邻里的唤叫，叫着说尤四婆子，大喜哩，你家二女婿来啦。先还有些不信，后来仔细听了，果然是说二女婿来了。尤四婆无缘无由地忧着，慌慌地出门去看，二女婿真的从村口那儿晃着走近，在日光中如走来了一条百年的树干，粗粗壮壮，脚下被踢起的尘土在地面上哆哆嗦嗦。尤四婆想他几年不来，今儿来一定有些事。待人走近了，尤四婆没有从他脸上看见啥儿大事，且那唯一的一只眼上还闪着一丝喜光。她说：“你来了，二妞哩？”他立在大门外笑笑道：“在家歇着，怕是要开怀呢，爱吃酸辣了。”尤四婆心里一个松活，脸上就有了喜色，“你来有事？”二女婿说：

“没有啥事。”

尤四婆说：“有事你就说吧。”

二女婿一屁股蹲在门口石上坐着，“我没啥儿事呢。”

尤四婆说：“回家歇吧，想吃啥我给你烧啥。”

二女婿撩起衣襟擦汗，“早饭在家吃了，二妞给我烙了油馍。”尤四婆说：“她会烙馍了？你回去和三女婿相识相识吧。”

二女婿擦汗的手在脸上僵了一下，看看门口的板车，“是来挖粮食的？”

尤四婆说：“让他挖。你家要吗？”

二女婿道：“不要粮食，我想要些别的。”

尤四婆脸上晃过一层薄云，用手把额前的半白头发撩了一下，“说吧，要啥就说。”

二女婿站了起来，默了一阵，吞吞吐吐说，二妞有了身孕，病却犯得勤了，上个月犯了七次，昨儿天犯了两次。一次弯腰去缸里舀水烧饭，扑通一声栽进了缸里。又一次倒在井台边上，差一点落进井里淹死。二女婿说完这

些，望着眼前的村落问：咋办呢？可咋样办呢？好不容易怀上了一个孩娃呀。尤四呆子村在坡半之上，如凌乱一片的枯草苦子随意地飘着挂着。下地的村人们，赶了牛羊，扛了锄锨，从村里的几条胡同口放射出去，愈走愈远，身上都闪着灰土的光色，渐渐消融在了山脉的田地之间。二女婿把目光从村落上收回，又委委婉婉说了一句：

“二妞要不能生下这个孩娃，日子我就不想过了。”

尤四婆说：“要咋样你就说嘛。”

二女婿说：“我每夜在梦里跑东奔西，就梦到一个老中医，八十多岁了，再三说熬骨头汤喝，能治二妞的疯病哩。”

尤四婆说：“那就熬呀。”

二女婿说：“不是要一般的畜骨。”

尤四婆问：“啥骨？”

二女婿迟疑一下，说：“是要死人骨哩，越近亲越好。”

尤四婆默了一会不语，看看二女婿的脸色，又看看村落那里，回转身到了家里，从檐下取了一柄镢头，两张铁锨，立在院里对着上房里唤道：“三妞——吴树——我下地办点事儿，你们要多少粮食就自己装着，把那车子装满，来拉一趟不易。”然后就扛着家什出了门去。二女婿还在那儿等着。尤四婆过来把镢头递到他的手里，引领着往梁上去了。

二女婿跟在后边追问：“娘，干啥？”“挖二妞爹的坟去。”尤四婆没有回头说，“不就是要几根死人骨头，能治好二妞的病，你要啥儿都行。”二女婿快步跟了上来，脸上的光彩哗哗啦啦往地上掉着，似乎他没想到事情会这样一帆风顺。他说：“真有些对不起爹哩。”尤四婆说：“是他对不起咱们。”二女婿说：“死了也不让他安生。”尤四婆说：“是他不让咱活着安生。”他们走得极快，尤四婆离六十岁也就一步之遥，可她扛着铁锨依然比三十多岁的二女婿脚步快捷。

田里的小麦苗已绿旺旺铺了一层。坟地在几里外的一面阳坡，错落开来的尤家坟上，每个坟头都有一棵柏树，或是一棵松树，树阴厚厚地铺就，把日光挤得或窄或长，或方或圆，没了形状，没了物样。尤石头的坟前是棵普通的山松，长在沟沿一角，因为死得年月久长，松树已经桶样粗细，高高地擎在空中，托举了好几个麻雀窝。到了那儿，二女婿把脱了的衣服挂在松枝上，用镢用锨，挖开了那坟，震落了松树上许多的细碎干叶。圆圆的松子，

豆粒似的落下了一地。

坟就掘了。

温热的土气，呈着乳白的颜色，徐徐缓缓朝上升腾。加上那松树浓稠的味，棺材浓稠的腐枯味儿，小麦浓稠的清香，坟地里漫散着一片浓烈的温美的气息。二女婿把坟坑里的土一锹一锹撈出来，尤四婆闲在树下捡着松子，有几只麻雀在树上落着，盯着树下叽喳，后来飞着走了，又叫回十几只都落在这一棵树上，那青白的叫声，便如晴天中的阵雨一样。

二女婿踮脚把头伸在坑沿外边，“它们叫啥？”

尤四婆说：“你挖吧，是报喜哩，二妞的病真要好哩。”

二女婿打开坟堂之门，看见朽腐的棺材，黑漆早已剥落，泡桐木的棺板上，有许许多多虫蛀的洞眼，如蜂窝一样麻麻密密。坟堂其实是一眼窑洞，半人高低，一领半铺席那样的场地。他蹲蹴在坟堂门口，借着落下的日色，看见那灰暗的棺材依然架在几块石上，棺盖上有两只白亮的蛹虫蠕动着。也知道那是一般的地蛹，可它蠕动着脚步声却像蚊虫飞进了耳里一样振响。棺材头上的“奠”字还依稀可见。“奠”字下的棺木洩出了一个枣儿似的小洞，如眼一样黑幽幽地睁着。有一股白色的气体，从那眼洞里缓缓出来，穿过堂口和二女婿的脖脸，朝着地面升着去了。他就那么呆在坟堂门口，像丢了钥匙进不了家门一样木木地蹲着。尤四婆在地面上朝着他唤：“你怕吗？”他说：“我怕过啥？”她说：“那你开棺呀。”他说：“我正准备进哩。”这样勾头挪进两步，手扶在棺材头上，轻轻试着摇了一下，然后事情就哗啦一下发生了。

棺材散架了。腐木板霹雳一声落下来，尘土的白色腐气如刚开的蒸笼样升腾着。

烟尘之后，二女婿就凝在那儿不动了。他看见自个岳丈的尸体一点一星也没了，衣物也都烟消云散了，只有布满尘土和蛀洞的脚骨、腿骨、胯骨，脊骨、颈骨和头骨依着次序搁在那。头骨的嘴脸，模糊得如夜里地上落的一张脏纸，然那一双眼洞，却是清晰明亮，如了两眼枯在日光下的老井。他身上寒冷着哆嗦一下，朝后退了半步叫：

“娘——你下来一下。”尤四婆也就下来了。二女婿说：“你给我岳丈说些啥儿，解释几句。”尤四婆说：“给他闺女治病，没啥儿解释。”说完，她就钻进了坟堂，蹲在棺材板上，把落在腿骨上的那两只蛹虫捡到一边，四下

打量一眼，看四处的堂壁上，除了长有潮暖的白毛，壁墙都还完完整整，无一处塌落，便说：“这坟地的土质倒好。”又回过头问：“拿袋儿没有？”二女婿就从裤口袋里掏出一块白色的包袱布，铺在了坟堂口的光色里。

尤四婆问：“要哪段骨头？”

二女婿说：“二妞一犯病，手就哆哆嗦嗦，得把手骨熬了。”

尤四婆把男人尤石头的两个手骨捡来放在了白布上。又问：“还要哪儿？”

二女婿说：“病犯了她还不会走路。”

尤四婆又把男人的两根腿骨放到了布上。再问：“还要哪儿？”

二女婿说：“哪儿都行，再捡几根吧。”

尤四婆说：“疯病都是因为脑里东西长得不全，脑好了，病也好了，最该熬的是这头骨。”说着她把那头颅骨像捧一只碗样双手捧着，轻轻地放在包袱布上，把布的四角相对系了，让二女婿先爬出墓坑，接了她递的一兜骨头，跟着自己就从潮湿的泥壁上双脚蹬着，拉着他的手，出了大开的墓道。

墓外的日头已经正顶，灿灿烂烂，使数十里外的山脉和树木都青黛黛地醒目着。对面坡地上，有个整地边的村人站在一个高处，朝这边望着唤问，说你在坟地干啥哟尤四婆子——她回话说，那早去享福过太平日子的男人的坟被雨水冲了，她和二女婿来把塌坑填上——那村人便又整他的地边去了，干活的声响，有节奏地从沟对岸响过来，又有节奏地朝梁子那边响过去。

填了坑道，隆起了坟堆，尤四婆就和二女婿扛着家什回家了。人骨包袱挑在二女婿扛的铁锹把上，随着脚步，包袱在那把上一摆一动，骨头相碰相磨的声音，白亮亮和月色下落一样。有股细微的霉腐气味，在他们脚下悄没声息地流着。梁道上有收工回村的人们，赶着牛，赶着羊，在前边走着，也在后边走着。到往村里拐的路口，尤四婆问：“晌午咱吃些啥儿？蒜汁捞面？”二女婿说：“我不去了，让老三在那吃吧，我烦那因为是个全人，就见啥要啥的老三。”尤四婆说：“你回家还有几十里的路哩。”二女婿说：“我担心二妞在家独个儿犯病没人照看。”

尤四婆就从二女婿手里接过镢和铁锹，说：“那你走吧。”

二女婿把一包骨头换手提了，说：“那我走了。”

也就走了，快快捷捷，转眼间，人和包裹都融入了梁道上的光里。尤四婆依然站在路口遥遥地张望，到人影将消失了，便唤：“喂——你可要对二妞

好些，体贴一点——”

她就听见从那黄稠的日光中传来了二女婿的话音：“娘——你放心吧，生了孩娃我来接你去住些日子——”

尤四婆回到家里，眼前的景象让她吃了一惊。人眼的是一世界的凌乱，院子里一层掉落的粮粒。正屋桌上的祖先牌位倒了。尤石头的像落在地上。界墙门的布帘被扯了下来，里屋的一排粮缸，缸盖全都被扔在床上、箱上、或是脚地上。尤四婆立马到屋里扫了一眼，才发现所有的粮缸都空空如也，连床头一罐新磨的白面，也被挖走了，被褥上留下一层粉白。还有桌子下的两斤麻油，连油瓶都不在了。她旋即返身出来，才看见院里树上靠了一把梯子，原来挂在屋檐下和树枝上、墙头上新收的玉蜀黍穗儿也都没了，都被全人三女婿拉走了。

如遭了匪劫一样，在一晌之间，新粮、陈粮全都没了，桌子下的粮食和缸一同没了，院里的玉蜀黍和灶房的一袋大豆一同没了。尤四婆木然地立在院子中央，望着空落落的树枝和屋檐下的墙壁，觉得两腿有些发软，差点倒在地上。她朝前挪了两步，扶着挂过玉蜀黍的树身，连唤了几声三妞，没有听到一点回应。无声无息湖样把这院落淹了，把尤四婆也给淹了。她忽然想到了四傻，想到了被她锁进了厢厦的孩娃。急步过去扒在窗上一瞅，四傻躺在床上呼呼隆隆睡着，嘴角流了一条香甜的口水，床头桌上的一个碗里，还有半张吃剩下的油馍。

尤四婆扒着窗子叫道：“猪！你会醒一下吗？”

四傻醒了，坐了起来。

尤四婆问：“你三姐哩？”

四傻揉着眼说：“跟她男人一道走了。”

尤四婆说：“他们把家里粮食弄到哪了？”

四傻说：“拉走了，我看见他们全都装到了车上。”

尤四婆说：“那一个车能装完吗？”

四傻说：“三妞嫁给了人家，在院里让那驴摸她的奶，还去村里帮那驴又借了一辆车子，和那驴一人拉一车粮食走了。”

尤四婆的两腿没了一丝气力，像没筋没骨一样，无论如何撑不住她的身子。就那样软软地滑下来坐在地上，让正午的日光极有力地晒了一会，听着从窗里传出的四傻嚼油馍的声音，她问：

“四娃，他们把家里新粮旧粮全都拉走了，你看着也不管吗？”

四傻说：“他们给我烙了油馍，烙了我从来没吃过的葱花大油馍。”

四傻说：“娘，你吃油馍吗？”说完一块油馍就从窗口掉了出来，从尤四婆的头上落在了地下。她看着一片瓦似的那块油烙馍，一圈都留有四傻的牙痕，还看见每一嘴牙痕上，都有四傻突出的虎牙的印儿，就把目光集中到了那虎牙痕上，盯了一会，歇息一会，又扶着墙壁起来，从门框脑上摸出一把钥匙，开了门锁，让四傻从屋里出来。

四傻从屋里出来，像从监狱出来了一样，先对着日光眯了一会眼睛，又在院里疯跑一圈，最后才立在了尤四婆的面前。

尤四婆问：“四娃，你看你三姐夫对你三姐好吗？”

四傻说：“好哩，往死里好哩。两人去茅厕还拉着手呢。”

尤四婆说：“就剩下你和我了，你想吃些啥儿？”四傻说：“我吃了五个油烙馍。我渴。”尤四婆便吩咐四傻，说娃儿，你三姐走了，以后娘再也不会在那屋里锁你了，娘这就去给你烧一碗汤喝，还给你捞两个泡蒜吃。

五

人夜了。

人夜天便阴下来，云像被子样厚在天空上。村后的山梁如煮瘫在锅里的菜条，融化在黑夜中没了身影。空空荡荡的家里，忽然显得如夜间的山脉田野一样沉寂辽阔起来。粮食没有了，缸也碎了两个。连挂在门口的一串辣椒也被三妞和那全人拉走了，一根砍下来做锄把用的直槐树，原是靠在门后的，这一会也不见踪迹了。尤四婆捧着油灯，把四傻打发睡着，自己在屋里走了一圈，她想好好收拾一番凌乱再睡，却觉得筋疲力尽，连半点挪动脚步的意念也没了。

便就早早地上了床。要睡时，尤四婆听到屋里有凉荫荫的窸窣之声，像细风那样低语着响。还有迟缓轻放的脚步，从这间屋里走到那间屋里，又从那间屋里走回到正间。这当儿，屋外的黑云又被风吹得薄淡起来，隔着窗子能看见流动的云彩如漫漫在河滩的水，云移的声响呢呢喃喃鸟雀的呼吸一样。从窗外挤进来的夜色，灰蒙蒙地爬在桌子上、床沿上，越过被子又爬在墙壁上。尤四婆躺在床上半睁着眼，过一阵又忽然听到屋里有嚤嚤嗡嗡的哭声，下床一看，是男人尤石头缩在从窗透进的夜光里面，蜷曲着身子，如被

日光暴晒后的蚯蚓。她说：“没出息的东西，闺女熬你几根骨头你就屈成这个样子？”

他说：“家里空成这个样儿，你和四傻以后的日子咋样过哩？”

她说：“房子还在就能住，有床有被就能睡，地都还在梁上就别怕饿死人。”又说，“走吧你，以后缺筋少骨、走路不便你就别回来看我了，看我有啥用？能帮我种地吗？能帮我挑水吗？能帮把谁家吃不完的粮食给我偷回一袋吗？”他就把头深深地勾下去，深得头发似乎就搭在脚地了。窗外云彩已经彻底地散开，屋里的月光水汪汪得亮堂。尤石头就那么萎在屋子里，她就又回到床上说不想走就替我把屋里的凌乱收拾收拾吧，显显你的能耐，我明儿还要起早往地里挑送冬粪哩。地里施过冬粪你和我一块去大妞、二妞家里看一看。

尤四婆也就睡去了。

来日她天亮醒来，见屋里的凌乱依旧是东一堆儿西一摊，只男人尤石头在那儿萎坐了一夜的地方有两汪水淋淋的泪池子，她朝那两泪池看了看，说有啥儿用？啥儿不都还是我干嘛。便三下五下扶了倒缸，正了祖先牌位，拿笤帚扫地，盖了地上的两汪泪水，往地里挑粪了。

秋忙彻底过去，霜降后，她给四傻烙了一打儿饼馍放在他的床头，又烧了一锅稀汤放在灶上，腾挪出了两日闲暇，去瞧闺女去了。

二妞家近，她先到了二妞家里。

二妞家住了三间土墙瓦房，院里满院泡桐的秋叶已经落尽。地上垫了河沙，洒了薄水，扫得尘土不染，呈出沙粒的光泽。院墙是夯板新打的土墙，直直立着，在半空闪着红色，沁心润肺的田园气息，从那院落门里涌将出来，使半个村庄都如春天三四月间清新爽目。尤四婆以为她会像早几年前来时一样，人未进村，在五、六里外就闻到二闺女熬药的苦气，进了村后，会看见半个村人因为她生了四个傻子、因为她把二妞这个透傻妞儿嫁到了人家村里，都对她翻着白眼，不愿搭理。这次没有。村里人都下地去了，偶见几个闲人，似乎认识，似乎陌生，那些人人都知道她是二妞的娘，是尤四婆子，却朝她半笑着点头。尤四婆穿过村街时，踏着暖日在那院落前边站住，摸摸土墙的新滑，看看院墙上苦罩的一行行小圆瓦，轻轻地推门进了院里，又在院里默默站了。脚下的河沙硌着鞋底，使她的脚板有些痒酥酥的舒畅。地上的水汽，有淡淡一股香味。她先往上房窗下瞅了一眼，原先那儿堆得和窗台

齐平的药渣没了，现今那里摆了一块棕色的石板桌，石板周围放了几个石凳子。日头斜斜地落在石板上，二妞正在那日光里晒着暖儿纳鞋底。她背对着尤四婆，每纳一针手都要往半空扯一下，跟着脸也往右半侧着扭，再把针往头发中磨一磨。尤四婆在二闺女的身后静立着。她没有想到二闺女的头发会梳得如水样齐齐整整，一根粗壮独辫竟没有一根头发乱将出来。三十年她没有看见二闺女的头发如此整洁过。尤四婆的心里有些悦悦的慌，有些慌悦悦的跳。她看见二闺女侧过来的脸上光泽润红，犹如火柿树雨后的红叶儿。二闺女竟会纳鞋底，竟会做针线。她在出嫁前从来不会纫针，不会钉扣儿。眼下，她不仅会这些，且纳的鞋底儿匀称密集，还在鞋底上纳出了一条条女人发辫似的花纹儿。把目光搁至石桌上的针线筐，见那线筐是水曲柳条编制的，新红的漆味还一群一股地朝外散发。又把目光搁到二妞齐整洁净的衣裳上，见那衣裳的针脚虽有大有小，却横竖都是一线儿，该弯时弯着，该直时直着，如山脉上一条条遇物赋形的路。这时节尤四婆终于忍不住叫了声二女儿。

二妞旋过了头，拿针的手僵在半空里。

尤四婆说：“二妞。”

二妞放下针线旋即立起来，“娘。”

母女俩相隔着怔怔地望。

院里迟落的桐叶哗哗响着从她们目光的静寂里跌下来。

尤四婆轻声说：“你会做鞋了？”

二妞红着脸，“我想给兄弟四傻做双鞋。”

尤四婆问：“你穿的衣裳是你缝的吗？”

二妞低下头看看自己的衣裳说：“是哩，娘。”

尤四婆说：“那针线筐也是你的吗？”

二妞说：“男人刚买的，过日子离不开线筐呢。”

尤四婆的眼角有了泪。她又默了好一会儿问：“你的病，好了吗？”

二妞就哭了，没声音，悄无声息地哭，泪从鼻翼两侧潺潺落到衣服上。然在哭着时，她泪后的脸上却闪着红腾腾的亮，兴奋像雾一样罩在脸颊上。她说娘呀，那中药吃了几大车，堆的药渣和粪堆一模样，可是一点效都没有。说上个月男人不知从哪提了一兜黑骨头，加上红枣和冰糖，熬好后喝着有些涩嘴又有些甜。第一服我喝了，夜间脑里舞来舞去睡不着，第二服喝

完，我觉得走路轻得想要飞起来。那骨头统共分了七次熬，昨儿天才把最后一服喝下去。喝过三服村人见了我就说我病好了一大半，第六服男人就说我没有一星半点痴病了，和好人一模一样了。二妞说着时，脸上的泪不知何时干了去，剩下的只有兴奋厚在脸表上。张嘴说话像开门倒水样，恨不得一张嘴就把要说的倒出来。日头转到了院东侧，她整个脸都沐在光色里，红亮亮和涂了颜色样。她忘了母亲尤四婆走了几十里路该坐下歇歇了，该喝上一口水，吃些东西了，她就那么和母亲距离着，清清亮亮不停歇地说，仿佛一辈子没有机会和尤四婆说上一句话，今儿母女俩终于可以畅说了。她说她自病好后，每天都上百次问她男人那骨头是啥骨，是从哪儿弄来的，让他再去弄点让大姐、三妹和四弟都喝点，可男人却死活不说。二妞说男人去镇上赶集了，伐了几棵树到镇卖了去，准备卖了买些东西回来和她一道回娘家，说她要回娘家前把四傻这双布鞋赶出来，算做姐的来世上一遭对傻子弟弟的一份心。二妞把话说到这一段落时，还把那鞋又拿起来看了看，说那一只已经纳好了，这一只今儿纳好，连夜把鞋襻儿钉上，就可以让四傻穿上他二姐给他亲手做的千层底儿布鞋了。话到这儿尤四婆的泪就不再是漫漫浸浸，而是汨汨汪汪地朝着外面涌。她突然把站直的身子缩下来，像站久了、站累了要蹲下歇息一阵样，蹲蹴在二妞面前脚地上，猛然地敞开悲声号啕大哭着，双手握着脸，让泪从手缝往外泄，那苍老的哭声便清白嘹亮，在二妞家院里飘扬不止，又越过院落，在村落和耙耧山脉的上空猎猎地响着。转眼之间，一个世界就堆满她亮堂堂的哭声了。

二妞被尤四婆的哭声惊住了。她先是盯着娘和满院的哭，继而忙不迭地走上前，一脸惊慌地拉着尤四婆，唤着说：“娘——娘——咋了呢？到底咋了呢？你不高兴我的病好吗？”她双手摇着尤四婆的胳膊，把尤四婆的身子摇得摆摆动动。邻居们闻声赶来了，过路的人也奇异地拐来了。院子里鸦鸦地站下一大片。问：“咋的哩？”说：“我娘一看我病好了就哭哩，哭得成了泪人呢。”村人们就哄劝着尤四婆，说：“你闺女疯病好了大喜呢，大喜哪能这个样子的哭。”又有人说：“别劝她，让她哭个够。她是看到闺女病好了高兴才哭呢。她掉的泪是喜泪哩。”人们就不再哄劝，以为她会自己歇下哭声，没想到她竟真的哭得无遮无拦，长长远远，和田野上永远望不到尽头的路一样。于是村人就烦了，就有个男人说：“还哭呀？有啥哭，还不抓紧把你家二妞吃的中药多买些，立马把你那三个傻呆的病治好。”

说完那个男人就走了。

尤四婆冷丁儿看着那男人的背影不哭了，她脸上生硬了一层平静，平静的下面又突然泛滥着许多快活和兴奋，望着二妞家邻居和村人，她说：“都走吧，我不哭了呢，我尤家一家都有救了呢。”然后那些村人就陆续走了去。她脸上的兴奋又渐渐淡薄了，被一层坚毅的灰白取代了，仿佛脸上结了白铁皮的壳。她说：“二妞，到娘的跟前来。”然后她拉起二妞的手捏了捏，把她的胳膊伸伸拉拉看，又翻翻她眼皮，将手在她眼前摆几下，见她又大又黑的眼珠在她眼里跟着自己的手丁零当啷转，最后，她就问：

“你夜里还怕男人吗？”

二妞红了脸，说：“我病好了哩。”

她说：“去给娘擀两碗鸡蛋白捞面，吃了娘就回家呢。”

二妞说：“娘，你住一夜，明儿我男人就从镇上回来了，他说还要给你扯条头巾哩。”

她说：“我今儿就回家，娘知道咋样治这痴病啦，你给娘擀两碗捞面吃了我就走。”二妞站在那儿有些惊异地望着她。

她说：“去擀呀，多磕几个鸡蛋，多放一些生麻油。”

六

真的是吃过午饭就走了。天高远得很，云也淡远得很。山脉上小麦苗仿佛是在一夜之间铺天盖地，绿乌旺旺地墨在田野和梁背上、沟缝里。有一股清冽的腥气在空气中流荡着。二妞把娘送到山梁上，尤四婆便让她回去了，说走吧你，能给你弟找一个全人媳妇才算你没有枉做一场姐，别以为做一双鞋就对得起四傻了。然后二妞就在梁顶立下了。母女俩越离越远，尤四婆没有再往大妞家里去，在梁上朝大妞家的山脉方向望一阵，莫名地扬开嗓子唤：“大妞——娘走啦，娘能治你们姊妹的痴病啦。”然后望着自己的唤声像绸带样飘过一道梁，便快步地往家赶去了。尤四婆独自快步地走在山脉上，她忽然极想和人说话。想起男人尤石头今儿没有和她一道来二妞家，心里就猛儿感到落寞了，孤寂了。这是多少年男人第一次在她出门时没有陪着她。她想他是咋了呢？想他已经不过人的日子了还会生病吗？就边走边在空旷里唤：“死人呀——你在哪？想让你和我说话了你倒真的死了哩，不让你说三道四时候你又活了哩——”她一边扯嗓唤着一边昂头往前走，这时候从岔路口走来

了一个扛犁赶牛的汉，迷迷地停下望着她，说：“你和谁说话呀？”她说：“你去犁地？我和我男人说话哩。”那人四处瞅了瞅，说：“我去犁一块荒地。你男人在哪里？”尤四婆说：“你是开荒吧？他死了二十多年哩。”男人的眼睛瞪大着说：“你怕是有病哩，发烧吗？话都说胡了。”尤四婆说：“我一辈子没有害过病，活一辈子我脑里都没今儿清白哩，都没今儿高兴哩。”

犁地的人便极疑惑地走去了，走老远还回头望着她。

回到尤家村已经日落了，村子沐浴在红色里，连各家门外的猪槽和马厩都成了粉淡淡的红，吃晚饭的人们在村街上端着碗，说着古事当今和谁在镇上、城里见到的新鲜事，这时候便有个接生婆慌不迭儿进村了，便都知道村里又要添丁进口了。一个村人就都立在村口上，街中央，只端着饭碗不吃饭，盯着那要生育的一户人家，说是男娃女娃呢？说瞧人家人丁是何等的旺势哟，有孩娃在县上做干部，有孩娃在省城读大学，还有个孙女儿十岁不到就代表乡里去地区参加啥儿比赛哩，说着就看见那家八十高龄的祖奶从胡同里颤巍巍地出来了，身后跟着她喂的一只绵羊和一只狗，跟村里人说了几句吉祥的话，往村口那儿走去了。

落日安详温和，田野里余红浓重。八十高龄的祖奶在村头一动不动地看着通往梁上的路道，那狗和绵羊就孙儿、孙女样卧在她的脚下。这当儿尤四婆就从山梁上下来了，脸上的气色生硬有力，尘灰如棉衣般厚在她的头上和身上，走路快快捷捷，那样子宛若她要赶赴哪儿去取一笔钱财，办一件要事，迟到了就会财失事空，及时了就会财旺人盛，从此过上显贵富足的日月。将到村口时，老人把她拦下了，从口袋取出两颗红鸡蛋，乞求地塞到她手里，在皱脸上层叠下许多不好意思的笑，说：“四傻他娘，我还真把你等住了。我孙子媳妇立马要生哩。”

尤四婆看看手里的红鸡蛋，说：“恭喜你，四傻他奶，你熬活到四世同堂啦。”

老人说：“赶巧你回来，怕要生个男娃哩，你要能不从我家门口过去我娃娃说给你二百斤小麦让你和四傻过冬吃。”

尤四婆怔一会，脸上便哆嗦得雪白淋淋了，尘灰被哆嗦抖落下来，砰砰咣咣砸落在脚地上。她生青冷白地问：“我咋儿不能从你门口过去呢？”

老人说：“四傻他娘，对不住你哩，怕你从门口走过万一传个痴病啥儿的。你要从村头绕过去，除了麦再给你加一篮玉蜀黍也行呢。”

尤四婆子不再说啥了，把目光僵在老人的脸上，她的目光又直又硬，脸上浓重了一层青紫色，似乎仅用目光就能把那老人吃了去，用那一脸青紫就能把老人骇回去。可是老人终究是老人。老人说，四傻他娘，只要你不从我门前过，我让我娃娃再给你些钱花也行呢。这时候村街上的目光都朝这儿挤挤揉揉旋转过来了，有人开始朝这走来看热闹。山梁上，落日的声音如河水流在干沙的滩地里，村里的静谧中有劈劈剥剥火前木柴被烤烧时的炸裂声，羊和狗期盼地立在老人身后看着尤四婆。尤四婆把目光从老人身上缓缓地挪移开，往血红的街上瞅一眼，青板着脸色，不言不语从老人身边擦过去，毅然迎着村街走去了，迈着她瘦身女人不相般配的大步，朝老人家的门前走去了。

老人脸上挂满了死灰色，她说：

“四傻他娘，除了粮食再多给你些钱行不行？”尤四婆走几步，又扭头把那两个红鸡蛋像扔两粒石头样扔在狗和羊的嘴前边。

老人唤：

“四傻他娘，我叫你一声大姐、老娘、奶奶行不行？”

尤四婆不回头，脖子梗着脚步更快了。有几个男人朝她迎过来，立在路中央，把她的去路拦住了。

尤四婆说：“今儿黄昏谁不让我从这街上走过去，我就吊死在谁家的大门或是屋门上。”

男人们就又慢慢给她让开了道。

尤四婆昂着头如挤过一道门缝样从那些男人缝中挤过去。村街上奇静无比。鸡鸭猪牛大都回到了窝棚，只有吃饭的村人集在路口、饭场，或者各自的家门口。尤四婆的脚步又大又重，把街上干硬的路面敲得当当作响，余晖在那响声中红绸样窸窸窣窣地抖。老人木呆呆地立在她身后，看着她愈来愈远，而老人家那座瓦房门楼却离她越来越近了。这当儿，那快产的媳妇尖利的疼叫像风中飞着的走石飞沙样在村里横七竖八地舞动起来了。老人被那叫声唤醒来，她突然挪着细碎的脚步朝尤四婆子追过去，嘴里不停地叫着四傻他娘、四傻他娘，快到自家门前时，她一把拉住尤四婆，乞求说我今年八十了，再有半月就八十一岁了，只要这一会你不从我门前过，我给你跪下行不行？这样说着，尤四婆也就转过了身，看见老人两眼流泪，扶着她果真要往地下跪。

尤四婆的心轰隆一声塌软了，她立马把欲跪的老人抓扶着，像竖一根将要倒地的枯桩样把老人竖在她面前，冷冷看一眼，突然从嘴里吐出一口痰，喷在老人的脸上她就车转身子回走了。村落里无声无息。那只狗和羊惊异地望着尤四婆不言不语。人们都被尤四婆一猛儿的一口恶痰喷呆了。她喷得又猛又烈，痰星四射，像一支霰弹的火枪冷不丁间走了火，几乎所有离她近的村人的脸上都有她的痰星儿。八十岁老人木然地枯立着不知所措，痰在她脸上往下滑落。村人们一个个呆若木鸡，待想起伸手去脸上擦痰时，想起该怒斥一句尤四婆子时，尤四婆已经挣着他们的目光折进一条胡同绕道回家了，从他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转眼之间河干海涸了，天翻地覆了。尤四婆像一个雕刻的石妇那样生硬硬地走回去，胡同里有两只鸡鸭见了她，咕嘎咕嘎叫着躲到了路边上，给她让出宽宽敞敞的道。她在家门口站了站，往村中望一阵，又听见那新媳妇生产的叫声如河水一样流过来，她就又往那水面上吐了一口雪白色的痰，迎着叫声，冲冲撞撞踏进院落里。

原来锁着的大门敞开着。原来男人尤石头是在家呆着呢。尤四婆踏进大门里，看见尤石头坐在上房的门槛下守着四傻子，像守着一一条要挣脱缰绳的牛犊儿。院落里有一只白白柔柔的母羊羔，四傻在树下盯着那一团白絮似的羔儿喘着气。他看不见父亲尤石头就在他身边。他总想把那谁家的羔儿抱在怀里用嘴去亲吻，用手去它的头上、身上、肚上摸。还摸母羔儿如米粒、红豆的奶头儿，摸羔儿最不该摸的哪哪哪。可后来四傻以为那羔儿聪慧了，它总是待他快要到它近前时，往空中鱼跃一下逃走，四傻满院子疯跑也追不到那羔儿。他不知道身边的尤石头总在他快要捉住羊羔时，过去在羊羔眼前晃一晃，那羊羔就又惊又恐地跑掉了，四傻无论如何捕捉不到那羔儿。四傻为捕住那羔儿已经从日偏西在院里跑到了黄昏时，累得精疲力竭。他瘫坐院子中央喘着气，尤石头守着他又看着那羊羔，这时候尤四婆进来了，直直地立在大门里，四傻看见她脸上立马有了灰色的惊怕。

他说：“娘，我逮不住羊羔儿，我想和这羔儿睡觉呢。”尤四婆立在大门里，眼里的光是一种青颜色，像寒冬里的冰样把一个院里落日的余暖都给冻结。

尤石头说：“你咋了？”

尤四婆咬着紫色的嘴唇不言语。尤石头说：“我本来要和你一道去看大

妞、二妞哩，可四傻吃完饭满村落追着人家的母牛转圈儿，让村里人又打又骂呢，孩娃们都在他身后拿着坷垃、石头往他头上砸。”

尤四婆把冰青色的目光落在四傻的身子上。

那新媳妇生孩娃的叫声又一阵红红绿绿飘来了，在黄昏的静谧里，像刮了秋后的第一场落叶风，把黄的红的树叶全都吹下了，满天下五彩儿缤纷地飘飞着。

尤四婆盯着那叫声和四傻，渐渐脸上有了星点一层暖意儿。

她说：“四傻，你过来。”

四傻就像饿奶的娃儿见了生人样怯怯地过来缩在了尤四婆的怀里边。尤四婆把四傻蓬乱的头发拨开来，果然看见他头上被砸出的青包伤裂和树皮一模样，有几处流血的地方虽都有了痂，可血还从裂开的痂缝朝外慢慢地渗。尤四婆说：“你动村里的牛干啥？我不是让你呆在家里憋死都不能出门吗？”

四傻说：“我想和那牛睡觉哩。”

尤石头说：“他还追村里的鸡和鸭子呢。”

尤四婆说：“鸡和鸭子惹你了？”

四傻说：“我想和鸡和鸭睡觉生个孩娃哩。”

正说时，新媳妇生娃的叫声又一浪一浪传来了，把落日最后的余晖挤推得往山的那边哗哗啦啦掉，至尾，天空滑过一声红血遍地的唤，落日便最终悄无声息消失了。村子里立马静下来，连一点声息都没了，似乎那要生的媳妇突然睡着了，或是疼昏过去了，整个世界也都因此宁静了。

尤四婆说：“四傻，你生孩娃干啥呢？”

四傻说：“我生孩娃让他给娘叫奶哩。”

尤四婆说：“娘要真给你娶个媳妇你能真的给娘生个孩娃吗？”

四傻说：“娘给我娶个媳妇让我搂着睡，我给娘生个孩娃再给娘做一副黑棺材。”

尤石头的脸成了半白色。

尤四婆说：“要给你娶个全人媳妇呢？”

四傻说：“我把娘的棺材都做成老柏木。”

尤石头盯着四傻把脚在地上跺一下。

尤四婆说：“是全人又是漂亮媳妇哩？”

四傻说：“我让那棺材是柏木还一抻厚。”

尤石头脸成了全白色，他把脚在四傻面前不停歇地跺。

尤四婆不再问话了。尤四婆听着四傻的答话脸上的青色淡了去，显出的平静如放在墙角永不见风的一碗水。大门口有女人快步走过来，说三婶，你猜生了啥？果然又生了男娃哩，快把你家的千斤大秤拿出来，人家说在门口把千斤大秤挂三天，娃娃长大找对象最小也是县长家的闺女哩。那女人就在应答声中走去了。尤家的院里立刻又和村落一样静，融在黄昏前山脉上一天间最安详的时刻里，如一丝细云化在了无边无际的天空里。尤石头在尤四婆面前跺脚尖叫说：“你打四傻呀，打他一耳光，不打他他越发成为透呆了，越发要咒天骂地了。”可是尤四婆压根不理尤石头的话，她把四傻从怀里推出来，有岁有月地望着他，看见四傻脸上挂着丑呵呵的笑，仿佛尤四婆真的要给他娶媳妇，仿佛媳妇就立在他面前。

那借千斤大秤的女人又从门前过去了，秤钩和秤锤相碰的铁器声音乐一样响过来。

尤四婆说：“四傻，你把刚才说的话再给娘重复一遍儿。”

四傻说：“娘给我讨一个漂亮的全人媳妇，我给娘生个娃娃再做一副柏木厚棺材。”

尤四婆说：“棺材要合得没有一丝儿缝，让我的骨头几十年都沤不坏。”
· 246 · 说，“除此还有一件事，娘明儿备两包东西，你给大妞、三妞一家送一包。”

四傻说：“送啥呢？和天一样远的路。”

尤四婆说：“你送去我给你烙一个油馍。”

四傻说：“我要吃五个油烙馍。”

尤四婆说：“就烙五个油馍。”

四傻说：“多放油，还有大葱花。”

尤四婆说：“油罐里的油全放上，把馍煎一煎。”

四傻说：“吃饱了我就睡，我哪儿也不去。”

尤四婆微微地有些怔，盯住四傻的脸像盯着一块落满尘灰的旧木板。这时候黄昏前那短暂的明亮来到了，尤四婆忽然走进灶房，拿了一把菜刀走出来，一猛儿举在四傻的面前厉声说：“娘让你吃五个油馍干啥呢？”

四傻的脸立马土黄雪白了，眼里白多黑少，他往后退着步，嘴角哆嗦出了两团沫，说：“娘，别砍我，你让我给你做一副没有缝的柏木厚棺材，再把

两包东西给大妞、三妞家里送过去。”

尤四婆一把将菜刀扔在了灶房门口的一块磨石旁，说：“四傻，不用怕，娘现在就去给你烙油馍。”

四傻眼里的白退了，伸着舌头舔着嘴角的沫儿望着尤四婆。

尤四婆转身朝上房走过去，过一会抱着一个破了口的面罐、提着一个满是黑污的油罐走进了灶房里。她开始和面了，把破面罐里的面全都倒在案桌上，又把面罐儿底上口下在桌上磕裂开，让罐里一星面灰也不剩，才把那罐儿扔在了案头脚地上。天已经彻底黑下来，村落里一如往日有了来回走动的脚步声，那是饭后去聚在村口说闲听古的男人们。女人们都还在家里洗着锅碗哩，叮当声脆脆亮亮在黑夜里盲盲目目地游。尤四婆点了灯，在盆里和面时，脸上沾了一层粉白色。这时候男人尤石头进来了，站在她面前，说你把借的粮食都吃了，明儿吃啥呢？她不看他，也不接话儿。盆里的面有些硬，她又用面手从水碗往盆里抓了两把水。尤石头说，你心里有事儿，你今天遇到啥事了？她把和好的一大团面放在案上擀摊开，把油罐里的陈年大油全都倒出来，又用一小团面在油罐里来回擦几遍，把罐里擦得锃亮能照出人影后，把空罐像扔一个破碗样扔在面罐旁，往那厚面皮上撒了一把盐，又撒一把盐，犹豫一阵，再抓一把撒上去。尤石头叫，咸了呢，你想让四傻吃了渴死呀。尤四婆仍然不说话，瞟尤石头一眼，竟把盐罐里的盐全都倒在那面上，想把盐罐也扔在案下边，迟疑着，把盐罐在手里翻着看了看，见盐罐上有两条裂纹儿，就果真把那盐罐扔掉了。

尤石头说：“你不过这日子了？我看出来你是不想过这日子了。你不过这日子四傻咋活呢？”

尤四婆又从案下摸出几棵大葱剥了皮，没有洗就剁碎撒在生面上，然后她把那生面卷起拧成螺旋儿，分拽成五团摆在桌面上。分面时盐粒儿豆样落下来，她把盐粒又全都捡起来按在了生面里。做完这一切，她才缓缓慢慢抬起头，看着尤石头像看一个不甚熟识的人。这时候她的脸上平平静静，充满了浓重的慈祥，有一种温暖的光亮在她脸上闪散着。夜像天空一样无边无际，庄稼地里那神秘的声音从田野无遮无拦地走进了尤家院落里。尤四婆听着那声音，把目光从尤石头脸上朝下移，看了看他那被二妞熬喝剩下的一条腿，和薄淡模糊得如压根儿就没有一样的脸，轻声细语地对他说：

“二妞的病好了。”

他怔着。

她说：“该治大妞、三妞和四傻的病了呢。”

他朝后退半步，惊惊异异地望着她。

她说：“你没几根骨头了，轮着我了呢。”说：“你今儿半夜把邻村的屠户领到家里来，我听说他昨儿才死掉，还躺在他家上房屋的草铺上，趁他身子还热着，手上还有一把活人的力气儿，你把他领到家里来，他就啥都知道了。”又说：“把刀子磨快些。四傻的病最重，取下我的脑子趁热熬成汁儿给他喝。大妞、三妞的病轻些，把我的头骨从中间分开来，用生白布包上三层放在桌子上，待四傻脑子稍有灵醒了，他会给他大姐、三姐送去的。”

月亮出来了。

山脉和村落都泡在水样的月光里。尤家的院落内，有了浅浅的凉意，薄黄淡绿的秋风在院里窝旋着，把地上的鸡毛、草枝吹得溜着墙根打转儿。从山梁还是田野的哪儿走来的夜的声息，在灶房的锅台上、风箱上、案桌上，到处都搁着和响着。尤四婆已经生了火，风箱抽得呼嗒呼嗒响，像木鱼在大弦的音乐中有节有奏地敲。尤石头走了。他走的时候目光柔弱地望尤四婆，说四姑娘，你千万再想想，不行把我剩下这几根骨头熬了吧。她半冷半热地瞟了他一眼，说那够吗？你死二十几年啦，骨头沤二十几年，有多少药力你还不知道？他说，你再想想，真的再想想，这是塌天陷地的事儿呀。她说，你去叫那屠户吧，让他半夜来，给他钱，不会白让他跑一趟的。他说，你真的再想想，四娃他娘。她就吼，你去还是不去呀，不是你们尤家祖上传下这号病，我用这样嘛。他就不说了，怯怯地退出灶房，人就走了去。尤四婆把锅烧热，把摊擀的一张油馍贴到热锅上，立马灶房里有了浓烈的一股油香和葱被烤焦后烂黄刺鼻的味。

四傻在院落里边唤：“娘，熟没有？我饿哩——”

尤四婆朝着院里应：“四娃，你再稍稍等一会。”

她把灶下的大火变成绒绒的小火苗，让馍在锅的焦热上不急不慢地烤。这当儿四傻从外边进来了，望着馍锅，脸上焦焦渴渴，从眼里挤出的兴奋一股一团地朝着地上落，嘴角的口水把布衫前边流湿了一大片。尤四婆望着四傻问，娘说的事你都记住没？四傻说记住了。尤四婆说，要忘呢？四傻说，要忘了娘就用菜刀砍了我。馍便熟了，又黄又焦，香味又浓又烈漫满了灶房屋。尤四婆把油馍从锅里揭将出来时，四傻的喉咙里咕咕咯咯响，喉结上上下下

极快捷地蹿。他用手去抓馍，尤四婆轻轻打了他一下，把那馍一切为四放在一个碗里递给了他。

四傻狼吞几口说：“香哩，娘，五个馍我吃四个半，那半个留给你。”

尤四婆把另一个馍又放在热锅上，怔怔地望着四傻那吞山咽海的吃相儿。

又吃几口，四傻停下忽然说：

“娘，咸。咸死啦。”

尤四婆续上灶里的火，说：“吃吧，咸才香呢。越咸越香呢。”

四傻就又开始吃起来。

四傻在灶房一气儿吃了四个半，肚胀时想起要水喝，尤四婆说不能喝水哩，喝水肚疼呢，吃饱了去睡一觉就好了。四傻就最后在那半块馍上吃几口，把剩下的馍举在尤四婆的面前说：“娘，你吃吗？”尤四婆望着那馍上的一排牙痕，像一排并列的月牙儿，她说：“四娃，娘不吃，留着你吃吧。”四傻便嘿嘿一笑，把那热油馍揣在怀里，到院里看看关着的大门，看看满月的天空，听听村里往家走去睡歇的脚步声，拍着肚子像打鼓一样往自己的厢厦走去。

四傻进屋便倒在床上睡去了。

村子里的安静尺深丈高的厚，蚰蚰那银项链似的叫声，一条一条响得满街满宅，村外田野上铺满了夜鸣的声响，像到处都是飘动的青绸样。星星有些稀疏，然一盘月亮却圆满得似乎要炸开。地上的光色白溶溶能看见偶尔夜行的蚂蚁和小虫。四傻睡着了。四傻一倒在床上便睡得香熟无比，且双手还放在鼓胀的肚子上，拿着那剩下的半个油馍。

尤四婆从灶房走出来，趴在四傻的窗上看了看，把倒在房檐下的铁锨扶靠在墙上，把靠着的锄挂在檐下的一个木柁上，把窗台上的镰插挂在一条墙缝里，又回到灶房，把水缸轻轻扳倒，将缸里的水全都倒出来，把桶里的水小心地倒在院子里，把桶反扣在灶房门口，又回去把发酸的半盆洗锅水端出来慢慢泼在院中央，最后家里的水全都倒完泼净了，一丁点儿不剩了，她才从家里走将出来了。

村子已经沉睡在夜色里，村街上隐约可听见谁家男人的呼噜声，牛圈里粗重的牛呼吸，温热的带着草料的香味在村里街巷漫漫地溢。狗也睡死了，田野上、山脉上有啥儿样的响声都惊不动了它们呢。尤四婆在门口看看天，有些焦急地往村口走去时，就不期而至地走到了黄昏时没有经过的那个高门

楼。门楼在月光下亭亭地站立着，关着的双扇大门上，去年过年时贴的两个筛大的福字都还完完整整倒在夜色里。

尤四婆在那门楼前边立下了，痴痴怔怔地盯着那门楼。

一猛儿，她突然张嘴在那门楼下，如三十余年前刚嫁到尤家村样大唤大叫地唱起来。她唱道：

丫环她今儿昂起了头
因为她也有了红绣楼
昔日的丫环成了夫人呀
也可以和小姐夫人一样把那丫环吼
——喂，小莲，给我捏捏脚！

她的声音由小到大，由暗浅的颜色成了白亮亮，到了最后一句，“喂，小莲，给我捏捏脚”时，就不是唱的了，而是唤将出来、吼将出来的。村落在她的唱唤中被惊醒了呢。奇静空旷的山脉和天下，她青红烈烈的唤唱如倾盆暴雨样，一时三刻就把这世界汪洋了。有几条狗冷丁儿从哪窜出来，立在村街上惊天动地地狂吠着。谁家的门开了，有头从半开的门里探在村街上。村西有一家的老公鸡在狗吠中，忽然打起了鸣。卧着的牛，也在圈里站将起来了。熟睡的村落从梦里被惊得一个哆嗦便醒了，那新生的婴儿忽然尖细地哭起来，声音从门缝挤出后沿着村街朝田野漫过去。

尤四婆在那门楼前唱了两遍，又唱着朝村口走过去。

在村口她看见尤石头和一个人脸模糊的影儿从山梁上走下来。于是，她忙不迭儿收着唱声回家了，到自家房后才把那唤唱最后咽进肚子里。又在厢厦的窗前扒着看一眼四傻儿，见四傻正在昏天昏地的睡，就到上房的里屋，把被子、褥子、床单慢慢揭起来，叠在箱里预备四傻娶亲时用，然后扭头深深恋恋地在屋里看一遍，把一个油瓶挂到了墙上去，把针线筐儿从桌上挪到箱盖上，然后把床头上的一层尘灰用手擦几下，最终缓缓地躺在了光床上。躺在床上她觉得身下有些滑，一股凉意有声有响地渗进了后脊背，于是她想起床上的席是年初才铺上的新苇席，便又起身揭下席子卷在界墙下，最后又在屋里东南西北长长远远地看一遍，才慢极慢极地躺在硬板木床上，把自己的眼睛关闭城门样沉沉滞滞合上了。

时间像推磨样碾碾轧轧走过去。

脚步像魂飞魄散一样飘进了尤家院落来。

随后，上房里一声被强自压下的叫声，如被风吹起的青皮剑麻的叶子在屋里刚一飞起，就被墙壁和关着的屋门撞落了。宅院、村落和耙耨山脉即刻又如沉没了船后的湖样安静了，无声无息了，满世界都又当的一下跌回到了梦里边。

四傻是在半夜时被干渴唤醒的。他梦见他跌进了火炉里，肠胃发干喉咙着火，用嘴在夜里大口呼吸几下就醒了。跳下床，揉着眼，磨蹭到了灶房缸里舀水时，见缸里连一滴水汁也没有，去桶里舀水时，见桶反扣在脚地上，去看常有半盆水的洗锅盆，发现那盆的盆底光秃秃的亮在月色里。在灶房四下里找不到一滴半点儿水，他朝缸上踢一脚，朝桶上踢一脚，抓起水盆往地上一摔，到院里对着上房唤：“娘——你渴死我啦。”“娘——你是要成心把我渴死哩。”

不见回应，便恼林怨木地一把推开了上房的门，走进里间屋，看见尤四婆安详地躺在床上睡着了。床边的桌子上，则端端地摆着一碗红奶奶的汤汁儿。四傻子不由分说，上前一步，端起碗，一仰脖子喝下，他立马闻到一股暗红的腥鲜热浓浓地在他的嘴里、喉里、胃里、肠里和筋隙、骨缝里扩散开来，欲要呕吐时，他看见桌子上放着两个碗儿模样的白布包，想要动手去把那包儿打开时，又嘭的一下看见布包上放着昨儿黄昏那把娘用来吓他的菜刀，立刻轰隆想起来，娘要他把这两包东西送到大姐、三姐家里去。

于是，天不亮，他就提着那两包东西往耙耨深处走去了。

七

半个月后才把尤四婆下葬了。

抬棺材的是她的四孩娃和三个女婿，后边哭着的是她的大妞、二妞和三妞。村人们来帮着发丧时，都发现四傻的痴病全好了，和村人、和耙耨山人一样精灵了，且一直守在尤四婆死尸旁的三个女儿都有身孕了，都和女人们一样成为全人了，长得漂漂亮亮，穿得干干净净，哭得悲悲伤伤。她们都为母亲准备了一份厚礼儿，大姐带来的是冬天的三套棉寿衣，二妞拿的是夏天的三套单寿衣，三妞给母亲亲手做了三套春秋衣裳，还亲手学着用纸扎了童男、玉女、金山和银马。灵醒成常人的四孩娃，借钱给娘买板请人做了寸半

厚的柏木棺。到下葬那天，尤石头和他的墓邻们都在迎着尤四婆。而他们姐弟四个，则簇拥着黑棺材，哭得死去活来。棺材入墓时，四个人竟都从棺前拉不开，一个一个哭唤着往那棺材盖上撞。

尤石头说：“你们还能哭活她吗？”可他们依然地哭。

尤四婆说：“这疯病遗传。你们都知道将来咋治你们孩娃的疯病吧？”他们听了这话，哭声僵住了。便把尤四婆并在尤石头的右侧安葬了。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I0Mjc0MTkuemlw",
  "filename_decoded": "12427419.zip",
  "filesize": 20153198,
  "md5": "0c6e0a8157d3625a423345772d5d56c5",
  "header_md5": "cc25d4ee12c1d84a0f0815cf9cc49965",
  "sha1": "f70cc64b471cbb7298c1d35be619ef46bbdec7",
  "sha256": "3ba278b69f51df4506c51830db9deb95ca768719cf85a6620fdcf58c5b2adc06",
  "crc32": 1047572851,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0665899,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252,
  "pdg_main_pages_max": 252,
  "total_pages": 257,
  "total_pixels": 135215712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